武俠世界



第33年

32

$15.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著的巨型小說「一箭恩仇」在今期刊出。故事主角凌天志去打獵而無意中射殺了一位姑娘，本以爲是胡人之女，那知却是父執之女，爲了掩蓋誤殺之罪，千方百計毀滅證據，只要有一點點線索，凌天志就自告奮勇，前去查實，實際上他要把線索毀去，也因此出手殺了不少人，罪惡更深，最終他勇於面對現實，承認自己的罪行……內容情節引人入勝，再加上僮僕凌遠、死者之兄敖子佳、胡人之女翠絲岱等人與凌天志之間的恩恩怨怨，構成了曲折離奇、耐人尋味的一段故事，請細讀本文！

*　　*　　*

麥高風先生所著「怪盜血蝙蝠」在今期貢獻給大家，故事題材新穎，短小精幹，值得一讀！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所著「賭國風雲」，文中情節緊張曲折，火併場面驚心動魄，把賭城內爭權奪利、陰險奸詐等各種人類醜陋面貌刻劃得淋漓盡緻，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32期
(總號168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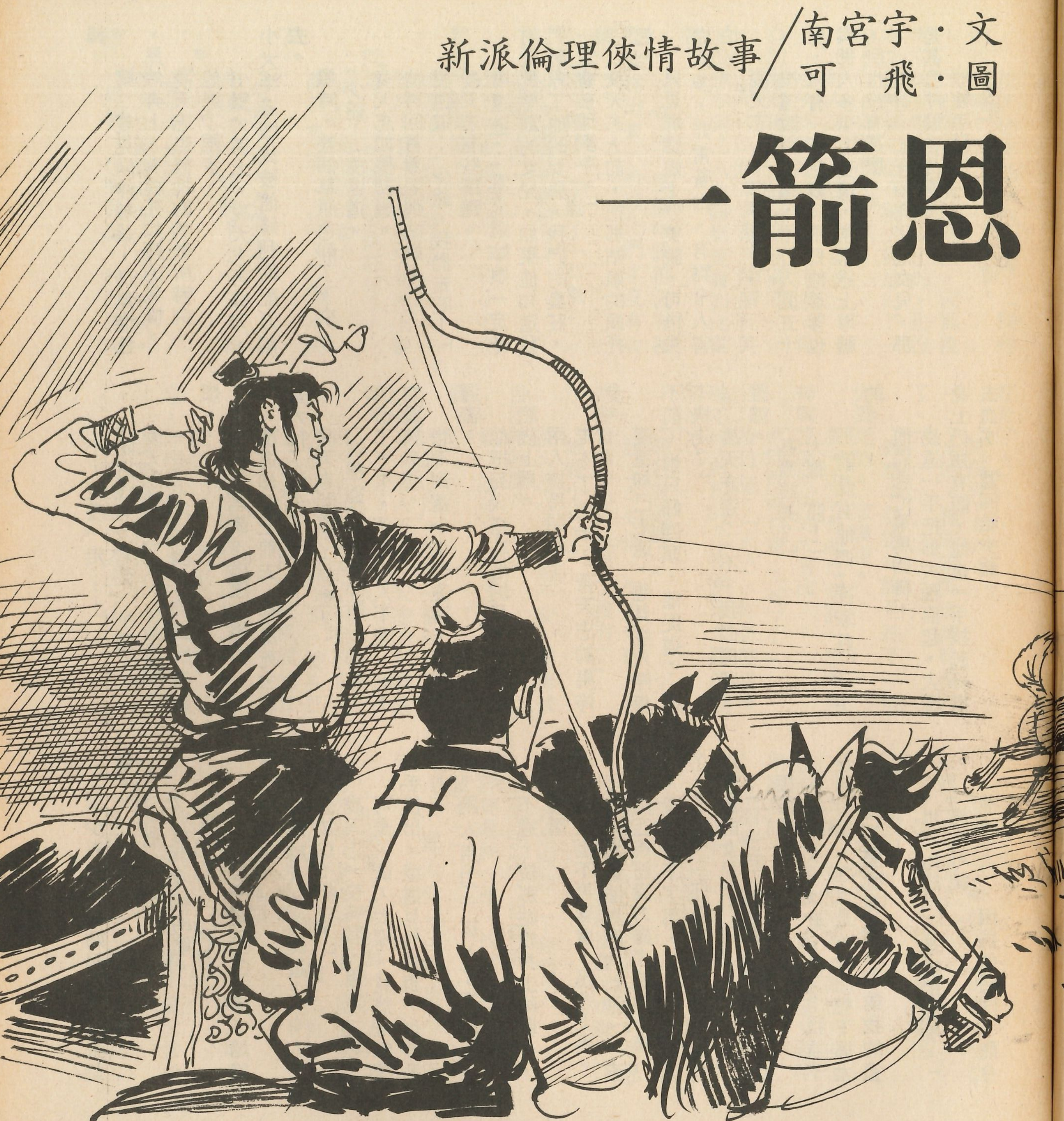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倫理俠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一箭恩仇



廣闊的草原，傳來清脆的馬蹄聲。

「颼」的一聲，一箭射出，那隻大雁在半空之中，發出一聲痛苦的悲鳴，便往地面墜下。

那隻獵狗非常機靈，早已拔足飛奔。

而在草原的另一面，五隻身體並不太大、但勁道十足的小獵犬也同時奔向那大雁。

凌天志騎在馬上，抽了另一支箭在手。

因爲他的獵犬離大雁較遠，竟然被另外那五隻小獵犬捷足先登。

凌天志對自己說道：「那有這個道理？」

他搭箭便要射去。

「少爺！」在他身旁的一個小家僕叫道。

「甚麼事？」凌天志一邊放箭，

山野打獵 誤射姑娘

一邊問道。

「不要……」

小家僕的話尚未說完，箭已射出。

同時，草原處閃出了一個白色的身影，在綠色的草叢之中，特別顯眼。

「你剛才叫我甚麼事？」凌天志問。

那小家僕沒有回答他，只是驚叫道：「少爺，你的箭射中了……」

凌天志也看見了，箭是射在那白色的身影之上。

他非常驚愕，因爲他完全沒有料到，竟然有人會在這草叢中出現。

「凌遠，快去看！」

小家僕凌遠也是騎着一匹小馬，他雙腿一挾，馬便如箭的奔往前面。

他們的大獵犬已至，狺狺而吠。

那五隻小獵犬沒有理會大雁，也沒有理會大獵犬，只是圍着那白色的身形。

凌遠已騎馬而至。

他迅速下馬，只見躺在地上的白色身影，竟然是一個女孩子。

箭插在她的右腰之上。

本來是雪白的衣裳已染滿了鮮血。

五隻小獵犬守護着主人，不讓凌遠接近那位姑娘。

凌天志已策馬走近，問道：「怎麼樣？」

「你的箭射中了一位姑娘！」

「甚麼？她怎會無端在這草叢出現？」

有三隻小獵犬忽地轉身奔向凌天志。

牠們突然飛奔而至，嚇得他的馬匹也驚叫而人立，幾乎拋了凌天志下來。

凌天志的大獵犬發出轟然吠聲，嚇得那三隻小犬退後。

「你看看那姑娘！」凌天志仍在馬上。

凌遠已下了馬，不過，仍然是無法接近那姑娘，因爲那兩隻小獵犬依然護着牠們的主人。

「我無法走近。」

兩隻小犬竟然撲向凌遠。

凌遠迅速退後。

這時凌天志下了馬，他的大犬與三隻小犬，正在扭作一團，互相嘶咬。

凌天志向那倒卧在地上的姑娘走去。

兩隻守護着主人的小犬猛撲向他。

凌天志腳穿長皮靴，並不害怕這些小犬，但那小犬也無懼他，撲向他的長靴，一口咬下。

凌天志一蹴，那小犬被踢上半空。

另一隻見此情形，也無懼色，再撲向凌天志，企圖咬他大腿。

凌天志又再一腳蹴出。

說也湊巧，他踢出的力道相當大，小犬被長靴蹴上了半空，與剛才小犬在半空相撞。

兩隻小獵犬無聲墜下，似是死了。

凌天志走近，只見那姑娘的右腰上下，已染滿了血跡，而她右脅地方，仍然插着那箭。

凌天志俯身，推了那姑娘一下，他只覺那姑娘的臉頰，非常冰冷。

他驚得退後。

他的小家僕凌遠亦已擺脫那些小犬，他走近道：「她受了重傷？」

「我想不只……」

「死了？」

「我不知道，不過，她的臉非常冷。」

凌遠道：「快找人救她！」

「我看太遲了。」

凌遠也驚懼起來，道：「那怎麼辦？」

三隻小獵犬仍然與他們的大獵犬糾纏，這時，卻聽到大獵犬「汪汪」狂叫。

不要小看這三小獵犬，竟然合力咬得大獵犬頭破血流，其中一隻，更咬着他的喉嚨不放。

大獵犬再「汪汪」狂吠了幾下，竟然倒在地上。

其餘兩隻小犬，改轉了方向，衝向凌遠。

凌遠被嚇得躲在凌天志的背後。

那兩隻小犬來勢實在兇猛，撲不到凌遠，自然是撲向凌天志。

凌天志順手抽出配刀，向橫一揮。

首先到達的小獵犬，直攖其

鋒。

第二隻見同伴被殺，仍無懼色，昂然奔上，有視死如歸的氣概。

凌天志也被牠的氣勢所嚇倒。

他退了兩步。

小獵犬撲上，凌天志再揮刀，小犬半邊腦袋被他鋒利的配刀削去。

頓時，整個草原也靜了下來。

「少爺！」凌遠道。

凌天志如夢初醒。

他再回首看看那姑娘。

凌遠道：「少爺，我們走吧！」

凌天志有些躊躇。

凌遠道：「看來這姑娘一定是附近那惡霸的女兒，如果他知道我們射殺了他的女兒，我們的農莊，一定會被他剷平。」

凌天志上前，把那姑娘的頭托起。

只見那姑娘十分美貌，可惜失血太多，非常蒼白，有點令人害怕。

凌天志心中也非常害怕。

凌遠說得沒錯，附近方圓五十里，只有一家惡霸，平日他爹爹也與那人多少有交情，常常送上厚禮，倒也沒有甚麼。

不過，如今殺死了他女兒，那是甚麼厚禮也補償不了。

他雙手發抖。

「走吧，走吧！」凌遠道。

「不，這麼一走……」

「附近沒有人看到，那麼……」

凌天志想了一下，也是道理。

一走了之，倒是免去所有麻煩。

凌天志退後，迅速上馬。

凌遠卻走上前去，把那死去的獵犬抬了起來。

凌天志問道：「怎麼？」

「這種獵犬，雖然附近都有，但留了下來，總是使人不安，倒不如毀屍滅跡。」

想不到這小小的凌遠，思想也週密。

他把死犬搭在他的馬匹屁股上，然後上馬。

兩人挾馬開步。

走不了兩步，凌天志勒馬停步。

凌遠卻已走遠，他見主人停步不前，也只好回頭，催促道：「還不快走？」

凌天志道：「不，我們仍留下證據。」

「甚麼證據？」

「大雁，箭！」

那箭是有他們「凌家莊」三字的。

他們急忙策馬回轉。

凌遠一手把那大雁拾起，大雁身上仍插有箭，他也一手拔起，揩去血水，遞回給少爺。

但少爺卻在那姑娘身前呆呆站着。

「少爺……」

「這裏仍有我的箭。」

「快拔！」

凌天志似乎是下不了手，始終這是一個人。

凌遠趕近，催促道：「有人來時，想拔也不能拔！」

凌天志一咬嘴唇，用力一拔。

可是，箭入太深，竟然是無法一手拔出，凌遠見他狼狽，也伸手合力。

兩人用力一拔，才把箭拔出來。

不過，使那姑娘身上的傷口，極其難看。

兩人也不再理會，迅速上馬。

他們盡量催馬匹向前跑，一直跑到兩匹馬筋疲力盡才停了下來。

凌天志下了馬，坐在一塊石頭之上，道：「你以爲那姑娘一定是那惡霸的女兒？」

「不一定，不過，附近沒有人，相信是……」

他嘆了一口氣，道：「我並不是想射她，她也是，我已射下那大雁，爲甚麼她還要放狗搶我的獵物？」

「也許她認爲這是她的獵物。」

「沒有可能。」

他停了口，因爲他明白，而今再說甚麼也於事無補。

凌天志道：「當我們回到農莊，一定要好像日常打獵回家一樣，千萬不要露出馬脚。」

凌遠道：「我不會說甚麼，只怕你……」

「我當然不會說，假若眞是……」

「你我不說，沒有人知的！」凌遠安慰他道。

話雖如此，不過，凌天志的心總是忐忑不安的。

* * *

黃昏時份，他們終於回到了農莊。

這時秋收已過，農莊上下並不太忙。

幾個佃工見少爺回來，簇擁上前。

其中一個家人問道：「少爺，今天可有甚麼獵物？」

凌遠道：「有一隻大雁。」

凌遠把大雁交給那人，輕鬆地道：「看你能弄些甚麼好菜給少爺吃。」

「這大雁氣味極騷，不太好吃。」

另一人道：「沒有其他？野兔？小鹿？」

「沒有。」凌遠道。

「去了一整天，只有這雁，你們的箭法……」

凌天志有些惱怒，道：「關你們甚麼事！」

那些家僕都有些奇怪，因爲凌天志向來都沒有少爺架子的，也沒有少爺脾氣，而今被少爺搶白了一句，心下有點不大舒服。

那人道：「我知道了。」

凌天志與凌遠卻停了下來，異口同聲問道：「你知道了甚麼？」

「我……」他本來是想開個玩笑，但想不到二人的語氣竟會如此緊張。

「我知道，這個時候再沒有甚麼獵物出來，所以你們才沒有收穫。」

兩人聽了，才鬆了一口氣。

「我爹爹和娘親呢？」

「在屋子內。」

凌天志向凌遠道：「你小心把我的弓箭弄好。」

凌遠道：「我知道了。」

忽然，有一個家僕又匆匆上前，問道：「你們帶去的阿旺呢？」

「阿旺」是他們的獵犬。

凌天志道：「牠……牠走失了。」

「走失？獵犬怎會走失？」

凌遠道：「牠跌下了一個大洞，死了。」

「死了？甚麼死了？」

凌天志望着向他走來的娘親，道：「娘親，沒有甚麼，我是說阿旺死了。」

「阿旺死了？」

「是的，牠走過那水潭時淹死了。」

「甚麼？亞遠却說是跌下一個大洞死的。」家僕道。

凌天志只是順口而說，想不到却與凌遠所說的大有出入。

他隨即改口道：「死了。」

凌母道：「天志，你怎麼這樣魂不守舍似的？你爹在大廳內等你。」

「等我做甚麼？」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他，我也要看看厨房打點好了沒有。」

「娘親小心！」

凌天志心下有點不安，爹爹找自己做甚麼？

他一邊走，一邊想，到了大廳。

大廳之內，坐着一個眉清目秀的老者，這人正是凌天志的父親凌霄。

而今他是個淡薄名利的農莊主人，但十年前，他並不是，他在江湖上，也有過一段叱咤風雲的日子。

如今他是隱逸於山林之間。

凌霄一見了兒子，便道：「天志，你往那裏去了？」

「與凌遠去打獵。」

「到很遠的地方去？」

「百多里以外……」

他誇大了數目，目的是避免他父親追問下去。

可是，却想不到他竟再問道：「是向南的？」

凌天志點點頭。

其實，對他來說，甚麼方向也沒有特別的意義，他只希望父親不用再多問。

「那麼，你有沒有看到一隊人馬來過？」

「人馬？」他頓了一頓，看着父親的表情。

「是的，我十天前已收到消息，我當年的好友敖世傑，也厭倦江湖。」

「只是探訪一下我們？」

「不知道，他帶着一家人來，也許要像我一樣，找個農莊，過下半輩子。」

「一家人來，一定是人多馬壯。」

「也不是，他只有一位夫人與一位千金，最多也是有一兩個家人僮僕。」他頓了一頓，道：「你在途中有沒有見過他們？」

凌天志搖搖頭。

「照時日計算，他是應該到達了，難道是發生了甚麼意外？」

凌天志道：「怎會？這位世伯也是武功了得的嗎？」

「他在江湖上也算有些聲名，他使的『五絕掌爪指』，也使很多人聞名喪膽。」

「『五絕掌爪指』，他完全不使用武器？」

「他的手已是最好的武器！」

忽然，凌天志想起了一個問題，道：「你說他有一個女兒隨行？」

「是的。」

「多大年紀？」

凌霄計算了一下，道：「你今年已十九歲，那麼，他的女兒應比你小兩歲。」

「十七歲？」凌天志悚然而驚。

「是的，我見她的時候，她是在襁褓，怎麼樣，你有見到他們嗎？」

凌天志忙道：「沒有，沒有。」

凌霄道：「其實你也見過她的。」

「沒有，沒有，我沒有見過她。」凌天志忽然有些不安，語氣急躁。

凌霄道：「有，那時你只有兩歲多。」

凌天志聽了，才鬆聽了口氣。

凌霄又道：「這幾天，你也不要再出去，假若敖世伯一家大小同來，你也要招呼他們一下。」

凌天志唯唯諾諾。

他回到自己的房間，心中更爲不安。

那個被自己的箭射死的姑娘，

會不會是這位敖姑娘？

沒有這麼湊巧吧！

如果眞是……他實在不敢再想下去。

忽然，有人叫凌天志。

凌天志彷似從夢中驚醒，道：「誰？」

「當然是我！」凌遠已站在他的面前。

「找我爲甚麼這麼鬼鬼祟祟？」

「我並沒有鬼鬼祟祟，只不過是你在做白日夢吧！」

「找我有甚麼事？」

「吃晚飯。」

「我不想吃。」

凌遠道：「少爺，你叫我回來之後，要裝作若無其事，而你卻……」

「有人發現我心神恍惚嗎？」

「遲早會有，假如你不吃飯。」

凌天志回心一想，凌遠的話實在有道理，他向來是個好動的人，假若忽然沉寂下來，反而不妙。

他決定跟隨凌遠出去，陪雙親用膳。

那隻大雁並不好吃，因爲雁太老，而且充滿騷味，沒有一般野味的誘人。

凌天志只吃了幾口便回房休息。

凌霄對夫人道：「孩子打獵回來，好像有些異樣。」

夫人道：「可能太疲倦吧！」

凌霄沒有再多言。

凌遠聽了，恐怕凌天志控制不了他的情緒，便到他房間去。

房內竟無一人。

凌遠心想：「少爺去了那裏？」

他望出窗外，夕陽仍在斜斜的照着，他忽然想起，少爺定是去了後山。

每當他不開心的時候，他便會到後山去。

夕陽斜照，滿天紅霞。

凌天志果然坐在後山山坡一塊大石之上，過去他常坐在那裏，尤其是當他有心事的時候。

「少爺，少爺！」凌遠大聲地叫着。

可是，凌天志却沒有回應。

凌遠走近，用手推他。

凌天志整個人跳了起來，擺出一個起手的姿勢。

「怎麼是你？你嚇壞人了！」凌天志道。

凌遠道：「你才嚇壞人！」

「找我作甚麼？是不是……」

「有事沒事也好，少爺，老爺夫人似乎開始有些懷疑了。」

「懷疑甚麼？」

「其實並不是懷疑甚麼，不過，你只吃了幾口飯，吃完後又逃了出來，那麼，就算本來沒有疑心的，也變成有了。」

「只是你多疑吧！」

凌天志沉默下來，他實在不能忘記那女孩子的臉，那完全沒有血色的臉。

「少爺，你一定要小心，否則早晚會出事。」

「你叫我怎麼辦？」

「是的，我也不知道，其實我也不好受，因爲我也是……」

「不關你的事！」

「不，少爺的事，便是我的事。」

凌天志感激的望着他。

半晌，凌天志道：「假如將來一旦被發現，我一定要走。」

「我跟你走。」

「往天涯海角去？」

「往天涯海角去。」凌遠說得毫無悔意。

凌遠是個孤兒，無名無姓，幸得凌天志父母撿他回來，替他取名凌遠，使他成爲家人。

凌遠比凌天志少一歲，一直陪着他長大。

兩人的關係猶如手足，主僕情深。

「我實在很後悔，其實她並非搶我甚麼，只是區區一隻大雁，也不算不了甚麼。」

「我明白你的心情的。」

「我却不明白自己，爲甚麼要發箭？」

凌遠道：「這也是人之常情，假若我的獵物被人搶去，我也會發箭。」

「我只是想嚇嚇她而已。」

兩人又沉默下來。

凌遠道：「我看你還是不要再胡思亂想了，過兩三天便會漸漸忘記。」

「我實在難以忘記，我最怕的就是，恐怕是那個敖世伯的女兒，那我便……」

「沒那麼湊巧吧！」

「如果不是她，那地方根本是人跡罕至的……」

凌遠道：「眞的沒有這麼巧吧！」

兩人望着逐漸下沉的太陽。

漸漸，暮色四合。

一陣寒風吹來，二人都感到有些寒意。

凌天志站了起來。

凌遠道：「我們也沒有對打練功好幾天了，來來來，試試我這幾拳。」

他說罷便施出連環幾拳。

凌天志無法不接，於是，二人便在山坡上對打起來，雖然是點到即止，但兩人武藝相若，招式十分緊湊。

可是，凌天志接了十來招，一個晃身，人已躍離山坡，往下面草地去。

「我還是不想打。」

凌遠也跳了下來。

「不打？我們可以坐一下。」

他倆便坐在草坪之上。

這時天色已暗下來，但仍可在草叢處看見附近模糊的景物。

忽然，凌天志呆了，望着下面的山坡。

「看見甚麼？」

凌天志作了一個手勢，示意不要作聲。

凌遠也伸長脖子，向下望去。

只見山下似有人影晃動。

「甚麼人？」凌遠問。

「我也不知道，這地方人跡罕至，爲甚麼會有人來？來幹甚麼？」

凌遠道：「我們回去，告訴老爺夫人。」

「我們先看一會吧！」

下面似有十來人，有些閃光，好像是携有武器。

此地只有他們一間農莊——凌家莊，不是來攻他們，還會是甚麼？

凌天志與凌遠迅速從另一邊下山，從一條捷徑回到農莊去。

凌霄與夫人仍在客廳內閒話家常。

凌天志一入廳內，便道：「爹，有人來襲！」

「來襲？你說甚麼？我們在這裏十年，一向平靜，那會有盜賊？」

「我看不是盜賊那麼簡單！」

凌天志把山後看見的情形說了一遍。

「果有這種事？」凌霄半信半疑，不過，凌天志也沒有理由說謊的。

「隨我來！」

他們走到莊前的一個高高的更樓上。

這個更樓本是用來登高防火，也有防範敵人來犯的作用。

凌霄入內，縱身而上。

凌霄在此隱居多年，一向沒人來犯，而他却一直在練習武功，至今身手仍是不弱。

凌天志也跟着躍了上去。

「沒有甚麼！」凌霄看了一會。

凌天志也看不見甚麼，站在上面居高臨下，附近若有甚麼風吹草動，是不能逃過他們的眼睛。

「也許是躲起來了！」

「躲起來？」凌霄躍了下去，對凌遠道：「你召集佃工到大廳來。」

他們然後回到大廳。

那些佃工也有男有女，很快便到齊了。

凌霄道：「你們來我凌家莊之前，早已知道我退出江湖，不理世事的。」

衆人都點頭附和。

「你們當中，也是和我一樣，只希望下半輩子過些田園莊稼生活，平淡渡過，不過，眼前來了一些人，不知他們目的是甚麼。」

衆人開始竊竊私議。

凌霄續道：「無論他們的目的是甚麼，我們也要守衛我們這多年辛苦得來的家園。」

衆人齊聲說是。

「不過，假若他們是誤闖這裏，我們也不計較，因此，我們一定要看清楚才可動手，也盡量少傷人！」

衆佃工都點頭答允。

於是，他們各自散去。

這些佃工本來也是江湖中人，武功根基不錯，不過，他們早已厭倦了江湖中的風險。

而今晚對着一羣來歷不明的人再次掀起他們一種敵愾同仇，躍躍欲試的感覺。

他們各自到了把守的崗位。

凌霄與夫人退回他們所住的小樓。

那小樓並非甚麼精美的建築，只不過是整個農莊中最高的地方，凌霄可以在那裏指揮一切。

凌天志與凌遠則守候在他們的門外。

漸漸，農莊燈火盡滅。

外面看來，好像是所有人都在休息了。

那些隱伏在農莊外的黑衣人，也慢慢地接近農莊，在閣樓觀察着的凌霄，一直忍耐着。

當那些黑衣人從農莊各處闖入，他才正式發號施令，一時之間，農莊燈火通明。

那些黑衣人有點驚愕，因爲他們本是秘密進攻，一來到便有人出來應敵，看來是有備而戰。

可是，他們却毫不猶豫，向整個農莊散開攻打。

一時之間，兵刃碰撞的聲音不絕於耳。

有五個黑衣大漢進攻凌霄棲身的小樓。

凌天志與凌遠各持刀劍，非常勇敢的應敵。

那五個黑衣大漢全都手持大刀，他們都是肌肉賁起的漢子，膂力驚人，大刀破空之聲，使人毛骨悚然。

可是，凌天志的長劍在他們的大刀之中，却毫不遜色，他以柔制剛的劍法使那些人一時間都無法攻下。

而凌遠的大刀，在這些黑衣人中也極具氣勢，無論是劈、削、刺、砍，與那些人比較都不遑多讓。

凌霄已握劍在手，準備二人稍有差池，便會現身拚搏。

不過，兩人應付五個黑衣賊，似是游刃有餘。

夫人看着凌天志一守一攻，本是極具條理，可是，有一兩招露的破綻却太多。

夫人道：「天志也算頗得你的眞傳了！」

凌霄道：「他臨敵經驗不足，有些膽怯，唉！」

「你嘆甚麼氣？」

「我實在不想天志舞刀弄劍，這麼多年來，你我都飽歷江湖風險……」

「幸好我堅持你要教導天志，否則，今天……」

忽然，其中一個賊人一刀劈下。

凌天志好像有點心神恍惚，幸好他警覺刀風襲體，橫身一閃，避過來勢。

他趁那人大刀未收，招式已老，一劍使出，簡單的一招「仙人指路」，立時刺傷了那賊人。

凌霄看了，道：「這招使得實在不錯，夫人，你可有感到天志似乎滿懷心事，總是無法集中精神，把他所學的劍法盡量施展出來。」

夫人道：「不只天志如此，凌遠也似乎有同樣的毛病。」

「他們心中顧忌甚麼？」

夫人沒有回答。

那是因爲凌天志又幾乎中了險招，這一刀劈下，本是顯眼分明，凌天志幾乎又避不了。

幸好他仍能在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避開來勢。

對於在上面觀看的凌霄夫婦，幾次都爲他揑一把汗，凌霄幾乎忍不住要躍下來。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長哨子的聲音。

夫人道：「那邊有火光！」

他們由閣樓後窗望去，只見那邊牛棚與馬厩冒出濃煙，且有火光。

那些牛馬在夜間發現火光，更覺不安，發出陣陣嘶叫。

幸好那些黑衣賊人已開始退却。

看來他們是利用放火這一招，使他們忙於應付，而有機會逃去。

果然，下面五個黑衣漢子也互相交換一個手勢，然後虛晃一招，各自散去。

那些賊人來得快，也跑得快。

凌霄在上面吩咐凌天志道：「快去指揮救火！」

凌天志與凌遠立即前往。

凌霄回身對夫人道：「你自己小心點！」

「你去看看他們，我會照顧自己。」

凌霄往牛棚馬厩那邊走去。

只見衆佃工都合力挑水救火，幸好火勢不太大，他們人手也算充足，火頭很快便淋熄了。

凌霄向衆人道：「你們看看有沒有人受傷，有甚麼損失，再來大廳報告。」

凌天志與父親、凌遠伴着他們，一同走進大廳。

不一會，衆佃工也來了。

幾個工頭向凌霄報告，只見有幾個佃工受了皮外傷，另外有幾頭牲畜因受驚亂撞而致死。

凌霄道：「既是損傷不大，你們各自回去休息吧，請陳一、李二和張三三位留下。」

這陳一、李二與張三都是佃工的工頭。

他們本是江湖中人，但既然投靠了凌家莊，打算隱逸務農，也不再用本身名字。

凌霄道：「你們三人對這事有何看法？」

陳一道：「看來他們定是那邊惡霸的人。」

「他們並不似來搶莊。」凌天志道。

李二道：「他們只是試探我們，但想不到我們會有備而戰。」

張三也道：「如果他們要來犯，其實大可明目張膽的進攻啊！」

衆人想了一會，仍無結論。

凌霄道：「我想可能是近日他們那邊發生了事，這事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嚴重的，他們懷疑是我們的所爲，但苦無證據，因而不敢堂而皇之來進攻。」

陳一道：「莊主說得是。」

凌霄道：「你們手下有沒有開罪那胡人惡霸？」

張三道：「咱們在秋收之後，打禾晒穀，極之繁忙，也沒有時間去生事！」

李二道：「我手下也是爲捲乾草過冬而忙個不了，也沒有人會去生事。」

「你呢？」

陳一道：「我們也是在穀倉工作，希望可以在這十多天內盡量把穀物收藏儲好，也沒有人到外面去。」

凌霄忽然望着凌天志道：「天志，你近日有沒有到過那些胡人那邊？」

「沒有，沒有！」

「你打獵往那邊走？」

「東邊近湖處。」

「那裏並不是胡人惡霸的地方……」凌霄頓了一頓，道：「各位，既然事情已發生，自然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但你們却要小心防備，他們也許會再來的。」

衆人齊聲道：「我們自會防備。」

凌霄道：「好極，衆兄弟還有甚麼需要，只管開聲。」

他們都退了出去。

凌天志也向父親道：「我也要

回房休息了。」

「不，你留下來。」

凌天志心中有點驚恐。

凌遠輕輕用手碰了凌天志一下，道：「鎭定點！」

凌天志心中忐忑。「難道爹爹知道……」

「天志，天志！」

凌天志如夢初醒。

「天志，你爲何如此神不守舍？」

「不，我沒有甚麼。」

凌霄道：「剛才我在小樓上，看你與凌遠二人與賊人對打，你的身手相當生硬，以後要勤加練習。」

「是的，爹爹。」

「凌遠，你也要好好照顧少爺。」

「是的，老爺。」

「那麼，你們回房休息吧，說不定他們甚麼時候又再來，本來我早已不想動刀動劍，但他們來攻，我們也是無法，這是你爹爹辛辛苦苦創的基業，天志，你一定要繼承這一切。」

「爹爹放心，孩兒自會盡力。」

「好，你們也去歇息吧！」

「待孩兒送你回去。」

「不用了。」

凌霄離開了大廳。

凌天志與凌遠回到自己的房間。

凌遠道：「少爺，你不要再失魂落魄了，否則，老爺早晚會知道。」

「我還以爲他已知道了。」

「相信暫時不會。」

「難道那位姑娘是那胡人惡霸的人？」

凌遠道：「我看不是。」

「爲甚麼？」

「因爲如果他們爲了一位姑娘失踪，大可名正言順的來。」

「但他們沒有找到屍體，也沒有甚麼憑證，因此，他們不敢亂來。」

「你說得也有道理。」

「凌遠，我眞的不知怎麼辦。」

「我也沒有辦法，唯一的辦法，是隨機應變，只要你絕口不提，相信沒有人會知道的。」

「我害怕……」

凌遠雖然讀書不多，但爲人比較踏實，他年紀比凌天志少一歲，却很有主見。

凌天志一直沒法好好安睡。

之後的幾天，胡人惡霸那邊的人也沒有來犯。

凌家莊上下都戒備十足，不過，表面上他們仍是從事務農工作。

轉眼又過了三天。

凌霄召集了凌天志、凌遠以及三個工頭在大廳內，夫人也隨伴在側。衆人都覺得奇怪，莊主好像有些事情要宣佈。

凌天志更感不安。

凌遠却安慰他道：「如果老爺發現了這事，不會召這麼多人來說的。」

凌天志回心一想，也認爲有理，才安心下來。

凌霄見衆人齊集，便道：「各位，我這幾日將有好友到訪，可是却一直毫無音訊。」

夫人道：「這位朋友是咱們的生死之交，他們在中原，本也有些家當，而今既然飛鴿傳書來，當然是有重大原因，我們急於要見他們……」

凌霄道：「我們這兒相當偏僻，一般人並不易找，而且敖大哥大半生在中原，對我們這些地方更不熟悉，我害怕的是他們會迷路。」

凌天志聽了，原來父親擔心的是來訪的世伯一家人，心頭大石才稍爲放下。

陳一道：「我近日比較空閒，我可以替你往附近看看，如果是迷路，也很容易找到的。」

李二道：「我與陳大哥同往。」

張三正欲說話。

凌霄已接口道：「我心中已有一個想法，你們三人的好意我明白，但你們却不認識我這位好友。」

陳一道：「附近也沒有甚麼人，面生的中原人，我們一見便能認出。」

李二也道：「我們自會詢問一切。」

凌霄道：「是的，找到他們，大家問個明白，也非難事，不過，我害怕的是，他們不信任各位。」

張三道：「莊主這話也有理，一家人人生路不熟，有陌生人走近，雖是來幫助的，心中少不免會有顧忌。」

「對，張兄說得是，因此，我決定自己去……」

凌天志插口道：「爹，讓我去吧！」

凌遠道：「我陪少爺前往，免得老爺舟車勞頓。」

凌天志道：「這裏也要爹爹主持大局啊！」

凌霄本來是想親身前往的，但如今經凌天志一說，也覺得凌天志與凌遠應該可以擔當這任務的。

夫人道：「我看……」

凌遠道：「夫人，你不用擔心，我定會好好照顧少爺，並且把你們的客人帶來。」

凌霄不想親自前往，原因也是爲了整個農莊，也爲了夫人。

他想了一下，然後道：「你們有何意見？」

衆人都沒有說甚麼。

凌天志道：「我若找不到敖世伯，也在五天之內回來，那你們該放心吧！」

凌遠道：「一定可以找到的。」

凌天志道：「爹爹，你對我也不信麼？」

「不！」凌霄道：「我只是擔心你做事沒有經驗，輕率欠穩。」

凌遠道：「老爺，這是給少爺一個好好的練習機會，你不用擔心。」

凌霄望一眼夫人。

凌天志立時道：「娘親，你一定要信我啊！」

凌夫人笑道：「好，好，你還是問問你爹爹吧！」

「爹爹！」

凌霄想了一下，道：「你好自爲之。」

凌天志聽了，登時雀躍萬分，他是年輕人的心性，困在家裏多日，極想出外散心。

不過，近日因曾有過胡人惡霸來襲，他們都沒有藉口離開農莊。

凌遠已一溜煙去預備馬匹。

* * *

秋日的草原，開始枯萎，到處有枯黃的落葉。

一陣風吹過來，略有寒意。

兩人上馬，盡情向前奔走，那兩匹馬似乎與他們有着同樣的感覺，困了多天，定要好好地奔馳一番。

轉眼之間，他們已再看不見凌家莊。

凌天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這幾天實在悶死我了！」

「我也是。」凌遠道。

「最擔心還是那件事。」

「我看那只是一個普通獵戶的姑娘，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假如……」

「假如甚麼？」

「假如是一個獵戶，賠他們幾錠黃金便沒事了。」

「但人命關天……」

「當然，我們絕口不提，也沒有人知道。」

忽然，凌天志道：「你會告訴人嗎？」

「當然不會！」

「你發誓？」

他立刻跪在地上，仰頭道：「假若我說出來，我被碎屍萬段，不得好死！」

凌天志道：「也不用發這毒誓。」

「這是表示我的誠意。」

忽然，他們聽到一聲鴉叫。

凌天志道：「這個時候也有烏鴉？」

「烏鴉甚麼時候也有的。」

「烏鴉不是好兆頭。」

「我們百無禁忌，少爺，你越來越迷信了。」

凌天志笑了起來。

他們又再策馬向前跑了一段時間。

當他們人馬都倦了，便停在一個小水潭邊，他們洗一把臉，也讓馬兒吃些草、飲些水。

忽然，天空傳來一陣嘷叫。

「又是烏鴉？」凌天志問。

「不是。」

「是甚麼？」

「是食屍鷲。」

「食屍鷲？那麼，附近一定有野獸死了。」

他們抬頭看見天空中有三五隻食屍鷲正在上空盤旋。

食屍鷲本是非常孤獨的飛鳥，牠們很少會結伴飛行，除非附近發現有屍體。

漸漸，牠們都向東南飛去。

牠們似乎發現了獵物，美食在等着牠們。

凌天志向牠們所飛之處望去。

凌遠也看着，皺起眉頭。

凌天志道：「那是甚麼地方？」

凌遠道：「我們打獵之處。」

「難道……」凌天志已躍上了馬。

凌遠道：「少爺……」

凌天志並不理會他，但凌遠向前跑去，攔在馬前，道：「我們何必自找麻煩？」

「我害怕那屍體會出現。」

「怎會呢？我們已把她埋在地下。」

「不，我還是去看一下才心安哩！」

凌天志的堅持使凌遠無法不跟隨。

他們上馬，揚鞭策馬，轉瞬已到。

他們並沒有直接走近，因爲他們看到幾隻食屍鷲正在孤獨的站着。

牠們沒有行動。

一陣風吹來，已傳來了腐屍之味，中人欲嘔。

凌天志下了馬，掩着鼻。

凌遠道：「我們去看看。」

「不，」他頓了一頓道：「那些食屍鷲已十分饑餓，牠們也不敢走近，定有原因。」

凌遠道：「我們把馬送入那草叢，然後走近細看。」

他們把馬送入草叢，那些草高過馬頭，外面沒有人會看見。

然後，他們圍了過去，看看食屍鷲爲何還不大快朵頤。

他們走近些，腐屍味道更濃。

他們再走近。

忽然，他們看到三個人影。

那三人正在腐屍的附近。

凌天志拉着凌遠走近一堆草叢，那草叢也很高，不過他們仍可看

到那三人的動作。

三人似乎也來了不久。

那三人的衣着看似是來自中原，他們手中握劍，應該是江湖中人。

那三人看了一下，其中一人道：「屍體已腐，而且模糊，又給野狗咬過，根本無法看清楚。」

另一人道：「是女的？」

另一人又道：「不敢肯定。」

「抬回去？」

「不，抬回去也沒有用，證明不了甚麼，反而惹人傷心。」

「不過，我有些預感，她是……」

「我也如此想。」

另外一人非常憤怒，道：「師妹不是惹事生非的人，爲何會遭此不測？」

「可能是一些山賊所爲。」

「山賊？附近有山賊？」

「這地方偏僻，甚麼人也有。」

他們又沉默下來。

忽然，其中一人道：「你們看！」

他們三個人都蹲下了。

凌天志與凌遠離開他們相當遠，草叢又十分濃密，無法看見甚麼。

「是，這是師妹的。」

「這是師妹離開前戴着的。」

「那麼，我們不用再找了。」

三人站了起來。

看來，他們是找到一些屬於他們師妹的物件，足以才證明死者的身份。

凌天志輕聲問：「他們找到甚麼？」

凌遠搖搖頭。

其中一人道：「你看，這些食屍鷲都站在一旁，只要我們一離開，牠們便會來吃！」

「我們不能讓師妹曝屍荒野，更不能讓這些怪物吃掉，我們快動手。」

「看來也沒有用，因爲這屍體也早被人埋過，仍然被野狗拉了出來。」

「我們一起掘一個較深的洞吧！」

三人無言，開始掘洞。

那些食屍鷲似乎顯得不耐煩了。

其中一隻嘷叫起來，聲音極之刺耳，然後另一隻和應，其他的一起嘷叫起來。

一時之間，非常吵耳。

不久，有一隻食屍鷲實在不耐煩了，牠展開雙翅，用力一拍，向空中飛起。

突然，牠俯衝下來。

三人狂叫道：「殺死牠！」

其中一人手拿着一個鐵鏟，看準那食屍鷲俯衝而下，連忙一掃。

這一掃勁道十足。

立時把那食屍鷲拍了開去，並且癱瘓在地上。

這一下，沒有鷲鳥敢再動了。

鳥兒也是欺善怕惡的。

三人又再挖洞。

此刻，這些食屍鷲實在熬不住饑餓，但又不敢撲擊那三人。

其中一隻飛起，却又慢慢落在那隻不知是死了還是昏了的食屍鷲身旁。

牠們慢慢走近，其中一隻用喙啄了一下。

那食屍鷲沒有反應。

牠再啄一口，仍然沒有反應，看來這隻鷲鳥早已死去了。

於是，其他鷲鳥也飛來，你一啄，我一啄。

牠們有了食物，也不計較是甚麼了。

那三人繼續掘下去。

忽然，有人高聲叫道：「你看這是甚麼？」

「是一個箭頭。」

「箭頭？」

凌天志聽了，心中驚懼不已。

「這是射死師妹的兇器？」

「有沒有甚麼標誌？」

「沒有……有，上面好像有一個字。」

「甚麼字？」

「兩點水，另外一邊却十分模糊。」

「兩點水的字很多，姓氏也不少，例如姓洗的、姓馮的……姓凌的。」

「姓凌的？」其他二人異口齊聲。

凌天志更是心驚膽戰。

凌遠的臉色也變得蒼白了。

「你留下的箭頭？」凌遠輕聲問道。

「我不知道。」

那三人又再沉吟了一會，但因爲他們的聲音很低，而且兩人都是心慌意亂，已沒有心情去聽他們究竟在說些甚麼。

凌天志道：「那怎麼辦？」

「附近再沒有甚麼人家，就算有也不是姓凌的，或是三點水作邊的姓。」

「那怎麼辦？」

凌天志似乎只會說這句話。

凌遠沒有說話。

忽然，凌天志站起來。

凌遠也早知他會如此，一手拉着了他，道：「你決定了如此？」

「還有甚麼辦法？」凌天志道：「這事我一力承擔，你不用來。」

「不，我說過，少爺你水裏水去，火裏火去。」

凌天志沒有說話，只是感激地望了他一眼。

兩人同時向着那三人一躍。

那三人完全沒有預料到有人從天而降，稍爲後退，但凌天志與凌遠已是齊齊攻上。

三人拔出佩刀。

凌天志與凌遠早已有劍在手，他們一句話也沒有說，齊齊出招。

那三人的武功，完全不是他們心目中那樣，十招過後，其中一人佩刀已被震脫出手。

凌天志上前，見他左手仍然緊握，知道他是拿着剛才挖掘出來的箭頭。

凌天志一招「聲東擊西」，那人不知就裡，翻身一滾，想避開凌天志的劍，豈料凌天志目的並不在他胸口，而在他的手。

他的劍狠而準。

那人狂叫一聲，左手已齊腕而斷。

另外兩個人見如此情形，都非常驚怯，想用虛招脫身，但凌遠却不放過他們。

凌天志見那人在地上呻吟。

突然，心中發狠，一劍向着那人心窩插去，不用多久，那人已是了無聲息。

凌遠仍然與那兩人互打，那兩人武功也是差勁，已被凌遠的劍刺得遍體鱗傷。

當他們聽到那人被凌天志刺斃的狂叫，心中更加惶恐，刀法已不再成章法。

兩人分別向不同的方向逃去。

於是，凌天志追其中一個。

他一個「燕子穿簾」，劍先人至，已插入了那人肩膊，那人棄了刀，反身叫道：「好漢饒命！」

凌天志却不多言，一劍向他心窩刺去。

那人完全沒有躲避，眼巴巴的望着凌天志，他的心口噴出了鮮血。

凌天志把劍拔出，鮮血染滿了他的劍。

他呆呆的望着那人。

那人眼神茫然，但充滿了恨意，然後倒下。

凌遠那邊也差不多，那人想逃，但逃不過凌遠的劍尖，他的衣衫已被削得破爛。

凌遠其實想殺他，但此人與他無仇，並且屢屢求饒，他實在下不了手。

凌天志看見如此，突然一個翻身，飛身到了那人的背後，人尚未落地，翻身一劍刺出。

這一劍拿捏得非常準確。

那人「哇」的叫了一聲，劍已從他背後插入，他呆了一下，就倒在地上。

三人都死了，死在凌天志的劍下。

原本是杳無人跡的草原，而今却充滿了血腥味。

那些鷲鳥嗅到了血腥，更不肯離去。

他們喘氣了一會。

凌遠道：「少爺，你沒事吧？」

「沒有，你呢？」

「我也沒事，我們把這三個傢伙葬了？」

「不，先看看他們找到些甚麼。」

凌遠道：「對，最重要的是那箭頭。」

他走到那個仍然緊握着拳頭的人，手腕已斷，拳頭却依然緊握。

凌遠看見，有點害怕。

凌天志催促道：「是甚麼東西？」

凌遠只好把那人的手指扳開，只見手裏有一枚戒指，並不是甚麼箭鏃。

凌遠道：「是一枚戒指。」

「戒指？」

凌天志跑上前來，看見只是一枚戒指，上面有一些非常特別的花紋。

他拿起戒指，納入懷中。

「看看另外兩人。」

凌遠去搜查，那兩人却沒有甚麼箭鏃。

凌遠道：「沒有箭頭。」

「他們剛才說甚麼？難道我們聽錯了？」

凌天志心有不甘似的，再往那半腐的女屍旁，左看右看，也沒有甚麼發現。

他只好用泥土把那女屍蓋上。

凌遠看見少爺動手埋屍，他也想掘開一個坑，把這三人的屍體埋葬。

凌天志道：「不，不用埋葬他們。」

「爲甚麼？」

「我害怕埋葬了以後，又再有野狼野狗出現，把他們拉了出來，豈不是又有麻煩？」

「那怎麼辦？」

「既然有食屍鷲在附近，就讓牠們吃個飽吧！」

凌天志似乎變得越來越心狠手辣。

凌遠無言。

「我們往那邊去。」

兩人走到草叢處，找回馬匹。

凌遠道：「我們往那裏去？」

凌天志道：「不，我們在這裏看着，等那些食屍鷲將三人吃掉，我們才動身。」

凌遠不敢細看。

但凌天志看着那些食屍鷲飛下，啄了幾下，其他的食屍鷲也同時飛近。

不消一個時辰，地上只餘一些骸骨。

凌遠道：「走吧，少爺，我不敢看。」

「你這麼膽小，」他頓了一頓，道：「爲免麻煩，我們也不要留下骸骨。」

「那怎麼辦？」

「放一把火燒了。」

那時，食屍鷲已吃飽，一隻隻的離去。

凌天志見凌遠不敢看那些骸骨，便道：「你去找些乾草，我把骸骨疊起。」

凌遠去找乾草。

凌天志把三副骸骨疊起，鋪上乾草，然後用火摺子燃點起來。

那時是秋天，天氣乾爽，轉眼之間，已燃燒起來。

他們一直看着，直到那些骸骨完全變了灰燼，他們才離去。

他們上了馬匹，向他們熟悉的一個小鄉鎮而去。

凌天志心下如釋重負。

凌遠仍然心事重重。

當他們來到那小鄉鎮，已是入黑時分，他們在一間簡陋的食店吃了一些東西，順便向那個老闆兼夥計的老頭查問。

凌天志問道：「近日有沒有一家人走過？」

「一家人？十來個？」

「是的，是中原人士。」

「有，只是前兩天，他們似乎是人疲馬乏，不過吃了一些食物，便往北走。」

「那家人中有些甚麼人？」

「有兩個中年人，看似夫婦，還有一個男子，跟你們差不多年紀，似是他們的兒子。」

「其餘的呢？」

「是幾個家人。」

「他們可說過些甚麼？」

「我不大聽得懂，不過，他們似乎是走失了一個人，可是却找不到。」

凌天志心中一凜。

「他們往北去了？」

老頭點點頭。

凌天志道：「這附近有沒有旅店？」

「沒有，這小鎮最大的地方，也是我這麵店了。」

「那我們在那裡過夜？」

老頭沒有答話，半晌才轉身道：「離這裏不遠，有一間山神廟，以前有些香火，但而今也沒有人去拜，那裏還有一間破廟，可以容身。」

凌遠道：「是，我們以前也去過。」

於是，兩人離開麵鋪，直往山神廟。

這時已是入夜，路上並無行人，而且吹來的風開始有點寒意。

凌天志道：「聽這老頭說，敖世伯一家人應該是迷了路，找不着我們，不過，既然是北上，我們明天循路去追尋，應該是可以找到他們的。」

凌遠道：「是的，找到他們……」

「你又擔心甚麼？」

「擔心的是，那姑娘與那幾個家人是不是……」

「如果眞是他們，我也沒有甚麼辦法，我也不是想殺他們。」

「我明白。」

兩人邊走邊說，已到了那小小的山神廟。

這破廟到處是頹垣敗瓦，雜草叢生。

他們幾經辛苦，才移開了那道破門，內裏仍有一個神位，但那山神已不在位。

凌遠很快便在一角收拾好，讓他們有一個地方可以歇息一下。

當他們打算入睡的時候，屋頂傳來雨滴的聲音。

凌遠道：「幸好我們走得快，否則便變成落湯鷄！」

「爲甚麼這個時候會下雨？」

「怎知道？」

欲蓋彌彰　肇起禍端

雨聲越下越大。

外面下雨，他們所在的山神廟內也下雨，因爲四處都漏水，弄得他們十分狼狽。

幸好他們又再縮在一角，勉强避開了雨水。

當他們正在睡覺，忽然，他們聽到了人聲。

人聲？

那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情，因爲這裏根本沒有人煙，怎會有人來？

凌遠道：「讓我出去看看。」

「我也去。」

於是二人往山神廟的前面去，只見雨中有十多人走來，情形十分狼狽。

「有避雨的地方了！」其中一人叫道。

「我們怎好？」凌遠問。

「也沒有甚麼，他們是過路的，也應讓他們避一下雨。」

那十多人已走近廟門。

「有沒有人？」對面的人叫道。

另一個人道：「這荒山野嶺怎會有人？」

凌天志大聲道：「有，我們是人。」

這話一出，反使外面的人靜了下來。

凌天志與凌遠推開廟門。

只見外面足有十人之多。

一個中年人上前道：「在下路經此地，迷失了路途，只想進來避雨而已。」

「好，請進來，我們也是路經

此地的。」

他們進入山神廟之內。

因為到處漏水，他們無法安頓。

凌遠為他們弄了一個火。

那中年人上前道：「多謝這位小哥。」他又轉向凌天志道：「在下姓敖，請問……」

「姓敖？可是敖世傑世伯？」

那人詫異地道：「公子怎會認識在下？」

「小侄凌天志，拜見世伯！」

「凌天志？」

敖世傑身旁的女人道：「天志！你是凌霄的公子爺？」

「豈敢，世伯母，在下正是。」

敖世傑道：「啊，好極了，我們找了大半個月，才找到你。」

「你是來找我們的？」

「是的，可是路途不熟，幾番轉折，也無法找到你們的凌家莊。」

「明天我帶你們去，家父也是惦念你們，恐怕你們迷失，叫我來找你們，想不到在此山神廟見了你們。」

「唉，總算天有眼。」敖世傑道，他頓了一頓，道：「子佳，快來拜見世兄！」

一個年輕人上前，拱手道：

「世兄，在下子佳！」

凌天志也拱手，道：「子佳，不用客氣，令尊令堂是我父母世交，咱們眞如兄弟。」

敖世傑又介紹了一些家人。

那些家人都是跟了他們多年，敖世傑已把他們當作了自己人一般。

凌遠領着那些家人，為他們主子找個好睡的地方。

凌天志陪着他們說話。

「路上可平安？」凌天志問。

敖世傑的夫人一直都沉默寡言，沒有甚麼表示，但一聽到凌天志這一問，却哭了起來。

「什麼事？」

敖世傑道：「夫人只是擔心，其實，我們此次北上，是帶着我兩個孩兒。」

「除了子佳兒之外，還有……」

「還有一個女兒！」

「女兒！怎麼不見？」凌天志問。

「我們經過草原，沒有東西吃，他們兩個便要出外獵些東西回來，可是……」

「可是什麼？」凌天志有點心驚。

「可是女兒却一直沒有回來。」

「為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分散人手去找，找了幾天，仍然沒有半點蹤跡。」

夫人淚如雨下，道：「不知道她會不會……我早說過，她是女兒家，不能自己去。」

敖世傑道：「她也不是自己去。」

敖子佳道：「那是我的錯，我照顧不了姐姐……那些草原，處處看來差不多，我們找野兔，奔入了一些草叢，再回頭，已不見了她。」

「你沒有找？」

「有，當然有，找了一整天，我也迷路。」子佳也哭了起來，續道：「我不見了姐姐，也不敢回來……」

敖世傑道：「我見他們很久也沒回來，於是我去找他們，找不到他們，却遇到了幾個山賊。」

「山賊？什麼山賊？」

「那是一些胡人，他們出口是胡言亂語，根本不知他們說些什麼，他們似乎想劫我財物，於是，我們打了起來，幸好他們都不是我們對手。」

「那些胡人，可能是我們附近一族惡霸，不過，他們向來也不侵犯我們。」

「也許他們欺我是個過路中原人。」敖世傑道，他想了一下，續道：「我後來碰見了子佳，却一直沒有再看到我的女兒。」

子佳道：「那時已入夜，我們只好回來，因為母親一個人，我們也不放心。」

敖世傑又道：「接着的幾天，天氣陰晴不定，我們派了家人去找，依然不見。」

子佳道：「今早我們再派三個家人前往，又不見了他們回來。」

凌天志越聽越驚，口唇竟然顫抖起來。

「世侄，你怎麼了？」

「天志兄，你覺得不舒服？」

凌天志勉强鎮定了自己，他心中只是想：「為什麼會這麼巧？天下事會這麼巧？」

「天志兄，天志兄……」

凌天志如夢初醒地道：

「我……」

敖世傑道：「世侄找了我們幾天，也是十分疲倦的了，好好休息。」

凌天志道：「你們也已十分困倦，也要好好休息！」

這時，凌遠已回來。

敖世傑的家人道：「老爺，夫人，我們已為妳找到一處可睡的地方。」

敖世傑道：「世侄，我們明天才說，好好睡一下。」

凌天志整夜也沒有好好睡過。

他忽而看見那個姑娘復活，忽而看見那三個家人從火中走了出來。

那一切都是夢境，十分可怕的

夢境。

他發出狂叫，聲音充滿恐懼。

凌遠一手推醒了他，問道：

「你怎麼了？」

凌天志抹去額上的冷汗，道：

「我不幸闖禍，而且闖了一個不可收拾的禍。」

凌遠因為沒有聽他們的對話，因此不知道，他只好簡單地說了一遍。

凌遠聽了，也是冷汗直冒。

「怎麼會這麼巧？」

「我也不知是否與我們所遇一般？」

凌遠道：「這草原人煙不多，還會是其他人？」

「那麼我們怎辦？」

「當然是要若無其事，接了他們回家。」

「我有一個想法……」凌天志道。

「什麼想法？」

「他們在途上遇過那些胡人惡霸，我看這件事可以推托在他們身上。」

「對，他們又不懂我們的說話，而且他們慣做惡事，殺了幾個人，也不是什麼怪事。」

凌天志道：「對，推在他們身上便可。」

想到這裏，他的心才放了下來，在天亮之前，總算好好睡了一覺。

翌日早晨，敖世傑自己一個出來，對凌天志道：「夫人因風寒病了。」

「很嚴重？」凌天志問。

「也不是，她是記掛着女兒，我行李內也有一些藥，我讓她吃了一些，會好的。」

凌天志道：「這地方離我們凌家莊也不算太遠，只是一天脚程左右，不過，而今你們人又未齊，伯母病了，倒不如你們仍住在這裏，我們回去，差兩輛大篷車來，接你們到凌家莊。」

「這樣也好，不過是麻煩世侄。」

「也沒有什麼，家父聽到找到你們，一定高興得親自來迎。」

「那好極了！」

凌天志道：「我擔心你們……」

「不用擔心，我可以照顧便了，而且外面仍有雨，我們想趕路也不能。」

「雨是難不倒我們，我看我現在便起程，你們一定不要離開這山神廟。」

「好極！」

敖世傑決定留在此處，等凌家派篷車來接。

這一連串的不如意事，使敖世傑也失了一些信心，他本想與家人來投靠凌家莊，以便安閒過下半輩子，想不到未到凌家莊，途中已遇了這麼多事。

幸好碰到凌天志，總算是找到了落脚處。

凌天志與凌遠，騎了馬匹，冒着細雨，立即上路。

他們預備挑一條小路，想在一天之內，可以來往，以便盡快接了敖家前往凌家莊。

敖世傑見他們冒雨前去，也是十分感激。

凌天志與凌遠騎着馬，過了一大片草原，轉眼已是午間，天氣也開始放晴。

忽然，他們看見前面塵頭大起。

他們知道一定是有大批人馬，因此，他們先躲在草叢之中，看清楚來者是什麼人。

不一會，人馬雜沓而到。

凌天志一看，便知是那些胡人惡霸。

凌遠輕聲道：「照他們這個路途而去，一定會到那山神廟。」

「他們會遇到敖世伯家人？」

「是的，這些人都是不講理的。」

「敖世伯也不會放過他們……不過，他們沒有足夠人手，總是吃虧。」

凌天志道：「我們……」

「我們回去，抄那小路，一定可以快過他們，我們先到，可以與他們稍作防備，還是躲起來。」

凌天志道：「不……」

「為什麼？」

凌天志想說，可是話到了嘴唇邊，却無法說出來。

凌遠起初不明，但細看這位主人的表情，他已猜得七七八八，便道：「也許他們遇不上……」

凌天志沒有說話。

凌遠道：「假如遇上的話，那是他們運氣不佳，不關我們的事。」

凌天志道：「這也怪不得我們。」

這時，那些胡人惡霸已離開他們。

凌天志心中實在有些不忍，如果趕回去，讓他們躲避一下，一定可以避過此難，但如果這樣下去，他們一定會被這些胡人惡霸所欺。

可能這一下子又令他們頓失人命。

他實在於心不忍。

可是，回心一想，自己可能是殺死了他們家的人，假若一旦被發現，他自己是逃不了。

最慘的是，他的父親凌霄，一向是以重義出名，當他知道自己殺了敖世傑的女兒，雖說是無奈，但他一定不會因為自己是他兒子，而加以維護。

凌天志十分了解父親的性格。假如他們受了這批胡惡霸所傷，一來他們不再懷疑自己，二來他們也暫時不會追究他們女兒之事。

這事可瞞一時得一時，假若他們被害，那麼更是免了痲煩。

凌天志嘆了口氣。

凌遠問：「你怎麼嘆氣？」

「我很卑鄙。」凌天志道。

「這個時候，我們也沒有什麼辦法，也許這是天意，胡賊殺了他們，其實也是天意。」

凌遠的話，使凌天志轉爲安心，凌遠這個小孩子，只是爲了凌天志暫時的安心，什麼話也敢說。

他是一個忠心的僕人，但有時這種愚忠，也可能會害死凌天志。

凌天志只想把自己所犯的事情掩蓋，他再也不計較這麼多了。

他們見那些胡人遠去，才繼續騎馬回凌家莊。

當他們回到凌家莊，凌霄與夫人正在擔心，一見了他們便問：

「找到了他們嗎？」

「找到，在山神廟內。」

「那好極了，我們立刻去。」

凌天志突然捧着肚子，道：「我有些不舒服，要歇一下才好去。」

凌霄道：「天志，你休息一下，我與凌遠去便可以了，你不用擔心。」

凌天志其實是想拖延一下時間。

可是一聽凌霄如此說，他也沒有什麼辦法。

凌霄預備了兩輛篷車去接敖世傑一家人。

* * *

凌遠領着凌霄，直往敖世傑衆人所躲藏的山神廟內。

凌天志一直在凌家莊內等着。

他非常擔心，行爲上表現得非常暴躁，他的母親全看在眼內。

夫人終於忍不住的問他道：「天志，你究竟有什麼心事，使你這麼暴躁不安？」

凌天志道：「沒有什麼，我也並不暴躁。」

夫人道：「你也不用騙我。」

「眞的沒有什麼。」

夫人道：「如果你不告訴我，當你爹回來之後，我把事情告訴他，你才有痲煩。」

凌天志雖是一個習武之人，但自小便在凌家莊長大，並沒有經歷過什麼人生風險。

在凌家莊之內，那一個佃工、那一個傭僕，不讓他七分，因此形成他總有些驕橫的性格。

凌霄嚴厲，因此才使他常自警惕。

不過，他始終是個裙脚孩兒。沒有事情發生的時候，當然有他男兒氣概，但而今一旦事情發生，而且有關性命之事，便使他六神無主。

這件事當然不能與爹爹商量。

凌遠雖然曾多番向他保證，他會一力承擔這事，但無論如何，這殺人之事，總是自己幹的。

他被母親三番四次的逼問之下，實在忍耐不住。

他明知母親幫不了他多少，但仍然有個好的聆聽者，於是，他決定告訴娘親。

他未語淚先流。

夫人道：「天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娘親，我殺了人！」

「什麼？」夫人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我殺了一個女孩子。」

「怎會的？」

於是，凌天志索性把整件事情告訴了娘親。

夫人聽罷，非常驚懼，良久不能言。

凌天志道：「我是無意殺她的。」

「我明白……不過……」

「本來，我意外殺了這位姑娘，在荒野之中，並無人見，我想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問題是……」

「這姑娘……」

「是，這一帶草原，人根本不多，漢族的姑娘可以說是全無。」

「那可能是敖家的姑娘……」

凌天志按着他娘親的口，輕聲道：「不要亂說，恐防隔牆有耳。」

夫人坐了下來。

凌天志續道：「我後來證實了，她其實是敖家姑娘。」

「你怎知道？」

凌天志又把發現食屍鷲，然後與那三個家人相鬥的事情，又述了一遍。

「他們發現了什麼？」夫人問。

「我起初以爲他們發現了我的兇器，因爲我是用箭射死她，我恐怕箭留在她體內。」

「結果呢？」

「結果並不是，我因太恐懼，而且我也不能讓這三個家人回去，把事情告訴他們的主人，並且認得我的樣子，因此……」

「你又多殺三人？」

凌天志點了點頭。

夫人呆呆的望着凌天志，道：「孩兒，你闖了彌天大禍了，敖世傑與你父親，有八拜之交，情如手足，你殺了她的女兒，而你是他唯一的獨子，我不知……」

凌天志道：「這事千萬不能與爹說，不過，你也不用擔心，那三個家人我也把他們燒了。」

「燒了？你肯定他們屍骨都化成了灰？」

凌天志點了點頭。

夫人似舒了一口氣，道：「這事只有你知，凌遠和我知，如果我們能守口如瓶，相信也不會洩露出去。」

「我害怕……」

「事情已發展至此，害怕也無補於事。」

凌天志想了一會，道：「娘親，我還是把事情告訴爹爹，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就讓他把我交與敖世伯，聽候他發落。」

夫人急道：「孩兒，這事你千萬不可輕舉妄動，你爹爹雖然退出江湖，但爲人仍是義重情深，他大有可能，把你在敖世伯面前，一掌打死。」

凌天志聽了，心下更爲恐怖，道：「那我應怎麼辦才好？」

夫人想了一下，道：「你肯定沒有人看到？」

「沒有。」

夫人忽道：「其實，敖世傑來找我們，應該並不困難，整個草原之上，這一帶只有我們凌家莊。」

「是的，他們是亂了陣脚，因而迷失了。」

「怎麼會亂的？」

「第一可能是女兒的失踪，使他們已是六神無主，加上他們也遇賊劫。」

「賊劫？」

「是，相信是那邊的胡人惡霸。」

夫人道：「他們有否損傷？」

「當然有，財物損失，人也損失。」

「那麼……」夫人眉頭一皺。

凌天志道：「我想，他們把女兒的失踪，也會歸究在那些胡人惡霸的身上。」

「我也是這麼想。」

「你認爲大有可能？」

「爲什麼不？那些胡人惡霸，可惡之極，他們早已面對過，一切事情，如太過緊逼你的話，推在胡人身上便可，那一切都會推得乾乾淨淨。」

「我仍害怕。」

「害怕什麼，他們也不懂咱們的語言，有機會再作一些事情出來，就不會想到你的身上。」

凌天志得到娘親的安慰，總算是舒了一口氣，不過，他外表是放下了一些心事，但內心仍是充滿恐懼。

他殺人的罪惡，是深種在他心內，他是無法把這罪惡抖開。

兩日之後，凌霄已把敖世傑一家人接回凌家莊之內。

夫人領着凌天志迎接他們。

敖世傑與凌夫人有過一面之緣，但她却從沒有見過敖夫人，於是凌霄給大家引見。

衆人坐在大廳之內。

凌霄道：「此次敖兄來找我，實在是多災多難。」

敖世傑也嘆了一口氣，道：「本來我也不想打擾大哥，不過……」

「自己人何必說這話。」

敖世傑道：「而今中原，處處烽火，民不聊生，打家劫舍，無日無之，我又不能爲民做些什麼，索性仿效凌大哥，隱居山林。」

凌霄道：「這實在是明智之舉。」

敖世傑道：「本來，我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妥當，可惜途中小女失踪……」

凌夫人假裝關心道：「她往那裏去了？」

敖世傑只是嘆了口氣。

敖夫人道：「我這女兒，既懂武功，又懂女紅，實在是個乖巧伶俐的女兒……」她說着也哭了。

敖世傑道：「我想是有兩個可能，一是在途中，遇到了野獸，另一個是遇到了强徒。」

凌夫人道：「强徒？這附近也沒有什麼强徒！」她望望了丈夫。

凌霄道：「這一帶，在我凌家莊範圍之內，是沒有什麼人敢來犯，但你們所經之處，那些胡人惡霸……也許，也許他們會……」

敖夫人道：「我們也會遇劫，那些人口中不知說的是甚麼話。」

凌夫人道：「那可能便是那些胡人惡霸了。」

敖世傑道：「我想他們大有可能是擄了小女去……」

敖夫人聽了，更是泣不成聲。

凌霄道：「世傑兄，你安頓好夫人及家人之後，明天我們便去探那胡人惡霸的營寨。」

「他們離此不遠？」

「也有五百里之遙。」

一直沒有作聲的敖子佳，也道：「我也同去。」

凌天志道：「我也去！」

敖子佳道：「如果我發現有人害了我妹妹，我定要他碎屍萬段。」

敖世傑道：「子佳，這地方咱們是人生路不熟，你要好好向世兄學習。」

凌天志謙虛了幾句。

這時，家人進來，請他們往飯廳用膳。

凌霄道：「世傑兄，你來到此處，便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不用客氣。」

敖世傑一家，經過差不多個多月來的風塵，路途險阻，這一餐接風酒，才稍爲吃得安樂。

他們兩位故人，在席中互飲，叙了一番舊情。

翌日一早醒來，敖世傑仍然宿

醉未醒。

凌天志一直在大廳等候他們，可是他們一直沒有來，最後是敖子佳出現。

「世兄，你久等了?」子佳道。

凌天志道：「我想令尊與家父都因昨晚喝得多了，那才沒有醒來。」

敖子佳道：「家父並沒有大醉，不過，我娘親有些風寒，他不想讓她一人獨處。」

「令堂既然有病，你也應該……」

「天志兄，我們有另外一個想法。」

「什麼想法?」

「你們口中的胡人惡霸，是十分可怕的?」

「那並不是，對一般平民百姓，他們當然可怕，但他們也領教過我們凌家莊的厲害，也不敢再來放肆。」

「那麼，他們並不是那麼可怕。」

「不……」凌天志斬釘截鐵的道。

敖子佳道：「我妹子已失踪半個月有多，如果是遇到了野獸，也是無話可說……但如果……」

「如果給胡人惡霸抓去了?」

「是的，我不忍心她被囚禁，或者……」

凌天志道：「我明白!」

「遲一天去救她，她便要多受一天苦。」

「是的。」

「那麼，我們兩人去。」

「去胡人惡霸處?」

「是的，如果我們到那裏，可以救我妹妹出來，那當然是最好不過，但如果不能，可作咱們父親的先頭部隊，打探一下。」

凌天志當然知道，敖子佳的妹子並不在胡人惡霸那裏，不過，為了掩飾自己所作的事，他是一定要陪他前去，可是，兩人勢單力弱，他又不想貿然起行。

敖子佳看出他有些猶豫，道：「你害怕?」

「不，我會害怕什麼?」

「如果你認為不便，我可以單獨前去，只要你畫一個地圖給我便可。」

「不，你不懂這裏的地勢，一片青草，你不能分辨東南西北，我陪你去。」

「那好極!」

凌天志道：「你去取回你的兵器，我也去換過衣服，我們在外面的馬厩見。」

敖子佳道：「我不知如何謝你!」

凌天志道：「咱們父親是世交，那麼我們自然便是好兄弟。」

「你多少歲?」

「十九歲!」

「那我少你一歲，我叫你哥哥。」

「子佳弟!」

兩人年少，一時豪情激發!

他們取了佩劍，決定前往胡人惡霸地區，他們選了兩匹快馬，直向東面而去。

其實，「胡人惡霸」只是他們口頭上稱呼那些胡人，那些胡人也像凌霄一般，有一個農莊，他們早已受了這一帶的漢人同化。

他們言語自成一格，一般漢人聽不懂。

可是，他們却懂一些漢語。

他們不擅耕作，但擅於畜牧，多年以來，因為牛羊都受瘟疫所損，因此，他們為了生活，很多時候，也要來騷擾一下附近的漢人。

那些漢人大都是兩三戶聯合一起的莊稼漢，他們當然無法對付他們的强悍。

漸漸，他們知道，劫這些漢人，也不是什麼難事，因此，索性不事工作，有所需時，幾個胡人騎馬而來，搶劫一些東西。

這一帶人都討厭他們，統稱他們是「胡人惡霸」。

他們試過來凌家莊，不過，他們知道凌家上下人等，都有厲害武功，因此，這幾年來，也沒有再來犯。

凌霄是個十分有計劃的人，他知道這些胡人是防不勝防，但他們吃過苦頭，也不那麼容易再來。

胡人惡霸的農莊，設備比起凌家莊，當然是簡陋得多，而且他們也沒有漢人那種組織能力。

當他們抵達胡人惡霸地盤之時，已是下午。

跑了大半天，他們感到疲累之極。

敖子佳道：「我們便這樣進去?」

「不，他們知道我們來，也不會這麼容易放過我們，不過，入夜之後，他們便會防守鬆懈，因為他們黃昏吃餐，一定喝酒，有了酒意之後，他們什麼也忘記了。」

「那麼我們入黑才行動。」

兩人在附近一處隱蔽的小山丘躲着，兩匹馬也放在高高的草叢之中。

他們吃了一些乾糧，便在陰暗之處睡了一會。

入黑的時候，他們醒來。

凌天志領着敖子佳，直往「胡人惡霸」的田莊。

田莊之內，是一個一個的帳篷，這些胡人，早先是慣於四處遊牧，居無定址，因此，他們不會搭房屋，而是用帳篷，以方便拆卸，然後立即上路。

雖然，他們已定居在此，仍然使用帳篷。

那時，並不算太晚，帳篷內仍傳出一些飲酒作樂的歡樂聲，而外面巡邏的人，間中有幾個，可是，他們都是有些醉意，因此，他們很容易經過一個一個的帳篷。

敖子佳道：「這一個一個帳篷，看來沒有什麼特別。」

凌天志道：「那邊便是胡人惡霸的帳篷。」

他們指的帳篷的確與一般帳篷不同。

那個帳篷並不是以簡單的布塊搭成，而是大部份都是以皮所搭，顯得非常堅固。

而那個帳篷又非常高。

凌天志指指上面，然後飛身上了那帳篷。

帳篷的周圍，有很多繩索，敖子佳也接着騰身而上，他兩人的輕功不弱。

他們在帳篷之上，定了身子。

然後，凌天志拿出了一柄短刃，輕輕一割，便把帳篷割了開來。

他往下一望。

然後他示意敖子佳也來看。

敖子佳用繩子一蕩，也過了凌天志處，他向那洞望去，只見下面是燈火輝煌。

五個打扮奇特的胡人，正在圍着一堆篝火。

帳篷之內，竟有篝火。

篝火之上，竟然縛有一人。

那是個年輕的胡人。

他們從上望下去，因為不習慣，開始還以為他們在燒豬隻，但那並不是豬，而的確是一個人。

一個只有下身縛着一截布帶的人，而上身及手脚，全是赤裸。

幾個胡人似在審問那年輕人。

那年輕人像是死口不認。

幾個胡人，命令旁邊的人把繩索放下。

那年輕胡人，呱呱大叫。

於是，他又被扯上，這樣扯上扯下，利用那篝火，來逼那人說話。

敖子佳當然是一句也聽不懂他們在說些什麼。

但凌天志却是非常集中精神的聽。

敖子佳想問，但不敢出聲。

只見凌天志一邊聽，臉上露出一些非常緊張的神色，過了一會，凌天志向遠處一指，示意他離開這裏，到了那邊才再說。

敖子佳先飛身下去。

接着凌天志也下去，然後直往那邊一處小樹叢之處。

敖子佳已急不及待的問：「你聽見了什麼?」

「那幾個胡人是審那個年輕胡人。」

「審什麼?」

「聽他們說來，那人好像是見過你的妹妹。」

這時，敖子佳也緊張起來。

「怎樣?」

「那五個胡人，在審問他曾怎樣對付你妹妹……」

「他怎麼說?」

「那人吞吞吐吐……不過，他害怕那火燒，終於說了出來。」

「說什麼?」

「他說……你要鎮定一點。」

「什麼?」敖子佳已預料到有什麼事情發生。

凌天志似乎是不知怎樣說才好。

「快說。」

凌天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道：「他承認姦殺了你的妹妹。」

敖子佳發狂似的站了起來，便向前衝。

「你怎麼了?」凌天志一手拉着他。

「我要去殺死那人。」

「你這麼去，怎能抓到那人?」

敖子佳道：「怎麼不能?」

「你先冷靜下來，讓我告訴了你，那些胡人的習俗，你才作打算，你的事也是我的事，我們商量好才去。」

敖子佳勉强鎮定下來。

凌天志道：「那五個胡人惡霸，也是要處死那年輕胡人，因為他們知道，在這邊疆地區，殺死漢人女子，一定有大麻煩，他們也提及我父親。」

「怎麼?」

「他們要自己殺死那青年。」

「那太便宜了他。」

「那你想怎樣?」

「我不能讓他這麼輕易死去，我要挖他的心肝出來，祭我之妹。」

「好，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安慰一下你妹妹在天之靈。」

「我們這樣去，先擄了那人才再審問他。」

「我看擄了那人是重要，審問也大可不必，因為我們既不熟悉他們的語言，他也會死口不認。」

敖子佳已是心亂如麻，一切都由凌天志擺佈。

事實上，凌天志是在借刀殺人，他害怕終有一天，敖家會發現自己殺人的事實，因此，當他看到五個胡人惡霸在審訊一個年輕犯人之時，他便想到這一石二鳥之計。

既可一筆鈎銷他的殺人嫌疑，也可使敖家對他更具好感，更不會懷疑是他所為。

這事最好的地方，是一切任由他擺佈，因為無論敖家那一個人，都不懂胡語。

他們決定再晚一點才行動。

敖子佳在草叢之內，非常暴躁不安。

「好，我們走吧！」凌天志道。

他們再度到那五個胡人惡霸的帳篷。

他們仍然飛身上去，不過，帳篷之內，再沒有人，那堆篝火也熄滅了。

同時，那年輕犯人也不見了。

他們跳下來，再找遍所有帳篷，仍然是沒有那個年輕囚犯的踪影。

敖子佳埋怨道：「我們不走便好，可以見到他們把那人囚在那裏。」

凌天志道：「你不用急，我們總可找到他。」

可是，他們繼續的搜索整個胡人的田莊，也不能找到那個囚犯所在。

敖子佳道：「我看他仍在那個大帳篷之內。」

「你是指那個審訊的帳篷？」

敖子佳點了點頭。

凌天志道：「好極，我們再去看一遍。」

他們又再攀上那大帳篷之上，裏面也是空空如也，一眼望過去，根本連個人影也沒有。

他們都失望，敖子佳是特別的失望。

當他們正想離去，忽然，他們都聽到了一聲呻吟。

是的，一聲呻吟。

呻吟來自篷頂。

原來這個帳篷特大，上面頂部的圓頂之上，原來有另一個小帳篷。

那聲呻吟便是來自那小帳篷。

兩人向聲音來處，再一躍上。

敖子佳一刀割開，便見到那個青年胡人。

那青年胡人半躺在這小帳篷之內，他身體一部份已燒傷了，動彈不得。

敖子佳把帳篷再割開。

那人半昏迷之中，仍有知覺。

凌天志一手按着他的口，便想一刀砍下。

敖子佳道：「不，先擄他回去，再審問。」

「還有什麼好問。」

「至少也讓我爹多知道，由他處置。」

凌天志也不再堅持。

敖子佳在帳內，拾起了一些繩索來，便把那人縛了起來。

凌天志道：「你先下去接應。」

「好！」

敖子佳下了帳篷，四週漆黑一片，幸好那些胡人大醉，沒有發覺。

凌天志一見敖子佳下去，便拿出那柄匕首。

那年輕胡人，雖然半昏迷，但一見到匕首，人也醒了一大半，發出了一嗥聲。

凌天志立時一刀刺去。

那胡人青年早已被縛，雖然反抗，可是，刀已插入了他的咽喉。

他再沒有聲音，連生命也沒有了。

凌天志目的是要這胡人青年做一個替死鬼，而且要一個不會說話的替死鬼。

只有死人最能守口如瓶，因此，他決定先結束了他的性命，才放他下去。

當敖子佳接那人下來時，他也覺得不對勁。

那人已全無感覺似的。

再看，咽喉處有血流出，他知道，這人一定是在上面反抗。

當凌天志下來，道：「快走！」

「為什麼殺他？」

「他反抗！」

敖子佳嘆了口氣。

凌天志道：「挖他的肝出來，走！」

兩人拽着繩索，抬那屍體走出這胡人田莊。

他們迅速找回馬匹，趕回凌家莊。

當他們到達的時候，已是天亮。

兩人離開凌家莊，前後已有三天，他們離開並沒有留言，弄得凌霄與敖世傑二人，不知如何是好。

本來打算天亮之後，便立刻組織人馬去找他們，如今見他們回來，還帶了一具屍體，都紛紛來問訊。

凌天志道：「先把屍體收好了再說。」

凌霄道：「那是個什麼人？」

凌天志道：「是殺死敖子艷的人。」

「什麼？」敖世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敖子佳道：「是的，他是殺死妹妹的人。」

「你們怎知道？」

凌天志把事情說了一遍。

這時，敖夫人也來了，聽到了她寶貝的女兒被人姦殺，立時慟哭起來。

兩父子都去勸她。

敖夫人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凌天志道：「他們都是野蠻人，沒有人性，敖姑娘不幸遇見了他。」

敖夫人又大哭起來。

敖子佳道：「娘親，我們已把兇手帶回來了。」

「在那裏？我要食其肉、寢其皮！」

敖世傑道：「那人已被他們殺死。」

一位凌家莊佃農正和黑豹胡人對話。

「那我們也要挖他心肝出來，祭祀子艷。」

凌霄道：「我已叫家人，為你們設靈堂。」

「子艷……子艷，你為什麼死得那麼慘……」敖夫人的哭聲，震動了整個凌家莊。

靈堂的佈置十分簡單。

一個靈牌，一雙白色蠟燭，靈堂滿是肅殺的氣氛。

白頭人送黑頭人，難以形容的悲哀。

當一切祭祀儀式已過，敖子佳便要往外走。

敖世傑問道：「子佳，你往那裏去？」

「我去拖那殺害妹妹的仇人進來，挖他的心肝祭祀妹妹，使她在天之靈安息。」

敖夫人淚眼汪汪，仍狠狠的道：「好！」

「天志兄，請你助我！」

天志道：「好！」

兩人便要走出廳堂。

敖世傑道：「不必了！」

眾人都看着他。

「為什麼？」凌天志與敖子佳異口同聲問。

「算了，那人已死，他的罪孽已完。」

敖夫人道：「他便死了我也不能放過他。」

敖世傑道：「夫人，這又何必，我們已捉到了兇手，而且他又已死，一切恩怨，也算是完了。」

凌天志道：「不，他殺死了姑娘，他一死並不能抵去他的罪行。」

敖世傑道：「天志，我明白你為我們損失了女兒而激憤，也為我們咬牙切齒，我想天下有血氣的人，都會如此，不過，一切已成過去。」

凌天志道：「挖那人心肝祭祀姑娘，只是便宜了他。」

他不理會敖世傑，轉身便走。

敖子佳亦步亦趨。

凌霄想阻止也來不及。

敖世傑道：「凌霄兄，我想天志侄為人正義，他的行為我是十分欣賞，但我實在不想。」

凌霄道：「我明白，我去阻止他們。」

「找個地方，把那人埋了吧。」

敖夫人道：「相公，為什麼你不想挖那人心肝出來，我要看看那人心肝是否黑色的。」

敖世傑道：「這一切都已是無補於事，女兒在天之靈，知道我們在這安詳環境之下祭祀她，她也會感到平靜寧息，她會得非常安心，假如弄到這裏一片血腥，慘不忍睹的場面，而那人根本已是死了，

那又何必！」

敖夫人只是慟哭不已。

她也是一個知書明理的人，不過，女兒的死，對她打擊實在很大。

這時，靈堂之外，傳來一些對話聲音。

看來是凌天志與敖子佳把屍體抬來，而凌霄在外面勸止他們。

敖子佳爲人比較純和，他也明白他父親的胸懷。

他不再堅持。

反而是凌天志堅持要抬那屍首入內。

凌霄力勸，最後，他才罷休，他並且吩咐了兩個家人，把那具屍首抬往山後葬了。

敖子佳與凌天志再入靈堂。

敖夫人已稍爲減少了悲慟，她見了凌天志，便道：「世侄，你殺了那人，已爲我們報了仇。」她上前，向凌天志深深一揖，續道：「大恩不言謝了。」

凌天志連忙起來，道：「敖伯母你爲何如此客氣，折煞小侄了。」

敖世傑也上前，深深一揖，道：「小女在天之靈，也會多謝世侄。」

凌霄上前道：「兩位何必如此客氣。」

凌天志也向他們深深一揖，並且鞠躬，他被兩位老人家的行動所感動。

他的內心其實是更爲激動。

他才是兩位老人家的仇人。

他射殺了那位姑娘，雖然並不是故意如此，但無論如何，他是兇手。

兇手被人感謝，那種滋味實在難受，他哭了，其實是爲他自己而哭。

他有生以來，也想不到自己是這麼一個卑鄙的人。

敖家上下，看見凌天志如此慟哭，都心下慨歎，凌家此子，心腸如此好，實在難得。

忽然，兩個僕人跌跌撞撞跑了進來。

「什麼事？」凌霄問道。

其中一人道：「那邊有火光，一大隊人馬來了。」

「什麼人？」

另外一人道：「看來是那些胡人惡霸。」

凌天志道：「你怎知道？」

「我認得他們的馬匹，那些火把，也只是他們才有，決不是我們漢人的。」

登時，靈堂之內有些不安。

凌霄道：「快去通知三位工頭。」

他回首對兩位夫人道：「你們快迴避一下，我們幾個男人自然可以應付。」

兩位夫人頷首，由一些傭僕扶了入內。

凌霄對敖世傑道：「我們一同去看看。」

凌天志與敖子佳隨着。

他們的凌家莊，外面有一道小小的門牆，他們上了門牆，果然看到一排火把，伴着幾十匹駿馬。

轉眼之間，他們已來到凌家莊門口。

火光之後，凌霄已看得清楚，只見五個兇悍的胡人，正在破口大罵。

他們並不知道那些胡人在罵些什麼，只是見他們神情惡毒，大有剷平凌家莊的氣勢。

衆佃工已就緒。

三位工頭也上了牆頭。

「莊主，我們怎辦？」

凌霄道：「我們人手可夠？」

「共有三十多人，我看並不會輸給他們。」

凌霄道：「你們之間有沒有人懂他們的胡語？」

沒有人回答，那是說沒有人懂。

不過，有人懂也來不及，因爲那些胡人已開始行動，那五個爲首的胡人，已一起挾騎前衝，企圖以馬撞開莊門，那莊門是用大樹幹所組成，並不容易撞開。

五匹馬一撞不開，便向兩旁散去。

然後是一排紮實的大樹幹，由八匹馬把樹幹向前推動，立時，莊門便被撞開了。

凌霄道：「世傑兄，我看我們是有理說不清了。」

世傑道：「二十年前，我們試過並肩上陣，想不到今夜又再重溫一次。」

兩人隨手抓了一枝木棒，向城牆之下躍去。

凌天志與敖子佳亦抽出佩劍，隨着衆人下去。

登時，一片喊殺之聲。

五個强悍的胡人，圍着凌霄與敖世傑。

他們的兵器也是奇形怪狀。

一個手持狼牙棒，使起來冬冬有聲，咄咄逼人。另一個是一雙鹿角似的武器，看來是用精鐵打成的，也是使得勁道十足，威風凜凜。

第三個使的是一雙有牙的刀，一揮一砍一削一剁，都極具威勢，幾乎連凌霄的木棒也削斷。

還有兩個，一個使八節鐵鍊，一時畢直如木棒，一時柔弱如絲線，一放一收，出人意表。

另一個手持巨鈎，鈎尖之處，收放自如，若是被他鈎着，定是體無完膚。

凌霄與與敖世傑手持木棒，兵

器雖是平平無奇，可是，他們武功高强，武藝精湛，五人犀利的武器，仍然不能接近他們。

反而是屢屢被他們木棒所揮，被他們內力所震倒。

凌天志與敖子佳對付八個圍攻的胡人，他們是如狠似虎，不過全沒有武功，只有兇悍的打法。

凌天志劍光游走，屢傷那些胡人。

敖子佳也是劍法佳妙，或刺或撩，或揮或削，皆蘊含了多種變化，也使人無法接近。

三個佃工工頭，陳一、李二與張三，就以農具作爲武器，對付那些胡人，胡人雖有長刀大斧，仍然是不及他們的鋤頭犁耙。

一時之間，只見刀劍往來，胡人漸漸不敵。

凌天志與敖子佳都是年輕人，少見這麼大陣仗的場面，兩人越戰越勇，轉眼已把五個胡人打傷，但他們人多勢衆，又再補上。

忽然，有號角聲迴响。

衆胡人稍作後退，暫時脫不了身的也想法溜開。

號角聲更近。

一匹黑馬自黑夜之中邁步而來，起初是看不見其形，但在火光之下，竟像一隻黑瑪瑙所雕成的寶馬一般。

馬上坐着一位黑實的胡人。

這胡人相當年輕，但他現出的風範却是令人懾服，衆胡人已散開。

那五個爲首的胡人也回首，向那黑色座騎恭敬行禮。

黑馬上的胡人向五個胡人詢問一番，不過，並不得要領。

忽然，他雙手攤開，五胡人也散開。

那匹黑馬便自動上前，他大聲喝了幾聲。

在場的人，雖然並不懂他在說些什麼，但已明白他是一人出來，向凌家莊的一人挑戰。

他又說了幾句，然後是大聲叫了幾個單音：「因……因……因……」

凌霄實在不明白他所說。

反而是敖世傑較爲冷靜，道：「讓我先出去應戰。」

「不，你是客，我是主。」

當他們討論之際，凌天志却默然無聲，一躍而出，並且以劍作了一個挑戰的把式。

那胡人見有人來，也便下馬。

那邊的胡人開始圍攏，火光之下，那黑色的胡人，就像一隻黑豹。

凌天志又把劍圈了一個劍花。

那胡人並沒有拿武器，他雙手揮動，似是要以空手來對抗凌天志。

凌天志立時把劍也抛了。

凌家莊的人一聲叫好，發出哄動的喝采聲。

凌天志被那聲音所激勵，立即使出了他所學的「凌家拳」第一招，這招式是簡單的「日出東升」，這一起手之式，却連帶着五個餘招的變化。

一招五式，使那黑豹般的胡人連連退却。

他並不是示之以弱，而是看清楚形勢。

他退了三步，已有了回擊。

他也是簡單的一招，並無變化，然而一招未得逞，另一招已出。

他出拳簡單有力，是硬橋硬馬的功夫。

凌天志感受到那黑豹般的胡人的威力。

他決定以柔制剛。

黑豹胡人越是强勁，他使出的凌家拳越見飄忽。

那一進一退，若有若無，黑豹胡人每一拳一掌，都顯得非常實在。

兩者是不相伯仲，無分軒輊。

凌天志也是年輕人，他沒有太多的耐性，却用這個以柔制剛的手法，否則，再持續一段時間，他的勝算應該較爲大。

不過，他耐性實在不夠。

那黑豹胡人突然一個空門大開。

凌天志也知道那可能是一個陷阱，不過，他仍然要搏一搏，也以重拳一擊。

這一擊用了他八分功力。

那知道那黑豹胡人，閃身躲開了他的重拳，然後身體半躍而起，一拳擊下。

這一拳蘊含了兩種力量，一是他本身拳的力量，另一是他身體的力量。

雙重力量下擊，凌天志沒有閃避的能力。

他的背部狠狠地被打中了一拳。

他彎腰，以止那痛楚，然而，黑豹胡人把握這個機會，再連續出拳三下，俱打中凌天志的雙肩及背後，那黑豹胡人也是以必勝的力量擊下。

他的力量，一定要打敗凌天志，以樹立聲威。

凌天志後退，「哇」的一聲，吐了一口鮮血！

凌霄道：「退下！」

他一躍而出，並不是直接與那黑豹胡人相鬥，他是愛子心切，先看兒子。

那知道那胡人實在可惡，他趁凌霄並未站穩脚，也未加注意，他便一拳打出，使凌霄整個人也被打退幾步。

敖子佳見狀，一躍而出，止住了黑豹胡人的來勢。

兩人又在當中打了起來。

凌霄看了兒子，一按心脈，知他所傷只是皮外之傷，體內稍有震蕩，但並無大礙，才放下心來。

而敖子佳與黑豹胡人又再打得燦爛。

敖子佳身體比凌天志較爲結實，也比他高大，他學的也是硬橋硬馬。

這次兩個都是硬橋硬馬的人，對打起來，在旁的人看得更是刺激。

他們每一拳每一掌，都是非常乾脆俐落，鏗鏘有聲，「隆隆」之聲，不時傳出。

可是，以體力來論，敖子佳總是欠缺了一些，而那黑豹胡人，却似有用不完的力氣，越戰越有勁道，越有力量，這樣，他漸漸更佔上風。

敖世傑在旁看着，知道這樣下去，只有出醜當前，但自己却也不能這樣無端插手。

對於這些蠻人，雖不用說什麼江湖義氣，不過，他總是江湖人，不能不顧江湖道義。

這時，黑豹胡人一掌打出。

敖子佳似無招架之力，他被掌力震開。

那黑豹胡人隨即隨他而上，另一掌拍下。

敖世傑想搶救也也來不及。

敖子佳也自知不能倖免。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黑豹胡人那一掌並沒有拍落，他的掌停在半空。

衆人見了，都覺奇怪，都靜了下來。

那黑豹胡人嘩啦嘩啦說了一大堆話。

凌家莊的人你眼望我眼，不知他在說什麼。

忽然，凌家莊處有一個佃農走出來，向凌霄道：「凌莊主，我懂一些胡語，看看有沒有幫助。」

凌霄道：「好極！」

那佃工上前，也嘩啦嘩啦說了一些話。

黑豹胡人慢慢的放下了掌，然後又說了幾句。

佃工道：「莊主，他是來拿人的。」

「拿什麼人？」

「拿那個胡人。」

「你對他說，他是殺死敖家姑娘的兇手。」

那佃農說了一遍。

黑豹胡人呆了一呆，又說了一番話。

那佃工也似乎聽得十分迷惑。

「什麼事？」凌霄問。

凌天志本來受傷，這時也支持起來，往前來問：「他說什麼？」

「他說他們這人是在他們北面的沙漠捉回來的，昨天之前，他仍在漠北，而敖家姑娘是在附近被殺，沒有理由是他殺的。」

凌天志聽了，心下大爲震驚。

本來，他想找一個胡人，作爲自己的替死鬼，那知却惹來這一連串的事故。

他的計劃本好，但人算還是不及天算。

凌霄道：「那麼我們是劫錯了人，也是殺錯了人。」

黑豹胡人又說了一段話。

佃農翻譯道：「他說那是他們一個叛族要犯，無謂是生是死，也一定要找回！」

敖世傑道：「霄兄，如果我們這樣交回給他，他們一定不會罷休。」

「不還給他們，也是不能罷休。」凌霄道。

凌天志道：「那便說他闖入我們凌家莊，被家人誤會是賊，打死了！」

敖世傑道：「我看這是唯一的解釋。」

凌霄道：「你對他們如此說。」

他說了一遍。

黑豹胡人有點震驚，也有點惱怒，不過，他仍忍耐着，因爲他似乎非要回屍首不可。

佃農道：「他們要回屍首，不過，他們知道，我們昨夜有人探過他們營地。」

「他們怎知？」

那佃工問了一次，便道：「有一個半醉的族人看見，開始以爲是鬼魅。」

凌霄道：「不要多問，把屍首交給他們算了。」

佃農道：「他反問我們莊中有何人死亡。」

凌天志道：「那不關他們的事。」

凌霄也覺得這些事與他們無關，也不想他們過問。

那佃工忽道：「他問我們，是否有位姑娘死了？」

敖世傑連忙道：「問他怎麼知道？」

佃工問了，回首對敖世傑道：「他們有一個族人，五天之前，看見一位漢族姑娘被人射死了。」

「射死了？」

「用箭射死的。」

「那人呢？」

佃工細問一番。

但凌天志已上前，對佃工道：「這些人胡說八道，把屍體交給他們，叫他們走好了。」

「世侄，我看他們沒有理由說謊話。」

佃工道：「那個族人，昨夜大醉，醉至而今還未醒，不過，他告訴我們，他並不是想藉這件事與我們修好，他只想讓我們知道，他們族人並沒有害過我們漢人。」

敖世傑道：「可找他那族人作證？」

佃工問了，道：「可以！」

凌天志道：「敖世伯，這些人胡說八道，千萬不要相信，他只是想我們放了他的人，又想誘我們入他們的營地，好作復仇。」

敖世傑却並不如此想。

他知道要爲女兒復仇，小小的線索也不能放過。

敖世傑問：「什麼時候可找到那人？」

佃工問了一會，回首道：「再過幾天，當他們弄好了這個他們族人中要犯之後，你可以隨時去找他。」

「怎知是那人？」

「他說那是他們全族人之中，最矮小一個，名字叫特芙，意思是侏儒，你只要到他們營中，一定可以找到這人，一切他才淸楚。」

凌天志聽了，心中十分震駭。

假若這特芙眞的見過自己，這豈不是一切眞相都要暴露了出來，自己是兇手的事就不能再掩蓋。

他怎能面對父母，更不能面對敖伯父母。

也不能面對敖子佳。

如果他知道，是他殺死了他的妹妹，不知道他會怎樣，他定立刻殺死自己。

這時，那具屍首已搬了出來。

黑豹胡人見是屍體，有點岔恨，但情形已至此，他似乎知道再無辦法。

那黑豹胡人吩咐手下收了屍體，又向凌莊主說了一番話。

那佃農翻譯道：「莊主，他說這一場打鬥，純粹是一場誤會，他不想再無端惹下仇恨。」

凌霄道：「你對他說，五日之後，我們自然會親來拜訪他們，找出那人細問一番。」

黑豹胡人高舉了雙手，然後慢慢退却。

衆人也隨着凌霄與敖世傑走回莊內。

凌霄向陳一、李二與張三，吩咐他們小心戒備，因爲害怕他們因爲他們族人被殺死，記仇在心，或許會無端又再來攻一次。

衆工頭都回去佈置。

凌霄與敖世傑入內，敖子佳扶了凌天志入內，因爲他身體有些受傷。

然後，他再回大廳，與父親一起談論爲妹報仇之事。

敖子佳自小與這位妹子一起，感情非常好，這次與父母同來這邊塞之地，知道生活將不如中原的美好，但他妹子仍認爲在偏遠之地練功，武藝定然會更快進展。

可惜，話猶在耳，人已不在。

他決定，無論千辛萬苦，也要爲妹子報仇。

凌霄與敖世傑正在談論。

他們見敖子佳進來。

敖世傑問：「世侄沒有什麼事了？」

「沒有，有的只是皮外之傷，假若那胡人眞的一掌打下，他的內臟一定會受重傷。」

凌霄道：「是的，那胡人總算是手下留情。」

敖子佳道：「看來那些胡人，並不一定如我們想像中那麼蠻不講理。」

敖子佳道：「我們什麼時候起程找那特芙？」

凌霄道：「待過了幾天，我們才起程，這幾天我們仍然要好好佈防一下，我只是擔心他們引我們去了，他們大舉攻來。」

敖世傑道：「是的，小心駛得萬年船。」

凌霄道：「我也與你們一起同往。」

忽然，外面傳來一些聲響。

「什麼人？」

他們都覺得似有人在外面一閃。

敖子佳首先竄身出外，並沒有見到什麼，他只道：「可能是一隻貓。」

他們並不以爲意。

敖子佳回到房裏，他一直是與凌天志同在一房。

當他回到房內，只見凌天志的被鋪有些凌亂，他似乎是起過床似的。

敖子佳輕聲道：「天志，你怎麼了？」

凌天志道：「沒有什麼？」

「你好好安睡，我以後還要你幫手。」

「幫什麼？」

「當然是去找殺死我妹妹的兇手。」

凌天志沒有立即回答。

「你不幫我？」

「不，我一定幫你，我一找到那兇手，我一定要把他碎屍萬段。」

「那好極了，你好好休息，體力才會恢復。」

凌天志那裏能夠好好安睡？

他的腦海整夜都被過去的事所縈繞着，他無法入睡，但他也不敢動。

剛才他去過大廳，偷聽他們所講，幾乎被敖子佳發現，幸好自己快竄一步。

否則……他實在不敢再想下去。

夢中囈語　洩露秘密

後來，他矇矇矓矓的睡着了，卻被那一些胡人所驚醒，他看見一個侏儒，一個非常矮的人，他張大口，把見到的事情說了出來，並且指證他是兇手。

他從惡夢中驚醒過來。

「天志，天志，你說些甚麼？」敖子佳在他的面前搖晃着。

「我……我沒有說……」

「你說，你見到了……那位突然竄出來的姑娘……那姑娘死了……死了……」敖子佳重覆着。

「我這麼說？」凌天志道。

敖子佳卻笑了起來，道：「你開口說夢話，夢中你也是記着我妹妹的事……」敖子佳卻是非常感動似的，續道：「天志，你暫時把這事放下，當你身體復原之時，我們再從長計議！」

凌天志聽了他這番說話，才放心下來。

雖然自己開口說夢話，但他並沒有懷疑自己，反而以為自己太關心這事，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凌天志仍然有點不放心，問道：「我還說了一些甚麼？你聽到嗎？」

「沒有甚麼……只是斷斷續續的，關於我妹子，你常常重覆着，不關我的事……不關我的事……天志，這事情你太上心了，根本上是不關你的事！」

凌天志知道敖子佳對自己絕沒有懷疑。

他放下了心頭大石，又再睡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又再度從夢中驚醒。

這次他並沒有吵醒敖子佳。

他慢慢的起來，自覺身體非常酸痛。

睡了多天，他的身體相信已經復原，他慢慢的走出了睡房。

他感到肚子非常餓，他不期然的走往廚房。

廚房之內，並沒有人。

外面天氣十分晴朗，雲間露出一輪明月，看來應是夜深的時候。

爐火仍然燒着，上面有些東西在煮着。

他打開來看，是一大鍋粥。

他不理會是甚麼人所煮，一連吃了三大碗。

有食物下肚，他整個人也精神起來，他回到房中，只見敖子佳仍然熟睡。

看他樣子，也是相當疲累。

可能是這幾日，凌家莊上下要小心佈防，害怕那些胡人惡霸又再來攻。

看着敖子佳，凌天志實在難受。

他自幼沒有孩子跟他玩，因此一直沒有一個知心的朋友，可是，敖子佳與他卻是一見如故，兩人是談得非常投契，假若不是這件事，他們應該是一雙好朋友。

然而，事情竟是這樣，實在是天意弄人。

他又臥在床上，輾轉反側。

忽然，凌天志有這一個想法：「去胡人惡霸處，先下手為強，殺了那個侏儒，那豈不是以後也再沒有人知道這事，我仍然可以成為敖子佳的好朋友？」

這個想法更令他睡不着。

他坐了起來，伸展一下四肢，並沒有異樣，他悄悄的換上了夜行衣服。

他到馬廐找了一匹馬。

馬廐之中，有人守衛，但那人認得是凌少爺，問道：「少爺，你要馬匹？」

「你在這個時候仍守在這裏？」凌天志問。

「是的，凌少爺，這幾天，莊主害怕那些胡人惡霸來攻，因此日夜也不鬆懈……少爺，這麼晚了，你也應該休息休息！」

凌天志道：「不，我休息了多天，我也想騎馬，在田莊之內走一個圈，看看衆兄弟是否緊守崗位！」

「好極……」那人為他牽了馬匹。

凌天志上馬，他感到有些暈眩。

不過，他仍然安穩的坐了上去。

他一直出到農莊大門。

這裏守衛更是森嚴。

「少爺？」壯年漢子問。

「是的，我想出外看看。」

「少爺，這個時候？已是很晚了！」

「我正要趁這機會，巡視一下農莊一帶，以免胡人惡霸有機可乘！」

凌天志是凌家莊少莊主，他們當然不能阻撓，他出了農莊，一直向前跑去。

他對附近路途十分熟悉，為了盡快到達胡人惡霸的營地，他抄了幾段小路。

這樣他可以省回很多時間。

當胡人惡霸的營地在望的時候，已接近天亮，他又再跑近，在附近繫了馬匹。

他在營地之前，發覺胡人守衛也加強了。

上次他來之時，是如出入無人之境，不過，這次，他也看到幾個胡人守在營地大門之前。

因近天亮，他們都睡着了。

凌天志躍上了營地前一棵大樹

，借着樹枝的力量，盪鞦韆般盪入了營內。

那幾個睡着的守衛，竟是懵然不知。

營地之內，滿佈了營房。

左一個，右一個，全是烏燈瞎火。

那個侏儒究竟在那一個營房之內？

凌天志躊躇起來，怎麼找？

逐一個營房去看？那不單費時失事，而且容易被人發覺，那時自己一定沒命。

會囚在上面那地方？不會的，那人並不是個囚犯，沒有理由是被囚禁着。

在來這裏之前，他完全沒有想到這些問題。

他只是想找到那侏儒，一刀刺下，讓他永遠不能在人前說話，也永遠不能指證他。

不過，來到這裏，卻急而無辦法。

忽然，有兩個胡人正在下面巡梭。

凌天志心生一計。

他拍拍錦囊，有足夠的暗器，他一定要其中一人為他帶路找侏儒。

他首先向一個營房的帳幕，發出一顆鐵蓮子，「蓬」的一聲。

那兩個胡人呆着，抽出了佩刀戒備。

他們說了幾句，便分頭而行，這正合凌天志的心意，他先跟着其中一個。

當他們各轉了一個彎角，凌天志又再射出一顆鐵蓮子，那胡人當然不敢動。

凌天志道：「我要找侏儒。」

那胡人望着他，一臉茫然。

這時，他才記起，這些胡人不懂他的話，這怎能叫他去找侏儒？

他根本不明白，殺了他也是不明白。

忽然，凌天志作了一下手勢。

一個非常矮的手勢。

那胡人開始並不明白，但漸漸他已領會。

「帶我找他！」凌天志一邊說，一邊作了手勢。

那胡人不斷點頭，口中依依呀呀。

凌天志用刀背指在他的頸上，他又不敢再多發出聲音，那胡人帶着他，一直往一個小小的營房。

那胡人指着裏面。

大概是那侏儒居住在此。

凌天志一手推了他在前，以作擋箭牌。

那營房並沒有鎖，一推即入。

營房之內，並沒有床，地上躺了五個人，五個都是身體十分矮小的人。

他本來以為是只有一個侏儒，可是，眼前卻是五個熟睡的侏儒。

難道真的五個人都殺了？

有殺錯，不能錯過？

凌天志道：「那一個是看見我的？」

胡人當然不明白，而這一句話，也無法用手勢表示出來的。

一時之間，凌天志真不知如何是好。

他想了一會，自言自語道：「殺！」

他本來是個非常良善的人，可是，碰上這個難題，他竟然變得如此兇狠。

一殺便殺五個人？他有些猶豫。

這一猶豫，便給了那胡人一個大好的機會，他猛力向後一推。

凌天志沒有防備，他會在刀背威脅之下，仍有此一着，竟然被推跌了。

那胡人一躍，跳入了那五個侏儒之中。

五個侏儒驚醒，大叫。

那胡人咕嚕咕嚕說了幾句話，五個侏儒已齊齊圍着凌天志。

他們手中也有刀，刀光一閃，五人齊攻。

凌天志拔出了佩劍。

這五個侏儒雖然是矮小，但身手靈活，而且似是合作純熟，圍攻凌天志，使他無從離開。

這時，外面已有了人聲。

看來事情已敗露了，凌天志而今只望脫身，那五個侏儒卻並不肯放過他。

他屢晃虛招，希望能有一缺口，可以逃去。

但五個侏儒洞悉他的詭計，他們各佔一方位，緊守之下，密不透風。

忽然，圍着營房的四邊帳幕，自動脫了下來。

只見外面已圍滿了人。

外邊的是一支一支的火把，近營房的，個個都是鋼刀在手。

凌天志知道，今日可能再無生命逃離。

他咬了一下嘴唇，心中想：殺一個便是多賺一個，他的佩劍使出，招招凌厲。

其中一個侏儒閃開，可是，凌天志這時劍法已是大變，他不再防守，招招是殺着。

他是空門大開。

其中一個侏儒看準了他的漏洞，一刀削去。

這一削便攔腰削中了凌天志，衣衫裂開之後，並帶着了一些鮮血。

凌天志中刀，不但沒有膽怯下來，反而更是劍招凌厲，追殺侏

儒。

他已下決心，自己死並不要緊，一定要殺了這五個侏儒，就算自己死了，也要保留這個秘密——他殺死那位敖姑娘的秘密。

他又再受另一刀傷。

兩個侏儒亦已躺在地下。

其他的人開始攻上。

但那三個侏儒喝止，似乎是要親手為他們兄弟報仇，那才甘心。

凌天志那種拚死的打法，使他本來已是十分厲害的劍法，更厲害三分。

一劍刺出，直入了其中一個侏儒胸前，與此同時，他也中了另外一個侏儒一刀。

他感到背後一陣涼快，然後是一陣錐心的痛楚。

這時，圍着的人不再忍耐，一撲而上，眼看凌天志便要死在亂刀之下。

忽然，外面有人狂叫，四邊火光熊熊！

幾百個圍着的胡人，都散了開去。

但圍着凌天志的人並沒有散開，刀劍之下，他的頭腦顯得十分模糊。

他不知甚麼時候，倒了下去。

當他醒來，發覺自己竟在一個人的背上，他拚命張開眼睛，只見那人揮着劍，背着他，在人叢中，正殺開一條血路。

那背着他的人，正是敖子佳！

「子佳……我……」

「你醒了……」他一劍揮出，發出震耳的刀劍碰撞聲音，他勉強再張開眼……

敖子佳一劍拔出，亦殺了兩個胡人。

那邊廂，敖子佳的父親敖世傑亦與一班胡人激鬥，厮殺的聲音，震人心弦。

「我爹……」

「他也來了，正在另一邊……你不用擔心，凌家莊的兄弟快來了……」

忽然，一刀飛下，幾乎削中敖子佳，幸好他側頭一閃，避了過去。

他回手一劍，一人狂叫，倒在血泊之內。

凌天志本想下來，助他一臂之力，那知道，他全身已受了多處刀傷，只覺痛楚非常。

如果不是敖子佳背着他，他根本不能動彈。

不一會，外面聲浪更响。

敖子佳道：「凌家莊的人來了。」

他越戰起勇，背着凌天志，從人羣之中殺了出去，凌天志在模糊之中，看見外面的人互相殘殺，場面十分激烈。

敖子佳不敢惡戰下去，他背着了凌天志，去找馬匹，然後向着荒野逃去。

* * *

原來天亮之時，敖子佳第一個發現不見了凌天志，他走出馬廐。

馬廐內的馬伕上前告訴了他，凌天志已騎馬出外巡梭，敖子佳立時發覺不對。

他去告訴父親，並通知了凌霄。

凌霄最知自己兒子的脾氣，知道凌天志一定是去了胡人惡霸之處。

他們三人立即飛馬而至。

其他凌家莊佃工，也跟着來了。

當他們到達之時，五個侏儒正圍攻凌天志，而凌天志已身受多處刀傷。

敖子佳殺入侏儒重圍，把半昏迷的凌天志負在背上，迅速突圍而出。

他一直奔至一處沒有人跡的地方，才停了下來。

他放下了凌天志。

凌天志所受的傷實在不輕，有幾處傷口仍然汩汩流血。

如果讓血繼續流下去，他會有性命危險。

一定要找一處陰涼的地方，讓他鬆弛的躺下，不能讓他再受震盪。

敖子佳終於找到一個山洞，裏面陰涼，並有小山澗流下，最適宜凌天志養傷。

他安放好凌天志在洞內之後，便走出洞口，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山草葯，可以為他止血。

他也希望找到一些食物，煮一些湯水，使凌天志恢復體力。

止血的山草葯並不容易找到，但小野兔却不難找到，他終於兩樣東西都找了回來。

當他回到山洞口之時，他便聽到了聲音。

他不敢立即入內，恐怕是那些胡人惡霸跟踪而來。

他伏在洞口。

靜心傾聽，却只是有凌天志的聲音，斷斷續續的聲音，敖子佳一步一步走進去。

「是我，是我……我承認是我……」

凌天志躺在地上，口中唸唸有詞，有些可以聽得清楚，有些是含糊一片。

「天志，天志……」

凌天志並不回答他。

敖子佳上前，只見凌天志臉上赤紅，他按一下他的額頭，熱得燙手。

凌天志又道：「我……我是無意的……她突然竄出來……箭已發

出……」

他說了另一些囈語。

「她中了箭……血從箭上流出……我……我殺了她……我實在不想……」

敖子佳靜了下來，細心聽聽他的夢囈。

「我……我不想有人知我殺了人……尤其是一個姑娘……我不想殺人，不想……」

敖子佳突然覺得有些不對勁。

他試圖接口道：「那個姑娘？」

「我不知……後來我知道……」

「是誰？」

「是……敖姑娘……」

那個「敖」字發音低沉，在他喉間透出，並不清楚。

「是敖姑娘，是我妹妹！」

凌天志並沒有回答他，只是重覆着：「我……放火燒了她……沒有人看見……沒有人看見……」

「你燒了她？」

「我不能讓人知道……還有……我又殺了那幾個人……那幾個胡人……」

「胡人？」

「不知是甚麼人……總之我又再殺人……我一錯再錯……我不能再錯下去。」

「你殺了很多人？」

「為了這件事，我殺了很多人……但我實在不想……我實在後悔……」

敖子佳聽到這裏，似乎已聽出了一個模糊的印象。

凌天志無意中殺了一個姑娘。

這姑娘可能便是自己的妹妹，他是無意如此做，但為了掩飾這事，他開始殺人，殺了很多人。

敖子佳望着半昏迷而發出囈語的凌天志。

想不到這個一見如故的好友，竟是自己的殺妹仇人！他在夢囈，他實在不敢肯定。

他想起他的妹妹。

他好像看見含着淚的妹妹，正用哀求的眼光望着他，似要為她報仇似的。

敖子佳心底一陣涼一陣熱。

看着躺在地上的凌天志，他拔出刀來，他說過要把殺死妹妹的兇手，碎屍萬段。

眼前便是這個兇手。

他舉起了刀，正想一刀插下。

忽然，凌天志似是醒來，道：「水……水……」

敖子佳把刀呆在半空。

凌天志道：「你，你在做甚麼？」

「我……」敖子佳放下了刀，道：「我去找些水給你喝！」

他用樹葉，兜了一些水滴下他乾焦的口唇。

凌天志失血很多，臉色十分蒼白。

如果在這個時候，一刀插下，凌天志完全沒有逃離的機會，這個仇實在可以一刀了却。

不過，這對凌天志並不太公平。

因為他可能是因發高熱而亂說而已，這些話應該是算不得準。

也許，事情的眞相與他的夢囈有些出入，不讓他有一個機會坦白，似乎也並不太公平。

敖子佳終於把刀收藏起來。

可是，這一切一切，都看在凌天志眼內。

他身體虛弱，不過，這時他是非常清醒，他明白，敖子佳可能已知道了事實，並且想殺自己。

他眞想他一刀快快下來，這樣可以了却良心受苦，可惜他並沒有。

他實在想死，不單想彌補罪過，而且身上的痛楚，也使他想得到一個快捷的解決。

但敖子佳並沒有下手。

他反而退了出去。

凌天志又開始昏昏迷迷的睡，在睡夢之中，他忽寒忽熱，一時是被敖姑娘進逼，一時又被胡人惡霸追殺……

可是，當他睜開眼睛，眼前却是寧靜一片。

並且有陣肉香傳來。

凌天志伸開雙手，勉強可以伸了一個懶腰。

敖子佳捧了一碗湯進來。

「天志，你醒了？」

凌天志慢慢起來，道：「我睡了多久？」

「兩天兩夜了！」

「我怎麼了？」凌天志試探道。

「沒有甚麼，你失血多，身體一定非常疲倦，你試試我熬的這肉湯……」

凌天志想坐起來。

敖子佳放下肉湯，扶了他起來。

凌天志心下納罕，敖子佳並沒有恨他的意思。

「你喝一口！」

凌天志輕輕啜一口，那肉湯像山珍海錯般。他再一口氣喝了幾口。

敖子佳道：「你慢慢喝，我外面還有！」

他喝完了之後，又再問：「我在發熱昏倒其間，有沒有說過甚麼？」

「沒有……有也只是一兩個字，我不知你在說些甚麼！你不用擔心，好好養傷，痊癒了再說。」

凌天志實在不明白，為甚麼他不會惱怒？

他喝完之後，又躺了下來。

他那日醒了之後，是親眼看見

敖子佳拿起刀來，要一刀插下他的胸膛。

但他沒有。

而今他仍然是那麼友善，他的葫蘆裡究竟賣些甚麼葯？其中有何陰謀？

凌天志在胡思亂想。

不過，他的身上的傷口仍然有痛楚，因此，他不再多言，轉眼之間，又沉沉睡去。

他不擔心敖子佳會在他夢中殺死他，他大有機會在任何時間內殺死他，他沒有下手，自然有他的道理。

難道他果眞等待自己痊癒？

假若眞有一天，自己又如何去面對這個好友，去解釋這一連串的事情？

他不知道，他更不敢想下去。

凌天志醒來，便有肉湯。

敖子佳一直服侍着他，不在的時候，他便是往外面打獵去。

一直過了五日。

凌天志的病其實是好了七七八八，不過，他仍然假裝不能起床，神智不十分清醒。

敖子佳也沒有懷疑，仍然爲他煮肉湯，也替他換身上一些葯。

第七天，凌天志知道自己已完全恢復，他趁敖子佳不在的時候，下床走動，活動筋骨。

一切都正常，只是那些傷口仍有些痛，但已不礙事。

他想：「假若敖子佳在這個時候回來，一定會再質問自己，那時，自己如何作答？他對自己是個大恩人，而自己却是他的大仇人？」

他內心很惆悵。

忽然，他想一走了之，是的，一走了之。

他匆匆穿上一件外衣，那可能是敖子佳留下的。

他走出山洞，聽見不遠之處，有馬嘶聲。

凌天志跑了過去，他那匹馬仍在，他走上前去，拍拍馬頭，那馬似乎仍然認得他。

他跳上了馬。

馬兒沒有受他韁繩所控，自己便開步跑。

他也樂得讓馬兒跑，他心下並沒有目的地，他只想離開這裏一切，不見所有他認識的人。

他半躺在馬背之上，任由馬兒跑。

他不知跑了多久。

馬在一個湖邊停了下來。

* * *

當敖子佳回到山洞，不見了凌天志，他便知道他已走了，他恨自己的柔弱，下不了決心。

他策馬去找，找了半天，完全沒有凌天志的踪影。

他又回到山洞，希望他會回來。

當他一回來，他便要好好質問他，如果他果眞是殺死妹妹的兇手，他無論如何，也要一刀殺死他，以慰妹妹在天之靈。

他等着，等着，凌天志當然沒有回來。

凌天志不敢回來，這是明顯的表示，他是畏罪，不敢來面對自己。

他非常後悔，竟然一直把他當作一個推心置腹的朋友，他看錯了人。

最後，他收拾了所有東西，趕回凌家莊。

當他一回到凌家莊門，便有人迎上來，佃工道：「敖少爺，你到那裏去了，我們整個山莊的人都在找你，找了十多天！」

敖子佳沒有答話。

這時，他的父母與凌霄聽了通傳，一起跑出來迎接他，他的母親看見失踪了十多天的兒子，忍不住上前，擁着他抱頭痛哭。

敖夫人哭道：「我還以爲你又是像你妹妹一般，一去便不回來了！」

敖子佳道：「娘，我怎會如此？」

敖世傑也道：「子佳，你究竟去了那裏？天志呢？他不是與你在一起的嗎？」

凌霄也問道：「天志呢？」

敖子佳道：「他走了。」

「走了？」

「往那裏走？」

敖子佳道：「這事說來話長……」

敖世傑道：「我們進內再說！」

衆佃工件了他們入大廳，然後預備飯菜，爲這位敖少爺壓驚。

他們分別坐在大廳的太師椅上。

敖子佳道：「我與凌天志在西邊的一個山洞內，過了十天，因爲他受了極重的刀傷！」

「爲甚麼不回來？」

「因爲我害怕移動，會令他身體更加受損。」

凌霄問：「他好了沒有？」

「好了，否則他怎能離開！」

凌霄實在不明白，有些氣惱道：「他離開，他爲甚麼要離開？」

「因爲他是殺死我妹妹的兇手！」

這話一出，三人都非常愕然。

敖世傑道：「子佳，你這話怎說？」

敖子佳道：「當他受了重傷之時，口中發出囈語，我在斷斷續續的夢話之中，發覺了他才是殺死我妹妹的兇手……他是用箭射死她的……」

他哭着。

凌霄道：「子佳，你能否證實？」

敖世傑也道：「子佳，夢囈不能作準！」

「是的，我也是像你們所想。」

敖夫人道：「子佳，你把整件事情說一遍！」

「好的！」

於是敖子佳便把他從胡人惡霸的營地，救了凌天志出來，爲了避免胡人追踪，沒有直接回來凌家莊，然後在山洞爲他療傷的經過，一一細述。

衆人聽了以後，默然不語。

敖子佳道：「我也知道，夢囈作不得準，否則，當日他仍躺着的時候，我便一刀了結他的生命！」

「你爲甚麼不？」敖夫人畢竟是愛女心切。

「我只是希望，他傷勢好轉之後，才正式問他，那知道他早已洞悉一切，並懷疑我知道了眞相。」

「凌莊主，請恕我冒犯，我一直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天志一直都搶先爲我們殺敵！」

敖子佳道：「是的，當他一知道胡人惡霸那邊，有些風聲是有關我妹子的，他便是第一個去探查！」

「他殺死了那個會說漢語的胡人！」

「他要偷襲胡人惡霸，找出那個侏儒，目的不在問他們口供，而是目的在毀滅他們的口供！」

「還有，他這次一走了之，無疑是表明心跡，承認了他的罪孽！」

凌霄聽了，也知道這件事一定與自己兒子有重大的關連，否則他沒有理由，連家也不敢回來。

敖夫人聽了，不斷地落淚。

她知道自己丈夫與凌霄是八拜之交，而且，他們舉家來此，也是投靠他，可是却發生了這樣的事。

她忽然站了起來，向她相公道：「相公，這事一切都由你決定！」

「娘，你沒有甚麼？」

敖夫人搖搖了頭。

敖世傑道：「子佳，你先陪你娘親去休息！」

敖子佳陪着敖夫人離開。

大廳之內，只留下凌霄與敖世傑兩人。

他們都沒有出聲，大廳內的氣氛非常沉悶。

終於，凌霄打開了沉默，道：「世傑兄，這事我也不知如何說好！」

「我明白你的爲難，一切都不關你的事！」

「不，如果這事眞的是天志所爲，我一定把他交出來，由你處置！」

敖世傑默然。

凌霄道：「我一直以爲，隱居於此，與草原牛羣爲伴，便可以擺脫江湖之事。」

「我也是如此，不過……」

敖世傑也實在不知如何是好，一個是自己的女兒，一個是生死之交的兒子。

他想了一會，道：「凌兄，這事還是要先找天志回來，大家說淸楚，才作決定。」

凌霄道：「是的，最重要還是找他回來！我首先派出人手，在方圓五百里之內找他回來，我看他也不會走到那裏去的！」

「他會不會走入中原？」

「我想他是在這地方長大，他不能適應中原的生活，不過，無論如何，先在附近找找看。」

敖子佳已換過了衣裳，走出大廳，知道了他們的決定，也沒有多言。

凌霄召集了衆佃工前來，他吩咐了陳一、李二與張三三人，把手下分作三組，往三個方向分頭去找。

三人領命，分頭而去。

凌霄道：「我們三人，也分別去找。」

敖世傑道：「好的……」

凌霄道：「你信不過我？」

「不，」他頓了一頓，才道：「這件事我們無論如何也需要解決的！」

敖子佳道：「我會自己去找，我一向與天志十分投契，他喜歡躲藏的地方，我會知道！」

事情便這樣決定。

凌夫人一直沒有出大廳，因爲她有病在身，不過，她的侍婢早已把凌天志的事告訴了她，她一直非常擔心，等待她的丈夫進來。

凌霄滿懷心事的進來。

凌夫人道：「你相信這事是天志所爲？」

凌霄愕然，道：「你知道了這事？」

「當然知道。」

「既然知道，你也明白！」

凌夫人道：「我不相信天志會殺人！」

「爲甚麼？」

「他一直那麼乖巧孝順，他平日也不是一個暴躁、蠻不講理的人！」

「他是你的兒子，你才會這麼說！」

「他不是你的兒子？」

凌霄道：「夫人，你一向明白我的性格，無論這件事是否天志所爲，我一定要把他找出來，問個明白！」

「如果眞是他做？」

「那便要交與敖世傑處置！」

夫人聽了，哭起來。

「你哭甚麼?」

「難道你忘記了，他是我們唯一的香火繼承人?」

「那又如何?」

夫人無言以對。

凌霄道:「他是大丈夫，好漢子的話，他一定要面對這事實!」

凌霄這話，已表明了他的心跡。

凌夫人明白，她的丈夫個性耿直，以往在江湖的日子，也是因爲這樣的性子，而無端樹立很多仇敵。

他們之所以來這塞外避世，也與此有關。

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她知道再勸他下去，也是無益，反而增加怨憤。

她不再說話，下了床去。

「夫人，你往那裏去?」

「沒有甚麼……我聽了這件事，心裏一直非常不安，心頭十分翳悶，我想到花園處走走!」

凌霄道:「我陪你走!」

「不用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凌夫人來到花園，但她並沒有找她的侍婢，也沒有在花園中流連。

她一直往傭僕的住所而去。

凌天志的僮僕凌遠正在他自己的小房間內發呆。

忽然，有人敲門。

他望出去，赫然是凌夫人。

他連忙出去，道:「夫人找小人?」

夫人道:「你可有空?」

「有。」

夫人道:「你跟我來!」

他們一直到了花園處，那時天已入黑，四野無人，夫人道:「凌遠，你知道少爺沒有回來?」

「我知道。」

「你知道他爲甚麼不回來?」

「我不知道!」

「他們說他是畏罪，不敢回來。」

凌遠沒有作聲。

「你相信他是畏罪?」

凌遠依然沒有作聲。

「你一直是跟着少爺的，你一定知道這事情的眞相，少爺是否……」

「我不知道!」

「你怎會不知道?」夫人厲聲道。

「我……我……不能說!」

夫人心頭一震，這話很明顯是他知道事情眞相，只不過是不說而已。

「少爺殺了人?」

凌遠倒是忠心，一言不發。

「你不說反而使我歡喜，你連我也不說，那麼，甚麼人再問你，也不會說。」

凌遠搖搖頭。

「假若敖家的人找到了少爺，你以爲他們會怎樣?」

「他們會殺死少爺。」

「假若莊主找到呢?」

「我不知道!」

「你跟了我們不少日子，難道你沒有感覺?」

「有，老爺爲人正義，他也會……」

「是的，你說得對，不過，你想少爺死嗎?」

「當然不想，」他頓了一頓，道:「少爺究竟在那裏，你知道嗎?」

「如果我知道，我也不用來找你!」

「夫人有甚麼吩咐?」

「你也去找少爺，你跟了少爺這麼多年，你一定明白他的心事，你去找一定是事半功倍!」

「我現在便去。」

「不，我不想其他人注意你，不過，我告訴你，你找到了少爺，千萬不要叫他回來!」

「應該怎樣?」

「叫他遠走高飛，往天涯海角也好，但千萬不能回來凌家莊!」

「是的!」

「最好是入中原，中原這麼大，再沒有人那麼輕易找到他的!」

「是的。」

夫人從身上拿了一包銀票出來。

「入中原，或往其他地方，需要銀錢，這一包銀票，你先拿着!」

凌遠接了過來，他立時感到自己責任重大。

夫人又道:「少爺是我們凌家唯一繼承人，有甚麼錯失，你我也擔當不起!」

「是的!」

夫人不再說話，離開了花園。

凌遠拿着那些銀兩，呆了一會，才回到自己的寢室，那晚他並沒有好好的睡過。

翌日，佃工已分派好了人馬，往三個不同的方向搜索，凌遠本來也是預算跟隨陳一的，但而今他有另外任務，借故說身體不適，並沒有隨隊而去。

凌霄也自己上馬出發。

敖世傑與兒子敖子佳一同上路。

凌遠在他們出發之後，也找了一匹馬上路，他心目中並沒有甚麼地方，可以找到凌天志。

其實，凌遠一直爲凌天志擔心，因爲他是最清楚明白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可是，他却無法跟任何一個人說。

特別是凌天志與敖子佳夜探胡人惡霸營地之後，失了踪影，他更加擔心。

他曾經試過出外找少爺，却毫無頭緒，走遍了草原，也是無迹可尋。

忽然，他騎的馬作了一個人立。

他在胡思亂想，幾乎被拋了下馬，他立時緊勒韁繩，不過馬匹似乎不受控制。

凌遠開始的時候很驚，唯一的辦法，是讓他自己去跑，他慢慢放鬆韁繩。

馬越跑越快。

凌遠任由牠跑，馬兒似乎是有一個目的地，那是湖邊，平日凌遠有很多時間，與凌天志來這湖邊遊玩。

凌遠忽然有這麼一個想法，難道少爺果眞來了這個湖邊，他眞的躲在這裏?

馬越跑越快，也越來越接近湖泊。

忽然，他又聽見了馬嘶聲。

他自己的馬也回應了一聲，看來這匹馬是找到牠相熟的一匹馬?

換句話說，豈不是可能找着了凌天志?

因爲凌天志的馬匹一定來自凌家馬廐，自己的馬也是凌家的。

那一定是凌天志也在附近。

凌遠不用催促，馬匹也加快了腳步。

不一會，湖泊已清楚在眼前，而湖前更有馬一匹，那匹馬一見凌遠的馬，也便跑來。

凌遠下了馬。

兩匹馬互相用頸相磨，牠們果然相熟的。

湖的近岸，滿是碎石。

凌遠叫道:「少爺!」

沒有回首，他又再叫，仍然是沒有回聲。

凌遠心想，他是個被追踪的人，沒有理由這樣被人叫了兩聲便走出來。

他走上一塊大石之上，向前遠眺。

這湖泊是一個內湖，這裏是非常平靜，但外面却是一條河流，河水是非常湍急。

他又再叫了幾聲。

忽然，在碎石灘頭處，似有人影晃動。

凌遠迅速躍過石灘，半攀半爬，半走半躍的過了那些石灘，向人影而去。

那人影並沒有因他來而離去。

他已經可以看到了凌天志的人影。

「少爺!」

凌天志也跑近了一點。

「是你……」凌天志叫道:「我其實一早便知是你!」

「爲甚麼?」

「因爲這湖泊是我們以前常來的地方，而且這地方靠近胡人惡霸的營地，暫時來說，凌家莊的人來追踪，也不會來此地!」

「你不害怕胡人?」

「胡人也不會，因爲這地方險峻，週圍並沒有樹木遮擋，他們最害怕這些地方!」

「因爲胡人不會來，凌家莊的人也不會來，你才來這裏暫避!」

「是的，爲甚麼你會來?」

凌遠道:「也不是我想來，是那匹馬帶我來的!」

凌天志道:「啊，那兩匹馬那麼好，對，牠們是一對母子，你騎的那匹馬，只是個小孩子!」

果然，兩匹馬一大一小，相映成趣。

凌遠問:「你暫躲在這裏?」

「是的。」

「但這地方沒有甚麼遮擋，很容易被人發現!」

「我知，我只是暫時住下來，我打算從水路離開，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水路?」

「是的，我正在想辦法做一隻小船，你來了，也可以幫我?」

「可以。」

凌天志道:「他們也叫你捉我回去?」

凌遠不知怎樣回答。

凌天志道:「我知道你不會，不要再在這地方說話，跟我來!」

凌天志領路，他們走過了一小段石灘，來到一塊大石之後，那裏竟有一個石洞。

石洞對開，是另一邊的湖泊。

那水邊已有了一些樹幹，看來凌天志已經動手做船，希望可從水路離開。

他們進入了石洞。

石洞內出乎意料之外的乾爽，當中有一個熄了的火種，那是凌天志每天所吃的來源。

地上有很多魚骨，這湖泊盛產魚類，每天所吃的，看來並沒有多大問題。

凌天志道:「你隨便坐下。」

凌遠坐在地上。

凌天志問:「他們都在找我?」

「是的。」

「我爹要怎樣對待我?」

「你明知你爹爹的脾氣。」

「是的，也是這原因，我不敢不走，如果我被他抓着，他一定把我交給敖世伯，他不會放過我，我是殺死了他的唯一心肝寶貝女兒的兇手!」

「你不是故意的。」

「你可以接受我這個解釋嗎?如果你是那位姑娘的父親，你會原諒我嗎?」

凌遠搖搖了頭。

凌天志道：「我知道，他們父子可以放過我，敖夫人也不肯。」

凌遠從懷裏拿出那些銀兩，交給凌天志。

凌天志道：「誰的？」

「你娘親叫我交給你的。」

「娘親，她怎麼說？」

「她叫我來找你，找到你之後，叫你立刻遠離此地，最好是入中原！」

凌天志想起了母親，也有一點黯然，他接過了銀兩，有足夠的銀兩，的確是較易上路。

「凌遠，你想跟我走嗎？」

凌遠沒有出聲。

「你要明白，逃亡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你不想去，我也不會勉强你！」

「不，怎樣難受，我也要跟着你！」

「爲甚麼？你不喜歡可以回去！」

「不，你自小便對我像兄弟一般，你有困難，我一定幫你的！」

凌天志望着凌遠，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他離開了凌家莊多日，那種孤淒寂寞的感覺並不好受。

他握着凌遠的手。

凌遠道：「好，我們開始！」

他們出了洞外，凌天志正想把幾條樹幹用藤蔓紮在一起，可是，因爲昨日只得自己一個人，並不能紮得好，而今有了凌遠的幫手，做起來比較容易，也較爲紮實。

兩人一直做到下午。

他們已紮好了一個木排，放下水中，浮力非常好，凌天志又用一些乾草，織了一塊草蓆。

用乾草織蓆，是他們兒時玩的遊戲之一，想不到這時却用得着。

兩人合力織了一大塊，是用作帆，希望可以利用一下風力，減少虛耗體力。

然後，他們各持了一支尖竹，乘那木排，往湖中央插魚，作爲晚餐。

當他們下水的時候，天氣仍然非常好，可是，當他們來到湖中，天色開始暗了下來。

一片烏雲蓋住了陽光。

然後，突然一陣旱天雷，天上便洒下了一陣雨。

雨下了後不久，風又加大。

凌遠竟然叫了起來。

「甚麼事？」

他還沒有說完，他自己也叫了起來！

原來天上洒下的，不再是雨，而是一顆一顆的石子般的東西，墜在他們頭上，使他們叫起來。

那不是雨，而是冰雹。

一顆一顆的打下來，他們避無可避。

而水流這時也開始變急，一陣狂風吹來，他們的木排已不受他們控制。

凌天志道：「小心！」

凌遠小心抓緊木排，風越急，水流更急。

他們不能再坐在木排之上，而是趴了下來，半趴着，不讓動盪的木排擺動而拋他們下去。

最令他們害怕的是，木排並非向湖邊而去，而是一直飄向湖心，再飄出些的話，那便是入了外面的河流。

外面河流的水比起湖內，更爲湍急。

如果被衝出湖，他們更加無可自救。

可是，冰雹已停，雨水又下，兩人身體盡濕，而風力與水力已把他們衝至外河處。

兩人在木排上，根本無法控制一切。

凌天志道：「這次我們死定了！」

凌遠也是十分驚怕，叫道：

「小心！」

木排已被衝入了河流，木排順着河水，向南邊而去。

兩人已抱着必死的決心。

木排迅速的向着下游而去，忽然河水激起，他們的木排便撞向一塊大石之上。

木排立時散了。

他們兩人，各抱一條樹幹，順流而下。

忽然，凌天志看到一隻船，不，不是船，而是一隻獨木舟似的東西。

這東西並非漢人慣用的獨木舟，而是胡人所用，這獨木舟兩頭都是尖的。

不過，獨木舟却翻了。

凌天志趁那獨木舟浮過，一手抓着它，然後一個翻身，那獨木舟極爲輕巧，也跟着他翻了過來，他一縱身，上了那艘滿是水的獨木舟。

獨木舟仍是半浮，他用雙掌，把部份水掬了出來，而凌遠在那邊大叫：「救命！救命！」

凌天志迅速伏在獨木舟之上，以雙手作槳，划向凌遠處。

水流衝激得非常厲害。

當獨木舟一近，凌遠又被衝去。

終於，他抓住了一塊尖石，凌天志把獨木舟划向他，一手扶了他，讓他翻身上了獨木舟。

凌遠上了獨木舟，凌天志才鬆了一口氣。

「你沒有事？」

凌遠搖搖了頭，並沒有回答，看來他滿肚子是水，身體極端疲乏。

忽然，凌天志又看見了水中有

黑色的東西在飄浮着，那是一束頭髮！

這獨木舟不會無端的出現，一定是有人擁有，而那主人——那束頭髮便是這獨木舟的主人？

無論甚麼人也好，也應該把他救了上來再說！

凌天志又再用雙手作槳，拚命的划向那束頭髮，水勢依然十分湍急，不過，凌天志有了救凌遠的經驗，也懂得了獨木舟的性能，這次稍爲容易。

不過，當他的獨木舟接近那束頭髮，水面突然起了一個漩渦，漩渦有下捲的力量。

那束頭髮也似快被捲下去。

他們的獨木舟也開始旋轉。

凌天志根本已無法控制，大叫道：「凌遠，你可以幫一下手嗎？」

凌遠奮力，叫道：「我很暈……」

「你試一下，穩定船身。」

凌遠用雙手猛划河水，船身並沒有穩定下來，但却可以讓凌天志試圖拉起那束頭髮。

他試了幾次，仍不成功。

凌遠的神智似乎已恢復，他叫道：「是個人，快……快，快撈起他！」

凌天志把身體向前伸出了一些，這樣他可以更有效的使用身體的力量。

他一手抓去，已抓着那把頭髮，然後一抽。

這一抽已盡了力。

可是，由於他的身體已傾向前，這一用力，幾乎自己也被拖進水裏。

幸好凌遠也手急眼快，一把拖着了他。

凌天志用力再拉，那人已被拉了上來。

這一番搏鬥，使凌天志雙手發軟，他拖了那人上來之後，也不多望一眼，便伏在舟中休息。

凌遠忽然叫道：「少爺，是個女人！」

凌天志聽了，好奇地回首一望，被救上來那束長頭髮的主人，竟然是個姑娘！

那姑娘已是昏迷。

這時，他們的獨木舟已離開那個漩渦。

凌遠道：「快救救她，否則她會……」

凌天志翻過了身，坐了起來，雙手拍向那姑娘的背部，那姑娘吐了一大口水出來。

他摸一摸她的手腳，只覺她全身冰冷。

凌天志道：「河水已沒有這麼急了，我們先找一處地方靠岸！」

兩人合力，終於在一處淺灘上岸。

上了岸之後，他們合力抬了那姑娘，凌天志再用雙手壓向姑娘的背，使她吐出水來。

她嘔了很多水。

一會，她已有知覺，道：

「哦……」

她所說的話，兩人都聽不懂。

凌天志道：「你想說甚麼？」

那姑娘看着他，又說了一連串但斷斷續續的話，可惜他半隻字也不能聽懂。

凌天志道：「你聽到她說甚麼嗎？」

凌遠也搖搖了頭。

凌天志道：「姑娘，妳不用擔心，先休息一下。」

這時，天已漸黑，風吹過來，有些寒意，加上他們衣衫盡濕，更是寒氣逼人。

凌天志道：「你小心看着這位姑娘，我去看看有沒有地方可以暫時歇息。」

凌遠道：「少爺，不要走得太遠！」

凌天志走上石灘，再走近一個小樹林，赫然發現一間小茅屋。

這茅屋的形狀，與中原族人所建的並不是一樣，那是一間圓圓的小屋。

凌天志自小便在這草原長大，也熟知附近那些胡人的生活習慣，他一看這茅屋，便知道這是胡人所建，因爲這種形式的茅屋，並不適合漢人。

胡人本是遊牧民族，他們並不習慣定居下來，就像胡人惡霸那些人，他們雖已定居下來，但一切都佈置照舊，一說要走便可以走的。

他的爹爹也曾經告訴過他，這種茅屋千萬不要走近，因爲裏面可能有些機關，會危害性命，另外，如果被胡人發現，進他們的茅屋，他們一定不會放過闖入之人。

他不敢走近。

他轉向另一邊，幸好有個山洞，他決定先把那姑娘抬進去，弄乾衣服，過了這一晚再算。

於是，他轉向了石灘。

當他出了小樹林，已看見那位姑娘已坐了起來，並且與凌遠在指手劃脚。

他迅速的走近。

「少爺，你來了便好，她並不是漢人！」凌遠道。

「是甚麼人？」

「我不知道，但看她樣子，是個胡人！」

凌天志用了一兩句簡單的胡語問道：「你是胡人？」

那姑娘點了點頭。

「爲甚麼……你在河中？」

姑娘忽然笑笑，用漢語道：

「我出來捉魚，不知爲甚麼天氣突然變了……」

兩人聽了，都感到驚奇，道：

「你懂漢語？」

她點點了頭。

凌遠道：「早知便不用跟你指手劃腳，劃了半天，也不知道在說些甚麼！」

姑娘笑了，蒼白的臉孔，配着那高高的鼻子，與一般漢人的女孩，又有不同的美麗。

她打了一個寒噤。

凌天志道：「上面有山洞，我們進去再說，你可以走嗎？」

「可以！」姑娘站了起來，不過，經過這一番在水中掙扎，一時之間，無法站穩。

凌天志扶了她一把，然後讓她試試站穩。

她站穩了之後，雙手抱拳，向凌天志與凌遠道：「兩位大哥，多謝你們救命之恩！」

凌天志道：「你們也懂得恩義？」

「爲甚麼不懂？」姑娘問。

「因爲……」他實在說不出，他當然不能說他們仍是未開化，是野蠻的一族。

「兩位大哥叫甚麼？」姑娘的漢語說得不太好，但他們却明白。

「凌天志！」

「凌遠！」

「你們是來至那邊的凌家莊？」

「是的！」凌天志道：「你怎知有凌家莊？」

「怎會不知？不過，我們過去並不是好朋友！」她頓了一頓，道：「你們後悔救了我？」

凌天志道：「救人怎會後悔？姑娘，你高姓大名？」

那姑娘似乎聽不懂他在說些甚麼。

凌遠道：「我們問妳，妳叫甚麼？」

「我叫翠絲岱！」

「好趣怪的名字！」凌天志道。

翠絲岱接口道：「你的名字也古怪，天知，天知，天甚麼都知！」

凌遠笑了起來。

凌天志道：「不是天知，是天志！」

「知」與「志」兩個字不同，聲音也異，可是，對於這個胡人姑娘，却無法找出不同的地方。

他們進入了樹林。

翠絲岱一見林中那茅屋，便道：「你們不怕沒有東西吃了！」

「爲甚麼？」

「因爲這茅屋內是儲有糧食的！」

「你可以進去？」

「當然可以，這是我們族人的屋，方便來這裏打獵的族人！」

「你是胡人……」

「我是胡人翠絲岱加格！」

「加格？甚麼加格？」凌天志問。

「加格，便是你們漢族的公主！」

「公主？」

「不，我不是皇帝的女兒，只是……只是……」她在一時之間，找不到適當的漢語作爲解釋。

凌天志已明白，她定是胡人惡霸的女兒，這一帶胡人惡霸就像一個山寨王，她自然便像公主一般。

翠絲岱在小茅屋邊找出了一枝竹簽似的東西，把竹簽插入門處，那門便可以推開。

「進來。」

「我們……」凌遠道：「胡人的東西，我們還是不用最好，否則有殺身之禍！」

翠絲岱道：「你們救了我，沒有胡人敢對你們不尊敬的，快進來！」

從外面看來，這圓圓的茅屋，非常狹小，但進到裏面並不太狹窄。

翠絲岱進了裏面，好像回到家中一樣。

她先在一個泥灶上弄了個火，又在茅草牆壁內，拿了一些豬肉出來。

他們把外衣服脫了，讓爐火烘乾，屋中有了火，他們不再覺得寒冷。

不一會，翠絲岱居然可以弄了一些好像是飯，也像是粥的東西出來給他們吃，還有那些臘肉，味道雖不太好，却可飽餐一頓。

翠絲岱道：「你們先去睡，明天天亮，我便通知族人來救我們！」

「救我們？」凌天志道。

「是的，你救了我，我告訴我爹，他一定待你們非常好。」

「我是漢人，而且是凌家莊的人！」

「我看也沒有甚麼關係！我爹爹很好，很愛惜我，我不會讓他對我的恩人有甚麼不敬！」

凌遠輕聲道：「我看明天我們自己走吧！」

凌天志道：「明天再算。」

那夜他們睡得很甜。

天亮之時，凌天志睜開眼睛，却不見了翠絲岱，而凌遠仍然睡得很熟。

「凌遠！」他推了他一把。

凌遠醒來，道：「少爺，我們走吧！」

他們一起走出外面，只見翠絲岱正在茅屋之前，生了一個火，並且用一些茅草，向那火煽去。

火並不猛，但昇起了濃煙。

翠絲岱看見他們出來，道：

「你們醒了，我已弄了一些東西給你們吃，吃完便有人來接我們了！」

「你在弄甚麼？」凌天志問。

「我弄一些煙，族人看到了，便來接我！」

凌天志與凌遠都覺得非常有趣，只見翠絲岱用些茅草壓向火，然後放開，又再壓向火。

這一放一壓，便有一股一股的濃煙升上半空。

這是胡人通訊的方法。

凌遠道：「我們在凌家莊，很多時候，都看到這些一股一股的煙，原來是有用的！」

翠絲岱道：「你們去吃東西！」

兩人進入了屋內，果然已有一些燒熟的臘肉。

不一會，翠絲岱也進入來。

今日所見的翠絲岱，與昨天的完全不同。

她已把頭髮梳好，臉上再不是蒼白一片，而且衣服也弄乾，十分整齊。

翠絲岱望着兩人，道：「我有甚麼好看！」

凌天志忍不住的道：「妳很好看！」

翠絲岱只是微笑的望着他們，反而是凌天志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你的族人來了？」凌遠問。

「不知道，他們還沒有答覆！」

「答覆？怎麼答覆？」

「他們也會弄起一團煙來。」

翠絲岱又走了出去，過了一會，她仍然沒有進來，凌天志與凌遠便一起出去看她。

只見翠絲岱仰高了頭，望着天空。

「還沒有煙升上來？」

「沒有，我看是出了一些問題，我們也不要再等了，你隨我一起回去。」

凌天志道：「不！」

凌遠道：「少爺，如果你不跟這位姑娘去，那你是沒有地方可以立足的。」

「可以去中原！」

凌遠道：「去中原是一個辦法，不過，我想這件事其實你並不是故意的，你一定要與他們解釋清楚！」

凌天志道：「是的，你說得對！逃走也不是辦法，終有一天，我也要面對敖世伯、伯母！」

翠絲岱問道：「你們談些甚麼？」

「你不明白的！」凌天志嘆了一口氣。

翠絲岱道：「我們仍然乘獨木舟回去！」

「你不怕？」

「不，那天只是反常的天氣，以前這一帶河水與湖泊都十分平靜，完全沒有危險！」

凌天志問凌遠道：「你怕嗎？」

「我怕，不過姑娘不怕，我便不怕。」

於是，三人收拾了一些東西，又在茅屋之中找了兩隻木槳，然後又到河灘處。

他們把獨木舟推入河中。

這種獨木舟並不是全用木做的，有大部份是用皮做的，所以有點像浮泡，那些皮在水中，似有自動收縮能力，並不容易入水。

三人坐着獨木舟，順着水勢，一直回到他們先前來的地方。

三天之前，這一帶河水有如翻天覆地那麼厲害，而今却是波平如鏡。

他們很快看到了那個湖。

翠絲岱並沒有划進去，她一直把船划上上游。

不久，他們已看見胡人惡霸的營地。

翠絲岱一直望着那邊，臉上呈現一些憂鬱。

「甚麼事？」凌天志問。

翠絲岱道：「他們一直沒有回覆我的煙，看來營地之中，一定有些問題。」

他們上岸，附近有一羣牛馬，幾個孩子在看牛馬，也在草地上玩耍。

翠絲岱上前，所有的孩子對她都非常恭敬。

他們對翠絲岱說了一些話。

翠絲岱聽了，有些緊張。

她又吩咐幾個較大的孩子，那幾個孩子便走了。

凌天志道：「發生了甚麼事？」

「凌家莊的人來攻！」

「甚麼？」

翠絲岱道：「他們已打了很久。」

這時，三個孩子騎了三匹馬來。

翠絲岱道：「你跟着我回去，他們見了我，自然不會傷害你們。」

翠絲岱一躍上馬，她的騎馬技術非常好。

兩人也上了馬，但這些無鞍的馬，使他們感到非常不舒服，幸好兩匹還馴良，並且跟着翠絲岱走，也不懂他們用甚麼技術來駕馭。

他們走了一會，過了小山坡，便看到更多的幕帳。

開始有人出現，他們都是胡人武士，把守着這個後門重地。

不過，他們見到翠絲岱却十分恭敬，他們也看見凌天志與凌遠，有些戒備，不過，當翠絲岱說了兩句，都對兩人沒有甚麼。

三匹馬經過了兩個關卡之後，已聽見刀劍撞碰之聲。

翠絲岱道：「兩位大哥，我看而今情形，你們現身反爲不便，倒不如你們躲一下。」

兩人沒有異議。

恩怨勾銷 皆大喜歡

翠絲岱帶了他們進入另一個營地。

那裏有一些屋，屋瓦是用木條所搭成，與外圍的營幕又顯然不同。

他們下了馬，跟着翠絲岱進入了其中一間木屋，木屋內非常大。

翠絲岱道：「你們好好休息一下，我一會便來，當他們打完之後，我再帶你們找我父親。」

這木屋之內，其實是一個簡單的家居，甚麼也有。

離開之前，翠絲岱道：「看來我父親與你們還有一些誤會，請你們不要隨便到外邊，我恐怕你們會與我們的人再發生誤會，那時我也很能再作解釋。」

兩人唯唯諾諾，到此地步，他們也再沒有其他辦法。

翠絲岱把門關上。

門關好之後，似乎是另一個世界，因爲這些用大木幹做的房子，做得極好，把外面的聲音隔絕。

想不到胡人善於做帳幕，但房子也做得這麼好。

兩人說了一會話，便在床上睡着了，經過多日來顛沛流離的生活，很快便睡着了。

因爲環境極爲幽靜，他們不知睡了多少時候。

不過，起來不久，便有胡人進來，送上洗漱所用的水，並且有一大盤燒熟的肉。

兩人想向那胡人探聽，但那胡人却不懂他們的言語，不過，態度還算很好。

他們吃了睡，睡飽又吃。

當他們再度醒來，吃飽之後，已再無睡意。

凌遠忽然指着凌天志的臉道：「少爺，你臉上的鬍子也不少。」

凌天志摸摸臉頰與下頷，果然有些刺手，他每兩天都要刮一次鬍子，但因在這裏，沒有剃刀。

換句話說，他們困在這地方，已超過兩三日以上，因爲日夜不分，一時之間，無從計算。

「我們留在這裏多久？」

「三天，或者三天以上！」凌遠道。

「爲甚麼翠絲岱還沒有來？」

「也許外面仍然在打！」

「也許她已忘記了我們！」

「也許她不能說服她的父親！」

一連串的猜測令他們非常不安。

凌遠站了起來，走向大門，他想開門，看看外面的情形怎樣。

可是，門緊閉着，凌遠用盡了力量，也不能動那門一絲一毫。

門仍然是絲毫不動。

看來是外面上了鎖，或者有其他機關，使這門根本無法開啓。

凌遠心急地道：「我們被困在這裏，那個翠絲岱，當我們是囚犯！」

「不會的。」

「爲甚麼不會？」

「因爲我們救過她的性命！」

「那些胡人，並沒有讀書，他們不知道報恩，只知道我們與他們不同……」

凌遠見凌天志似乎不大喜歡他如此責怪，也便停了下來，不再說話。

不過，過了一會，他仍然忍耐不住，道：「或者，他們被我們凌家莊打敗了，他們便要把我們控制着，以便與莊主討價還價。」

凌天志道：「那胡人惡霸，根本不知道我們被囚在這裏！」

「爲甚麼不知道？」

「因爲他們沒來過。」

「翠絲岱不會告訴他們嗎？」

這話使凌天志啞口無言。

凌遠又再去試圖開門，累得滿頭大汗，他又跑上了屋頂處，屋頂上有很多橫樑。

他踏着橫樑走。

上面的結構也十分堅固，他想找一處缺口出去，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忽然，凌遠靜了下來，坐在橫樑之上，一邊臉貼在另一條樑木之上。

「你又在弄些甚麼？」凌天志問。

「不要吵。」凌遠似乎在細心聆聽着。

一會，他向凌天志招手道：「你上來聽聽！」

「聽甚麼？」

「你自己聽聽。」

凌天志躍了上樑上，也學他貼耳在樑上，果然，他聽到了一些聲音。

一些很遠很遠似的聲音，聲音是一些呻吟的聲音。

「是誰？」

「我知道！」

「一定是在附近的屋子，看來翠絲岱一開始便沒有好心腸，把我們囚在這裏！」凌遠道。

凌天志沒有開聲。

凌遠道：「這些屋子，根本是他們胡人惡霸的囚屋，專門囚禁犯人的！」

凌天志心下實在不相信，翠絲岱會是這樣的一個人，不過，擺在面前的事實如此，再加上凌遠的話，他的信心開始搖動。

凌天志道：「你記得這裏並不是單獨一間屋子？」

「不，是一排過去的。」

「那麼，我們出不了外面，也可以到隔壁！」

「對！」

於是，兩人開始在木牆上搜索，看看有沒有一些地方較爲薄弱。

終於，他們在牆脚之下，發現一處因日久而霉爛的地方，凌遠一脚把那地方踢了開來。

凌天志再用力一拉，一塊木板拉了開來。

凌遠身體較爲細小，幾經辛苦，竟然可以過去。

凌天志輕聲問：「那邊是甚麼？」

「是另一個房間！」

「有甚麼東西？」

「沒有，但非常黑暗，看不清楚，你也試試過來！」

凌天志又再用力，拉開另外兩塊木板，竄身過去。

那邊十分黑暗。

忽然，外面傳來一些聲音。

兩人閃身，走近了一些好像是木櫃的東西。

那邊門開了。

那陣外來的光線使他們暫時張不開眼睛，幸好門關上，那人並點上了燈。

那是一個大鬍子。

他身上配有一柄狼牙棒似的武器。

凌天志心想：「這地方有門進來，假若制服了此人，定然可以恢復自由。」

他望了凌遠一眼。

可惜，大家都在黑暗之中，並不能看清楚對方的臉容，因此無法表示。

凌天志一手推了凌遠一下，然後作勢要出去。

凌遠看得清楚，點了點頭。

凌天志看到那大鬍子似在檢視一些東西，他把身一弓，向上一躍，已來到那人的身邊。

大鬍子訝然，但凌天志雙掌齊下。

那人無法抵擋，暈了過去。

而凌遠也同時出來，他一手搶了那人腰間的狼牙棒，一棒打下，整個人倒在地上。

「先綁起他。」

兩人合力，在房中找到了一些繩索，很快便綑起了那人，那大漢子身體十分強壯，很快便醒來，破口大罵。

他們害怕外面有人聽到，凌遠找到一塊破布，把他的口也塞住了。

那人非常有力，因此他們綑紮也異常費力。

當大鬍子再動，凌遠索性又再拿起那人的狼牙棒，一棒打下，那大鬍又再暈了。

凌天志在他身上，搜到了一些門匙。

凌遠道：「我先看外面有甚麼情況。」

他走到門處，輕輕一推，門已開了。

外面是一條走廊。

凌天志也伸頭出外看，道：「不要理會這是甚麼地方，出了外面再算！」

長廊兩面都有長明燈，走過一些，開始看見一些牢房似的房間，但內裏並沒有囚犯。

他們走着走着，忽然，有聲音傳來。

聲音來自前面一個房間，這房間是在這走廊盡頭，裏面傳出吆喝之聲與一些呻吟的聲音。

兩人定了下來。

「虎，虎……」是兩聲皮鞭的聲音。

接着是兩聲狂叫。

凌天志道：「小心，這房內有人在行刑。」

兩人躡足走近那門。

門縫處他們看見前面有一個人，被縛在木柱之上，祖開胸膛，垂下頭來。

另外便是一些胡人，一個人正揮鞭而下。

那被縛的人，被皮鞭所抽，異常痛楚，把頭昂起。

這一昂起，使凌天志血脈沸騰。

因爲這被鞭子抽打的人，正是敖子佳。

他這時想不顧一切，衝門而入，幸好凌遠一手拉着他，低聲道：「犯不着冒這個險。」

凌天志道：「你也看到了。」

「看到，是敖少爺。」

「我們要救他。」

凌遠道：「裏面不知有多少人，硬闖並不容易，我們先想個辦法。」

凌天志也冷靜下來。

凌遠道：「跟我來。」

他們退後了一些，在那些囚倉之內，找到了一些乾草，凌天志會意。

兩人合力在那門前燃點了一些乾草。

一時之間，火光熊熊，且煙霧瀰漫。

裏面的人，有一個走出來看。

凌天志早已預備好了他們剛才帶出來的狼牙棒，一棒擊下，那人無聲無息的倒下。

門開了，煙霧攻入。

那些人都跑了出來。

凌天志與凌遠兩人，分別守在門的兩側，出來一個便打倒一個。

最後，有一人出來。

看來他是這囚倉中最大的一個，他邊走出來，一邊破口大罵。

凌天志一棒擊下。

那人機警，昂頭一閃，但凌遠却在下面用木棒一插，那人無法可避，雙膝痛極，倒了下來。

凌天志再加一棒，那人再機警也沒用了。

他們等了一下，再沒有人出來。

兩人迅速閃入，再看清楚，果然再沒有人，於是，他們弄熄了火，並且把那幾個人推入了隔鄰的囚舍，並把門鎖上。

凌天志入內，叫道：「子佳！」

敖子佳睜開眼睛，見了凌天志，喜不自勝。

兩人迅速把敖子佳放下來。

只是他全身皮破血流，十分痛楚。

凌天志道：「你怎會被囚？」

敖子佳道：「說來話長……」

凌遠道：「這裏不是談話之所，我們想辦法走出這地方，才再打算。」

敖子佳道：「推開那門。」

那是囚房後面的一道門，凌遠一手推開，只見外面是個樹林。

凌天志扶着敖子佳，問道：「可以走嗎？」

「勉强可以！」

凌遠擔任開路，他們出了那囚房，進入了樹林。

「你知前面是甚麼地方？」凌天志問。

「不知道。」

凌遠道：「進入了樹林，應該是安全一些。」

三人迅速入了樹林，這地方樹木茂密，不過，再深入一些路較難行。

忽然，他們聽到了一些狗吠似的聲音。

凌天志挾着敖子佳，放慢了脚步。

凌遠道：「是狗叫。」

凌天志道：「不，是狼叫！」

「狼？」敖子佳自然是知道狼的厲害。

凌天志道：「我們不能再前進的了。」

「怎辦？」

凌天志望望上面參天的樹木，道：「凌遠，你上去看看，可否躲藏一下！」

凌遠點頭，立即像隻猿猴般上了樹上。

一會他下來，並道：「上面可以歇一下。」

凌天志道：「子佳，你小心抓着我雙腿，我們一起上去暫避一下！」

凌遠道：「少爺，你也拉着我的腰，我們一起上去！」

這樣你拉我，我拉你，他們費了一段時間，才上到了樹上，出乎意料之外，這些大樹，從下面往上看，看不見甚麼，上了上面，却見枝葉茂密，好像一個屏障似的。

凌遠把一些枝幹拉近，又找了一些樹枝，用一些附在樹上的攀附植物，竟然可以紮成一處暫可安身的地方。

下面的狼聲更近。

幸好他們及早爬了上來，否則不知怎樣與那些狼糾纏，他們三人默然相對了一段時間。

凌遠道：「少爺，你看着敖少爺，我從這些樹過去，看看有沒有出路！」

凌遠又再像猿猴一般，穿過了樹業，往另一邊去。

凌天志與敖子佳默然相對。

敖子佳道：「天志，多謝你救命之恩。」

「子佳，我們是好兄弟，不用如此說！」

兩人又默然。

凌天志道：「子佳，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告訴你，否則我一輩子也不安樂！」

「甚麼事？」

「你的妹妹……」

「我的妹妹已死，這時候提來作甚麼？」

「她死了……她是我殺死的。」

凌天志終於鼓起了勇氣，說了出來。

出乎意料之外，敖子佳並不是十分激動，只道：「我已猜到了幾分。」

「你恨我？」

「我只是不明白。」

「不明白甚麼？」

「你怎會殺我妹妹，她與你無仇無怨！」

「我也不是想殺她的。」

敖子佳嘆了口氣。

凌天志道：「事情是這樣的……」

他把事情描述了一遍。

敖子佳聽了，道：「她突然竄出來，抓你的獵物，你一時心急，以爲是其他動物……」

「是的，我手中有箭，也從來沒有想過，這荒野之中，竟會有人出現。」

敖子佳道：「你只是無意之失，想不到却一箭便殺死了她。」

凌天志道：「我一直非常不安。」

敖子佳道：「我也發覺，當我們述及妹妹的事情，你便表現得十分緊張，而且，每當我們發現一處可以找到我妹妹死因的時候……」

「我便是去毀滅那可能透露事情眞相的人，我殺了胡人，那侏儒……」

凌天志說到這裏，眼睛含滿了淚水。

「我明白你的心境。」

敖子佳這一說，令到凌天志再也忍耐不住，淚水如缺堤般瀉下。

敖子佳道：「我……我……」

一時之間，他不知如何安慰凌天志。

凌天志道：「我爲了這件事情，沒有一天好睡過，我明白我總有一天要面對事實……我而今向你說了出來，心頭好過了很多，至於你怎麼對付我……我是絕無怨言的……」

敖子佳道：「人死了，一切也不可再復還，唉……你是我殺妹的仇人，也是我救命的恩人，你叫我……」

「你不用介懷，當我們出去了之後，我會去見你的父母，聽從他們的發落。」

敖子佳道：「也許這是天意的安排……我會向爹娘解釋……不過，妹妹是他們非常痛惜的，我不知道……」

「我不會怨他們……」

兩人都有一種異常悲傷的感覺，可是，兩人相對，却也沒有甚麼辦法。

敖子佳知道，自己這一次陷入胡人手中，自忖再沒有性命回去，一定會被他們折磨而死，可是，偏偏想不到，却是凌天志來救了他的性命。

既是恩人，也是仇人，他實在是無從抉擇。

他自己容易說服自己，他只擔心爹娘的不諒。

這時，樹葉傳來沙沙之聲。

原來是凌遠回來。

凌遠道：「這一帶都是樹林，暫避這裏是沒有問題，不過，很難出去……」

「爲甚麼？」

「因爲那邊有很多胡人駐守，只要一露臉，沒有法子逃過他們的弓箭。」

「他們知道我們逃了沒有？」

「我想還不知，因爲他們一發現，一定會搜尋這樹林，因爲這是我們唯一可走的路。」

「那麼，我們再等一下，入黑之後再算。」

坐在樹上，雖然不甚舒適，不過，暫時也沒有危險，他們不知不覺之間都睡着了。

忽然，他們被一些狗吠聲吵醒了。

這一次，他們可以聽得非常清楚，是一些狗吠了，而並非狼叫。

敖子佳道：「胡人是有獵犬的，他可能是用獵犬找尋我們……」

「那就避無可避。」

凌天志又再轉向凌遠道：「如果有甚麼事發生，你要保護敖少爺！」

敖子佳道：「不用怎樣保護我，幸好我這些是皮外傷，祇是痛楚，但並沒有內傷，如果要搏鬥，我還有力量與他們一拚。」

「那好極了。」

這時，狗吠聲更近。

三人各預備了一些武器。

凌天志把那狼牙棒交給了敖子佳，他與凌遠身上還有佩刀。

三人坐在樹上，耐心地等待。

狗聲終於停在下面。

那些胡人大叫，有人搖動樹木，不過，這些樹都是非常粗大，並不容易搖動。

不一會，有胡人爬上來。

三人都有預備，一見有人伸出頭來，敖子佳的狼牙棒擊下，沒有一個人可以上來。

另外有兩人，靠近凌天志不遠，他們還未看清楚，兩人已被一刀劈了下去。

沒有人再敢上來。

可是，那並不是代表他們放棄。

因爲他們雖然看不見下面，但仍然可以聽清楚那下面的人聲與狗吠聲。

他們等了一會，仍沒有攻上來的動靜。

凌遠悄悄把樹葉拉開了一些，連忙又放手，道：「少爺，他們點火來攻。」

不一會，果然有煙火冒上。

火並不大，但煙霧却是越來越濃，這些胡人都是控制煙霧的能手，一股一股的煙上升，令他們無法睜開眼，也無法呼吸。

「走！」

凌遠向另外一邊的樹木竄過去。

凌天志與敖子佳也跟着過去。

下面的胡人，雖然看不見三人，但似乎十分明白他們的動向。

那些獵狗先向其他樹木移去。

胡人亦跟着移動。

不過，漸漸狗聲與人聲皆遠去，因爲下面樹林更密，並不容易走過。

在上面，他們攀着一些藤蔓與樹枝，倒也容易由一棵樹爬到另一棵樹，直到再沒有胡人與狗吠聲爲止。

他們餓極，在樹上睡了一會。

入夜，寒風陣陣。

他們在寒氣中醒來，三人既飢且冷。

凌天志道：「我們再躲下去也不是辦法！」

敖子佳道：「還有甚麼其他辦法？」

凌遠道：「我們退出這樹林，我看他們至多是守在樹林出口，我先去看，看看有否在半途退出的方法。」

凌天志道：「在這樹林內，根本沒有方向，我們若有一人迷失，那便麻煩，我們三人共同進退！」

「好極。」

三人攀過了樹木，向原來的方向退出。

走了不久，他們都感到極倦，因爲整天在樹上逃亡，使他們身心俱疲，完全沒有食物補充，稍一移動，便覺身體十分衰弱似的。

敖子佳身體上有多處鞭傷，更是支持不住。

凌天志見他搖搖欲墜，道：「我們下去。」

「不，讓我一個人下去，可以擾亂他們的注意力，你們走吧！」

「不，我們說過三人共同進退！」

凌遠道：「我先下去，看看有沒有通道。」他說完便開始向下滑去。

他們兩人也在後面跟着。

凌遠拉開了一些枝葉，看見下面是個空地，回首道：「天助我們，下面是空地！」

兩人也滑下了一些。

果然，看來下面是個很好的逃脫地方。

凌遠向他們揮手示意他們先下去。

敖子佳正想說話。

但下面已傳來一些叫聲。

「我們下去看看。」

兩人一起滑下。

下面是一片泥地，跌下去並不難受。

可是，兩人一着地已覺不妥，只覺那軟軟的泥土原來是僞裝的。

他們一碰到，那泥地模樣的東西已自動抽起。

那是一個網，一個早已佈置了的陷阱。

凌遠已在一個網中，因此他大聲叫，想是警告二人，可惜，效果剛好相反，反而是催促他們滑下。

凌天志與敖子佳已分別墜入不同的網中。

三人均被吊着。

這種網本來用於捉野獸的，胡人一向生活在荒野之中，非常擅長捕獵野獸，這種繩網，一經墜入，任你是獅子、老虎，也不能掙脫。

三人又驚又怒，吊在半空，人在網中，無法逃脫。

他們身上的佩刀，對於這種繩網，也不大濟事，雖然可以割斷一些，但費了半天勁，仍然只有一小缺口。

這時，天已開始亮了。

突然，有一隊巡邏的胡人經過，看見三人已掉入陷阱，非常高興，他們留下了一大隊人看守，分外派人去通知他們的首領。

凌天志望下去，只見他們都手持尖銳長矛，蓄勢以待，看來是難逃一死。

想到「死」字，他們反而覺得心安理得。

不久，胡人惡霸來到。

他首先吩咐人解下那繩網，放了三人在地上，然後打開繩網，不讓他們有反抗的機會，便把三人分別的縛在大樹幹之上。

然後，他們打响了鑼鼓。

敖子佳並不是生長在這地方，根本不知他們在弄些甚麼把戲。

但凌天志與凌遠却非常清楚，當這些胡人敲打起這些鑼鼓，便是表示行刑。

因此兩人都顯得非常頹喪。

敖子佳問道：「他們要殺我們？」

凌天志點了點頭。

「用甚麼方法？」

「那要看我們的運氣！」敖遠插口道。

原來這些胡人，殺人並不是一定用刀砍頭，或是一矛刺入心窩，而是看他們心情而定。

他們越是痛恨的人，所用的行刑方法越是殘酷。

這時，鼓聲突停。

胡人惡霸站了起來，咕嚕的說了一番。

然後，十多個弓射手已排衆而出。

他們都是非常厲害的弓箭手，已一起搭上了箭。

胡人惡霸一聲令下。

箭已射向三人。

三人被縛，並沒有躲閃的機會，他們都閉着了眼睛，可是，他們只覺勁風撲面而來，但並不感到痛楚。

張開眼一看。

只見那一支一支的箭，都是插在他們身旁離他們身體三兩寸的地方。

所有胡人都轟然大笑。

原來他們是用箭來嚇他們，並不想立刻殺死他們，他們都想，這惡霸胡人可能還有其他花樣。

這樣被人折磨下去，並不易捱。

忽然，胡人當中，响起了一些叫聲。

三人睜開眼睛，只見林外，一個紅衣少女，騎着一匹白馬而來。

那是翠絲岱公主。

衆胡人都讓開了路。

白馬本已停了下來，但忽然又再發步狂奔，直奔向凌天志處。

只見她側身下馬，雙腿仍掛在馬背與馬肚之上，然後揮出利刃，把三人的繩索都斬斷了。

凌天志非常機警，一掙斷了，便飛身上了翠絲岱的馬上，並用手箍着她的頸項。

衆胡人大驚。

胡人惡霸叫衆人退後。

翠絲岱好像十分驚慌似地，說了幾句話。

胡人啞然，又再散開。

那胡人惡霸與他的手下都來了，他們拿着古怪的兵器，看來是不會讓他們逃離。

不過，胡人惡霸十分愛護翠絲岱，並沒有讓他的手下動手。

翠絲岱又再說了一番話，似乎是十分激動。

不久，已有胡人另外牽着兩匹馬來，停在他們前面，凌遠第一個上馬。

敖子佳也接着上了馬背。

翠絲岱輕聲對凌天志道：「跑！」

他們立刻向前衝，凌遠與敖子佳也跟着跑。

轉眼之間，他們跑過了胡人的營地，並且一直向凌家莊進發。

胡人的馬隊追來，但追到了一半，便不敢再追。

凌天志道：「翠絲岱，多謝你救了我們。」

「我只是學你們。」

「學我們甚麼？」

「你救過我，我一定要救你！」

她頓了一頓，道：「這叫作甚麼？」

「報恩！」

「是的，報恩！」

「你這樣做，你的父親也不會罷手！」

翠絲岱道：「跑回你們凌家莊再算。」

他們跑了一會，前面已出現了凌家莊的人，他們看見少爺回來，都十分高興，護着他們，直入凌家莊。

凌霄夫婦，敖世傑夫婦都接到了報告，在凌家莊門口等着他們。

父子相逢，有說不出的激動。

凌天志道：「爹爹，這是胡人惡霸的女兒。」

「我是翠絲岱！」

各人見這明眸皓齒的姑娘，一點也不像那個胡人惡霸的模樣。

凌天志道：「是她救了我們，沒有她，我們早已死在胡人的手裏！」

那邊敖世傑與夫人，亦看見愛子遍體鱗傷，尤其敖夫人，十分痛心。

凌霄道：「你們好好休息一下再說！」

他又吩咐衆佣工，道：「那胡人惡霸會隨時攻來，你們小心守莊！」

衆人答允，少主人都回來了，他們十多天緊張的心情，暫時鬆弛下來。

他們各自更衣沐浴，休息了一會。

翠絲岱由夫人帶領着，讓她也換過衣裳。

她換了漢人衣衫，除了鼻子稍高之外，一切看來，都像個漢家姑娘。

他們一同吃了一頓飽餐之後，才再聚在大廳。

凌天志首先把事情經過報告了一遍。

衆人聽了，都覺得他們此行十分危險，幸好吉人天相。

凌天志一直想向敖世傑夫婦剖白他射殺了敖家姑娘的事情，不過，他總是提不起勇氣。

但敖世傑夫婦一直非常高興的樣子，看來敖子佳也並沒有把這事告訴他的父母。

凌天志知道，這事不能一再拖下去。

當酒酣人散，他們各自回到房間。

凌天志無法入睡，他決定先找他的父親，看看父親怎樣發落自己。

他立刻起來，穿了一身白衣，並且拿了佩劍，他一直走到父親的臥房。

凌霄並沒有睡。

這多天以來，與胡人的打鬥，一直使他不安，這麼多年來的建莊心血，他實在捨不得放棄。

凌天志進入了父親臥房，便跪在門口。

凌霄看着他的模樣，急道：「發生了甚麼事？」

「孩兒不孝，請爹爹發落。」

「究竟是甚麼事？」

「殺死敖姑娘的兇手，正是我。」

「你說甚麼？」

凌天志把配劍呈了給父親，並把事情的眞相詳細地告知了凌霄。

凌霄聽了，臉色發白。

凌天志說完之後，道：「爹爹，事情已至此，我也自知有罪，請你爲我作主！」

凌霄道：「我也一直覺得奇怪，你對敖姑娘被殺之事，一聽到有甚麼線索一直採取主動，原來……」

「我實在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但你却殺了人，而且是殺了我這個八拜之交的女兒。」

「我知罪！」

「我沒有其他的選擇。」

「你殺我吧！免得我也日夜心裏受苦！」

「不……不……我……」凌霄行走江湖幾十年，從動盪的江湖生活，直至歸隱的平靜生活，不知下過了多少決定，但從來沒有這個決定那麼困難。

凌霄看着凌天志，滿眼淚水。

半晌，他才擲劍道：「我要把你交與敖世伯。」

凌天志並沒有異議。

凌霄道：「天志，看你的造化！」

他站了起來。

「不！」是臥室內傳來的聲音。

他們一同回首，只見凌夫人站了出來，道：「相公，我們不能把兒子交出去。」

「為甚麼？」

「因為他是我凌家莊的唯一後繼人，這一點香火，一定要傳下去！」

「可是，他殺了我兄弟的女兒！」

「我明白，不過，我們可以盡量拖延時間。」

「娘，不可以，我自己也試過拖延，不過，我越是拖延，我內心越是痛苦……」

凌夫人也滿眼淚水，道：「我明白你的心境。」

兩父子移步。

夫人上前，攔着他們，道：「而今已是深夜，你們這樣去告訴敖世傑，使他們一頭霧水，倒不如明天一早，才去吧！」

凌霄聽了，也覺有理。

凌夫人對凌天志道：「這事你有沒有告訴其他人？」

「有！」

「誰？」

「敖子佳！」

「今晚敖世傑似乎仍不知道這件事，也許表示敖子佳還沒有告訴他的父親。」

「娘，這件事我實在不能再隱瞞下去，我已因為這事多殺了幾個人，我不能再……」

「娘明白你的心，你是個心地非常好的孩子，可惜是天意弄人……你先回去休息，明天娘陪你去見敖世伯，希望他網開一面。」

凌天志仍跪在那裏。

凌夫人道：「你先回去睡！」

凌天志無奈，只好回到自己的睡房，他睡在床上，左翻右翻，無法入睡。

忽然，有人輕聲叫他，他回首一望，只見他的母親一身夜行的打扮，向他噴了一口香氣。

他想說話，但已失去知覺。

* * *

翌日早晨，凌霄便起來，這夜他根本沒有好好睡過，因此，站起來也覺頭重腳輕。

他梳洗之後，便立即去找凌天志。

可是，差不多整個山莊找遍，也沒有了他的蹤跡。

「他自動向我請示，他是沒有理由逃去的！」

忽然，有人傳報，道：「莊主，敖爺有請！」

「他們在甚麼地方？」

「在大廳。」

凌霄直往大廳。

一入大廳之門，他已感覺不對。

敖世傑是滿臉憂愁，而敖夫人却是鐵青着臉，敖子佳也在旁，他的精神也並不好。

凌霄望着敖世傑，他不發一言。

敖夫人反而先開口道：「凌莊主，我們正想找你。」

「甚麼事？」凌霄其實是知道甚麼事。

「他……」敖夫人是指着她的兒子，道：「他已告訴了我們一切！」

「哦！」凌霄實在不知如何作答。

「凌大俠！」

敖夫人這個稱呼，使凌霄覺得極其刺耳。

「夫人，你有甚麼事，何妨直講。」

「我記得凌大俠說過，如果找到了殺我女兒的兇手，你一定要把他抓到我們跟前！」

「是的！」

「而今已找到了！」

凌霄無言。

敖世傑道：「凌兄，這是事實嗎？」

敖夫人已搶先道：「難道你連自己的兒子也不相信？」

凌霄道：「是事實，昨天晚上，凌天志已想向你們自首，不過，他先來向我說出實話，並已有必死之心！」

「人呢？」敖夫人道。

「昨夜，我不想打擾你們……」

「這種事情怎會打擾？」

「我預算今早才把他交給你們，任由你們發落！」

「好極！」敖夫人話裏似有譏諷之意，並不眞心相信凌霄所言。

「可是，我今早找遍整個莊院也不見他！」

「當然不見！」敖夫人道。

凌霄聽了，極其詫異，道：「你的意思是……」

「他是你唯一的兒子，怎會把他交給我們。」

「夫人，凌兄不是這種人！」

「是不是這種人，有事實作證！」敖夫人語出譏諷，實在使凌霄難以忍受，不過，他而今的確是不見了凌天志，一時之間，也無法反駁！

凌霄想了一下，道：「假若我一找到他，我立刻會把他交與你們。」

「假若……假若。」敖夫人語氣仍帶鄙視。

「娘親，凌天志可以把事實告

訴我，他是不會逃走的，他……」

「你不用多說。」

「不，我要說，凌世伯，沒錯，天志承認錯手殺了我妹妹，不過，他也救過了我……」

「這兩件各不相關，」敖夫人道，看來她是憶女心切，對凌天志非常憎恨。

敖世傑道：「子佳，其實這事你應先告訴我。」

「先告訴你，那你便放過兇手？」敖夫人道。

敖世傑道：「我沒有這樣說過。」

敖子佳道：「我也不是告訴娘親。」

敖夫人道：「這件大事，當然是要先告訴我，幸好天有眼，我昨夜為你蓋被之時，你開口說夢話，一一說了出來，我才知道。」

敖世傑道：「原來是如此！」

敖子佳道：「假若不是天志兄以命相搏，我早已被胡人殺了，妹妹被他無意中錯手殺了，而他一連救了我幾次，這都可以相抵了。」

「相抵了？你看我們的凌大俠，昨夜明明可以把兒子交給我們，却說要今早，今早已有一大段時間，讓他遠遠逃離凌家莊！」

「如果要逃，我也早逃了！」

「你還要顧全你凌大俠的聲名！」

凌霄被敖夫人多番搶白，正是有口難言。

「尊夫人呢？」

「我也找不到她！」凌霄道。

敖夫人大聲地道：「我早已預料得到，你叫你夫人把兒子一起送走，然後，敷衍了我們之後，你再動程。」

「不，不，我並不知道他們離去。」凌霄道。

敖夫人仍不放過凌霄，道：「凌大俠，有道是父債子償，而今子債又如何？」

凌霄道：「當然是子債父償。」

「是你自己所說的。」

其實，在場的人都明白，那是敖夫人逼凌霄說的。

凌霄道：「當我一發現天志，我一定把他交在你們手中，假若他不回來，你們便處置我吧！」

「這也是你自己所說的！」

敖夫人說完這話便離開了大廳。

大廳之內只剩下敖世傑父子與凌霄。

這時，翠絲岱進來，看見他們三人目光茫然，便問道：「你們發生了甚麼事？」

敖子佳歎了口氣。

「有甚麼事不能說？」

敖子佳把事情簡單說了一遍。

翠絲岱道：「我看凌天志是不會這麼一走了之，我看他一早有懺悔之心，不過……」

「這話要令我娘親相信才可……」

凌霄道：「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暫時，我們也不能離開這裏，因為胡人……你爹爹會因妳來攻我們。」

「你不用怕，我在你們手上，他們並不會輕率下手，我也會幫助你們解決這事！」翠絲岱說。

眾人沒有說話，反而是翠絲岱再安慰他們道：「你們好好休息一下，我相信事情一定可以圓完滿解決。」

敖世傑也安慰凌霄道：「凌兄，請勿怪責我妻子，她是愛女心切……」

「我明白！」

敖子佳道：「我累了天志兄及你們，天志兄救我的恩義，我却又不知怎樣償還才好。」

凌霄道：「算了，你也不用介懷。」

他們父子離開了大廳。

敖世傑回到臥室，却不見了他的夫人。

他在臥室中呆了一會，敖夫人回來，立即向敖世傑道：「相公，這事你一定要立刻處理一下。」

「甚麼事？」

「我去凌家上下打探，發現凌夫人牽了兩匹最好的馬，一早已從後山逃去了！」

「那只是謠傳吧？」

「不，絕對不是，記得早起的僕人說，他看見凌夫人與她的兒子鬼鬼祟祟的逃走，並且穿了夜行衣服，凌夫人怎會穿夜行衣服？一定是打定主意要逃。」

敖世傑沒有搭訕。

敖夫人更道：「我又另外找到一個凌夫人的近身婢女，她告訴我，凌夫人拿了很多黃金走，而且她那個藏有珠寶的箱子，已隨他們失踪了！」

「妳們是胡言亂語！」

敖夫人怒道：「你才是胡言亂語，凌天志殺了我們的女兒，而今擺在眼前，是她母子畏罪潛逃，我們實在不能放過他們……」

「你叫我怎樣？」

「殺死凌霄。」

這話似霹靂一聲，震憾了敖世傑。

「這有甚麼出奇，他自己也應承過我們的。」

「殺了他？」

「是的，這樣才可以洩我心頭之憤，也可以慰我女兒在天之靈！」她怒火中燒，一會又變為非常悽涼，淚如雨下。

「那你想我怎樣？」

「立即找凌霄算帳。」

「你要我殺死他？」

「那又如何，是他兒子殺死我們的女兒。」

敖夫人已不再理會敖世傑，她半拉半拖的把敖世傑一直拉往凌霄的卧房。

出乎意料之外，凌霄並不在內。

「走了，他一定是逃了！」敖夫人道。

敖世傑道：「他怎會如此？」

「爲了命，他甚麼也可以做得出來，走！」

他們兩人迅速的走遍了整個凌家莊，却眞是找不到凌霄，這樣更加證實了敖夫人的話。

更令人懷疑的，是翠絲岱也不見了。

敖夫人便猜測道：「當他們回來之時，翠絲岱與凌天志共乘一馬，他們已情投意合，她會護着凌霄，一起逃離凌家莊！」

「她怎會？」

「怎麼不會？凌霄將來可能是她的家翁。」

這種推斷，眞令敖家傑啼笑皆非。

就在這時，凌家莊的警告鑼聲響起，這鑼聲是表示胡人惡霸來攻。

敖世傑道：「夫人，你還是小心迴避一下，我去指揮佃工，對付胡人！」

敖子佳也趕來，二人上了更樓指揮。

這指揮的工作一直由凌霄負責，而今沒有了凌霄，那些佃工雖然死守，但却敵不住胡人。

胡人來勢極兇。

轉眼之間，他們已攻入了凌家莊。

惡霸胡人並沒有親自來，但他三個手下，如狠似虎的進來，一見了敖世傑，五人全力以赴，用最迅速的手法，似要俘虜敖世傑。

敖世傑雖然武功厲害，但也鬥不個這五人。

最令他手忙脚亂的是，敖夫人也被擒了，爲了不使敖夫人多受皮肉之苦，他決定投降。

敖子佳也成了階下之囚。

想不到凌霄不在，凌家莊轉眼便被攻陷了。

三人被押回胡人營地，被困在一個黑房之內。

敖夫人大哭，並且不斷說出她的猜測，她說道：「凌霄已與胡人通敵，合作消滅咱們父子三人。」

敖世傑開始並不相信。

可是，一連串巧合的事情，令他的意志也有點動搖了，首先是凌天志母子失踪，再是他自己失踪，翠絲岱也不見了，然後又是胡人來攻。

這一切都似乎早安排好的。

胡人多天沒有來攻，爲甚麼凌霄一失踪了，他們便來，他們那會有天耳通？

在黑暗的房間內，已是非常煩燥，加上敖夫人不斷的說，很多本來是不合理的事情，漸漸也成了有些道理。

當他們再餓了幾天，那些有些道理的推測，更變成可能是事實的感覺。

敖夫人也餓極，道：「世傑，你與凌霄拜結是多少年前的事？」

「二十年了！」

「二十年，十年人事已是幾番新，何況二十年？他也許以前是大俠士，但而今人老了，隱居在這些地方，除了他的兒子之外，還有甚麼指望？」

「是的，他爲了兒子……」

敖夫人見他信心動搖，也更加賣力的道：「他爲了兒子，會不惜任何代價。」

這些話不止敖世傑漸漸相信，連敖子佳也信了。

當他們把相信凌霄的信心，改變爲一定要把凌霄殺死的想法時，囚門大開。

可是，他們再沒有力量，他們餓得雙腿發軟。

胡人拿上了一些食物，却沒有多說半句。

更奇怪的是，當他們飽餐之後，倉門也沒有上鎖，也沒有胡人來看管他們。

敖子佳第一個發現這事實，急道：「走！」

三人沒有選擇，只是見路便跑。

忽然，前面人影一閃，敖子佳一手拉了他的母親，往樹林內閃避。

當他們站定細看，前面的人影，不是別人，正是凌霄，只見他也是臉帶惶恐。

爲甚麼他也被胡人擒至此？

敖夫人向敖世傑道：「你還不替女兒報仇？」

敖世傑有些躊躇，但敖夫人已故意發出哭聲，敖世傑無法再爲這事而逃避。

他逃避這事，其實並非害怕，而是他覺得他們兩家人之間的恩怨實在太多，根本是無法計算清楚。

凌霄也看見了敖世傑，道：「你怎會也在這裏？」

敖世傑想說話，但敖夫人在後面現身叫道：「凌霄，你害怕交出兒子，畏罪逃亡，想不到是逃到這裏！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在這胡人地方，也給我們遇到！」

凌霄道：「我不是逃來此地……」

敖夫人見敖世傑仍不動手，突然一個出其不意，整個身子衝向凌霄。

凌霄並沒有預防，只是見有人衝來，自然的以雙掌護着自己。

敖夫人衝力大，被凌霄掌力反彈也大。

她倒在地上，震怒道：「他連我也要殺死了！」

凌霄看見這位嫂夫人如此橫蠻無理，知道他一定要與敖世傑來一次正面的接觸。

凌霄道：「世傑兄，事實已到了如此地步，你我再沒有甚麼恩義可言，你放馬過來。」

凌霄如此說，也只是爲敖世傑解窘。

可是，敖世傑心裏，因爲他夫人的不斷在他耳邊游說，已漸漸開始相信凌霄與他相隔十多年，人已變質，而今再聽他這麼說，心底更多一些怒意。

敖世傑道：「話是你說的！」

他一掌打出。

這一掌並不是蓄勢而發，但掌力之雄渾，實在是出乎凌霄意料之外。

他不得不硬接這一掌。

兩人掌力相撞，發出「啪」的一聲，兩人功力悉敵，各自暴退。

敖夫人看了，火上加油道：「而今他那會顧兄弟之情，如果你不殺他，他也殺你！」

兩人又再奮身而上。

凌霄不敢大意，因爲他知道敖世傑已聽了她夫人之言，不過，他仍然是以守爲攻。

敖世傑又再欺身而近，這次他一連使出五招，每一招有另外五式的變化。

五五廿五，這一連串快速而刁鑽的招式，使凌霄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

他一直後退，直到他逼近了一棵大樹。

他是退無可退。

而敖世傑在這五招快速動作中，不單是攻敵，而是使他自己內力在動作中凝聚。

當凌霄已退無可退，他的掌力亦已凝聚，他一掌打出！

凌霄感到一股難以抗拒的力量正向自己心口壓來，掌未到，那種壓力已使他有想嘔吐的感覺。

他再沒法忍受，只能向上躍去。

他一躍足有五丈之多，而敖世傑這一掌，足有他九成功力，掌力極其猛烈！

「咯勒」一聲，凌霄身後那棵樹已應聲而斷了。

那樹倒下，竟引起一串人聲。

原來他們聚精會神在拚鬥，而不知附近已是佈滿了胡人，而那胡人惡霸也在當中。

凌霄知道，胡人惡霸並不是蠢人，他正是利用他們兩人互相殘殺，作生死之鬥！

凌霄至此，恍然大悟。

敖世傑也明白，他們可以吃飽東西而自由出來，根本便是胡人惡霸所安排的。

「打！打！打！」胡人一起發出了哄叫聲。

胡人惡霸也咕嚕咕嚕的大叫，然後也附和着：「打！打！打！」

敖夫人雖然要爲女兒報仇，但她這時也明白，胡人惡霸用心良苦，目的是消滅他們。

凌霄飄身下來，道：「打嗎？」

「當然打！」

他倆交換了一個眼色，突然閃身易位，兩人立時由敵對又變成了並肩。

敖子佳也一躍，欺身上來，站在父親的身旁。

凌霄道：「可惜天志不在，否則我們四人合力，也不怕他們千呼萬喚！」

而這時他們正想衝出胡人包圍之時，一個人從天而降，而那人正是凌天志！

「怎麼會是你？」凌霄問。

「說來話長，我們先抗敵再說。」

衆胡人已攻了上來，他們再不是胡亂的攻上，而是一排一排，看似極有計劃的攻上。

一排去後，另外一排又再上。

這樣的車輪戰法，無論他們四人武功如何了得，也不能支持太久。

當戰意最濃之時，突然間蹄聲得得。

一隻白馬似是從天而降似的，從胡人的戰陣後奔出來，在他們當中停下了。

坐在馬上，英姿颯爽的，正是翠絲岱。

「不要打了！」她的聲音並不太大，但每一人都聽到，而且都自然的停手。

胡人惡霸出來，向翠絲岱說了一番話。

而翠絲岱聽完之後，又再咕嚕咕嚕的回答。

胡人惡霸聽了，望着凌天志。

凌天志被他看得十分不舒服。

翠絲岱又再向她父親胡人惡霸說了幾句。

胡人惡霸點了點頭。

翠絲岱向四個漢人道：「各位，我已告訴了我的父親，我的命是凌天志所救的，沒有他在河上把我救起，我早已不在這裏！因此，凌天志是我的恩人，也是我們族人的恩人！」

翠絲岱用他們的土話，向族人解釋一番。

族人都向凌天志發出「呵呵」的叫聲，那聲音對他們來說，相當可怕。

翠絲岱道：「他們在感謝你！」

凌天志向他們拱手回禮。

翠絲岱續道：「凌家莊與我們族人，互相對峙也有一段日子，我父親現已明白，凌莊主來此，並不是來侵佔我們土地，而是來隱居，過着田園農莊的生活，我們族也是如此想，我們根本不想敵對……」

凌霄道：「是的，我也不想敵對！」

「好了！」翠絲岱道：「我先吩咐我們族人散去，才給你們解決其他問題。」

她向族人咕嚕說了一些話，族人都興高采烈的離去。

連胡人惡霸也學他們拱手而離開。

翠絲岱下了馬，向衆人招呼，已有土人拿出粗糙的枱椅，讓他們坐下。

翠絲岱爲他們倒茶。

敖夫人見此情形，心想：「我的女兒的仇恨，就此輕易抹過？」

她想說話，但翠絲岱已先開口，道：「我剛才出外，目的是找尋凌天志母子，他們想離開這邊塞，被我的族人看見，我知凌公子並不想走，但凌夫人却害怕兒子被殺，因此才出此下策。」

「其實我在河裏被救起之後，與兩位公子相處了一段日子，我已明白，你們之間是恩義怨恨交纏！

「凌公子錯手殺了敖姑娘，這點他也承認，可是他又救回敖公子一命，這一命與另一命，應該是相互抵銷！」

翠絲岱看着衆人。

敖夫人依然是不服，道：「我沒有了女兒！」

「人死不能復生！你想一下，你殺死凌天志，你也一樣是一無所有。」

敖夫人無言。

翠絲岱又道：「兩位長輩，凌天志告訴過我，你們是拜結兄弟，何必再爲……這些事也不容我說，你們自己決定吧！」

敖世傑道：「霄兒！」

「世傑弟！」

兩人都是飽經風浪之輩，都明白其中誤會重重，事已至此，他們才覺摯友之情，尤爲可貴。

兩人上前相擁。

凌天志也走上去與敖子佳相擁着。

只剩下敖夫人一人，單獨茫然站着。

翠絲岱道：「夫人，你還想有個女兒嗎？」

「當然想。」

「那麼我作你的女兒，如何？」

敖夫人開始愕然，繼而是笑了，她忽然想起凌夫人，便問道：「凌夫人呢？我對她……」

這時，凌夫人已從樹林中走出來。

凌霄上前，道：「夫人無恙？」

「沒有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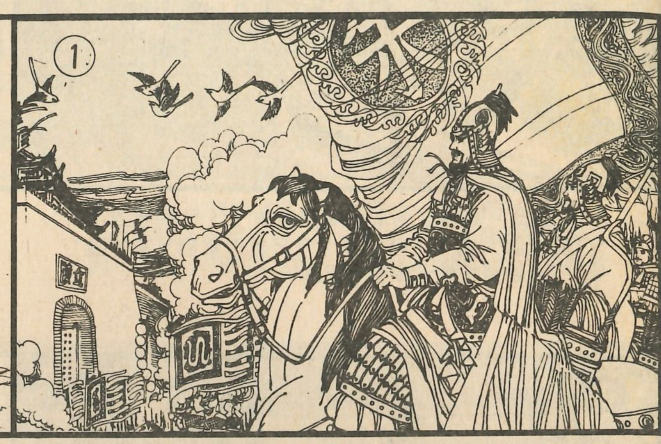
這時，族人又再出來，他們正準備一切，爲今夜胡漢兩族人和好而慶祝！

（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六

江東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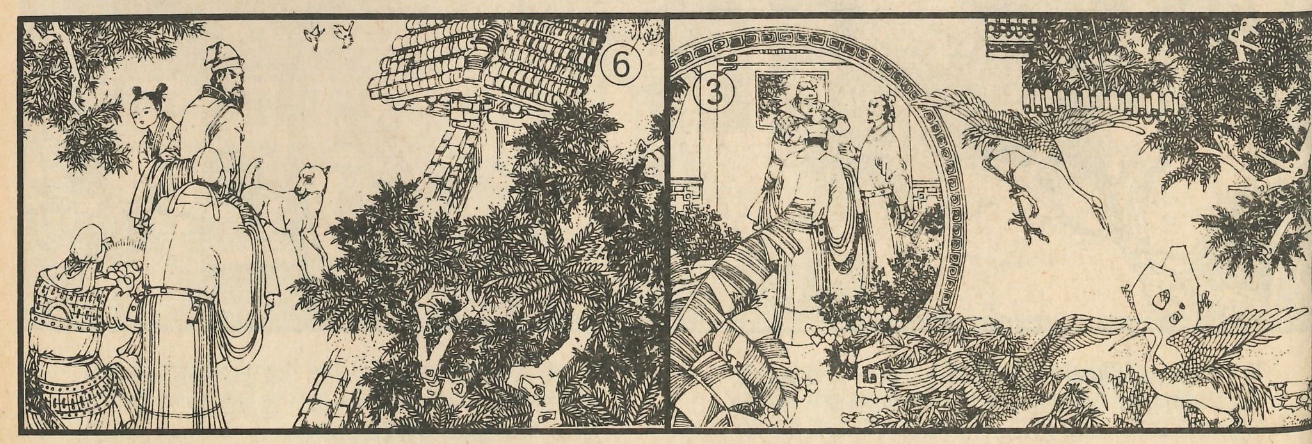
張龍．編繪



1 朱元璋親自率領大軍，連克寧國、江陰、金華等處，一路轉戰，回到金陵後，休整部隊，準備再次出征。



2 這一日，朱元璋正在院內賞花，忽見留守金華的胡大海派人送信來，說青田有個叫劉伯溫的讀書人，博通經史，才智過人，實爲有用之人，向大帥舉荐。



3 常言道：三軍易得，謀士難求。朱元璋深知人材的重要，便對李善長說：「快備車馬、銀兩，派人去把劉伯溫接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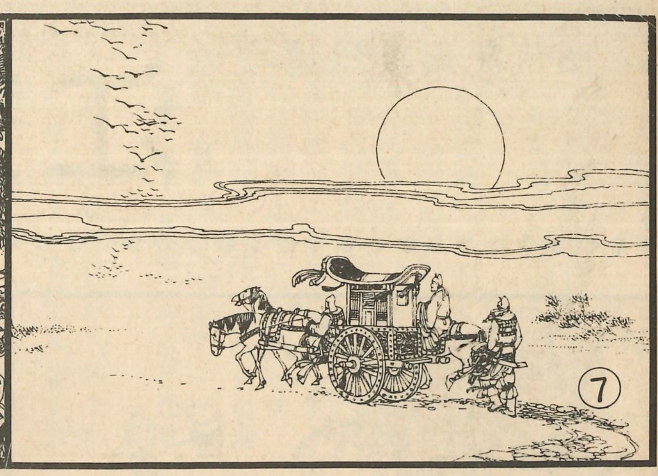


4 李善長不敢怠慢，當天就差一名使臣，去請劉伯溫。



5 使臣見了劉伯溫，把銀兩獻上，說：「我家主帥朱元璋，聚義起兵，爲謀取天下，招賢納士；今聞先生才高智深，特來請先生協助大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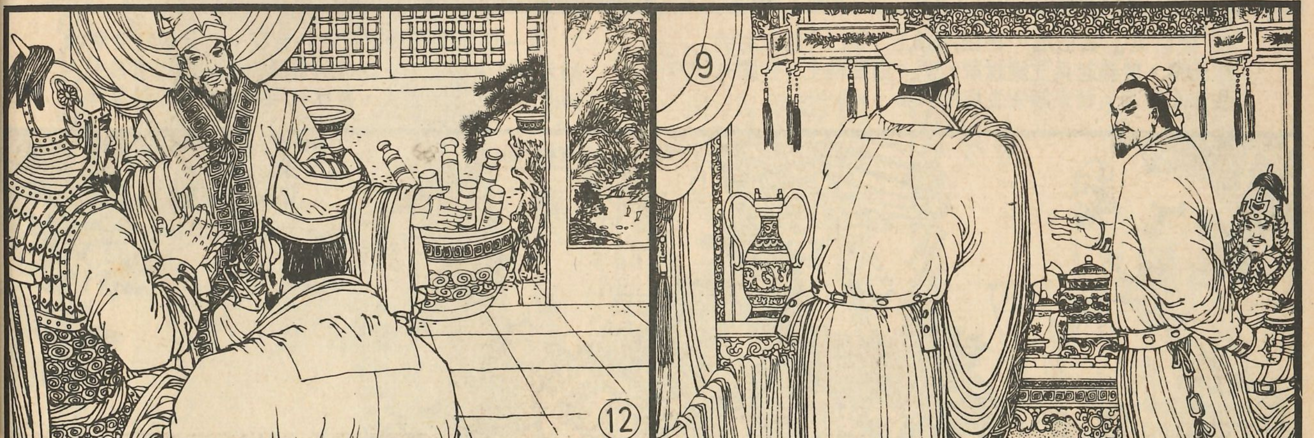
6 劉伯溫却冷冷地回答道：「請轉告你家主帥，我乃是一名隱士，不想做官。貴軍如需用人，天下名士比比皆是，還是另請高明吧！」



7　使臣見他再三推托，不肯應聘，只好垂頭喪氣，帶着銀両回去向李善長覆命。



8　次日，李善長把請劉伯溫的經過向朱元璋述說了一番，最後又憂慮地說：「此人恐怕是對我們懷有敵意……」



9　朱元璋聽罷沉吟良久，想：當年劉備請諸葛亮，是三顧茅廬，我這才請了一次，怎見誠意？於是，他說：「快快備馬，我親自去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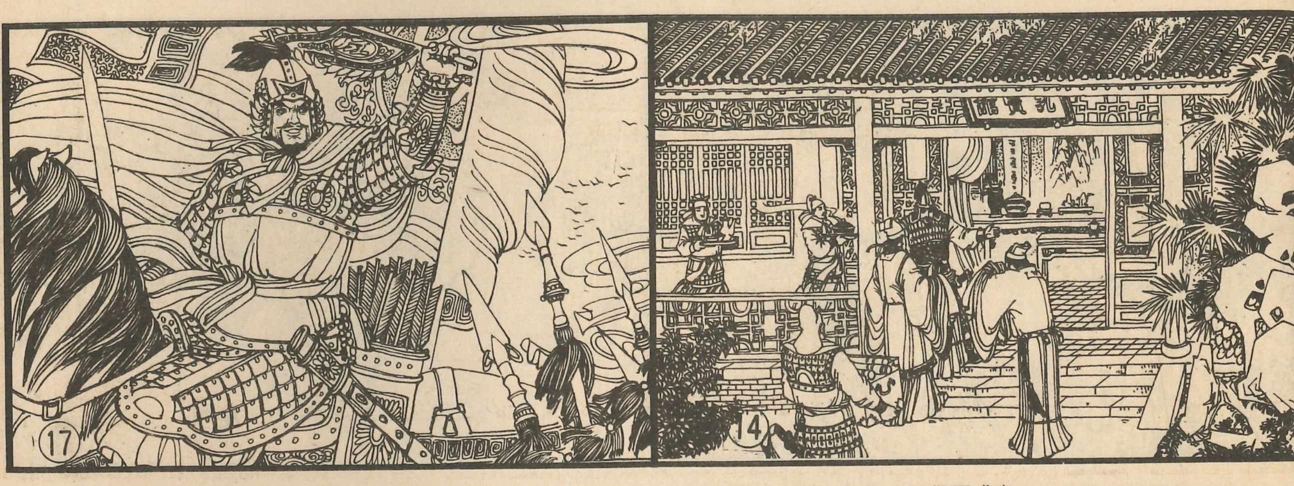
10　這日，劉伯溫見朱元璋親自來了，忙拱手道：「久聞元帥大名，不勝欽佩。今日忽然駕到，有失遠迎。」邊說邊把朱元璋引入室內。

11　朱元璋先與劉伯溫談些衣食住行，風土人情，隨後談到朝政吏治，百姓疾苦。交談間，朱元璋覺得劉伯溫果然名不虛傳，便說明了來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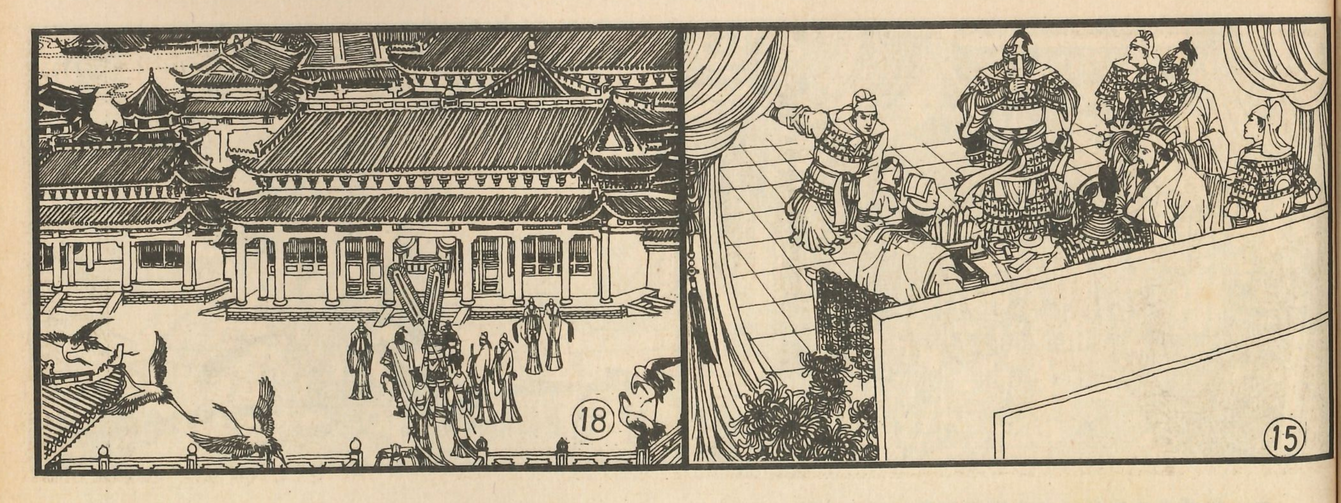
12　劉伯溫也覺得朱元璋是有志之士，又是誠意來請，不好推辭。他拿定了主意，便收拾行李，擇日啓程。



13　路上，劉伯溫對朱元璋說：「張士誠胸無大志，只求自保，不足擔心；對元帥威脅最大的倒是割據江西、湖廣一帶的陳友諒。元帥應先除陳友諒，後擒張士誠，再伐中原，王業可成矣。」



14　劉伯溫的建議很合朱元璋的心意。到金陵後，朱元璋即拜他爲軍師，讓他住在新修的孔賢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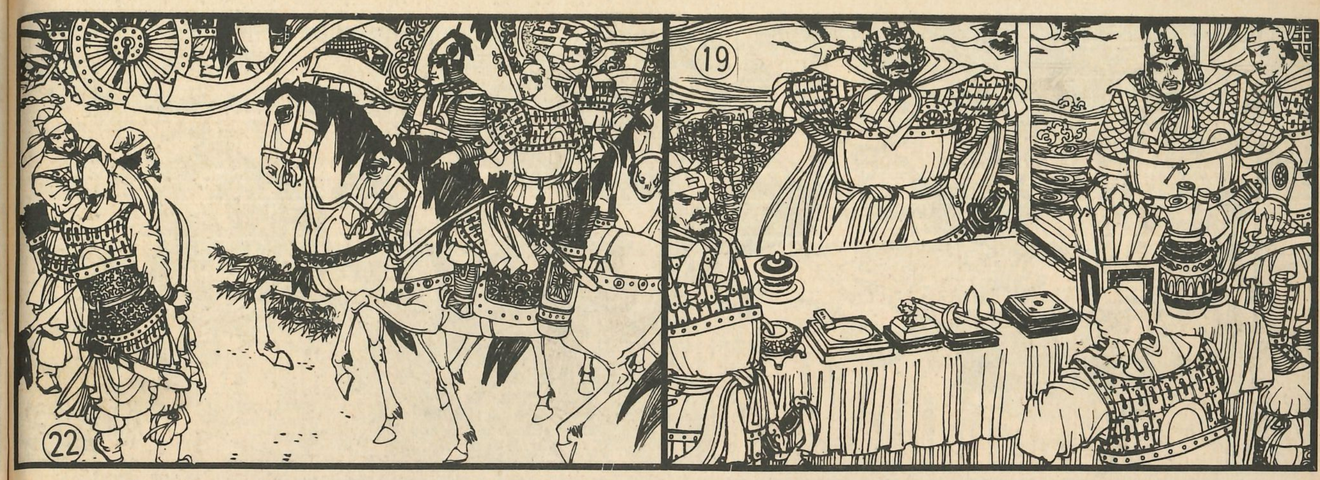


15　連日來，朱元璋按照劉伯溫的意見，積極準備進軍江西、湖廣。一天，朱元璋忽然得報：陳友諒帶領三十萬大軍攻佔了太平，守將花雲、朱文正都已殉難。

16　朱元璋聽後一驚，拍案大罵：「陳友諒欺人太甚，非除此賊不可！」

17　原來，陳友諒是漁民出身，很早就參加了徐壽輝領導的反元起義，有一身好武藝，屢立戰功。徐壽輝立國爲漢，當了皇帝，就把陳友諒提拔爲領兵元帥，執掌兵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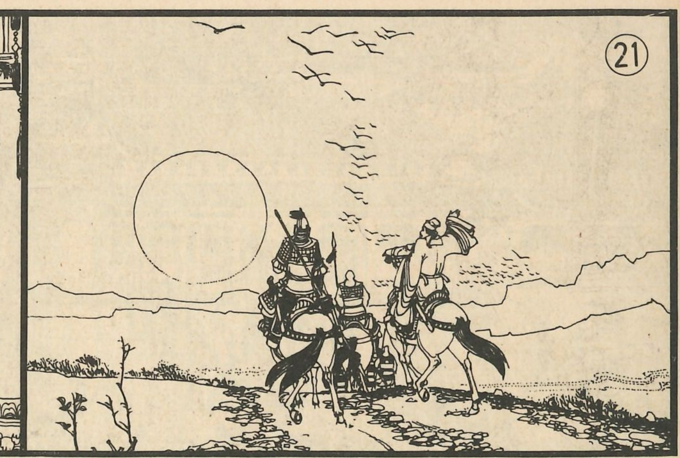
18　陳友諒有了兵權，野心漸大，便和密友張定邊、陳英杰等人殺了徐壽輝，篡奪了皇位，自稱漢王。



19　就在陳友諒得了太平城後，正得意忘形地和衆將商議進擊金陵的時候，忽然軍士來報：張士誠的十五萬大軍乘朱元璋無暇東顧的機會，蠢蠢欲動，想重新奪回常州，進軍金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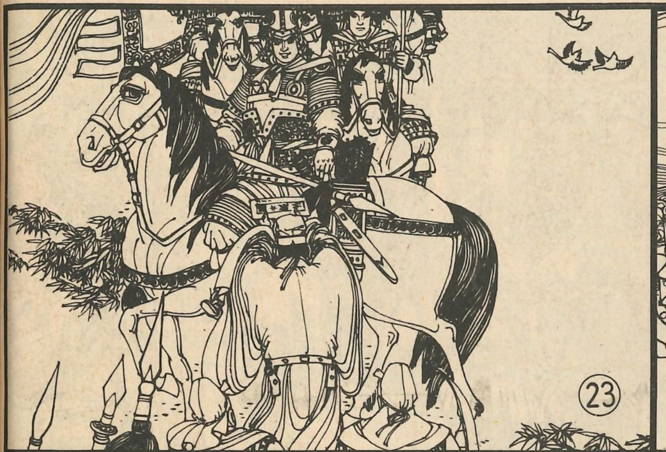


20　陳友諒一聽大怒，張定邊忙上前說：「張士誠如奪回常州，再從常州發兵金陵，金陵必歸他所有。我們何不派使者去與張士誠訂立密約，一塊兒攻打金陵呢？」



21　陳友諒大喜，遂派中軍參謀王若水領着幾個士兵去姑蘇找張士誠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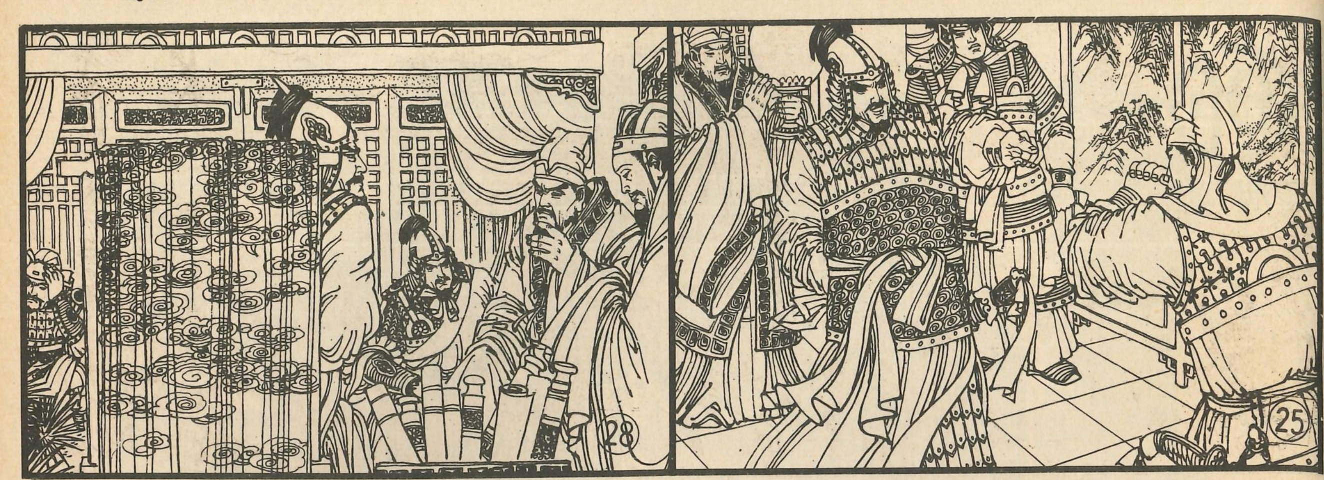
22　事有湊巧，恰在這時朱元璋的部將華雲龍在從常州奉調金陵的路上抓住了王若水。



23　華雲龍一盤問，王若水連聲求饒：「將軍饒命，我一切從實招來。」說着，他連忙從懷中掏出密信，雙手遞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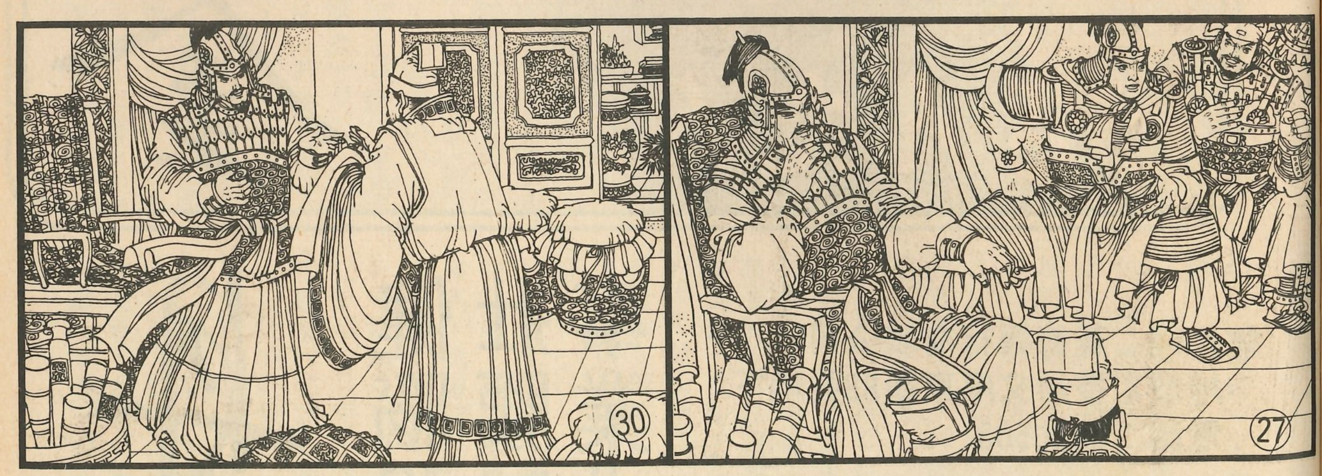
24　華雲龍看完密信，立即把王若水押到金陵，將陳友諒給張士誠的密信呈給朱元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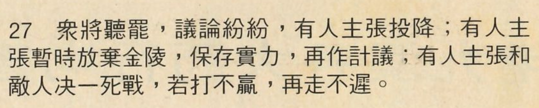
25　朱元璋看罷大怒，命令武士將王若水推出斬首，然後傳令各路將領來帳內商議軍機大事。



26　朱元璋對衆將領說：「我的兵將雖多，但大部分已到各地鎮守，今在金陵附近的兵馬，也不過十萬左右，如何抵擋得住陳友諒的進攻？」



27　衆將聽罷，議論紛紛，有人主張投降；有人主張暫時放棄金陵，保存實力，再作計議；有人主張和敵人決一死戰，若打不贏，再走不遲。



28　朱元璋未置可否，漸漸把目光轉向了劉伯溫，劉伯溫却在一旁始終不語。



29　朱元璋見此情景，沉思片刻，便宣佈暫時休會。

30　朱元璋待諸將走後，起身走到劉伯溫面前，十分誠懇地徵求他的意見。

（待續）



淺塘采異錄／臥龍生·文　可飛·圖

狐祟

狐仙被擾頻作亂　建廟拜祭得安寧

我聽過很多次見「鬼」者的述說，經歷頗爲傳神，說者信誓旦旦，表明確有其事，可惜，我一直沒有遇到過鬼，我不太相信有鬼，但也沒有能力去否定它。

子不語，怪力亂神，孔老夫子似乎也沒有辦法對鬼魂的傳說，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只好不說也罷。

但狐祟呢？這個世界上是不是有一種無形的動物存在着。像幽、狐仙、互通神、ET，一些超出人類智慧所能解釋的異象、徵兆？

民國二十年代，發生了一件狐仙作祟的故事，地點在具有强烈公權力的地方官署之中，喧騰了半年之久，結果是由官署出資修建了兩座小廟，才息去人狐之間的一場紛爭，我聽到那個故事，也到過那兩座小廟，頗有記述之趣，是爲誌。

石佛寺，爲豫西一繁榮小鎮，以寺名爲鎮名，以經營絲綢著稱。城牆堅實，以石灰、細沙、黏土混合建成，民國初年，匪亂頻仍，石佛寺則爲避亂、抗匪之要隘，匪患連續十年，未得越雷池一步。

國民革命成功後，石佛寺廟宇本體改爲高級小學，位於西大街，緊鄰城垣處，石佛寺也易名新民市，市公所設於東大街關帝廟中，但市民仍習以鎮公所稱之。

易闢爲校園後，寺中神像，已不復見，但改爲市公所的關帝廟，仍留一偏殿，奉置着武聖關公神像。

本公所庭院廣大，設有固定舞台，常有豫劇、南陽曲子等連場演出，出售門票，爲方圓十里內，最好的看戲場所。

公所大堂前，有古柏兩株，聳立左右，粗如巨桶，蔭地數丈，樹齡雖無考據，却概有年矣！枝幹繁茂，四季常青。

新民市無警察設置，治權武力，皆握公所之手，時，豫西施行地方自治，公所權力膨脹，達生殺予奪境地，常住自衛隊員數十人，槍支逾百，公所主官外出時，從衛六七人，荷槍護從，威武不可言喻，集行政、司法權於一身，濫捕、刑求，隨心所欲，實爲一方之豪霸也。

這樣一個人數衆多，强而有力的官署，竟然屈服狐仙之下，出資修廟，設靈拜祭，以息人狐爭端，豈非咄咄怪事？

緣起於某年元宵節（似是民國二十七、八年），市府主官，忽然興了觀賞打梨花的樂趣，擺酒席約請地方仕紳同樂。

打梨花是中原流行數百年的一種民間技藝，把溶化的鐵汁，用木鍬打入大樹上密茂的枝葉層中，光亮耀目，頗有火樹銀花之勝，此一技藝，不是一般人可以勝任，稍有

失誤，鐵汁橫飛，傷人傷己，必要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才能表演，技藝越精，打得越高，也最適宜在松、柏一類的樹上展現技藝。

一團火球直衝而上，快及樹頂處，暴散出一團流星落下，受到枝葉阻擋，化爲千百珠花，似在萬千葉尖所在，綻放出朵朵銀花，奇觀悅目，又非一般的焰火所可比擬了。

筆者一生，也只看過那麼一次，歷經了數十年，記憶猶新。

那次打梨花非常成功，準備充分，技藝精良，一下子綻放出數丈方圓的一棵耀目花樹，使人有着夢幻景觀的錯覺。

但三天之後，却傳出了市公所鬧鬼的事件。

沒有幻化美女，吸人精血的淒美，也不是出現青面獠牙，驚人魂魄的恐怖，而是市公所供應近百人的大廚房中，鬧出了許多不可思議的事。

明明是蒸了一籠大饅頭，打開蒸籠却變成了一籠牛糞，花了大半天，熬出一鍋小米稀飯，掀開鍋蓋，大鍋裏漂浮了三條死老鼠，你餓得要命，可是敢吃嗎？

那時間，沒有自來水的設備，近百口人煮飯飲用之水，要在前一天下午用人工打出井水儲存，所以，大廚房中有八口大水缸，一天的用水量，全在八口大缸中，早上打開缸上的木蓋，水缸裏浮動着幾條小蛇，或是飄浮着一層綠頭大蒼蠅，別說拏來煮飯吃了，就算洗臉嗽口，也不敢用啊！

公所的主官不信邪，下令開槍逐鬼。

於是，市公所日夜不停的傳出槍聲。

傳出來的消息是，一半的槍彈瞎了火，(子彈失效打不響)，最可怕的是明明對着天空打，却手一歪，打到了屋頂，屋瓦橫飛，散落一地。

開槍打鬼，連續十餘日，直到傷了兩個人，打鬼的槍聲才停了下來。

倒不是槍彈傷了人，而是準頭失常的槍彈，打在牆壁上，牆磚碎飛，砸得人頭破血流。

開槍的自衛隊員，都有着一種强烈的感覺，傷人是一次警告，再打下去，槍口會歪向人身上，非出命案不可。

公所的主官也體會到鬼不怕槍打，只好改變方法，請個端公逐鬼吧？(端公是指一種能逐邪捉鬼的人，類似台灣神壇上扶乩的人)

權勢主裁一方的市公所，開始了熱鬧的逐鬼行動，一連三天三夜，端公步罡踏斗，法器震耳欲聾，入夜則燈火通明，規模之大，絕非民間的法事可比。

當然，市公所是無法辦公了，自衛隊也暫時停止了抓人的行動。

三天過去，鬼還是沒被逐走！

有人向市長建議，應該請個高明的道士，查問一下是甚麼鬼，爲甚麼大鬧公所，才能對症下藥。

市公所不但有權，也非常的有錢，飛馬快車，請來了武當山的道長，一番行法如儀，果然查問出了結果。

大鬧公所的不是屈死冤魂，而是棲息在大柏樹上的狐仙，打梨花傷了他們的子女，也毀了他們的住所，可以和解！但要市公所替他們搭建兩座宅院宿舍，還要主官和打梨花的師父們，上香祭拜，道歉了事。

武當山遠在數百里外，不可能聽到打梨花的事情，這個道長的查詢結論，就透着那麼一點神秘性了。

公所主官，手握治亂大權，官不大，可是權傾一方，要他向狐仙上香道歉，可是沒有面子的事，一口回絕了，但武當山的道長也不肯答應行法捉妖，和狐仙對抗。

於是，道士整裝歸去，公所中怪事依然。

人、狐之爭，堅持了半年，市長的態度突然軟化，答應在城外東北角處，修了兩座小廟，上香道歉。

我看過兩座青磚砌成的小廟，確實相當的小，但却很堅固、雅緻。

廟裏奉祀的有牌位，原詞如何寫，已經不復記憶了。

奇怪的是小廟完工之後，市公所中一切也恢復正常，再無怪事傳出。

另一則消息是，市長的妻兒，得了一場怪病，使他改變初衷的原因。

這件事由元宵節打梨花開始，到九月間修好小廟，時間拖延八個月，人、狐對抗的過程，行法逐鬼，道士請神，都是哄動全市的大事，不會是無中生有了。

只恨當時年紀小，這麼一個深入瞭解靈異的好機會，就那麼放過去了，現在，想起來還覺得有點可惜。

（本段完）



怪盜血蝙蝠

新派俠義哀艷故事

麥高風·文
可　飛·圖

血蝙蝠獨來獨往　太傅第中捋虎鬚

大廳中燈燭輝煌，但是，依然有令人感覺陰森之感，居中一張太師椅，懶洋洋的斜倚着一位顯宦，旁邊却站立着一個虞侯，這虞侯生得好兇惡的相貌，不，可以說是滿臉禽獸相，鷹鼻、兎耳、獐頭、鼠目，不過，身材是又瘦又長，而兩太陽穴微突，分明是內外功力不弱之士……

看來，他倆在等人。

雲板响動，那大官是臉色微一動，可是，他却連身子也不抬上一抬，遠處傳來漫長的通報聲：

「開……封府，聶大人到……」

那大官撇嘴算是示意，那虞侯小快步的踏出，沉聲說道：「請進……」

「下官聶昌……參見王大人！」

「嗯！聶年兄，不必多禮，你我非公幹廷會，何必多禮，哼……老夫也不作客套，恕不出迎，請坐！」

來的正是開封府尹聶昌，面色萬分陰沉，看來，他可也是敢怒而不敢言，雖然，這位王大人乃是皇帝面前的一個大紅人，官拜太傅，但是，這公餘會面，如此無禮，未免太小覷了聶昌這位京畿重臣。

他是萬分勉强的坐在下首，而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壯士跟隨着聶昌而來，剛想舉步陪同聶昌一立，那個王大人却眼皮動也不動地道：

「你就是京中有名的三班都頭，神眼孟莊？」

「小的正是。」

「你來了……你……總算來到了老夫之處……」

「奉大人鈞諭，命小人同來太師府第……聽訓……」

「聽訓……哼！老夫焉敢對你有什麼訓示……哼！如不是你乃公門中人，可能至今你還不願與俺見面……」

「是……」

「爲什麼？」

「小的隸屬聶大人府下……怎敢高攀太傅……」

「可是，你却明知老夫有公幹……」

「小的奉朝廷之法，當府尹之差。」

「嗯！哈……好一個奉朝廷之法，當府尹之差……而今，好，聶年兄，這件事就此拜托你了，命你三天之內，爲此件案，清斷……」

三天內清斷此案？甚麼案……事實俱在，孟莊由這位王大人口中所介紹，乃是京師三班總都頭，他主要的職務是緝捕不良，也可以說，他唯一的重責，是對付江洋大盜……目下，京師看來繁榮，但是，君昏臣庸，又加權宦妄吏橫行，民不聊生，引致遍地萑苻，已是不爭的事實，不過，盜賊橫行也不致

於進入了京城重地……又何況，又有那個吃了獅子膽，老虎心，做案做到了當今一品太傅王黼的府中，以致這位王大人如此鄭重其事，要逼一個三班總都頭向其面訓，而且代其主管立下嚴限，三日……只有三日須了此案。

「王大人！」聶昌在旁說話了。

「嗯，聶年兄，有何指教？」

「王大人，孟莊早已在緝捕這大盜……並且，已密令手下，遍佈眼綫，不過，上次下官已有解釋，更用公文請示，但願能訪出此江洋大盜之眞正來歷後，立即前來當面請教，商議對策，孟都頭也再三向我分析此案，實在，其中內情，大堪玩味……說不定……會牽涉不小！」

「你知道牽涉不小，更好，就該越快了斷越好……照目前之情況來看，孟莊顯然有疏忽之嫌……」

「孟都頭絕非疏忽職守之人，下官之所以携其前來，特求大人有所明白……」

「他分明目中無我！」

「他那裡敢，實在，他也希望儘快了結此案，因此，不能奉諭即來……」

「貴府何必代他掩飾，哈，王某惡名在外，你等自命清正，與我這奸佞是不能一鼻子出氣，即使今晚，聶大人，你也是被逼無奈，不過，你我也不必互相推搪，這件事發生至今已有半月，難道，這半月中，你們只得個『忙』字，而一無所事，一無所獲，如此說來，這位總都頭也未免太無用……」

「小的承認無用，請大人恩准，將小的釘鎖收監，以身抵法如何？」

「好大膽，竟敢頂撞……」

「唉！孟都頭。」

「小人在。」

「我已再三說明，小不忍則亂大謀，你又何必逞一時之氣？啊！王大人，你大人不記小人過……」

「嘿！貴府乃是大人，正人，而我，乃是個奸險小人，不過，」說到這裡，這個王黼突然從椅子上跳了下來，聲色俱厲地，說話簡直如同咆哮：「此乃你的職責所在，而我，今晚之邀，乃是要你們聽明白，我這小人大官，逼你們看清楚我，而且，限你開封府在三天之內，定要將此賊擒捕歸案，否則，嘿，莫怪我翻臉無情，蔣秦！」

「在！」那個虞侯應了一聲。

「代我送客！」王黼是氣勢兇兇的一拂袖，往後廳走了，由得開封府尹與孟莊，僵在當場，由個虞侯陪送他倆出門。

各位讀者，這位官拜太傅的王黼，乃是北宋末年的一個大奸臣，與蔡京、童貫、朱勔、梁師成、李彥六人，為天下有識之士譏為六賊，可是，道君皇帝——著名亡國之君徽宗，却把他們當作了寶貝，官封一品再封，爵是一晉再晉，他那裡知道，北宋的朝廷已在這六賊弄權之下，一賣再賣，看來都得為他們賣完了！

民怨如沸，也因此，當相國寺五日一開市場的日子，發現了這樣一幅白布條，上面血淋淋的寫了好幾個大字：「權臣當國，殺之不易，取其黃金萬兩，銀十萬兩，運往邊境，作忠義軍用……」下面畫了一隻血蝙蝠！

百姓稱快！官場却亂了鍋！

是那一家倒了霉，失了那麼多金銀！當然，有識之士已明白，好戲還在後頭，至於開封府尹聶昌，他却是心情萬分矛盾，他不能當衆歡呼，與那些老百姓一樣的叫好，因為，事情發生在他的開封府，他的職責最大，並且這樣劫盜，哄動了京師，自己就難脫了關係，不過，他對這隻血蝙蝠却另有敬意！因為，金朝已滅遼國，看來，對大宋朝來講，後患無窮……

可是，朝臣却是你嬉我怒，甚至於自欺欺人，他與一般有識之士都是感到亡國之禍已在眼前，可惜，他自嘆獨力難迴天，如今出了這樣的怪盜，劫金銀，濟忠義軍，這分明已向京師中人喊出了口號，小心亡國，要對付外侮！因為，誰都知道，有不少被淪陷中的中原子民是不甘心受異族統治，而紛紛結寨自保，自稱忠義軍與外族週旋！這些人值得支援，血蝙蝠劫權臣的金銀，援助忠義作軍餉，可稱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至於這個血蝙蝠並不是一現即隱，大相國寺是有例會的，逢五開廟一次，每一次總有那麼一張告示……開封府中當然是沸沸揚揚，官場中人又何嘗不人言嘖嘖。

聶昌早已經一連接到了同僚的申訴，而王黼却是最近才參與行列，不過，他一上場，不是責難就是申斥，看來他已遭到了那位血蝙蝠的光顧，而今他萬分煩惱。

本來神眼孟莊是個極好的捕快，他辦事能幹，足智多謀，更且他本領高強，人却隨和，不會仗勢欺人，實是一個公門中修行的好人，開封府從來風平浪靜，就是拜其所賜，他已看出，作案者是個別具心腸者，因此，他希望找到此人，他絕對不難為此人，而是能希望勸說此人，別如此招惹官場，發軍餉，可另想他法，說實在話，他不願為官作奴，而欺弄江湖有心人。

但是，聶昌這位有心大老爺沒難為他，反而是那些貪官污吏與他作了對，他們一則不忿，二則心痛，非但對聶昌鬧……也逼令聶昌要孟莊立限追緝……

聶昌是置之不理，好，最後尋到了王黼，這就令聶昌、孟莊兩個人全為了難，本來，王黼也深知孟莊在京中的聲名，他自己另有打算，他想收留孟莊為其所用。出了事，他依舊希望孟莊能為其出力，破了案，自己對其另有打賞，再行重用，他那想到孟莊給臉不要，非但對王黼的邀請，他不上門，且更直截了當的回答王黼的家人道：「孟某不才，不敢有煩大人……」

事後，王黼風聞孟莊對其不敬之至，更有人對其進言：「孟莊當衆揚言，他直認王黼的失竊，最大快人心。」

好！他在皇帝面前哭訴，由皇帝下旨，逼令聶昌帶領孟莊，入太傅府第聽訓立限……

聶、孟兩人才走了不久，王黼聽了貼身心腹侍衛的報告，看看天色不早，他打了幾個呵欠，想一想，今日該進入十四姨太的房，這是個新入門的少女，他淫笑聲中，向後院走去。

「大人，不好，有賊！」是蔣秦的呼喝聲，王黼不由心神俱震，上次失竊，是因為人不知，鬼不覺，他可也將宋衛罵了個狗血淋頭，現在，甚麼？當面來了！這賊子有這麼膽，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有這大的狠勁。

蔣秦是王黼門下，有名的教師，現在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范慶是其師叔，仗着這個靠山，得入公門，血蝙蝠的出現，令其面目無光，主子向聶昌要兇徒，他自己何嘗又放鬆過，今晚血蝙蝠又來了，好！就該當面大家見個眞章，因此，他一面喝阻王黼，其實是通知府中武師，有的來保護王黼，有的是預備來對付這隻血蝙蝠，至於蔣秦首先竄上屋頂，與這隻血蝙蝠對了面。

奇怪，這血蝙蝠的面色為什麼這樣怪，冷，冷得……啊，分明他是戴了人皮面具，只見他一身白色長袍，好！佩服，黑夜行走，穿白衣，分明自恃藝高人膽大。

「朋友，你又來了！」

「是你家大人請我來的啊！」

「哼！」蔣秦怒道：「這可說得比唱歌還好聽，我家大人請你來？你算是什麼樣的大人物，如此受歡迎？我家大人會請你來此地？」

「或者，他想請我到監獄中，可是你大爺一生為人，獨來獨往，素來是隨心所欲，本來已經打擾他一次，也不為已甚，可是，他錯怪了好人，竟敢挑釁，並且我又風聞，你又對我萬分不服，好吧！我就再來一次，看看你們又能奈我何！」

「朋友貴姓？」

「放你娘的春秋大屁！你這個人頭豬腦的傢伙，也配與我稱朋友？你有什麼本領快些拿出來吧！」

「好小子，如此狂妄，看招！」蔣秦厲喝未畢，已出手如電的一招「毒蛇出洞」右手五指齊併，形如鶴嘴，又如鷹爪似的向血蝙蝠中門直點過去。

血蝙蝠他是身形凝重，不偏不避，只等蔣秦招式用老，好一個武家高手，只見他毫不在意的提起左手，似緩實快的在蔣秦招式已點到面門時，一指微挺，石火電光的直點蔣秦之寸關穴脈，蔣秦這一套太祖長拳，實在火候極深，並且一招出，而其第二招殺手已伏，如果第一招敵人出手相格，第二招立可如影附形般，迴擊而上。那料到這個血蝙蝠是如此之沉、穩、狠、突然地讓自己毒蛇出洞突入中門，而第二式呼應未克一氣呵成之際，他却出手擊其中虛之處，蔣秦還算是知機，右手看來賣給了對手，左手立即突擊一招，「迴風拂柳」，橫擊血蝙蝠之右肩，這是「圍魏救趙」，逼敵人不得不撤手迴招。

那料到血蝙蝠眞是厲害，他左手依然疾點而右肩却微一沉，已卸去了蔣秦的迴風拂柳，而順勢一個「金剛跌」，右腿掃起，勢如旋風，一彈腿向蔣秦前胸彈到，蔣秦這次可苦了，右手一麻，半身已現不遂之象，左手招又為血蝙蝠卸了勁，眼前胸前腿影縱橫，却已無可躲避，可憐，只能乾捱了一腿，胸口一悶，似中鎚，氣血翻湧中，由屋頂直向地下摔去。

四面八方早已響起了鑼響聲，燈籠火把已有不少擁到了後院，人聲喧嘩中，有幾個侍衛持刀向屋頂竄上去，有幾個已扶起了蔣秦，可是，蔣秦已是血漬模糊，萬分狼狽地道：「快保護大人……快……」

人聲嘈雜之中，可聽得一聲聲呼叫聲，又見到一條人影直摔下屋，血蝙蝠白色衣衫飄飄，看來神定氣閒的兀立屋頂上：「還有那個想來領教？如果沒有，好，你大爺得走了，在東京，又有誰敢來難為我！如果你們以為權勢逼人，就可如你等之意，哼！休想，以後，你們主子再敢威逼開封府尹的話，哼！下次我可不會如此客氣……至少，我要留下幾顆人頭，掛在鐵塔上！」

「強徒，你好狂的口氣。」屋後傳來一聲女子聲，血蝙蝠不由心中一涼，他聽得出，從這女子的語聲聽來，內功有不凡的修為，在這奸臣府第之中，那會有這樣個能手在，並且，第一次來作案時，她為甚麼不出面阻攔？

「是那位在教訓在下！」

「我不願在此與你交手，走！」

在龍亭後，你我會一會！」那女子已留下約會地點，血蝙蝠微一沉吟，冷冷的一笑道：「請恕在下不奉陪！」話才畢，一晃無踪。

王太傅府第依然亂成一片，王黼他是又驚又惱，又氣又疑，奇怪，那裡來個女子，竟然莫名其妙的嚇退了那隻血蝙蝠，那女子，分明是後院中人，說不定是自己貼身侍候之輩，甚或是一個床上人，啊呀，如果眞的有這樣個江湖中人在自己枕邊，這以後的日子該怎麼過？王黼就這樣嚇得幾乎不敢進後院，開封府被一隻血蝙蝠鬧了個翻天覆地，蔣秦一傷，王黼之氣燄看來平靜了許多，其實，危機是越來越大，聶昌已受朝廷責難，有幾個大臣已揚言，聶昌包庇賊徒，與賊人別有勾結，孟莊明知聶昌是寃枉的，並且，這一位府尹大人並不如其他官府中人那樣，將職責卸給下屬，三日一小比，五日一大比，甚至將公門中人之妻兒老小，扣押在牢，以求逼三班，限期破案，但是，孟莊那忍心眼看府尹大人如此的爲難！

* * *

一個小化子，在班房外探頭探腦，這幾日三班的頭兒，捕快手，個個心情極劣，稍不如意，就會翻臉，就會打架，嘿，今天這個小叫化子可算是來討打的了，本來，公事房重地所在，化什麼的，就該避之則吉，請他們來，還不敢，那有今天這樣個事，還在那兒探腦探頭？作死？哼！其中有個叫火燒鬼焦順，越看越不耐煩，抄起一隻茶壺，順手拋出：「賊羔子，看甚麼？」

「嘩啦」一把茶壺打了個粉碎，小化子被嚇得臉青唇白，心驚膽跳。

「你還不走？」

「不……不……不……太爺……」可憐，小叫化子連話也說不出來。

這一陣的响動，可就令班房中的同伴全留了神，而小化子急窘之態，令焦順更不痛快，首先衝出，將小化子一把抓住，舉手想打，却手打不下去，原來，爲人架住了臂膀——是孟莊阻住了焦順！

「和個孩子生什麼氣？」

「這個小子鬼腦鬼頭，不知探望個什麼。」

「打了他又如何？唉！焦兄弟，我和你心煩，可不該拿閒人來出氣嘛，昨晚上，你與弟妹打了起來，這又是爲了什麼？眞所謂『知我者，爲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焦賢弟，你就別再發這些無謂脾氣，放手！放手！」

焦順無可奈何的放了手，但是，滿心不樂意，而小化子一見孟莊，他的小臉可綻開了笑容：「孟爺，我……可是來找你的！」

「喔！找我？」

「是！孟爺，我猜想你準是孟爺，因爲你……對，你的袖口有隻鳥……這隻鳥就是鷹吧！」

「嗯！我正是孟莊！」

「好，孟爺，你……得跟我走！不論你有什麼事，你也得跟我走，一個人，只有你一個人！」

「小雜種，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你憑什麼要孟大爺跟你去，大哥！你可得小心！」

「兄弟！你進去。」好個孟莊，他說話並不响，可是別具威嚴，令那個火燒鬼焦順不得不諾諾連聲，退了回去，可是，孟莊還是叮囑了一句：「焦賢弟，記住，不准你通知弟兄，也不准你們來跟踪！」一回頭，他對小化子道：「好！兄弟，我們走。」

一前一後，一個壯漢，一個化子，走啊的走，竟然走到了守門……這裡是酒肆，食館有名的所在，有名的南紅私酒，連皇宮中人也聞名，而今這小化子却引領着孟莊去到了此地有名的張家飯鋪，小化子不敢進去，他笑嘻嘻的對孟莊道：「孟爺，有位相公想見你，有要事奉商！」

孟莊微笑了笑，隨手取出五錢碎銀，放在那叫化子手中道：「算是脚力錢。」說完，他身形動，已進入了飯鋪。

「請來此地坐！」孟莊才踏上二樓，耳邊已依稀聽得有人命令，循聲一望，見東角落，有一少年相公，手執湘妃竹骨的描金扇，面帶微笑，對孟莊微微點頭。

孟莊見這位相公，衣着鮮明，貌相俊美，再加上手白如玉，神態不凡，心中暗暗一動，走快幾步，到了相公桌邊，雙手一拱，正想說幾句客套話。

「孟都頭，你不必來這一套虛禮假儀了，請坐吧！」

「恭敬不如從命，謝坐！」坐下之後：「不知……相……」相字之下一個「公」字却說不出口了！「如不是在下眼疏，小姐爲何喬裝……」

「好厲害的神眼……」

「尊姓……」

「姓王……」

「王……相公……」咬一咬牙，心想：「還是稱她一聲相公的好！」道：「不知閣下，有何見教？」

「血蝙蝠！」這女扮男裝的相公一言中竅，而令孟莊心神一震。

「我知孟都頭在找，聶大人也在找，不過，找到現在，依然茫無頭緒，我當然明白，你們是心情矛盾，其實，誰又不矛盾了，血蝙蝠是個眞正的有心人，他別有心腸，他是不忿這些禍國殃民的權奸、佞臣的

所作所爲，甚至於，我更相信，此君可能是從山中來，備悉山中事，因此，他出手，在他是劫富濟義軍，我們可以說，他是在代京中父老請命……你們佩服他，你們不想他被捕，你們已打算寧可自己丟官，也不圖希望干涉此君之所作所爲……請問是與不是？」這假相公說得不徐不疾，聲音極低，却字字有力，令孟莊聽了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事實如此，聶昌與孟莊是有這個心思，他們並不稀罕這個官職，在他們的心目中，這樣的俠盜太少，如果眞有十個八個……哈……那就好了，將京中所有的貪官汚吏，就算皇綱銀子，也盜得一個乾乾淨淨……更加好，說實在話，與其爲一家一姓享受，倒不如普及天下百姓，不過，這少女相公如此直言談話，可也令孟莊難以回答。

「王……相公，看來，你是不贊成這位血蝙蝠大俠所作所爲了……」

「如果我眞的不贊成，那麼，我也不讓其輕易得手……你們可以置之不理，或者說無法找到其踪跡，對我來說，我要找他……實在易如反掌……」

好大的口氣，憑你這個俊美相公，敢面對血蝙蝠，不過，孟莊乃是個老江湖，即使心中萬分不滿，但臉上聲色不露，他依然萬分沉着地道：「看來，今日相邀，相公是有意助我一臂之力？」

「或者如此，不過，我得要你陪我前往。」

「你說什麼？」

「我與他訂了約，今晚三更時份，在東城外汨石莊，孤魔廟外見面，一決雌雄……」

「你與此君之約，與我有何相干？」

「哼！都頭，憑你這句話，傳入了京中大老爺耳中，試問你將何以善其後。當然，你已是抱定了主意，至多不當這份差事。

「孟都頭，你可知道，你的滿門，已爲人所暗中扣住，只要你敢正面違令，哼！你的那六十二歲的母親、三十一歲的夫人、十歲的女兒、七歲、五歲的孩子，還有，你的兄弟、弟媳、侄兒侄女……一家十八口，他們有何罪，他們却會因你而送命，你於心何忍？」

「啊！你……」

「唉！人言神眼孟莊，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到如今却是如此窩囊無用，難道眞是善於謀人，而疏於謀己乎？」

孟莊不得不默認，可是，他不愧爲足智多謀的高手，略一尋思，已明其理，身形一整，雙手一拱：「王相公，如此看來，閣下是有意助我解除此危？」

「好！料得不錯，不過，你可不能以爲已除此危。」

「就得看今晚三更這一役？」

「對！」

「唉……」孟莊不禁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你心情越來越矛盾了？怕我輸了，又怕我贏，如果我輸，你家人難逃厄運，我贏，你又不忍心如此大好男子，就此爲我敗了！」

「王相公，你好厲害的分析！」

* * *

雖然是暑熱，可是，三更時分，在這曠野之所在，却是涼風習習，暑氣全消，遠處傳來一聲長笑，聲震長空，一條白影，其疾如箭的撲到，借天邊月色看，正是那個自命爲血蝙蝠的怪傑，依然是戴了人皮面具，冷冷的，沒有絲毫表情，當眞來到了孤魔廟前，先是四面視察一遍，然後雙手一拱，朗聲道：

「姑娘！是你再三擾亂，苦苦相逼，在下不得不放下手中事，前來赴會，還望姑娘立即露面賜教，在下尚有要事待辦……」

「你就以爲定能勝我？而由你再去辦你自認爲的要事？血蝙蝠！你也太自命不凡了吧！」聲隨人到，一條十分苗條的身形出現，血蝙蝠是語氣冷森地道：「總算見到了眞正的主兒，好，你我就在此了結這一段公案！」

「且慢！」

「尚有何見教？」

「你我如何定勝負，勝負之後，又如何？」

「那來這麼多痲煩？小姐，妳！哼！生於權門，長於膏粱，妳不知民間之苦，妳又怎知人生之難，而我輩與妳根本是勢不兩立，如同水火，若不是看妳是個女子，蒲某決不會來理妳，當然，即使我來赴約，也請妳不必多費口舌，妳約我來比……就比……」

「也不必性急，我且問你，你自問有必勝之把握？難道不想一想，善者不來？我不得不問你，如果你輸了又如何？」

「輸了，就死！」

「我可不想你死！我逼死了你，可令天下忠義人士寒心，就算我是生於權門，長於膏粱，我可不能承認，我是禽獸不如之輩，我此來，只不過是求個大家太平而已。」

「啊！大家太平？」

「對呀，我不願聶大人受累，姓蒲的我更不想孟都頭全家被戮，別以爲天下只有你一個有心人啊！你能爲天下蒼生請命，而孟都頭，聶大人，還有不少的人，他們就甘心爲奴？而不齒於人類嗎？」

「哈！有這等事？」

「還有，你也未免太看小了這

批，你心目中的貪官汚吏了，他們至少依然權勢薰天啊！」

沉默半晌之後，各人互相抬頭，對望了一眼，然後，血蝙蝠冷冷地道：「姑娘，我輸了，妳意欲何爲？」

「什麼？你自認輸了！」

「對，我自認輸了！」

「不！我可不願領你的情，血蝙蝠！你說輸了，是假的，是有意讓我，姓蒲的，如果你眞的認輸了，好，你自斷雙臂，你讓孟莊親自用銬，扣你回衙。」

「啊！」

「我料你也不肯答應，姓蒲的，姑不論你如何想，我們非要比一比不可，如果我輸了，由你自來自往，如果你輸了，我要你甘心入獄，由孟莊銷了這件案。」語聲才畢，少女右手一掏腰際，一條銀虹抖起，一聲輕嘯，銀虹宛如一條毒蛇般，向血蝙蝠出手，也可以說是女子依仗刁蠻，而勒令男子不得不承認她的提議。

血蝙蝠雖說是個曠世人傑，不過，他的心意已由口中說出，他一心一意爲國爲民奔走，那想到，自己的犯法會引起這樣的後果，他不怕人對付，當少女說出孟莊全家爲權奸所控，他突然明白，自己可能會連累無辜，也就不希望與少女交手，他認輸，然後與孟莊設法善後之道，不料，少女就是如此辛辣，話才說完，出手已到，好個血蝙蝠，一看少女出手，就知來者並非庸手，這眞是被逼無奈，他一錯脚步，銀虹鞭已捲向腰際，雙手一按動，人就此不知怎麼一來，直竄長空，少女明明已將血蝙蝠困在銀虹鞭中，却突見人影上升，鞭勁來了一個空，就明白，血蝙蝠這借勁就力之道，萬分精純，爲防血蝙蝠從空下襲，勁貫右手，長鞭宛如活的一般，矯若游龍地，凌空飛起，反擊長空。

血蝙蝠人在半空，發覺長鞭迴打，心中喝一聲，眼光一帶，已見長鞭鞭頭向自己背後點來，血蝙蝠一個流星飛渡式，身形斜飛，而右脚脚尖，認得極準，一點鞭頭，就勢借力，掠至老遠，而少女之右臂立感一陣熱，不由心中一涼，情不自禁叫了一聲好！

口中說好，手上却更加强了勁，這就可以看出，少女的功力着實不差了，一條銀虹鞭，一陣軟綿綿懶洋洋，但是在識貨人的眼中看來，軟中有勁，懶中俱力，並且，每一抖動，有其妙用，不，可以說是一個又一個的陷阱，在引誘對手上當。

血蝙蝠是武學的大行家，突的，想起了一個武林大豪，蘭州蘭家，這是蘭家的卅六路天虹鞭法。

這天虹鞭法變幻無窮，而且不可以捉摸，鞭法卅六，其實變招一〇八，一上手，少女用的是天虹第七變的雲幻式，軟綿綿懶洋洋，眞是模仿夏日白雲，無風自浮的情景，只要對方偶有不愼，或者應付有誤，雲幻變成狂飆式，那麼對方必爲其疾如風，猛如飆的鞭法所擊斃而死！

血蝙蝠那敢怠慢，看清楚，鞭影已由單一而幻成點點星星，分明是雲幻起變，狂飆將至之象，急急一聲長嘯，手中倏的多出兩柄解腕刀，宛如套在袖口的一對匕首，身形疾轉，好，這個少女的狂飆鞭法已現，刹那間鞭影縱橫，銀蛇亂竄，將個血蝙蝠圍困得個結結實實。

不到一盞茶時，少女突的面色突然大變，她已看清，在狂飆鞭影中的血蝙蝠，看來已被圍，而且手忙脚亂，其實，他根本是隨勢而轉，沿鞭而行，既不神疲，又不乏力，分明他已看出其中之關鍵所在，而任意跳竄，漸漸……少女越來越擔心了，因爲，無論如何出手，終不能將長鞭永遠揮在外圍。

現在血蝙蝠看來已是隨鞭而舞，而漸漸地與鞭成爲一體，如影附形地，隨鞭進退，萬一，自己收鞭入圍，豈不是將自己交給了血蝙蝠，想到這裡，她不禁暗中心驚，而籌思如何才能將血蝙蝠抖出鞭圍。

本來是怕長鞭不能困住對手！

現在，却是怕長鞭不能掙脫對手了。

這一來，少女不禁兩鬢見汗，明知自己絕非此人之敵，唉！自以爲了不起，自以爲可以令血蝙蝠爲其擊敗，而命其投案，免得開封府有不少善良人受罪，現在自己可說是自不量力，多管閑事。

「這位姑娘，妳我罷手如何？」

嗨！這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了，少女明知已落了下風，而且，依照目前之形勢來看，她極可能敗得很慘，照道理來講，出聲示意認輸的，應該是她，天下那有穩操勝劵的人，自動求和的？

奇怪的事還在發生，本來，少女之狂飆變招是一招快過一招，一式緊過一式，在本身功力引發之下，形成一股極幻異强勁的鞭風浪潮。

血蝙蝠隨式而舞，跟招而進時，少女已無力可以控制鞭招分式，而在血蝙蝠出聲示意之前，少女已感到隨時隨刻對方可以乘勢突入，而且可以直逼中門──武家最忌的就是對手突入中門，可是，當血蝙蝠出聲示意之後，少女之長鞭經已揮轉如意，分明血蝙蝠已收斂了神勁而放鬆了少女長鞭之勁力。

「姑娘，蒲某自甘拜下風！」

「你……你這算是什麼意思？」

「你又何必問，蒲某從今晚起，再也不會在汴梁城中做案，並且，自投公門，從此，在京城中，永遠不會有血蝙蝠之字號！」

「你明明勝……」

「勝過我，姑娘請不必再言其他，你可即刻回府，蒲某在江湖，尚非言而無信，卑鄙無耻之徒，妳可信我，我定當奉命唯謹，明晨向聶大人投案。」

「爲什麼？你爲什麼……」少女可有些不忍了，一切事，如果你肯細細思索，就會明白，少女並不是一個無心肝的無知少女，她可能一時好勝，也可能她別具用心。不過，無論如何她不是個喪心病狂，素有劣跡的少女，又何況她可以對孟莊直言相談，也說得出聶昌與孟莊之矛盾心情。

並且在言辭之間，她對血蝙蝠之劫豪强而支援忠義軍餉的手段，且有好感，也因此可以看出，她一定別有打算，而不是忍心看他好戲的無情之輩，當時她發現血蝙蝠之武功，高出自己多多。

這分明是自己年幼歷淺，低估了對方實力，自以爲萬無倖理，那想到對手在大佔上風之際，而自動停手收招，及自認出首，試問，又那能不令這少女驚疑莫名，語聲驚駭了！

「姑娘不必想其他，希望妳我後會有期！」說畢，但見白衣人影一晃，人有如裝有彈簧般似的向後彈開，一晃眼，已倒退十數丈遠了。

＊　＊　＊

「血蝙蝠……」是姑娘的叫聲，聲尖而亮，劃破夏夜長空，一聲一聲，漸漸地，你可以聽得出來，這叫聲有些哭音，但是，少女却兀立曠野之中，誰也不知道爲了什麼，這姑娘的俏面龐，有些水珠，不知是淚，還是露水？

「大俠，請止步。」在進開封城東門的一個黃土堆上，突然傳出這樣一個聲音，看看天色，尚未到黎明時分，即使是京城所在，也關了城門查視來往，有誰在這個時候進城，又有那個敢伏伺其中。

來的是個白衣人，而出聲阻路的，正是開封府有名的三班總捕頭孟莊。

「……你早在此等我了？」

「是，在下在此等候大駕！」

「帶了公文來？」

「沒有。」

「也好，請上銬！」

「爲什麼？」

「解我進開封府尹大營！」

「蒲大俠，你把我與聶大人當作了什麼樣人？實不相瞞，我之所以來此，就是對你有所說明。」

「說明些什麼？」

「請你即刻離開開封府！」

「本來，我就想離開此地！」

「那就好了，請便。」

「不，我得在開封府尹大堂自首，我……本來預備對聶大人說道：『我是受孟莊之敎誨，特來投案』……」

「你說什麼？」

「現在，我可不說甚麼了！就請你將我押解上堂，就說是你擒獲我了，哈！如此，你滿門老小可保平安，而我只須略施小計，就可以遠走高飛，到那時，我離開此地也算對得住那位小姐的師門了。」

「蒲大俠，你以爲孟某是個貪生怕死之人，你以爲聶大人是個糊塗混帳的官吏，我們誰都佩服你的身手，並且更服你出手之準，你並未誤搶濫劫，事實俱在，你對付的是我們想對付而又不敢對付的惡人，我可不希望你受罪，我更不希望你英名受挫，我寧可傾家，而聶大人早已說過，他甘願毀却前程，蒲大俠，你走吧！」

「我走了之後，你全家人性命，又待如何？難道，蒲某爲民請命，反而累你滿門，我心中如何安心？孟都頭，你也不必多事解釋，說實在，我自首倒不如由你押我上堂，這樣對大家都好，官場之中，瞞上不瞞下，哈哈，其實，這小小的監獄，焉能困得住在下，這件事稍爲冷一冷，蒲某說走就走，到那時，你們都不能相阻！」

「這……」孟莊突然想起了個極好的辦法，對啊！老實說，這就是掩人耳目，而這位血蝙蝠又不想再在汴梁發財，那就不妨將他押入大牢，在大牢中，無非是請他休息十天八日，在獄中，聶大人定會好好的招待……對。

好！孟莊可就把個京城大獄，當作了招待賓客之所，怪不得有人說官匪合作，看來眞也不錯……

「大人！」

「都頭！你回來了，看你面帶喜色，有何事値得如此高興？」

「回大人，小的已扣住大盜血蝙蝠歸案了。」

「你在說什麼？你……你不怕萬民咒駡？」

「是，不過大人你也該擔些惡名。」

「本府也得擔些惡名？哼！孟莊，本府並未催逼你完案，更沒立嚴限，請你立功，而你，又何必如此的賣力？」

「小的怕大人前程……有損……」

「是本府拜托你們，看顧我的前程了麼？孟莊，你素明事理，而今日……」

「唉！大人，你就別再責駡我了，我也是被逼而行的啊！我這是

無可奈何的啊！」

「由那些豪門權貴來逼我，他們逼，由得他們逼，本府是不會放在心上，至於來逼你，你大可推在本府的身上，再說，我也會代你解說，何必你如此費心？」

「小的並不是受他們逼，老實說，他們就是逼死我，我也不會在乎，小的是受了那位俠盜之逼。」

「你說什麼？他逼你？」

「逼我押其歸案，以清大人干係，大人，你別先張惶失措，事實俱在，而你可以問個清楚明白，他是不怕這裡的監獄可以困得住他，還有，他也不想再在京師中來麻煩你，因此，大人你過堂，你審問，然後，送入大牢，然後小的通知康老大，好好的招待這位血性大俠，過得十天八天，事情冷了，他就會走，而我們却遞張呈表，大盜病死獄中，歸案完結，這件事，小的自然可以辦妥，當然，大人，你却難免爲外人所怨恨！」

聶昌他是半晌不語，他是在盤算，他在研究這計劃中可有破綻，他面帶冷笑，突的，他自言自語道：「草莽中，不乏英傑，朝廷上偏多奸雄。」一回頭，對孟莊道：

「請！」

請，請誰？就是那位鬧得京城天翻地覆的血蝙蝠。

「犯人蒲一玉，拜見大人。」

「你是犯人，哈！依我看來，他們全是該死的畜牲，而你，才是個人，一位人傑，來！請坐！」

「聶大人，你不怕外人傳言？」

「此心可對日月，何怕外人傳言，哈哈，再說四外並無他人，假戲已做過，也就不必再來多禮，來，水酒一杯，薄餚數色，算是我奉請大俠，來，請！孟都頭，你有這大的功勞，也該陪一杯。」

「大人你可在譏笑我了，我何功何德之有呢？」

「提到大盜蒲一玉，哈哈，不過，蒲大俠……」

「不敢當大人如此稱呼。」

「我有事奉問。」

「請教！」

「你從北方來？」

「是。」

「北方情況如何？」

「人心思歸。」

「嗯！百重大王求金朝退還故都遼州郡已妥了？」

「唉！大人，我所擔心的，正是爲此，而忠義軍中人，誰也已看出了，耶律王朝之廢敗，並非大宋之福，完顏王朝才眞令人可怕，據我等探得消息，郭藥師心懷不軌，而童貫却依他爲心膂，至於完顏王朝對大宋，滿懷併吞之意，如果不加提防，戰禍可能逼近眉睫，可恨朝廷上沒個執政當權者，有所警惕，反而是迭下恩旨，自鳴得意，封官拜爵，日有所聞，唉！他們那裡想得到，猛虎在側，難免暴起傷人，在下有鑒於此，這才出手，這才令他們痛，令他們有所警覺，但是，我……」

「大俠，你灰心了，唉！是值得灰心，主昏臣庸，朝政不堪問聞，時局稍有變動，我眞不知將來伊於何底啊！」

「嗯！聶大人，請便，孟都頭，你可押我入獄，以免外人疑猜。」

「蒲大俠。」

「你我心照不宣。」

「務請受我兄弟之供奉。」

「可也不能太過勞煩你等。」

「請！」在一疊聲請中，這位破天荒第一的大「犯人」，被請進了大獄，監獄門大開，照例，發牌、交犯、驗點、參蕭王、入編號……這些事一般犯人入了押者，只管發牌，交犯之事，驗收立可退出獄門，今晚，算是大破例，全獄當值者，一個不缺的來驗收，不是驗收，簡直是來迎接要人那樣的。

本來隨便一個小獄卒，引領犯人參拜獄神蕭王，今晚，全班擁着犯人同參，本來該入册，鬥獄房，釘刑具，現在，開刑具，請上坐，哈！有一圍豐盛的酒席，是張家的全牛席，還有極好的紅和春。

「蒲大俠，坐，這裡通風、舒暢，呃，孟都頭你也來一杯，哈哈，蒲大俠，在下姓康單名一個元字，出了名的死要錢，進得獄門，是有錢的，官司不寃枉的，哈！少些孝敬，就有他的苦吃，如果窮的，案情不大嚴重的，就是拿來，也得退出去，至於你，哈哈，我非但不收錢，看，今晚這一席酒，是我一個人掏腰包的，爲什麼，有心結交你這個血性朋友！」

全在笑，可是蒲一玉却心中萬分激動，他們是獄卒，他們是名聲最不好的衙差，最低下，可也最陰狠、毒辣的下役，但是，他們都知道是與非，爲什麼如此的抬舉我，還不是有聶大人、孟莊的說明，自己背了忠義的招牌而來，可是，爲什麼，爲什麼那些執權顯宦，他們都如此昏庸，無耻，禍國、殃民，他想不明白，就只有喝酒，與他們打成一片。

* * *

在王黼的內書房，陰森森地令人有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王太傅他是高踞坐在太師椅上。身後，今日站在護衛的是另外一個人，還有一個看來溫文雅爾，面色白晰的書生型武師，因爲他穿着打扮也是個武師，離開太師椅極近，看來在密商大計。

「太師大人，依我看，這個血

蝙蝠不會是假的。」

「你去看過他？」

「嗯，諒他們也不敢將這樣一件大事，來瞞騙大人你！」

「好，那麼可曾追出贓來？難道他沒有？什麼？那麼多的金銀，難道他全花了，全荐了，這可不是件小事啊，這樣，抓住了個血蝙蝠，與事何補？我要人，更要贓，追贓，老實說，這些金錠銀錠，才是我的性命。」

「大人，這可能令你失望。」

「啊！」王黼幾乎咽了氣。

「大人，此人分明是個別具心腸的人物，並且，我看出來，他可是對大人深痛恨絕，還有，他可能是故意投獄，然後，會來對付你的。」

「你，你說什麼？」

「聶大人是計中有計，哼！依我所見，他們故意對外宣佈，飛賊抓到，然後，偷偷放他出來殺人、盜財，誰是聶昌的對頭，他就殺，追兇手，可追不到血蝙蝠，因爲血蝙蝠在獄中啊，大人，請想，這是不是個毒計？」

「啊！對呀，范教頭，眞有你的，對，料得對，料得好，就因爲這樣，你是派了你手下四大天王來護院，好，眞好，老范，此事一了，你放心，老夫一定保你得個提轄銜，支乾薪，有軍功。」

「多謝老大人栽培，不過，目前，却必需對付那個血蝙蝠，我們要毀了他，老大人，我有個徒孫在獄中當禁卒，他對我說出獄中的情形，老大人，這個姓蒲的，那裡算是吃官司，他簡直在享福，今日你請，明日我宴，不是鴨兒捲餅，就是火肉、餛飩，酒是好酒，餚是好餚，大人，就因這樣，我才有了個擔心啦。」

「有這等事，這簡直是在開玩笑。」

「對啊！是開玩笑嘛，住的是高爽，最清涼的房，如果不是姓蒲的再三的推辭，康老元還代他預備二個犯人服侍他。」

「服侍？服侍什麼？」

「代他打扇，代他搥腿。」

「放他媽的屁，有這樣吃官司的？眞是新聞，眞是新聞。」王黼氣得拍案拍椅的駡。

「大人，別光發火，得解決他，我已命令我這徒孫，今晚灌醉他，然後我就帶大人你的鈞諭查監，他們勢必要掩人耳目，一定得代犯人上刑具，好，我就乘此時機，打他個醉老虎，死天神。」

「殺死他？」

「不！殺死他……太便宜了他，不，哼……我自會毀他的琵琶骨，然後，哈，老大人，您想進去怎樣消遣他，就怎麼樣的去消遣他，我會叫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

「好計策，好計策。」

「有人！」突然，站在王黼身後的那個侍衛，沉聲喝了一聲，人已穿窗而出，可是，四外蟲聲唧唧，明月高掛，萬里無雲，依稀有幾枝竹子隨風搖曳，可沒半個人影。

范慶早已跟踪而出，四面都搜了一遍，道：「眞的有人？史賢弟，你沒弄錯？」

「我相信不會錯，可是，奇了，此人到那裡去了，那會有這麼好的本領？」

「嗯！」突然，他飛身回了內書房，在王黼耳邊嘀咕了幾句，然後走了。

今夜，有不少人在叫嘯，這兒是森嚴的大牢所在，可就像在辦喜事，居中一個青年文士，面帶微笑，在看看那些禁卒、獄吏鬥酒，搶着，哄笑。

一杯又一杯的大口大口飲酒，青年文士看來他被他們當作了主角，你勸一杯，我勸一盅的，喝了個爛醉如泥。

「該散席了。」有人提議，有人附和，有人還想鬥下去，不過，不論你想怎麼，舌頭全滾了邊，說話全失了掣一樣，七手八脚，你推我撞，總算收拾了這些傢伙，並且，有人將這個青年文士你扶我提，進了間十分乾淨涼爽的監房。

有沉重的打門聲，突然，將這些禁卒，酒醉驚醒了一半。

「查監來了啦。」

「是刑部大堂的公文。」

「那會在這夜……半……來查監。」

沉重的鐵門大開，人聲喧嘈聲中，一行人進了監獄，爲首一人，正是范慶，難道他敢如此大膽，假冒刑部官吏，不！他的公文是眞的，這就難以批駁。

迎面來了個瘦小的小子，向范慶施了一個眼色，好，小個子在前面走，范慶一行人跟在後，幾個轉折，都已看到青年文士，那個震慄東京的血蝙蝠八倉鐐手銬的，醉臥地上，范慶一看就明白，倉猝中的安排而已，他依然獰笑一聲，身形如風，雙掌已抓住血蝙蝠之琵琶骨，道：「血蝙蝠，睜開你的狗眼。」

青年文士頭一搖，像是想搖去他的酒意，雙目似睜非睜的看，看看對頭，面色微微一變道：「是范慶你。」

「對！是你老子！哈！今夜，我看你的報應到了，你毀了我師侄蔣秦！」

「他是你的師侄，不是你的私生子？」

「啊！你……好小子，現在你已落在我的手中。」

「嗯！看來是如此。」

「祇要我雙手一收，小子，你的武功算是廢了。」

「却也不錯。」

「然後，你祇是一隻病貓，你是一隻死老虎。」

「或者是如此。」

「那時候，你又會如何？」

「拚死無大難。」

「只怕未能如你所願。」

「那又會如何？」

「我會要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會將你這隻病蝙蝠提了出去，遊街示衆。」

「與我住手。」一陣騷亂，有人大喝，是孟莊來了，可是，他讓范慶帶來的人手阻住了：「閃開，閃開。」

「孟都頭，這件事鬧出去，大家都不好看了。」

「會連累聶大人的。」

「會連累到尊駕全家。」

「何況爲一個外來人，壞了自己人和氣呢！」

「誰與你們是自己人，孟某是豁了出去，閃開，閃開，讓我進去，什麼？毛言，你與我動手？呸！打！打！」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分明孟莊與這些人交上了手。

「蒲一玉，現在，可沒有人敢來救你，壞我大事了，哈哈，哈哈！」笑聲中，他雙手十指收緊，可就怪了，這蒲一玉的肌肉，就有如有彈性一樣，漸漸，他十指已無法抓得住他，也別說毀他的琵琶骨了！

「范慶你看如何？」

「啊！你！」

「我這是天助自助者，我沒有人救，可是，我依然可以壞你大事，老實說，你們的陰謀詭計，可以陷害好人，可無法害得了我這個魔鬼，你想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可會以牙還牙，以血還血！」語聲未畢，嗆郎的一聲響，又是一聲長笑，蒲一玉身形長起，斷鍊殘鎖飛射中，范慶首先吃了這些零碎苦頭，然後，抖手將自己的兵刃鐵鍊束迎頭擊上，其實，范慶可算自不量力，蒲一玉已顯示了他的確實實力，他雙手雙脚被困，琵琶骨要穴被封，只要一收手，就可以毀了他全身功力，嘿！這已辦不到，試問，出了柙的老虎，又焉能是其對手。

蒲一玉聽風辨聲，知道有人在背後襲擊，可是，他並不回身，只見他，人在半空，右手一沉，一個小子爲其抓起，快也眞快到了極點，一招得手，身形已順勢而下，衆人眼前一花，「叭」、「哇」的聲中，一道血光向衆人頭上飛過。

原來這小子爲蒲一玉當作了兵器，一擋鐵鍊束，試問人身那如鐵，范慶又是重力出手，可惜，那小個子迎個正着，只能嘔血示意，表示他已領了盛惠。

范慶看清楚正是那個小徒孫時，心中未免難過，打已打了，也就不再多言其他，反正是拚命的事，身形動，還想找蒲一玉時，一聲聲慘叫傳來，一條人影東歪西倒，而孟莊是滿臉驚喜之色。「蒲大俠，你不可出手太重，事情鬧得太大，也不好收拾。」

「你放心，我自有分寸，老實說，這些飯桶，對我還有些用處。除了那個出賣我的小子，讓他們自己人打了個重傷外，其他，哈，誠如范慶所言，我要他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哈……哈……」笑聲中，最後一個侍衛爲一招「飛星斜撥」之中指直點腰俞穴，好，這位好漢，可彎了腰，手按咽喉，咳啊咳的，咳了個神昏顛倒，眼前金星亂冒。

「范慶，你看如何？」

范慶可給他僵住了。

「我的百截手，大柔點穴法如何？」

范慶心中轟的一震，百截手，乃是上古秘笈，前輩拳仙伊秋水，無意中在橋陵軒轅宮中發現的秘密，初時以爲是上古的經籍，後與方外至交玄機山人互相演譯，將上古蝌蚪文譯成正楷，才發現是一部武學精典，伊秋水與玄機山人已年老，也不想再參研，而玄機山人的弟子玉面全猊，古清波是個文武全材，人品更佳，兩老爲成就一個有天份的武學中人，將這份珍藏通寶送給了古清波，不料天不佑英俠，古清波英年早喪，好！這份寶笈從此失傳。

范慶師父夏迪務，乃當年江湖上有名的天眼通，對武林軼事逸聞，以及各派各家的武功，均有所知，所以，范慶耳濡目染之下，胸中也有不少見識，可惜，一入官場，沾上了宵小的奸、刁、托、拍等壞習氣，不過，聽到了那百截手、大柔點穴法時，他算是呆了神，暗中叫苦不迭矣！

這大柔點穴，比一般江湖道的點穴打脈之法均有不同，點法奇特，解法更異，不論任何門派的點穴，至多不過令人氣脈失馭，除了幾個大穴外，絕對不會牽涉到性命，唯有大柔點穴法，不論重、輕之穴，全是闖過心脈，不熟其技，妄想解救，輕則激心脈，引使大腦受損，不是癱瘓，就是痴呆，重則一命嗚呼，最是陰狠厲害不過的。

現在，蒲一玉是十分明白，在這監獄中殺死人，勢必會牽累到聶昌，還有其他之獄卒，范慶之所以敢出手還擊，就是看準了蒲一玉不敢血濺大牢，但是，他那裡想得到，蒲一玉可以用上這一着辣手。

「現在，我可以大大方方的放你們出去，哈！然後，等你們咳的咳，叫的叫，痛的痛，臥的臥！一輩子也別想過得太平日子！」

「范師父，救命，救命！」

一片呼救聲，令范慶心神大亂。

「你們求他救！哈，他自顧也不暇，那能救你們，我說范師父，你敢不敢救他們？」

「蒲大……俠！」

「不敢當。」

「你意欲何爲？」

「哈，八字眞言，你聽了，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范某早已陷入如此之境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了！」

「天助自助者。」

「請你高抬貴手。」

「我，我爲什麼要高抬貴手，你們這批人中敗類，我有什麼理由放過你們！」

「爲了什麼？爲了孟莊，還有不少不少！王大人他會低頭，他會服輸，他以後，永不會再難爲你！」

「哈，我怕他來難爲我，還有，你們還有什麼方式來對付我？哈，也罷，來，你們快走吧！」

「到那裡去？」

「到王黼家中去。」

「去幹什麼？」

「讓他看清楚，你們這批狗奴才的眞正面目，你們去是不去？不去，我也不來勉强，不過，你們就終生如此呻吟、叫苦，一直到壽元盡……嗯？」

「不！」一陣紊亂的叫聲，哀求聲。

「那裡去！」在蒲一玉的命令下，這些人你攙我扶的，捱捱擠擠的出了牢門。

孟莊快步的走到蒲一玉身邊，沉聲道：「蒲大俠，你……爲何這樣做，你就不怕他們，別有奸計？」

「有這麼多狗奴才作榜樣，試問，這老奴他還敢與我鬥法，老實說，我一得消息，要敲山鎮虎，非但令其看個清楚明白，知道他們即使奸如鬼，也難翻出我的手掌！」他又一回頭對范慶道：「請你在前引路，你已該明白，我之所以不出手對付你們，哼！就是要你做領頭軍！」

「唉！」范慶長長的嘆了口氣，身形微動，人已與蒲一玉擦身而過！

「有許多話，我也不必提醒你，還有你那些徒子徒孫的性命。」

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向太傅府第走去，不過，看來是如此的凄涼，如此的莫明其妙！

「是范師兄！」在將近太傅府第時，有人聲傳來！

「宋師弟！是你！」

「唉！范師兄，這是怎麼一回事啊？你們，你們那會落得如此這般田地！」

「一言難盡，宋師弟，你們可千萬別出手。」

「爲什麼？」

「有那麼多自己弟兄受了百截手、大柔點穴法所苦，師弟，老師的遺訓，你也該有所明白，你我可不是此人的對手，一個不巧，更可能毀了這十幾人的性命。」

「百截手、大柔點穴法，聽是聽過，見却沒有見過，范師兄，你又怎麼斷定是貨眞價實的？范師兄，我可是疑心這個小子，有些存心不良！」

「宋師弟，不可……」

「范師兄，你也講不下去，所以也別再講下去，老實說，你們辦事不力，早已有人通報，報告於老大人知道，現在，做師弟的，是奉了老大人的命，前來阻住你們，別去麻煩他老人家，還有，最重要的是，哼！他老人家可看不慣那些苦口哭臉的喪家犬樣。」

「你說什麼？」范慶可發了眞怒，想不到自己在勢窮力竭之時，自己視之爲心腹的師弟，也會在這個骨節眼上，來個反戈一擊。

說什麼苦口哭臉，說什麼喪家犬，這簡直是打落水狗啊，王黼不想見他們，不，分明是這個宋天乙在中間搗鬼，他想竊取自己的地位，他希望打入府中，他希望能逐自己出王府，然後，取己位而代之，哈！好，想不到你謀人，人謀你，范慶狂笑一陣，倏的，身形一動，借着他幾分狂態，打他一個措手不及，鐵鍊束就如一條怪蟒般，沒頭沒腦的，向那個宋天乙當頂打到。

宋天乙可能是情報有誤，也可能是太過狂妄，他根本想不到范慶並未受傷，當這一羣殘兵敗將走來時，他本能的以爲，自己師兄也難免受了挫損，就因爲這個原故，他本來面目畢露，他當范慶是釜底游魂，他更自以爲，只要逼死了范慶，解決了這一批受傷不淺的同門，那時，他就可算是王太傅府中，唯一的教師，然後，取得了八十萬禁軍教頭的實銜，到這個時候，他大可以抖一抖威風，就爲了這一念之貪，他算是昧了良心，對自己的恩人，事實如此，宋天乙之所以有今日，全仗范慶之提攜，現在來個倒戈相向。

可是事實出乎意料之外，范慶是故作瘋魔之狀，那裡知道，在這瘋魔之假裝下一記殺手招，已直達中門，宋天乙功力不凡，更工心計，表面上，他事事以師兄爲首是瞻，可是，沒一個小地方他會疏忽，

尤其是對於武功，出手，更是萬分留意，因此，宋天乙自以爲自己是有充份之把握，可以對付范慶，不料，相互之間的一個疏忽，一個以爲可以令對方就範，而另一個却猝然之間來個突擊，一個是得意忘形，未免有所疏忽，而一個是自恨受愚，傾全力出擊。

宋天乙發現師兄未受傷，心中微微一慌，而鐵鍊束已摟頭蓋頂地，挾着極大之勁力打到了來。

宋天乙在百忙中，側身坐馬，左手出招，以求一緩來勢，然後出招，還招，可是，雖然，你平時城府極深，而且時時留意其出手之精粹所在，別忘了，當你面目撕破之後，逼到對方勢必一拚之時，這出手發招，就不是依常規例可以衡量。

宋天乙之估計稍有一失，好，害人不成，反而害了自己。

范慶是拚了全力，挾憤而來，宋天乙側身避招，一手掏向腰際，左手發招，看來是一氣呵成，其實，在范慶眼中，由於同門多年，就算是有心人對付無心人，到底范慶年長，閱歷較深，又何況身遭慘敗，又遭出賣，不得不處處留神，也因爲如此，却也看了個清楚明白，宋天乙才有舉動，范慶早已另有殺手，搶先發難，鐵鍊束倏的一抖一挫，明明早摟頭蓋頂而來，突然變爲反手掠影，鐵鍊束由右至左的，捲起一條黑虹，可憐宋天乙一時大意，對付上盤出手一發空，發覺不對，業已爲時已晚，他想迴身發招，用自己得意的兵刃三才棒打他一個狠的，眼前黑影翻動，自己的門戶未守，驚叫一聲不好，勉强出左手强格一招，「叭」的一聲，宋天乙一聲慘叫，可憐，左手齊腕爲范慶之鐵鍊束擊斷。

范慶一招得手，再不怠慢！

「小子，你好！敢出賣你老子！」語聲中，鐵鍊束宛如一條黑龍般向宋天乙環身捲到。

宋天乙雖然一招落敗，到底有多年功力，屢經陣仗，臨危不能大亂，强吸一口氣，身形微動，三才棒業已出手，一招「定海針」，三才棒三節變得筆直，由上而下，直插中門。

范慶的鐵鍊束剛巧一招得手，反手又一招「鬧海金龍」，金影翻滾中，却就此讓三才棒的「定海針」封住，這就可看得出，同門學技的妙處。

范慶一招被封，不敢怠慢，他已明白，分明是有心人對付無心人，自己想不到師弟是處心積慮的謀害自己，目下一招是偷襲得手，第二招就此爲其封殺，如果不是自己制敵機先，砍了他一隻左手，看來，今晚就得爲這個忘恩負義的師弟敗了個乾乾淨淨！

事已如此，恨也無用，必須設法將其殺了不可，因此，師門所傳的海龍神筆法，舞了個風雨不透。現在，可以看到了，這個范慶的掌法厲害，他一抖開鐵鍊束，就如天神般……「倒打神山」、「中流砥柱」、「龍門翻浪」、「鬧海金龍」！一招一式，宛如巨靈神力劈三門峽，勝過二郎神怒打漓江堆。

范慶他是鬚眉戟張，兩目神光閃閃，將個宋天乙逐出圈外，漸漸地，漸漸地，步步緊逼，鍊聲嗆嗆中，宋天乙是被逼得透不過氣了。

「弟兄們！上啊！」宋天乙長嘯聲中，他招呼了自己的手下，向師兄范慶來個羣毆，宋天乙不禁暗罵自己笨，左手已斷，身受痛傷，爲什麼不用這些替死鬼，來圍攻這個形如瘋魔的師兄，只要范慶毀了，這一批師兄的門下，還不是一個個的等死，這批人解決了，哈哈！自己不就是新的八十萬禁軍教頭。

在宋天乙之命令下，這批打手果然發聲吶喊，圍住了范慶出手。本來，范慶是分明佔得了上風，這批人的加入，由宋天乙指示，點撥，范慶明明比任何人的武功高出一綫，可也落個無可奈何，爲求伺機尋隙，他不得不一收鐵鍊束來個以守代攻，就在羣毆開始的時候，血蝙蝠他是一聲清嘯，白影一晃，不知他使用了何等樣身法，一穿一揮，人已穿入圍中，他首先對范慶冷冷一笑道：「想不到，還有比你更不如的畜牲。」

范慶可不敢口出惡聲，看情形，聽語氣，分明他是來幫助自己的，如果，血蝙蝠對自己一消敵意，而共同聯合對付宋天乙，自己定有十分的把握，將這個喪心病狂的狗賊擊斃，現在，他恨極了宋天乙，他希望這個師弟死，事實，宋天乙也實在該死！

蒲一玉又如何，他是陰惻惻冷冰冰的，展開身法，但見他百截手展開，就如一個大白蝴蝶在人羣中翩翩起舞，只要他看準了一出手，準有一個人慘哼呼叫聲中，不是退開，就是倒地，然後無法動彈，只剩下慘哼的份兒，不一刻，只剩下宋天乙與范慶在拚鬥，有幾個宋天乙手下，已逃之夭夭，地下，七零八落的坐、卧者不少人。

蒲一玉冷冷一笑道：「范慶，看你清理門戶了！」

宋天乙心中如今好像倒翻了五味架，甜、酸、苦、辣、咸味味皆全，左掌越來越痛，心神越來越驚，想走，可來不及了，因爲，范慶的鐵鍊束，已經圍了個風雨不透，想拚命，難了，同門學藝，誰有多少功力，又怎能瞞得過對方，如果，一個弄巧反拙，看來就得屍橫就

地。

宋天乙心中內怯，也因此，他遲遲不敢下殺手，延遲至今，却讓個血蝙蝠來看好戲！

「范師……范師兄，算了吧！何必……何必同門相殘，讓別人看笑話，啊……師兄，你多包涵，是我的不是，你饒了我這一次，以後，我可是永不會對你……翻臉！不，我立刻離開東京，你看如何？嗯！師兄，你開開金口啊，師兄……」

可憐的宋天乙是邊打，邊招架，一邊口中低聲下氣的說着求情話，不料，范慶已恨透了宋天乙，並且，更看出了宋天乙爲人卑鄙無耻，如果不是蒲一玉，好！自己不知會落得個甚麼樣的結果，他不能就此而罷休，因此，宋天乙你講你的，他只是靜心用力，將第一路混天開山式，舞得風雨不透。

今夜這一仗可算是范慶的畢生功力所聚，這一路化招，盡量發揮，宋天乙本來已落下風，這一來，可就算是被逼入了死胡同中了。

左手斷處，越來越痛，面對前途，又有越來越暗淡之感，宋天乙再見范慶咬牙悶鬥，明白了師兄的心意，他是恨透了自己，不是天良發現，而是羞恨交迸道：「范師兄，我把這條命奉上，如你之意，不過，范師兄，我妻兒老少，與你無仇無怨……師兄你可不能難爲他們……這樣可以了吧！你點點頭，讓我心死，你看如何？你！師兄，難道，你連這些也不答應，你好狠的心！」

「是你自己狠心，宋天乙，接招！」混天開山招中的第十一式變化，倒打天門，祇見黑影縱橫。

宋天乙已經鬥志全無，這一下重招，他是一無招架，眞可能他是聽打，叭的一聲，鐵鍊束抽中了宋天乙背心，宋天乙口中鮮血狂噴，面帶苦笑，身形借勢彈出，手一伸，扶住了一棵棗樹。

「如何，哼！」慢慢的，宋天乙身子往下滑，軟……越來越軟了，癱在地上，臉上血漬淋漓，依然是帶了一些苦笑，兩隻眼看住前方，慢慢的，呆了，定住了！范慶不由一陣心震，數十年同門學技，那料到有今日的結果！

現在爲血蝙蝠手法所中的人，又加强了陣容，在范慶前導，蒲一玉後押之下，來到了王黼府第之外，天色微明，在你叫我喊呻吟之下，進了門，來到了花廳之外，王黼今日不用上朝，却想不到，這些家將、侍衛來向他請安了，他是個奸臣，可不是個大豪，他那敢來看這批人……但是，范慶已來到了他面前，向他報告了謀殺失手的詳情，然後逼王黼出廳。

「范教頭，你！你爲什麼逼我？」

「是你逼我！」

「我逼你？范教頭，你可別開玩笑，我那會逼你？」

「你授意宋天乙！」

「宋天乙？他可是你師弟，老范，我可不管……他怎麼樣對你！我……」

「對了，他怎麼樣對付我，你說……」

「他說……你是飯桶，沒法解決血蝙蝠呢！」不好，王黼面色大變，發覺話已漏風，這可是不打自招，自己與宋天乙，即使不是同謀，也是明知其事，而故縱其行。

「人言江湖險惡，而今才知官場人心險惡，王太傅，我已傷透了心，我也看穿爾等之爲人，走，我相信血蝙蝠決不敢殺你，不過，以後，你就另找好手來保護你，但願你公侯萬代，唉！」

王黼看出了范慶有了離心，從此，他可算是更爲心驚，永難安枕，他自己事自己知，聲名極壞，而希望食其肉、寢其皮者，大不乏人，再講其他守衛，又有誰，范慶除了無法解決血蝙蝠之外，這兩人却也制得兇，尅得邪，聽范慶的語氣，宋天乙分明已爲范慶所解決，那麼，以後，以後又如何？

何況，他家之深閨內院中，藏有江湖人物在。

暫時，祇得先退了血蝙蝠這個煞星，然後，再計議其他，他……來到了花廳，不，是給范慶押了出去。

* * *

當王黼人未到，耳邊聽到了那一陣陣的呻吟，慘叫，王黼可就心神煩亂，手足無措，一出花廳，抬眼一望，唉，晦氣，那還像個太傅第了，簡直是劫後戰場，傷兵滿地，形象十分淒厲。

「王黼！」蒲一玉眼中的太傅，與街市賣菜、屠夫一無分別，連名帶姓的呼叫，而且語氣又十分冷峭，透露出萬分鄙視之意：「你可看清楚乎，這些，全是你的走狗爪牙，他們意圖害我，殺我，嘿嘿，可惜是天不容蒲某死在爾等小人宵小之手上，這就令我脫出爾等的奸計羅網之中，王黼，你這個昧了天良，無耻、荒淫、殘虐的狗官，你逢君之惡，你禍國殃民，你排擠同僚，你打擊善類，你這個奸臣大惡，姓蒲的本不想將事鬧大，而今，你拿命來！」語聲中，白影一晃，就來抓王黼！

「不可……」有人在屏風後出聲，並且聲到人到，一條看來十分苗條的少女身形出現！

「啊！是妳！」王黼驚叫了一聲，才彷彿如大夢初醒的那樣。

「是我！」那少女的語聲中，微含着慍意的說道。

「妳，妳大概叫蓓兒？」

大概，呃！看來不一定是叫蓓兒的！

「我是蓓兒！」

「啊呀！妳！」

「我是你所生，可是，我不是你的女兒！」

「不！不……妳那會不是我的女兒了呢？」

「你幾時當我母女是人，我娘爲你所汚，我娘依然在後院中，過着她的清苦生活，我出生，我長大，除了每年過年或者你做壽，或者……唉！總之，你我見過幾次面，我娘叫我蓓兒，你依稀記得有個不齒於王府的小女孩，叫做蓓兒，如此而已，你……」

「王小姐！」有人在招呼少女。

「我不姓王！」

「胡說，是我女兒，那能不姓王？」

「你，你，好，今日，我就是來告訴你，娘已死了，我也該走了。」

「不！妳到那裡去？」

「天下之大，何處不可以容身，王太傅，我告訴你，你手握大權，你可以爲國爲民，也可以禍國殃民，不過，你！唉，我不忍心親手殺你，這是我的……不是……我不該還記住這個甚麼生身之恩，記住我……相信，蒲大俠會留你一條狗命。」

「不！」蒲一玉沉聲說道，然後，身形不動，其疾似箭，仍王黼撲去！

「住手！」王蓓却不肯放鬆，如影附形的纏住了蒲一玉，道：「蒲大俠，我明知武功不及你，不過，我可不能讓你鬧出太大的風波，再說，唉……」

「王小姐！」

「我早已說過，我不姓王！」

「如此，蓓小姐，妳又何必護住這個禽獸不如的畜牲，難道，此人之劣跡還算少，此人之所作所爲，令人髮指之事實，可算是罄竹難書，我非殺了他不可……」

「除非你殺了我。」這王蓓小姐可算是扳了面……而銀虹抖起，蘭家卅六路天虹鞭法，一出手，就是拚命招數，飛霜飄雪的殺手招。

蘭州蘭家爲當今江湖上，最有名的武學世家，三十六路天虹鞭法，爲江湖道上公認第二——其實是無人敢認第一，因爲羣雄所公認兵刃第一，是太祖棒，那實在是因爲趙匡胤開了一代皇朝，那是一個人頂起了一個門戶的獨特例子而已，當得一聲威名顯赫，蘭家人士，極少在江湖露面。

當然，善於隱晦，也等於善保聲名，不過，不論是任何門派，一與蘭家對了頭，好！那就永世沒得完了。

所以，蒲一玉第一次與少女交手，不敢過於逼近，更且，自動求下台，現在，少女是拚了命，蒲一玉又該如何？走……眞的是怕了少女不成？

「蓓小姐……妳……幹什麼啊……」

「拚命！」

「你對我有恩……」

「這是我的不是？」

「與妳何干？妳好心好意，通知我，令尊，不，這老奸的毒計，使我有所防範，令我不爲小人暗算，妳對我有恩，妳那會突然翻臉？」

「你自己就該明白。」

「唉！」蒲一玉他是嘆了口氣，心神一亂，脚步未見有失，並且，他爲這姑娘的蠻不講理，任性妄爲的舉動，有些氣昏了頭，可是，蒲一玉啊，你可得自己小心自己啊！尤其是蓓小姐施展的是拚命的打法，全力閃避，已是吃了大虧，最好辦法，就該用百截手，陰陽雙扣刀，出手過招，你不還招已落了一重下風，不會全力避開，落了二重下風，更要命的是，蓓小姐的功力未到家，銀鞭尚不能操縱自如，你再心亂神疲的，好，蓓小姐只顧拚命，想不到蒲一玉會在這個時候，有了些自暴自棄的念頭，可憐，她的一招天山飄雪，銀鞭如同半空降下一陣瑞雪，叭的一响，蒲一玉肩頭中鞭，蒲一玉一個踉蹌，身形右側，尚幸如此，蓓小姐的殺手招本就連綿不絕，發覺對手不招不架，中了自己殺手，心一抖，還想制住餘招，還是免不了，第二式飛渡玉門，可憐，即使是餘波，蒲一玉背心依然中了一下狠的，一口鮮血噴出，全身乏力的癱瘓在地上。

蓓小姐粉臉變色，心中一片惘然，爲什麼？爲什麼？她呆呆的，將蒲一玉扶起：「你爲什麼不還手？」

蒲一玉苦笑了笑，他搖了搖頭，掙扎着起身，蓓小姐看得十分清楚，他是受傷不輕，本來，她想自己死，因爲她明白，自己武功絕不是蒲一玉的對手，她恨自己生身之父，她佩服蒲一玉的磊落光明，就因爲這個原故，她聽到范慶的計劃，她不顧一切，她向蒲一玉洩了底，但是，當其發覺蒲一玉想出手毀王黼時，她直覺是自己犯了弑父的大罪，因此，她阻攔了他。

少女的心思，眞是多而不可思議的，當她與蒲一玉兩次交手時，她心頭大痛，她以爲，這一來，她與蒲一玉就算作了個死對頭，她想死，對！她自己死了，一了百了，蒲一玉再殺她父親也好，毀了東京也不壞，自己祇求個眼不見爲是，故此一出手就拚命。

那想不到自己沒死，反而出手擊傷了自己所最心折的英俠，她……那能心中不惘然，心中不苦痛呢？

「大小姐妳立下了好大的功！」有人陰惻惻的在笑，蓓小姐突然驚醒過來了，內外已佈滿了人。

蓓小姐不禁苦痛萬分，分明，他們想乘勢來打病老虎。

「蓓兒，哈哈，好，以後，我可以放心了，我有個如此厲害的女兒，好，眞好，來，妳過來，這隻血蝙蝠，我可會好好的招呼他！」

「誰是你的女兒？」

「什麼？妳敢如此大膽？」

「我膽那有你大？你敢欺君罔上，你敢愚弄愛情！」

「住口，難道妳要逼老夫把妳當作外人的一般看待？」

「求之不得！」

「好大膽的丫頭，人來！」現在，可又是一呼百諾了，有多少人在史廣的率領下圍住了花廳。

「給我殺！」

「大小姐又如何？」

「甚麼大小姐，賤丫頭！殺！殺！殺！」

「好，是你親口所說的，你我一無關係，二無關連！」

「與妳有關連……怕不辱沒了老夫的姓！」

「呸！」蓓姑娘可是發了狠：「誰敢過來！」

那有人不敢過來，現在，他們——史廣等人以爲一隻是死蝙蝠，傷病老虎，怕什麼？至於這個大小姐，嘿！明明是那個蒲一玉讓招，讓出了事，一個小女子，也得把她困死了，對，史廣是長笑一聲道：「是妳自甘下賤，對不住，弟兄們，上，還有，范師父，如果想報仇，快來插一手。」

范慶顯得十分尷尬，但是，他還是來到了花廳，還是由他指揮，與史廣聯手，對付一個少女，一個傷者。

蒲一玉突然一長身，他已起了身，大袖一抖，雙手的護手雙扣刀出現，他苦笑了笑道：「大小姐，上吧！」

語音才畢，就見一條白影，其疾如箭，出手如電，抖手揮起，銀虹一上一下，血影立即隨之而起，啊，吔，兩聲慘叫，已解決了兩個。

少女心中一定，長鞭抖起，她對蒲一玉是微有不支，但是，對付這羣大豪府中的侍衛，虞侯之輩，却是綽綽有餘，既然心神已定，出手也就不會亂，由於她恨極了史廣，因此，長鞭一抖，立即將史廣及其附近的幾個爪牙圍住，殺手迭出，鞭嘯聲中，一個個叫聲傳來，剎那間，也爲其揮出了六個，史廣也幾乎爲其一招流星趕月擊中上盤，即使任其如何機警陰毒，將個同伴作了替死鬼，可也令其出了一身冷汗。

可是，范慶却是厲害，他已看出蒲一玉受傷不輕，他的出手雖然凌厲萬分，其實，這是強弩之末，他是在拚命，他希望速戰速決，他更希望能在短時間內，殺出一條血路來，好，爲求復仇，爲求領功，好好困住他，因此，他傳下暗令，與他游鬥，不與他硬拚，反正，他已受了傷無法運用神功，飛騰奔跑，只要不與他近身撲鬥，就可以保存性命，就可令其慢慢乏力、神疲、脫力、散功，好，大功告成！

蒲一玉是明白自己之處境，可是，少女却看不出目前的形勢，這也難怪，一個深藏閨中的少女，一個偶然的機緣，學得了一身好本領，可是，江湖閱歷太少，這就吃了大虧，待到少女發覺蒲一玉的處境危殆時，業已爲時已晚了。

蒲一玉越來越感到乏力，背上、肩頭的傷患，越來越痛，事實俱在，蒲一玉所受的傷，雖非致命，却也是筋亂骨折，好好的靜養，搶救，尚且非短期所能康復，那可以再如此的拚搏，運氣來牽動傷勢的……又何況，范慶老奸巨猾，胸有成竹，蒲一玉初出手，尚可一舉毀了兩個，待等范慶穩住陣脚後，蒲一玉就是祇剩下捱打被困的份兒了。

蒲一玉長嘆了一聲，束手就擒，或者，面對更不幸的折辱，他已打定了主意，可是，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少女連衝幾衝，想與蒲一玉會合而失敗之時，桀桀怪笑聲中，一條黑影突入人羣中，一把抓住蒲一玉道：「什麼？老弟，你也會受了傷，嗨，還不輕呢！不可動手！」邊說，這個黑衣人右手連抓幾抓，並且，抓了即揮，揮了又抓，一條條的人影被直擲出，又再長笑一聲，說道：「血蝙蝠變了傷蝙蝠，咱們走吧！」

「好，走，王老頭，你小心了，總會有一天，我們來取你項上的人頭。」

少女是看得清清楚楚，是二個黑衣人，一個放走了蒲一玉，還有一個本來是來助自己對付史廣一班人，現在，聽了另一個的話，也揚聲說了一番話，走了！

少女心中不知是喜還是憂，咬一咬牙，她是銀鞭連發三招，將史廣等人逼開，冷冷一笑道：「王黼，你聽明白了，也該看明白了，你手下那些狐羣狗黨，並無大用，我本該殺了他們，但是，殺了他們，

也是於事無補，至於你……你我已無關連，不過，我不得不對你……唉，算是我臨別贈言，他們，恨你入骨，遲早，我相信，他們說得出，也就一定做得到，會來取你項上人頭，不是我黑心，而是，我的確希望他們早些來，越早越好！」

「爲什麼？爲什麼？」

「因爲你……早死一日，可少害一日人啦，這道理你還不明白嗎？」

「呸！」王黼是被氣得癱坐在椅子上。

少女臉有哀痛之色，飛身上了屋頂，走了。她想找尋蒲一玉，但是，她又怕見到了他，心中，始終有這樣一張清秀而帶有幾分冷傲的神色少年，城門已開，太陽已上了山，突然，她有股說不出的空寂之感，世界雖大，自己却如無容身之地。

「王小姐，還是蓓姑娘！」

少女嚇了一大跳，回頭一看，正是那兩個黑衣人，看清了，原來是一對孖生兄弟，後面有一輛大車，有個莊稼漢子模樣的車把式，少女不禁面色微紅。

「他！不妨事吧？」

「死不了，可是，至少得躺半年，甚或一載。」

「我傷得他那麼重，可是，爲什麼？他不還手呢？」

「他見蘭家後人，永不敢有所冒犯，因爲，他的命，還有他姊姊，全仗蘭家的大娘所救，因此，他不敢與妳對敵。」

「是……」

「還有，咱家的小兄弟，可也不願傷了妳的心。」

「我！」

「走吧！嗯！去見了他，安慰安慰他，這可有好處，至少，該躺一年，半個月能成也沒一定，哈哈！」

長笑聲中，車聲轆轆，這一行人，離開了開封，越來越遠了……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爲了挽救殺劫　忍受侵蝕道基

上文提要：袁紫烟懷抱救世心願，從師學術法，由星象變化中，默察出天下的興亡氣數，發現干擾天機，使亂象早呈，人間又將淪入劫殺苦難，她計劃要撲滅升起的王氣，借重皇上的治亂大權，幫助她消除亂源，於是她離開修練十五年的終南山，投入隋陽帝的宮廷中，做一名嬪女，是侍酒的女官，發現從蕭皇后、十二院夫人，都沒有像袁寶兒這樣的美色，她調配的異香，勾人魂魄，便對她細心觀察……

這眞是人生中冷酷的事實，袁紫烟伺酒三月，沒有人發現她才色出衆，一旦她脫穎而出，却又感失之交臂，爲甚麼不早些把這個才貌雙絕的女嬪收入麾下？

隋煬帝望着堆滿御案的奏章，有些氣餒的說：「成都，你才兼文武，替朕分勞，檢閱一下這些奏章，選出一些重要的給朕批閱。」

「皇上，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撥款賑災，以安民生，剿滅亂匪，以振民氣，」宇文成都道：「國事雖然紛陳，但大局尙未紊亂，暴民平定後就不難理出一個頭緒了。」

隋煬帝雖在靜聽宇文成都的意見，但雙目如賊，不停在袁紫烟身上搜覓，看得袁紫烟臉都紅了，只好微垂着頭，含羞淺笑。

有甚麼辦法呢？他是手握生殺大權的帝王啊！

但袁紫烟的美麗，是清秀、飄逸的仙姿玉容，不帶惑人的妖氣。

所以，隋煬帝還很清醒，也聽清楚了宇文成都的奏聞。

「派高熲代朕發放賑銀，韓擒虎提調大軍，分剿六路亂民，卿家以爲如何？」

「皇上英明，高熲望重一時，又極清廉，由他出面發放賑銀，實爲第一人選，」宇文成都道：「韓擒虎一代名將，年事雖長，餘威猶存，不少統兵之帥，多爲他的舊屬，由他總綰軍符，亂事指日可平了。」

「朕撥庫銀百萬兩，由高熲攜往賑災，不足之數，各道州府籌墊，抵繳來年糧賦。」隋煬帝道：「封韓擒虎爲六路都招討，提大軍三十萬，克日出師，朕給他一年限期，平滅六路烽煙，時間是否足夠呢？」

宇文成都笑道：「再授他上方寶劍，節制各路軍兵，便宜放手行事，撫剿並行，分路進兵，一年應該夠了。」

「好，朕這就發下詔旨。」隋煬帝召來太監，親書詔旨，走筆如飛，片刻而就。

袁紫烟冷眼旁觀，看他處事的果決英明，實在是個才情縱橫的好皇帝，如果，他肯把三分之一的精力花在朝政上，大隋朝絕不會有亡國之憂。

詔旨頒下，隋煬帝似是受了一番委屈，搖搖頭，歎道：「成都，這積案奏章，既非甚麼大事，就由你代朕處置了吧！」

「皇上，這個成都怎敢承擔，由成都會同稟筆太監，整列條陳，再請皇上決示吧！」

宇文成都表現出了絕對的尊敬與忠誠。

「好吧！」隋煬帝已顯出極不耐煩的神色，拉住袁紫烟離開了御書

房。

看出隋煬帝的焦急神色，宇文成都不敢再多言了。

雖然，他急於想提出袁寶兒一些可疑的跡象。

袁紫烟回顧了宇文成都一眼，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她發覺宇文成都以目示意她，此時不宜多言。

袁紫烟想不通，她已明白的說出來，危險在京師，洩漏了天機，隋煬帝爲甚麼不追問呢？

她原想御書房一番深談，能取得煬帝的信任，也取得宇文成都的合作，用宮廷禁衛的力量，展開撲滅的工作，以挽救一場殺劫。

她急欲完成這個心願，早些回終南山去。

長安的繁華固然可愛，但它會逐漸侵蝕了她的道基。

隋煬帝快步奔走，直走到一間幽靜的院落中。

內宮中房舍連雲，庭院處處，袁紫烟雖然入宮三個月，却也無法熟悉各處庭院。

這是個很雅緻的院落，幾盆秋菊，數株臘梅，是一座非常清幽的三合院落。

隋煬帝直奔正房，兩個坐在廳房的宮女，一見隋煬帝突然到來，急急跪下接駕。隋煬帝却一揮手，把兩個宮女攆了出去。

隋煬帝放開袁紫烟，大喘了兩口氣。

袁紫烟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發覺這是個很奇怪的地方，像一處寢室，却不見床帳，兩張太師椅上鋪着粉紅色的坐墊。

一張紅漆八仙桌上放着細瓷茶壺和四個瓷杯。

最奇怪的是一張奇大的木椅上，覆蓋着粉紅色的綉花披套。

袁紫烟看不懂是甚麼地方，也不懂房中的設備作用，奇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逍遙居。」隋煬帝掀去大木椅上的粉紅披套，笑道：「紫烟，坐上去試試看。」

袁紫烟眨動一下大眼睛，忖道：你是一國之君，怎的還童心未泯，這不過是一張大木椅罷了，有甚麼好試的？

帝王是擁有絕對權威的人，一句話決人生死，沒有人敢違抗他的聖諭。

但袁紫烟却一點也不害怕，竟然站着未動。

「坐上去啊！」隋煬帝詭異的笑着，扶着袁紫烟走近木椅。

「這個頑劣的皇上。」袁紫烟心中忖道：我要借助他的權勢，完成拯救萬民蒼生的功德，倒是不宜太過忤逆他，坐就坐吧！難道這張木椅上佈下了天羅地網不成？

在隋煬帝半推半扶下，袁紫烟坐上了大木椅。

柔軟的椅面，似是用錦緞織成，坐上去相當的舒適。

隋煬帝笑得更詭異了，拏起袁紫烟的雙腕放在椅子兩側的扶手上，道：「這叫逍遙椅，朕要巧手的工匠製成的。」

「這樣一張木椅，有甚麼用處呢？」袁紫烟道：「不過，坐上來倒很安適。」

「那就好！」隋煬帝突然一按機鈕，大木椅扶手之上，立即伸出兩道鐵箍，緊緊的把袁紫烟雙腕扣在扶手上。

袁紫烟一皺眉頭，道：「皇上，這是幹甚麼呀？」

「紫烟，看上去，你是個很倔强的人，朕自知說服你不太容易啊！」

「我不大明白，你有話儘管說個清楚。」袁紫烟的神情十分鎮靜，道：「你是皇上，誰敢不聽呢？」

木椅突然開始快速的旋動，椅背也向後倒去，另一道鐵箍伸了出來，扣緊了袁紫烟的柳腰。

不用再問甚麼，袁紫烟已明白了逍遙椅的用途，是幫助帝王征服倔强女人的設備。

袁紫烟突然升起了怒火。

「紫烟，朕不會辜負你的，事畢之後，朕封你一院夫人。」

袁紫烟長長吐了一口氣，强忍下怒火，冷冷的說道：「男女相悅，也不用把手脚、身體用鐵箍箍起來。這不是求愛，是强暴。」

「强暴！」隋煬帝楞了一下，笑道：「我懂，不過，我却是第一次聽到有人對我說出這句話來。」

「你能作得出來，別人爲甚麼不能說？」袁紫烟道。

「紫烟，不要生氣，朕只是好玩啊！」

「哼！大隋朝的江山就快被你玩完了！」袁紫烟道：「再這樣玩下去，只怕一年也玩不到了！」

隋煬帝呆了一呆，道：「紫烟，這可是砍頭的大罪，不能胡說啊！」

「一點也不胡說！東北王氣西南來，已然逼近長安，」袁紫烟道：「你一點都感覺不到麼？」

「朕確實感覺不到，你又怎麼知道呢？」

「看天象啊！」

「看天象？」隋煬帝道：「天象有甚麼變化？」

「三垣星宿，已快被困住了，你還玩得開心啊！」袁紫烟道：「一旦紫微晦暗，你這個皇帝就作不成了。」

「有這麼嚴重嗎？朕不過喜好遊樂，區區小事，上天星文也會垂象麼？」

袁紫烟歎息一聲，道：「天意如此，我也幫不上忙了。」雙手微掙，鐵箍斷裂，柳腰微擺，整座逍遙椅片片碎散於地。

隋煬帝呆呆的站在一側，茫然的看着袁紫烟。

袁紫烟冷冷地說：「明天，我就離開宮廷，任你這個風流皇帝自生自滅吧！」快步走出了逍遙居。

隋煬帝沒有阻止。

事實上，他已心知無法阻止，甚至袁紫烟要傷害他，他也無力逃避。

＊　＊　＊

袁紫烟眞的準備走了，和皇上已鬧得水火不容的局面，借重他權勢挽救蒼生的願望已難實現，這長安深宮中已無她留戀的地方了。

幽居在深宮的嬪、妃、才人，大概沒有一個會拒絕帝王的要求。

她們每日整理姿容，塗脂抹粉，不就是盼望着這一天麼？有些人苦苦等待了三五年，才遇上這個機會，亦有人盼望到人老珠黃，兩鬢斑白，也沒有這樣的際遇。

袁紫烟這三個月雖未受到宮廷生活的薰陶，但心理上已有某種程度的開放，這個貪淫的皇帝，愛色如命，如若堅決不接受他的求歡之愛，是很難取得他的信任和權勢的。

何況袁紫烟要求的又不是一般的權勢，而是一種統率鐵騎、縱橫千里、手握生殺的大權。

忍受了千百委屈，想爭取帝王信任的機會，却被一股怒氣弄砸了，袁紫烟心中有些懊惱，也有一點後悔和失落感。

她不是喜歡隋煬帝，無法敞開心懷接納他，但在瞭解了宮中的情勢和隋煬帝的爲人之後，她隱隱的生出了奉獻的心態，只有任他求得雲雨之歡後，才有和他暢談的機會，才有得到他完全信任的可能。

但她忍受不了隋煬帝那種霸王硬上弓的手段，不能接受强迫性的佔有。

她忽然想到，當時，如果一記耳光甩過去，不知道隋煬帝會有些甚麼反應？

哈哈，一個宮中女嬪打皇帝的耳光，那可是從未有過的奇事了！

想到了開心的地方，袁紫烟笑了，倒是有些後悔剛才沒有打他一記耳光。

她隻身而來，也沒甚麼好整理的東西！看看居住三個多月的小巧雅室，比起終南山的「青蓮洞」是多了一種溫暖的感覺。

那裏北風凜烈，見不到盛開的花朵，只有高大的古松，承受着霜雪的冲擊。

今夜再住一晚，明天就要離開這個地方了，好好的睡一下吧！

躺在床上，閉上眼睛，竟然眞的睡着了。

睜開眼來，天已入夜。

今夜，應該去查看一下天象的變化，但袁紫烟懶得看了，管他呢？帝王的成敗，和她有甚麼關係呢？不是已決定要回終南山了。

雅室外有燈火在閃動。

袁紫烟向外望去，只見四個太監執着紗燈，靜靜的守在室外。

他們似是不敢太過接近，都站在相當的距離之外。

「好啊！派人監視我了，大概準備要宮衛來抓我了。」袁紫烟心中忖思道：「我倒要看看宇文成都訓練出來的宮衛能有多大的本領，那些號稱萬夫不當之勇的十大副統領有些甚麼驚人的技藝，甚至宇文成都的本人又有些甚麼過人之處？」

悄然打開木門，袁紫烟緩步而出，移動了幾盆秋菊，擺在門口，回房去掩上木門，盤膝坐在床上，靜靜的等待着。

很快就有了反應，步履聲走近過來。

袁紫烟心中暗道：「好吧！你能破了我的乙木小陣，再出手打發你吧！」

門外響起了悉索的聲音，似是有人在撞擊東西。

袁紫烟閉目而坐，不予理會。

「紫烟，開門啊，我是皇上。」

袁紫烟心頭跳動了一下，忖道：「怎麼親自來了，你那快被袁寶兒淘空的身體，就算有一身練成的武功，只怕也承受不住我一掌反擊了。」

心中轉念，口中冷冷說道：「有本領就自己進來吧！」

「進不去啊！怎麼景物全變了？」隋煬帝道：「好像是古木叢林一般，無路可通？」

袁紫烟微微的笑了，這小小的乙木陣，還眞的很管用啊！

「紫烟，我都快迷失方向了，請開門吧！朕有話跟你說。」

「有甚麼好說的？我明天就要走了，」袁紫烟道：「我不想大鬧一場，毀傷你的皇宮內苑，但我也不能容忍你的宮衛驚擾我，回去吧，好來好散嘛！」

「紫烟，我要撞上一棵大樹了！」隋煬帝道：「我沒有强暴你的用心，我只是想要你驚奇一下。」

「哼，驚奇一下？那種惡毒的設計一定傷害了很多的少女。」

「是是是，朕以後再不用這些東西了，開開門吧！朕有很多事和你商量。」

「不用了，我決定要走了，不想再理會你的事情。」袁紫烟道：「別再煩我了。」

「紫烟，你眞的這樣忍心麼？

你混入深宮，一定有很重大的目的，朕很想聽聽你的高見啊！」

「我却懶得再理你了，回去吧！你有十二個夫人，無數的才人、嬪妃，別再想打我的主意了。」袁紫烟道：「我要完完整整來，再完完整整的回去。」

「紫烟，聽我說啊，我有事求你。」

完全沒有了皇帝的尊嚴，叫聲中充滿着哀求。

「我不要聽了，你快走吧！我掩上耳朵了。」

袁紫烟吃了秤鉈鐵了心，伸出雙手，掩住了耳朵。

以她的修爲之深，就算重樓深鎖，也可以聽到十丈外輕微的聲息，掩上雙耳，只是一種自然本能的反應。

她仍是一個雙十年華的小姑娘啊！

室外果然再無聲音。

良久之後，袁紫烟輕輕的吁一口氣，忖道：眞的走了，這個沒有耐性的皇帝，我們緣盡於此了。

緩緩站起身子，脫下嬪女衣服，也脫下一身煩惱，暗道：走吧！何必一定要等到明天呢？既然決心棄絕塵緣，又何必多受一夜煎熬，我已盡了心力，餘下的就是在劫難逃了。

袁紫烟換上了青色的衣袍。

那是終南山上修道時穿着的衣服，去意既決，還我本來面目。

緩緩打開房門，天啊！九五之尊的皇上，竟然直挺挺的跪在門外。

他眞的很傷心，雙頰上的淚水一直不停的滾下來。

袁紫烟茫然了，歎口氣道：「皇上，你這是幹甚麼呀？」

「求你呀，你的房門我進不去，也見識到你術法的厲害，只好求你開門了。」隋煬帝道：「想不到世上眞有你這樣的奇女子。」

袁紫烟移開幾盆秋菊，扶起了隋煬帝道：「進來吧！」

說也奇怪，只移開幾盆菊花嘛，立刻恢復了舊時景觀，小巧的雅室，幽靜的庭院。

隋煬帝呆了一呆，打量着袁紫烟的衣着，道：「你穿的甚麼衣服？」

「村女衣裝啊！我來自山林中，再回山中去。」袁紫烟道：「這才是我本來的眞面目。」

「不能走啊！」隋煬帝雙臂一張，緊緊的抱住了袁紫烟，道：「朕知錯了，不應該開這個玩笑，留下來吧！要朕辦甚麼，只管吩咐，朕全都會依你。」

這那裏像是君王的口氣，極盡委婉，泫然欲泣了。

袁紫烟心軟啦，任他緊緊的摟抱着，低聲說道：「眞的想要我留下來？」

「是！」隋煬帝回答得斬釘截鐵道：「日月鑑我心，朕如言不由衷……」

要發誓了，但却被袁紫烟的一隻玉手堵住了嘴巴，道：「皇上，你是天下的至尊啊！怎可口出戲言？」

「紫烟，你若走了，朕將終生懷念不息，生活得不快樂，這個皇帝幹得有甚麼味道呢？」

不是山盟海誓，也不算甜言蜜語，但却明確的表達了袁紫烟在他心中的份量，超過了他的萬里江山。

袁紫烟歎息一聲，道：「坐下來，我們好好的談談，我混入宮廷來，心無私慾。」

隋煬帝立刻放了袁紫烟，道：「朕這廂洗耳恭聽。」神情竟也變得莊重起來。

袁紫烟搬過室中的錦墩，道：「坐下呀！」

「紫烟，你說東北王氣西南來，指的是甚麼地方？」隋煬帝緩緩坐下，伸手去拉袁紫烟，想把她攬入懷中，但觸及到袁紫烟的衣服時，立刻又收了回來。

一國之君的霸氣，似乎已完全消失了。

袁紫烟理一理鬢邊的散髮，沉吟了一陣，道：「大概在太原附近。」

「李淵？」隋煬帝皺起了眉頭道：「不會吧！他上月才晉獻袁寶兒，如有二心，怎會把寶兒那樣的美人送入長安的宮廷中？朕相信他花了不少時間，才能訪查到寶妃那樣的美女。」

袁紫烟暗暗忖道：你認爲天下的英雄人物都像你呀，日夜追逐女色，愛美人重過江山。

但這些話她沒有說出來，她還沒有証據。

「皇上，防微杜漸，以防星火燎原。」

「說得是，朕應該怎麼作呢？」

「宮衛統領宇文成都訓練了一批勇猛的武士，也羅致了不少江湖高手。」袁紫烟道：「如能善用這批武士，撲滅崛起的王氣，以固大隋朝的國基，並非難事。」

「對，未雨綢繆，明天朕召見宇文成都，讓他查訪李淵的反跡，找出實據，朕就處死李氏一門，以絕後患。」

袁紫烟微微一笑道：「宇文統領的武功十分高强，但妾看天象運行，是受到了人力的干預，必有高人在幕後主持，那就不是單憑武功能夠解決了。」

隋煬帝奇道：「人力能干預天象？」

「是，術法精湛的人，以步罡踏斗的奇術，促使天象加速運行。」袁紫烟道：「當然，它還要借助人力。」

「紫烟，怎麼不說下去了？朕在聽啊！」

「妾婢已洩漏了太多的天機。」袁紫烟道：「再說下去，妾婢恐要遭到天譴了！」

「既是如此，朕不追問，但宇文成都乃朕手下第一勇士，他如不能勝任，朕到那裏再請高人幫忙呢？」

「皇上，紫烟就是爲此下山的。」

「噢，朕竟慮未及此，不過，讓你親冒矢石，千里奔波，朕心何忍呢？」

可眞是憐香惜玉啊！

「皇上，妾因此而來，一爲大隋朝的江山，二爲天下黎民，三爲教訓一下妄加干預天機的狂人。」

「卿家定要如此，朕也只好照辦了，明日宣召宇文成都，由他來輔佐卿家。」

「妾無意追求權勢名位，但這件事關係着國脈命運，」袁紫烟道：「如不能授與生殺大權，那就無能爲力了。」

「朕明白，朕授你上方寶劍，生殺予奪，如朕親臨，朝中百官，封疆大吏，如若謀反有據，卿家可先斬後奏。」

眞是簡單啊！三言兩語，就決定了一件如此重大的事情。

對隋煬帝決事的明快，袁紫烟也不能不佩服了。

「紫烟，朕愛江山，更愛美人，卿家忍心負我麼？」神情黯然，似是極力在控制着心中的悲悽。

一下子把國家大事，轉而到男女間的情愛上。

袁紫烟呆住了，吁口氣道：「皇上，你……」

「紫烟，朕要封你爲一院夫人，希望卿家……」

「我不要夫人的名號。」

「好，好，朕封你爲禁衛總統領，護國大法師，加賜提調各路軍馬的大權。」

「可是，我一旦身膺重任，軍務繁忙，那裏還有時間顧及到兒女柔情。」

「朕絕不相强，卿家在軍務空暇之時，抽出一點時間來，陪朕飲酒賞月，朕就很滿足了。」

袁紫烟沒轍了，搖搖頭道：「皇上，你可是眞會纏人啊！」

隋煬帝緩緩伸出手去，想脫下袁紫烟的衣服，手指竟然有點顫抖。

他有數千次上床的經驗，可從沒有自己動手去幫女人脫衣服的經驗。

袁紫烟棄甲投降了。

她心中明白，如不讓這個皇帝得償心願，這碼事就會沒完沒了。

何況，隋煬帝求愛的方法，是那麼專心一志，百般順從，也讓袁紫烟有些感動。

袁紫烟得到了絕大的權勢，可也賠上了清白的身體。

袁紫烟得到君王寵幸的事，很快的傳遍了宮廷。

但江山不改舊顏色，袁紫烟拒絕了一院夫人的封賜，也沒有華屋結綵納喜氣，衆多宮女盡相從的新寵氣派。

她選擇的住處，竟是幾遭强暴的「逍遙居」。

當然「逍遙居」不再沿用舊名了，改作了「青蓮小館」。

她要隋煬帝履行承諾，不再用霸道的「逍遙椅」强暴女人，乾脆佔據了這個地方。

就算她們願意吧，但那種鐵箍加身的禁制，除了可滿足男人暴虐的快感之外，實在缺少郎情妾意兩相投的氣氛。

袁紫烟由衆多的宮女中選出了兩個資質優異、才慧過人的小姑娘作爲貼身的女婢，傳授她們簡易的奇術、便於速成的武功，以供差遣，賜名蓮兒、巧兒，也改穿着緊身的短衫長褲，有別於一般宮女。

隋煬帝再三的請求下，袁紫烟也只肯留下了八個年事稍長、精於理事的宮女，照顧她的生活起居。

十二院的夫人都來拜訪新寵，看到了「青蓮小館」的簡陋佈置，心中都甚感訝異，也對袁紫烟另有一番評價。

蕭皇后也來了，這個風華絕代的女人，確有着與衆不同的氣質、才慧。看完了「青蓮小館」的簡潔佈置後，她握住了袁紫烟一隻手，道：「紫烟，寶兒可人，只是太嬌媚了，我擔心皇上的身體……」

敢情她也看出了一點門道。

話到口中留半句，蕭皇后沒有再說下去，語氣一變，接道：「要妹妹勸勸他了，爲國爲民，多加珍惜。」

「是，妾婢會盡力而爲，但皇上對皇后一向敬重，」袁紫烟道：「還要皇后勸勉皇上了。」

「紫烟，過去也歷經了一些波折，我雖非一言九鼎，但皇上大都還能接受。」蕭皇后歎口氣道：「唯獨對寶兒這件事十分認眞，日前我也曾勸說幾句，但却幾乎鬧出個不了之局，皇上負氣，十餘日不和我說一句話。唉，他天性放蕩，哀家也無意阻止，只是爲他的身體擔憂，現下的情景是，一日無寶兒就龍顏不歡，哀家眞是憂心如焚了。」

「皇后，這方面妾婢倒可略效微勞。」袁紫烟道：「妾婢粗通醫道

，可以開個藥方，由皇后出面，煎煮之後，讓皇上服用。」

蕭皇后有些驚喜的道：「很有用麼？」

「立竿見影。」袁紫烟道：「皇上會很快感覺到藥力的神妙，不過，妾婢擔心的是，如此下來，會不會使皇上更難自禁。」

「紫烟，顧不得那麼多了，救他要緊。」蕭皇后幽幽的說道：「看他形色日衰，哀家心中急痛交加，何況，寶兒的嬌媚如磁吸鐵，皇上放縱已成習慣，就是不服藥物，也難自禁，那不是要他的……」

想說要他的性命，但話到口邊，又硬生生的吞了下去，咒詛帝王龍駕早崩，可是抄家滅門的大罪。

蕭皇后也不敢宣諸於口。

「妾婢明白了。」

「這件事最好先別讓皇上知道。」蕭皇后道：「以免滋生誤會，龍心已變，哀家也不能不小心一些了。」

「是，妾婢會牢記於心，遣人送上藥方。」

「紫烟，我們一見如故，以後，就以姊妹論交，哀家長你幾歲，這個大姐姐是作定了。」

「妾婢惶恐啊！」袁紫烟跪了下去，道：「皇后母儀天下，妾婢怎敢和皇后平行論交。」

「紫烟，就這麼說定了。」蕭皇后挽起了袁紫烟，接道：「事實上，是哀家在借重妹妹，以後不許再自稱妾婢。」

「是，紫烟記住了。」

人紅了，眞能使天地變色，蕭皇后紆尊降貴，不但親來青蓮小館祝賀，而且，還要和袁紫烟手帕論交，這就不是十二院夫人能夠得到的殊榮了。

送走了蕭皇后，袁紫烟靜下來，思索日後的處境，首先要宇文成都和幾個重要的副統領對她心悅誠服，才能使他們心甘效命，這就要用一些手段了，如何能在不傷害對方的尊嚴下，展現絕技、術法，就得要費番思量、計劃週詳。

袁紫烟也發覺了爲國效命，並不是單純的和敵人一決生死，縱橫的人際關係，也必需妥當應對，才能化阻力爲助力，水到渠成，單是深宮內苑中這些春花般的妃子、夫人，應付起來，就叫人頭大如斗。

袁寶兒也來了，帶來了一陣香風和親切的微笑。

她沒有一般夫人、貴妃的氣勢，宮女隨從，前呼後擁，她只帶了一個貼身丫頭，而且還留在門外等候，進來的只是袁寶兒一個人。

薄施脂粉，淡掃娥眉，一身淺藍長袍，打扮得素雅潔淨，看上去也沒有妖媚氣，是一個楚楚動人的小姑娘。

「我是來向姐姐祝賀的。」袁寶兒微笑着道：「小妹資望淺薄，入宮不過一月，不敢和衆院的夫人、貴妃爭長短，搶先趕來，只好在一側等候。」

說得好委婉，也表現了動人的誠懇。

袁紫烟忖道：如此可人的美女，形將視作寇仇，眞是一件可悲的事，是上天的捉弄？還是人爲的悲劇？口中却應道：「先後有序，長幼齒分，我應該叫你姐姐呢？還是妹妹？」

「妹妹囉！」袁寶兒笑道：「小妹是誠心攀交而來，還望姐姐有以教我，疼憐妹子！」

勿怪連蕭皇后有時候也要把她抱入懷中，親撫一番，這等迷人的嗲勁，連女人也被她耍得暈頭轉向了。

但袁紫烟不會入迷，她已暗中運起內功，護住全身，怕中了袁寶兒的算計，也保持靈台清明。

「言重了，寶兒妹妹，」袁紫烟淡淡一笑道：「我無意和你爭寵宮廷。道基有深淺，術法各不同，就算我想和你爭個一日短長，我也沒有爭寵的本領啊！」

「看起來紫烟姐對小妹有所誤會，」袁寶兒凄凉一笑，道：「天風吹落護花露，猶未盛開已成秋，道人不是悲秋客，間關萬里相思愁！

紫烟姐，守得雲開見月明，希望能留得個見面的情緣。」

這話說得很坦白，也道盡了心中的憂苦。

袁紫烟心中悸動了，這個紅粉小佳人啊！一腔情懷，滿腹愁腸，和她的嬌嬈美貌，完全不相雷同，爲甚麼呀？

「寶兒，你好像有痛苦，」袁紫烟道：「無助得很……」

「紫烟姐，不是無助，而是情非得已。」袁寶兒打斷了袁紫烟的話接道：「我要和紫烟姐傾心相談。」

「皇上駕到。」

隋煬帝的車輦已到了青蓮小館的門外。

「紫烟姐，有暇時請到『瓊花院』中小坐片刻，小妹……」

「好啊，你也跑到這裏來啦，眞是揀日不如撞日啊，快快擺上酒宴，朕要和兩位愛妃，喝個痛快。」

「皇上，這裏太小了。」

「對，這裏太小了，到寶妃的『瓊花院』去，哈哈！天上人間兩美女，盡爲朕收入後宮，天下快樂事，莫過於此。」

「皇上，紫烟姐有很多要事待理。」袁寶兒道：「你要憐惜她，別要把她給累壞了。」

（未完・二）

上文提要：陳淵被大和尚挾到一個黑洞中，發現身邊有位女子，竟是天嬌姑娘，正驚怕她再發惡。但奇怪，此時天嬌却極之溫柔，對陳淵叙述她十歲時就得到大和尚愛護，並授予輕功武學，又說大和尚困他倆在此的用心，說着還親密地挨在陳淵懷內，陳淵發現原來惡妞却如此深情摯愛，果然大和尚入洞來，宣佈要主持他倆拜天地儀式，三拜完畢，大和尚說七月後神尼來接他倆。話畢人已消失而去……

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白髮神尼

天嬌無奈跪在地　大師了願歸塵土

「還說呢，你那鬍梢兒刺得人家臉上怪癢的，還有，你這裡，像……像打雷一樣，教人家怎麼睡得着，閉得上眼兒？」

她在他心口上戳了一下，自然是無比輕柔得像撫摸，但只是那麼一下子，一定……他雖看不見，但感覺得到，她的衣袖拂過他的臉上，她一定抿起嘴兒來了，一定輕顰淺笑半含嗔，一定嫵媚極了。

「那麼，你也裝假，你也……壞透啦，我也應該……打你一個嘴巴了。」

「我沒有，你敢！」天嬌說：「我不過在想着，壓根兒就沒閉上眼睛，只不過你看不見，以爲我睡着了。你才是個……是個會裝假的壞透了的小子。」

「好險，差點兒被大和尚砍成八大塊。」不用心有靈犀，都知道對方說的是甚麼，是怎麼回事，陳淵道：「我不過想你……多摟我一會兒。」

「還說不是壞透啦，想賴在人家懷裡，假裝冷得發抖。」

他是嘻嘻笑的，但只笑了半聲，就凝結了，說：「當眞忑怪，這冰冷的石床怎麼越坐越熱起來？我是說身子熱，石床却仍冰冷。」

「我不是告訴過你，這石床能助長你的內功眞力麼？令你本能地行氣運功，抗拒那奇寒，即使你在石床上睡着了。你雖然不過被他困了一日夜，你的功力便不倍增，也大增了。」

「那麼，和尚把我們關在這裡，不但成就了我們的姻緣，而且更有深意，助長我們的內功眞力！」

「你可知剛才不答你，我在想甚麼？想得出神的就是這回事兒！先前可眞被和尚嚇得傻了，眞以爲他要把你砍成八大塊！」

陳淵情不自禁又輕輕地把她摟過來，先前她捨死忘生護他，令他如何不感動之極，又如何不愛極。她也溫馴地任他摟抱，說道：「因爲我知道，和尚那聖藥得來不易，眞是視同性命，因爲他不只一次對我說過，從沒告訴過別人，只對我說過……噯唷！你爲何擰我？」

陳淵在她臉蛋兒上輕輕擰了一下，說：「你眞是個傻姑娘，不僅被和尚嚇傻了，壓根兒就是傻，不過，傻得挺可愛。」

「你才是個傻小子！」

她想以擰還擰，但她忘了是在人家懷中，稍一動彈，就被人家發覺了，她的臂兒才抬起來，手兒已被陳淵抓住，也把她摟得更緊了，她非但不掙扎，反倒把頭埋在他胸上更緊了。

陳淵心上更亮了些，說道：「和尚視同性命的東西，任誰也不說，就只告訴你這個頑皮的小搗蛋

，而且一再地對你說，我猜想得出，和尚還一再對你說療傷如何有奇效，還教你如何敷用。」

「你！」天嬌姑娘一怔，道：「你怎會曉得？」

「因爲，」陳淵說：「我傷口迸裂，你慌忙從我懷中掏出藥來，替我敷藥捏拿，毫不遲疑，手法簡直是熟練極了，他視同性命，嚴密收藏，嘿，倒偏把收藏的地方告訴你這頑皮的小搗蛋！」

「當眞，啊……」

「一定是他擔心你這火爆爆、兇巴巴的性兒，總有一天會闖出禍來。一山更比一山高，强中更有强中手……」

「哼！」

不用瞧，也知這心高氣傲、武功劍術確也端的了得的姑娘，眉兒一定要挑起來了，但才挑起來，已被他撫下去了，說道：「和尚不過是擔心你而已，也愛極了你，說眞的，先前我也沒想到，眞以爲和尚怒不可遏，直到……」

「他滿臉淚痕，喜極而泣，適才我就是在想……」

「正是，」陳淵道：「其實你不傻，我也是見到他那滿臉的淚痕，才明白過來。你十歲的時候，初遇大和尚，必不是巧遇，你雖然可愛，眞是人見人愛……」

「我就是在思前想後，他這大和尚一定是我甚麼人！」

「若我猜得不錯，倒像……是你的爹。」

「胡說！」天嬌姑娘話聲也迷惑起來，說：「但他是個和尚呀！說呀，喂，你怎麼不說話了？」

不是一會，而是好一陣，陳淵都沒言語，天嬌姑娘忍不住說道：「你不說，我也猜得到，我一直奇怪，師父不也是個出家人，而且人稱神尼，眞不明白，怎會那麼喜歡你，念念不忘，這些年早不在江湖上走動了，却每年必前往武當。我早已疑惑了，直到……師父是眞愛我和師妹的，但從小到大，却從沒動過針線。替我們縫過一件衫兒，却替你……眞妒嫉死我了！你也不知親生父母，會不會……我也不過是猜想，想來想去，莫非……眞是慈母手中綫，遊子身上衣？」

可不是被她猜中了，原來她豈僅不傻，而且還聰明絕頂。

「我，」陳淵心頭一酸，眼中已然噙了淚，道：「從小，我就當神尼是娘了。」

「我是說，生你的親娘，旁觀者清，就像你說大和尚一樣。」

任熱淚在眼中打轉，陳淵說：「只不過，你和我都沒想到，其實都不難明白，等神尼來了，就知大和尚是你的甚麼人了。」

「大和尚也必然知道我師父是你的甚麼人！」

不自覺，都靠近了，緊緊地倚偎在一起，都思潮起伏。

人皆有父，人皆有母，而他們都無父母，不知有父母，父母是誰，靠近的，倚偎在一起的，就不僅是他們的身子，而是心兒連着心，連得更緊了。

讓日、月、星辰，靜悄悄走他們的道兒，石窟中，伸手不見五指，又那有日、夜、晨、昏，有情人的時光，一刻也是永恒，永恒也不過一刻！

不知已是多少個日夜遞嬗，天嬌伸手向石床角落裡摸，就縮不回手來，叫道：「糟啦！」

「甚麼糟啦？」

「齋餅沒有了，水壺中也沒水啦！」

果不出天嬌姑娘所料，和尚既然不是眞惱了他們，不過是嚇唬他們，不過是要促成他們的姻緣，就對陳淵說道：「我猜和尚說要把我們關在這裡七日夜，必然也替我們備下了七日的糧水。」

她對石窟如何不熟悉，只摸索了一會，就在石床角落上摸到了一袋齋餅、一壺水。

黑暗的石窟之中，雖不知日夜，不知已過了幾日了，那袋齋餅却在逐漸減少，何況只是小小一袋齋餅！

是有情飲水也飽？還是甜甜蜜的情愛令他們連飢渴也忘了，小小一枚齋餅，竟能好久也不覺飢餓。天嬌對陳淵說，和尚告訴過她，他出外雲遊，只要日食齋餅一枚，便一日不飢了，眞不知用甚麼做的。

果然，他們雖免於飢餓，但那齋餅終於有吃完的一天，天嬌姑娘伸手一摸，沒了。

天嬌姑娘一時縮不回手來，陳淵也若有所失，不再是溫溫柔柔了，兩人都不自覺緊緊地摟在一起，因爲都知道頂上的千斤大石，隨時都會被掀開的，他們就會重見天光。

因爲天光之下，他們就不能再這般濃情蜜意地緊緊地擁抱了。怎會不珍惜每一刻、每一個瞬間！

他們已慣於用撫愛來認識對方了，何況都已存在在對方的心中，而在撫愛下，她的眉兒眼兒、臉兒嘴兒，不是艷麗更豐潤、更嬌媚麼？

噯唷！陳淵叫道：「你咬痛了我！」

當然不是眞痛，雖然他的指上留下了深深的牙痕，但怎會感到疼痛呢，即使痛，也痛得甜蜜呀，何況牙痕深，愛也更深！

「誰教你……摸得人家癢癢的！」

於是，她就撫愛起留下牙痕的

部位來，他的鼻兒、嘴兒，因爲他常用鼻兒、嘴兒，來代替了手兒，但她的情愛，也像她的性情兒一樣，火辣辣的，總又在那留下牙痕的地方，留下更深的牙痕。

陳淵又叫了一聲，不，只得半聲，因爲他的眼兒睜開來，登時怔住了……

因爲他見到她那深情的眼睛如醉，正凝視着他，多白的牙兒，那綻開的紅唇眞像是櫻桃乍破，不，更像是初放的蓓蕾。

啊呀！她也看見他了，而且，還看到他頭上的星星。

一定是會有聲響的，不過是濃情蜜愛中，有聲也不聞，成了無聲了。

原來，不知何時，頂上洞口的千斤大石已被移開了。

當然是被人移開了，當然也見到了他們緊擁在石床上。

眞羞死人，正因她躺在他的懷裏，也首先見到他頭上的星星，但仍好一會才醒悟，才明白過來，也羞得她一躍而起。

「出來吧！」洞口傳來了低沉而更嚴肅的聲音：「還不快上來，唉！仍然……晚了一步，快……」

是她師父，陳淵也聽出來了，是神尼！果如那大和尚所說，神尼會來放出他們。

陳淵腦中閃過一抹朱梅姑娘那清麗出塵的倩影，但只是一抹而已。雖然臊得臉紅，分明……分明神尼還跺了一下脚，是惱他們麼，令他怎不又臊又驚恐。

天嬌姑娘呢？這往日那麼兇巴巴、火辣辣的姑娘在那裡啊？

原來，羞極、臊得臉兒似火燒，瑟縮在石床的角落裡。

只聽神尼又一跺脚，聲音更高了，叫道：「你兩人還不快……快出來？」

陳淵握着她的手兒，在她耳邊說：「醜媳婦也得見公婆，何況你一點兒也不醜呀！」

「都怨你……」

眞不講理，一定是怨他不該摟緊她了，難道她又不是柔順地躺在他懷中，啊呀！他咬緊了牙，才沒叫出聲來，眞可惡，是眞狠狠地在他腿上重重地擰了一把。

顧不得疼痛，一塌腰，雙雙携着手兒，騰身躍出洞口。

陳淵早飛快地掃了一眼，登時心定了些，只見神尼一人，不見朱梅姑娘。

不知怎的，這些日從未出現在他心上的朱梅姑娘不但又回到了他心中，而且說不出的愧咎。

但兩人才落地，却又都怔住了，那是甚麼聲音？

原來是梵唱之聲盈耳，也就在那瞬間，兩人脚才落地的瞬間，陡然鐘聲大鳴，神尼已合起什來，喝道：「天嬌，還不跪下了！」

天嬌姑娘還道是師父惱了她適才所見的，隨又聽神尼喝道：「淵兒，你也跪下了，你也有半子之份，如何不恭送大師，得證佛果。」

陳淵到底比起天嬌姑娘來得知識淵博些，已有些明白了，忙把她一拉，面對那雲縹緲，霧氤氳，燈火萬盞，乍暗還明的萬年禪寺，雙雙跪倒塵埃。

只見神尼已雙目垂瞼，合什道：「一朝脫得臭皮囊，佛果永證，恭喜大師般若波羅蜜多，得登彼岸。」

那天嬌姑娘忽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她是神尼的弟子，雖然不落髮，不修行，如何不懂得佛果永證，得登彼岸。陳淵亦相同，身在道山，却不修眞，也懂得佛經的般若波羅蜜多，意即智慧到彼岸。

天嬌姑娘哭道：「大和尚，他……死了！」

神尼兀自合什道：「善哉，天嬌，休得啼哭，大師圓寂，咫尺西天，是眞五蘊皆空，得登永樂世界了，受想意行識，亦如是空，諸法皆空無相，不塵不垢，不生不滅，無眼界，無意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乃至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是以無苦集滅道，無智、無得，亦無不得，依般若波羅蜜多，究竟涅槃。天嬌，大師見你已得歸宿，心無掛礙，是故撒手塵寰。」

神尼自幼便爲她們解說心經，她如何不省得，天嬌姑娘不再啼哭了，那鐘聲在峯巒之間，迴盪不絕，梵唱聲聲，或斷或續，縈迴耳際。

神尼怎說？他有半子之份，那麼，陳淵豈有不明白的，那天嬌也更加明白，原來大和尚果然是她的生身之父。

大和尚怎會有女？天嬌的生身之父怎會是個和尚？此時此刻，自然只有肅穆莊嚴。天嬌姑娘只有悲傷，陳淵也只有再拜，直到鐘聲已止，梵唱之聲已絕唱。

那神尼也才說道：「起來吧，我們也該走了。」

天嬌姑娘兀自噙着淚，叫了聲師父，神尼垂下手來，撫着她的秀髮。石窟中，七八日不見天日，冬夜高山之頭，那風也更勁了，怎會不滿頭亂髮？

神尼這麼慈愛地一撫，天嬌姑娘噙着的淚登時滾落下來，早撲到神尼懷裡，那還忍得住，大哭起來！

人皆有父，她却從小到大，不知有父，待得知道，父却已歸了天，教她如何不傷悲？

人死如燈滅，脚下寺中的燈火，那有如繁星的燈火，漸漸熄滅了，只剩下了疏落的幾點，原來那石窟遠離寺廟，在山陰的崖下。

天嬌姑娘在哭泣，北風凜冽，也爲之含悲，呼嘯像嚎啕。

神尼撫着她吹亂了的秀髮，說道：「不可，天嬌，多少年了……我知你想甚麼，想去寺中一拜，不可以，多少年來，大師從不讓寺中僧衆見到你，即使你很小的時候，也只准你在後山玩耍，不許你越過廟牆，現在，你已長大了，既已知道大師是你生身之父，難道仍不明白爲甚麼？」

陳淵站在神尼身側，不自覺地，挨近她身側，無月，只有黯淡的星光，正因他挨得太近了，是以仍可見到那尼帽下的如銀白髮，他心中雖然一陣陣酸悲，却也沒放過神尼的每一句言語。

他明白，想來天嬌也一定明白了，因爲任誰一見，也會知道他們是父女，大和尚隱藏在眼中的慈愛，如何瞞得過旁觀者呢？

當然不能，怎會有個女娃娃跑來拜祭啊？而且哀哀哭泣？即使只是猜疑，不也有損大和尚的清譽！

那天嬌姑娘明白，她離開了神尼的懷抱，原來她不是悲傷之故，也不是撒嬌兒，她撲入神尼懷裡，是因神尼說該走了。

她不但止了哭聲，而且，淚眼睜大了，說：「師父，原來你知道了，從小時候，那麼，你很早很早就知道了？」

神尼不答，眼睛也睜大了，黯淡的星光下，特別顯得明白，陳淵一怔，也一凝神，咦！哭聲，分明還是個女子的哭聲，若不是天嬌姑娘開口，止住了哭聲，還聽不出來。

神尼霍地一伏腰，說：「這裡不是談話之所，跟我來。」

而且携起天嬌的手來，話聲未落，已騰身而上，陳淵只道是回轉九老洞後山，那知不是落下，而是上山，而且繞過那陡峭的山峯，而且是在雲霧中鑽行，像是在騰雲駕霧一般。

忽然間，眼前一片光明，才知已是雲在脚底，身在雲霧之上了，一彎新月洒清輝，黯淡的星光又再閃爍了。

天嬌姑娘啊了一聲，道：「師父，我們不是回去麼？我認得了，這不是在靈鷲峯上麼？」

神尼道：「你胡說些甚麼？誰告訴你這是靈鷲峯？」

天嬌姑娘指着虬松下一塊光滑的大石，說：「就是這裡了，大和尚，啊，我是說，我爹就盤膝坐在石上……」

陳淵却踱起步來，像是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其實在耳目並用，他不能，也不好意思出口詢問：怎生朱梅姑娘爲何未隨同師父前來，去了那裡？在那裡啊？不，那哭聲，絕不會是朱梅姑娘。

正是旁觀者清，那哭聲一入耳，神尼顯然一怔之下，已知是甚麼人了，急忙忙，不是回轉九老洞後山，而且登山上峯，鑽出那繞峯的雲環霧帶來，分明在躲避甚麼人。

神尼竟然會躲避甚麼，分明怕被那人……那女子見到，或是撞見，而且急忙忙，分明不讓天嬌姑娘發覺聽到。

天嬌姑娘如何會聽得到，北風在呼嘯，黑夜山高，呼嘯聲聽得也倍覺凄厲，悲慟哀哀的天嬌姑娘如何會聽得到。

往事一上心頭，早已神往起來，說道：「那是幾年前了，後來……後來我才知道，」天嬌姑娘淚眼何曾晴，此刻，往事一上心頭，已又再是滾滾欲落了，說道：「後來我才知道，爹是助我練耳目，練脚下功夫，那時，我却以爲大和尚……我爹和我捉迷藏兒，有一次，我就鑽進這雲霧中來，越跑越快，也越爬越高，陡然間，雲開霧散，就來到這裡了，回頭不見大和尚……爹追來，好不得意，那知，只道他再也找不到我了，一回身，爹竟已盤膝坐在那大石上，他呵呵笑，我啊，可把脚兒跺得痛了好半天，當眞，這是那裡啊！爹說：對他來說，在心中，這裡就是靈鷲峯了。」

神尼合什道：「善哉，原來如此，佛在心中，處處是靈山，自然無處不是靈鷲峯了！」

携着天嬌姑娘的手，走去坐在石上。

「師父，原來，只道你不聞不問，原來早就知道了！」

神尼倍常親切慈祥，莞爾道：「你是個又傻又可愛的徒兒，若不是先知會過我，知道是他帶你去了，你一去老大半日，我豈有不聞不問的？」

「原來……」天嬌姑娘睜大了眼睛，那嘴兒噘了起來，說：「原來師父你早知他是我爹！」

「而且，」一開始，你來到我身邊，我就知道了！」

陳淵聽得不由一怔，心想：原來不是千千萬萬個姑娘中挑選出來，雖然她眞美極了，却是她去到神尼身邊。

只聽神尼也往事說從頭，繼續說道：「一天，無塵大師，大和尚豈無法號，只不過知道他法號無塵的，除了我，就只有萬年寺的方丈大師了，自他那日來到峨嵋後，便隱了法號，那日，他突然出現了，携帶着你，可把我喜壞了，當眞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好一個清秀可愛的孩兒。大和尚就呵呵大笑，說：我就知你喜歡她，給你做徒兒啦。只不過不許我對任何人提起，即使你長大了，也不許我說，否則，他就會把你帶走了。說罷，把你往我懷中一塞，轉身就走了，從此，杳無音訊……」

「師父，你竟不知他在萬年寺中？」

「直到那日，你突然失踪了，只道你在山林崖壑間迷了路，峨嵋山中，雖無猛獸，但你那時太幼小，我如何不着急，我幾乎把九老洞後山找遍了。」

微笑在陳淵嘴邊浮現了，雖然他耳目並用，甚至踱前又踱後，自也不會放過天嬌和神尼的每一句言語，他差點兒笑出聲來，哈！惡妞兒，敢情也會撒嬌，竟然倚偎在神尼懷中。

只聽她說道：「直到我爹送我回來？但我記得，師父，你一點兒也沒着急啊！」

「因爲，」神尼道：「在你獨個兒跑回來之前，大和尚已先來見過我了，我也才知道，原來他把你送交給我後，就藏匿在……在這靈鷲峯上。」

「藏匿！」天嬌的眼兒睜大了，說：「我爹爲甚麼要藏匿？」

「啊！」神尼說：「大和尚，我是說，你爹的武功已到了化境，也許……不……」

「難道爹有甚麼大仇家？」天嬌姑娘怔道：「既然我爹的武功已到了化境，竟會有仇家强過我爹的？」

神尼忽然長嘆一聲道：「天嬌，你還年幼，也許，有一天，你會明白的，也許與武功的强弱無關，或者是擔心一旦被人發現了行藏，就會找到你吧！這也就是你爹把你送來給我後，雖然這隱居之所近在咫尺，也絕跡不去探望你，直到你十歲那年，確知沒人尋來，而且即使見到你，也認不出你來了，這才……」

天嬌姑娘端的聰明，霍地站起身來，激動之極道：「師父，我明白了，一定是……我娘親！」

陳淵早已停下步來，也恍然大悟，明白神尼爲何一聽得那哭聲，一刻也不停留，不回九老洞後山，却急匆匆穿雲鑽霧跑到這峯上來了，必也是像無塵大師、天嬌姑娘的爹一樣，借這濃雲稠霧掩藏行踪，怕被那啼哭的女子發現。

可就不由他不又驚又迷惑了，既是天嬌姑娘的娘親，不僅是無塵大師了，竟連神尼也不許人家母女相見？

從神尼的匆忙神色，更不由他不心驚，難道當今天下還有武功高强得過神尼的？而且還是一個女子？竟會令神尼的神色也現驚惶？

天嬌姑娘激動得聲音急促起來，叫道：「師父，我娘是誰啊？現在何處？」

「不！」神尼竟然變了臉色，道：「天嬌，不行！你不但不應知道，而且，不許你問！」

那是眞的，陳淵還沒見到神尼如此嚴厲過，天嬌姑娘顯然也是的，是以不自覺退了一步。

「天嬌，無塵大師……你爹，你說愛不愛你？却爲何把你從她身邊帶走，送去給我？又爲何藏匿在此，躲避了她幾近二十年？你爹本是個得道高僧，已毀在她手中了，痛苦了這麼多年，豈容她再毀了你……不，不許問！」

雲飄飄，霧緲緲，脚下霧湧雲環，洶湧更似雲詭波譎，頭上，月却倍明，萬壑千山，盈耳更是松濤澎湃，像怒號。

陳淵心頭一凜，因爲那天嬌姑娘忽然一回眸，迎着月光，驀見寒芒一閃。

不，那不是淚光，雖然她臉上淚痕未乾，眼中仍噙着淚。

靈鷲峯高，高出雲端，呼嘯似嚎啕，北風已凜冽，他心下登時寒透了，莫明的驚悲與寒涼襲上心頭，因爲突然間，那寒芒一閃間，下意識覺得面前的天嬌姑娘竟然遙遠了，遙遠得不可及，那無限的溫柔與嬌媚像已消逝在夢中。

甚至，他直覺地感到，她臉上凝聚的寒霜和她那目中的冷芒，令他感到她不僅又再是一個惡妞，甚至不是火辣辣的指天椒兒，而是像寒冰。

是一個念頭陡然在他心中掠過？妬嫉，即使喚不回那溫柔與嬌媚，也許，能燃燒起那愛的烈焰，即使有恨，也許，烈焰能令寒冰溶解。

「當眞，」陳淵走近了兩步，避開天嬌姑娘寒冷的目光，道：「朱梅姑娘在那裡啊？難道沒與神尼同來？」

神尼也瞟了天嬌姑娘一眼，豈會不知陳淵在岔開話題，嘆了口氣，道：「我與我那徒兒把河洛劍客那武當孽徒交去由他們依門規處置後，便前往邛崍，可憐的朱梅徒兒，買了棺木，重新營葬了她爹後，定要守墓三年……」

「三年啊！」

神尼點頭道：「別瞧我那朱梅徒兒柔順溫婉，她孝心敦篤，一旦作出了決定，我又怎能不成全她，何况，休想她改變主意，便是此故，我才來遲了一步。」

陳淵心下不僅生敬，一時間，竟分不清楚，是失望，還是鬆了一口氣。

失望的，不僅是若有所失，不能再見朱梅這個可愛可敬的姑娘，而更令他大失所望的，因爲他雖然提起朱梅姑娘，却再不似先前一樣，令天嬌姑娘立生妬嫉了，竟似不聞，無動於衷。

神尼却無所覺，陳淵看得出來，神尼禪功已臻化境，能聽出老遠的聲响，時刻却在凝神靜聽，隨見神尼站了起來，喚道：「天嬌，你過來！」

天嬌姑娘默默轉身，一反常態，默默地走到師父面前，神尼更招手喚過陳淵，說道：「天嬌，你爹不但如你所願，爲你完成了婚姻大事，心願已了，這才撒手塵寰，歸了道山，西方極樂，不用悲苦了。」

天嬌姑娘木然，竟毫無羞澀之態，亦不驚訝。陳淵倒紅了臉兒道：「原來，神尼你都知道了？」

既然神尼說晚了一步，眞不明白，既然未見過無塵大師，怎會知道他們已在大和尚面前締結了良緣？

神尼莞爾道：「無塵大師不但早已見過你這女婿，而且考查過你了，若不是大師早點了頭，更聽得你們在邛崍山下那廟中的言語，又豈會作如是安排，否則，痴兒，痴兒，七日期屆，我怎會前來放出你們？」

神尼心中一高興，竟連聲痴兒。陳淵忙悄悄一拉天嬌姑娘的衣袖，雙雙跪在神尼面前，陳淵忙道：「多謝神尼成全！」

也才知道，原來神尼早就要把天嬌許配給他，不用說，無塵大師也已點頭，作了主張。

原來是這麼回事，原來大師聽得她們的言語，不料別生枝節，鑽出個非陳淵不能別嫁的朱梅姑娘，這才……這才把他們擒來關在石窟中，强迫他們即刻在他面前成親，但想來神尼必不會知道的。

原來是這麼回事，那天嬌姑娘低下頭來，陳淵只道她害臊，不自覺握起她的手來，痴痴笑，心下甜蜜蜜。

神尼笑容滿面，携起兩人的手來，看看天嬌姑娘，又看看陳淵，道：「可眞是良緣天定了，天嬌，解下你的劍來。」

那天嬌姑娘眞是判若兩人，只道要她把越女劍還給陳淵，那知神尼搖頭道：「我是說，把你背上的劍解下來。」

神尼接過，遞給陳淵道：「這劍雖不及你那越女劍，但在你手中，却能發揮出更大威力來，是以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兩年不見了，不料你的內家功力已精進如許，已達到了心中有劍的境界。你們雖已由大師作主，締結了良緣，豈可無信物。」

陳淵雖然接過劍來，却不自覺掃了天嬌姑娘腰間的越女劍一眼，神尼已有所覺，笑道：「我說良緣天定，實是不假，那已是兩年前了，你可還記得，我曾說了甚麼來？你竟比她們還要臉嫩，紅着臉跑走了。」

陳淵如何會不記得，而且，不但時刻記得，還生過無數無數遐想，而且，盼望着這一天的來臨。

現在，他再不會臉嫩了，溜了天嬌姑娘一眼，痴痴地笑了。

神尼却在繼續說道：「你那老道師父却大笑呵呵，說道：那還不容易，我那越女劍，啊，不，你那老道師父，那時不知是越女劍，只說他那靈劍，將來給了你，且看先入誰的手中，那最先觸及此劍的徒兒，自也就是天定的良緣了。我就說，好主意，是以那晚我一見劍在她手中，好生歡喜。天嬌，劍非凡器，你可要好生珍藏，你二人都已傳了我的劍術，你更得到無塵大師眞傳，他亦兼有武當心法，從此你二人雙劍合璧，當今天下，已難逢敵手了，去吧！」

神尼一聲去吧，不僅是陳淵了，自從上得峯來，竟會似判若兩人，不言亦不語的天嬌姑娘亦不由愕然，都怔住了。

天嬌姑娘道：「師父，我們……我們不是回去九老洞後山麼？」

不知怎的，乍聽一聲去吧，陳淵不僅愕然，竟會心頭一酸，神尼那露在尼帽外的白髮，在皎潔的月色之下，像是陡然間，白如銀絲。在他心中，從來不覺得神尼年老，陡然間，竟然衰老了。

笑容也從神尼的臉上消失了，只見她搖了搖頭，分明神色黯然，說道：「峨嵋乃佛門清靜地，豈是你倆新婚燕爾居住之所？」

「不！」陳淵在心裡大叫一聲，但並未叫出聲來，他張大了的嘴也合不上了，因爲陡然間，心中一動：先前在峯下，神尼分明要帶他們回轉九老洞後山的，分明是因聽得那女子的哭聲，神尼變了神色，才突然改變了主意的。

却聽神尼繼續說道：「神州萬里，浩蕩江湖盡春暉，但願你們時刻不忘師門戒律，一年後，你們再回來見我。」

說着，一拂袖，但並未轉身，又道：「還有一言，你們切切謹記，大和尚隱於這他稱爲的靈鷲峯上，除了我，就只有萬年寺的住持知道，且都以大和尚相稱，知他便是無塵大師的，也只得我兩人，現在，你們都知道了，緊記我言，下山之後，無論何時、何地，對任何人，都不可提及，甚至天嬌休言來自

峨嵋！趁天色未明，你們即速下山，更不可被任何人見到。」

「師父……」天嬌姑娘叫道。

陳淵却已明白了，忙扯了一下天嬌姑娘的衣角，阻止她說下去，道：「神尼吩咐，敢不遵命，只是……」

神尼道：「來處來，去處去，我自伴我的古佛青燈，峨嵋清靜地，豈是你們久居之所，一年之期非遙，痴兒，去吧！」

又一聲痴兒，陳淵竟已熱淚盈眶，那知淚眼模糊中，神尼一拂袖，僅見雲縹緲，霧漫漫，神尼已失踪跡。

＊　＊　＊

已是欲明未曙天了，不但下了峨嵋，而且已把峨嵋抛在縹緲迷離裡。

「天嬌，」大大鬆了一口氣的陳淵無限憐愛的叫道：「你等等，不用走得那麼急了。」

他落在後面了，盼望了兩年的神尼才得相見，竟又要匆匆別去，那孺慕的依戀之情，令他怎會不一步一回頭，何況天嬌姑娘身更輕，路更熟，他又怎會不落後了。

已是欲明未曙，月亮落下去了，太陽却未昇上來，雲縹緲，霧迷離，巍巍峨嵋，已是映在天幕上，朦朧的山影，已遠離了，即使被人見到，也不會猜想他們是來自峨嵋了。

天嬌姑娘的脚步放慢了，他一掠搶上，携起她的手兒來。

可憐的天嬌才知有父，才知大和尚竟是她爹，却又圓寂，捨她而去，任她如何堅强性烈，也會脆弱，必然悲傷了。

他握着她的手兒，心中充滿了愛與憐，以爲又會像在石窟中一樣，她一定又會送抱投懷，又會大哭一場的。

但沒有，雖然任由他握着手兒，雖然肩併着肩，甚至未如他所料的，至少也會把頭兒靠在他的肩上。

甚至，連看也不看他一眼。

眞是判若兩人了，雖然已不是伸手亦不見五指的黑暗的石窟中，雖然天色未明，但已是在天光之下，雖昏暗，仍有朦朧的天光，但他知道，這絕不是理由，她那火辣辣的性情兒，愛也是火辣辣的，何況她絕不是一個靦覥的姑娘，對他愛得那麼痴迷，何況天色昏暗，曠野無人。

可憐的天嬌，他摟住了她的肩頭，又豈僅才知有父，却又已死別，甚至不能去靈前一拜，他心想，好强的天嬌，一定把痛苦埋在心中，令他如何不心生憐惜！

「喂！」低低的聲音，好冷，她說：「你眞不覺得，有人發現了我們？也沒人跟踪我們？」

陳淵大吃一驚，她說甚麼？原來，只道她是太悲傷了，才判若兩人，才不向他投懷送抱，原來她已有所發現。

「你說甚麼？」

「我是說，那哭泣的女子，」冷冷地，仍然不看他一眼，而且也不回頭。她道：「你瞞不了我，別以爲只有你才練過天耳聽的功夫。」

陳淵不僅目瞪口呆，而且心在下沉，把她的手兒也握得更緊了，而且，一時之間，啞口無言，那還說得出話來，簡直張口結舌。

天嬌姑娘繼續說道：「師父忽然變了神色，匆忙帶着我們鑽入雲霧之中，登上靈鷲峯。爲甚麼忽然改變了主意啊，我可不蠢，知道師父在躲避那哭泣的女子。」

「原來你聽到了？」

「我不但聽到，而且還猜到了」話聲仍是那麼冷冷的，天嬌姑娘說：「大和尚……我爹……從小我就叫他大和尚，小時候，他突然出現在我面前……」

「那時候，你只是個十歲的小女孩。」

陳淵暗忖，可憐的天嬌，多悲傷，又多激動啊，眞嚇了他一跳，竟已猜到那哭泣的女子是誰了。那麼，喚起她兒時的往事，是否……也許能令她平靜些。

「我仰着頭兒望他，好高大啊，故爾我就叫他大和尚，後來才知道，敢情那萬年寺的僧衆都這麼叫他。」

「啊！」陳淵說：「那麼，萬年寺的僧衆都見過你和大和尚在一起了？」

「沒有，」雖然沉湎在兒時的回憶裡，眞令陳淵心痛，因她的話聲仍是那麼冷冷的。說道：「大和尚的耳朵爲甚麼會動啊？眞好玩兒，他却立即把我藏在那寬大的僧袍裡，說：別出聲，若被人見到，我就再不能帶你來玩了。是以，不時遇到寺中叫他大和尚的僧衆，從沒人見到過我。後來我才知道，還隔着老遠，他就能聽到有人走近來了，原來就是他耳朵會動的緣故。」

「於是，你就纏着他，傳授你這天耳聽的功夫，了不得！」陳淵把她的耳朵擰了一下，那自是輕輕柔柔的。「我却不見你耳朵動了，必是已青出於藍了！」

她不是以言語來回答，是她眞已沉湎於兒時的回憶中？還是他這麼一擰，令她溶化了，也許，有些兒癢癢的，又溫柔嬌媚起來，把頭兒靠在他肩上了。

陳淵却已沉臂，挽着了她的腰兒，絲毫也不着痕迹，半托半帶走了下去，天嬌姑娘竟似無覺一般。

就是要敎她意沉湎，情痴迷，

令她無所覺。因爲，眞令他躭憂，她聽到那哭聲，她已猜到那哭泣的女子是誰了，眞怕她會停下步來等待，想到神尼那驚惶的神色，雖不明其故，但當然是不願那女子見到天嬌，更不能讓那女子找到。

他已明白了，明白神尼爲何要他們在天明之前，即刻下山，一旦遠離了峨嵋，即使被人見到，被那哭泣的女子見到，至少，不會立即猜想到他們來自峨嵋。

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遠離峨嵋。

他怎可以說出口來，又怎能催促她遠離峨嵋？

於是，令她意沉湎、情痴迷，不知不覺之間，快快地、遠遠地離去，越快越遠越好，趁此刻，黎明前的黑暗正籠罩着原野。

「好啊，」陳淵在她耳邊說，甚至他的嘴唇輕吻着她的耳輪，可不是令她癢癢的，說道：「只道你沒聽到，原來你也是壞透了的小妞，會裝假騙人！」

黑暗的石窟中，他假裝寒冷，賴在她懷裡，騙得她緊緊地把他抱在懷中，必又重現在她心上。

可不是一聲嬌笑，但她並未抬起頭來，仍靠在他肩上，說：「難道你不是壞小子，而且壞透啦！」

「說，我應不應該也打你一個嘴巴子？」

「你敢！」

他高高揚起的掌，已落在她臉蛋兒上了，只不過成了輕輕的撫摸，却被她霍地推開了，道：「有人來了！」

天嬌姑娘離開了他的肩頭，倒令他吃了一驚，只道是那哭泣的女子。

原來晨光曦微，道上來了一個荷鋤的農夫。

「好啦，」挽着髮的天嬌姑娘說：「現下已遠離了峨嵋，你不用再躭心人家會以爲我們來自峨嵋，也更不會認得出我來了。」

原來她任由他帶着，托着飛馳，只道她意沉湎、情痴迷，敢情人家姑娘假裝不知不覺，陳淵好不尷尬，痴痴笑。

不料天嬌姑娘的話聲好冷，又冷極了，說道：「你不用躭心，我若願見那人，那哭泣的女子，也不隨師父上靈鷲峯了，哼！我有本事找她出來，你放心，在我沒查明眞相之前……」

天亮了，雖然紅日未昇，艷麗的天嬌，也艷麗似花嬌，偏又冷得那麼令他不寒而慄，當她兇巴巴、火辣辣時，眞令他害怕，但仍不像現在，此刻眞的冷得令他心頭一凜！

陳淵不由皺了眉頭，道：「你究竟知道多少？」

「不多，像你一樣，」幾乎是刹時之間，她已成了另一個人，不變的是她艷麗如故，只不過成了冷艷，道：「我不會比你更蠢，你聽到、猜到的，我也一樣猜到，若我猜得不錯，那哭泣的女子一定就是我娘，生身之母。」

最後一句，竟是咬着牙兒說的。陳淵心下不禁打了個寒顫，這也就是他皺眉的緣故。

眞是變幻無常，當她成了個惡妞時，那兇巴巴眞令人驚怕；當她在他懷中溫柔起來，又多嬌媚；而熱情如火時，簡直要令他溶化了。而現在，却冷得令他寒慄，既然猜想到那哭泣的女子是她娘，生身之母，她那艷麗的臉上，非但找不到一絲孺慕的親情，反倒冷如冰霜，甚至咬起牙兒來！

這時候，這樣的時刻，她倒挽起被清晨的勁風吹散亂了的秀髮來，顯然，她已有了主意，她在想甚麼？心下有何決斷呢？

陳淵道：「既然猜想到那哭泣的女子是你娘，你怎倒走了不停下來等待？」

一聲不響，不言不語，她竟走了下去，而且一邁步，脚下就不沾塵，不怕他不跟去，陳淵慌忙亦步亦趨，緊緊跟隨。

「天嬌。」他柔聲呼喚，能喚回她的溫柔嗎？他寧願她是個兇巴巴的惡妞，也不願她冷得如此令他心寒。

她說話了，只不過脚下不停，而且頭也不回，說道：「師父不是怕她見到我、找到我麼？你托着我，連你們武當的陸地飛行之術也用上了，不是要帶我遠離峨嵋麼？我怎敢令師父失望，令你躭心？」

而她自己，這不是正匆忙離去，要遠離峨嵋？陳淵又迷惑，又尷尬，眞了不得，她不但聰明絕頂，簡直精明，看來眞沒有甚麼能瞞得過她的！

「但你還未回答我。」

「好吧，我告訴你，」天嬌姑娘說：「峨嵋乃佛門勝地，何來女子啼哭？而且，恰又是我爹圓寂之時，除非我眞是奇蠢，才不會猜到。」

「你眞是聰明絕頂！」陳淵說。

「正是一竅通，百竅皆通，當我知道大和尚原來竟是我爹時，我更明白了，他隱了法號，躲匿在靈鷲峯上，不是他怕了我娘，不過是怕我娘找到他，因而找到我。所以，他把我送去給師父收養後，便隱匿起來，絕不去探望我。」

「不，」陳淵道：「你爹，大和尚太愛你了，你知道，你當然知道，絕不會不去探望你。」

天嬌姑娘點起頭來，道：「我不是說他沒有暗中去探望，但一定小心翼翼，不願被人發覺了，直到我十歲那年，他才確信沒人知道他便是無塵大師，藏匿在峨嵋中他必定小心翼翼，暗中觀察過了，確信我娘不會尋來了，這才現身出來，但仍然小心翼翼，不讓人見到我和他在一起。他當然不是擔心會被山中的僧衆見到，而是怕我娘，躭心一旦傳揚開去，我娘就會尋來……」

小心翼翼，她一連幾句小心翼翼，他也不蠢，令他想不到的，也登時想到，明白了，道：「了不得，天嬌，你眞是聰明絕頂，一切都像眼見一樣。」

一聲噗嗤，她竟然一聲噗嗤笑了，只不過話聲仍是那麼冷，道：「你說錯了，我不僅眼見，而且都是親身經歷，只不過現在才明白過來，也才又想了起來。我爹的武功已達到化境，已臻通神的境界，那麼，爲何怕她啊？顯然就因爲她是我娘，更怕傳揚開去，怕她來帶走我，不，你別打岔，聽我說下去……」

聽得那一聲輕笑，陳淵不但鬆了口氣，心下也暖了起來，那麼，她仍是可愛的，可愛又親近的天嬌，幾乎忍不住，又想把她的柔荑握在掌中，只可惜她在前，飄然如飛，簡直脚不沾塵，他休想再挨近一步。

他那敢打岔，天嬌姑娘已繼續說下去，喂了一聲，說道：「你行走在江湖之上，我知道，你初下武當，但從武當來到峨嵋，迢迢數千里，至少比我走得遠些，可有聽說過，江湖之上有一個令人聞名喪膽的邪惡女子麼？」

「不！」他不僅是說沒聽過而已，道：「你怎會……怎可以這麼想？她是你娘呀！」

天嬌姑娘冷冷地，而且冷靜之極，說道：「我不願，甚至不敢想，會有一個邪惡的娘親，但師父爲何一聽到那哭聲，立即變了神色？從小兒，我就當師父是娘一樣，你說師父又愛不愛我，雖然師妹朱梅更得師父寵愛，只不過我任性些……」

他感覺得到，她溜了他一眼，那自是因爲她提起朱梅。既然他們已在她爹面前拜了天地，成了親，仍不由她不心存妬嫉，必然提起朱梅，一定就會聯想到他脫去了朱梅的衣裳，把她抱滿懷的情景。

「不！」陳淵忙道：「你不公平，神尼對我讚得更多的，是你！天嬌，你忘了，你那師妹年紀仍幼小。」

他不再稱天嬌姑娘了，雖然她仍是個姑娘，雖然已拜了天地，已成了親，但大和尚面壁的石窟，豈是花燭洞房之所？

她已是他的小娘子了，怎會再以天嬌姑娘相稱？而且，他發覺，只要這麼親蜜地一呼喚，即使不倚偎在他懷抱，也會把頭兒靠在他的肩上，登時嬌媚無限，即使現在，她的話聲也不再那麼寒冷了。

她仍然脚下不停，並未放慢些兒，道：「還有，爹守護着我，爲了我，埋名隱匿了十多年，我……」

陳淵雖然跟隨在身後，看不見，但也知道她噙了淚，霍地一箭步，却不料她的脚步也緩了下來，天嬌姑娘便已在他懷中了。

他終於把她的手握在掌中了，知道記憶都上心頭，心中怎會不酸楚，亦可知她其實性情也敦厚，又豈僅有溫柔的一面而已。

但只是一瞬間，她的脚步又加快了，不過任由他握着，肩併着肩，又道：「你問我爲何不等待？我……爲何要等待，一個連師父聞哭聲而變了神色，一個連我爹也藏匿躲避的人，豈是無名之輩，若不是邪惡，爹豈會把我帶走，不讓我留在她身邊，豈會不易尋訪的？

「但我一定要知道，我怎會有一個出家的爹？我的……娘，生身之母，端的是甚麼樣的人。」

他明白了，爲何不用他催促，爲何假裝不覺，任由他帶着飛馳了，原來她也想遠離峨嵋，在不明白這一切之前，不願被她娘認出她來。

陳淵把她的手握得緊了些，說道：「不，她，那哭泣的女子若眞是你娘親，就絕不邪惡，由她的哭聲哀哀，若眞爲了你爹的圓寂而哭，可知還是個多情的娘親，多情人就絕不邪惡。天嬌，你不可以，至少在查明眞相之前，不許你說她邪惡，先已認定邪惡。」

他明白了，她在峯上不動聲息，是因爲神尼不願她們母女相見。一個爲大和尚的圓寂而哀哀哭泣的女子還會是別人麼？

原來如此，不用催促，竟不依戀，倒匆匆下山，原來是不願她師父知道。了不得，她竟能如斯沉着，如斯冷靜。而且，立即作出主張來，令他如何不又敬又愛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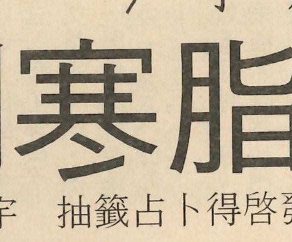
他慌忙垂下臂來，若不是前面來了一夥人，他眞要把她摟在懷裡了。

那雖然是陰雲不雪也不雨天，但一定天亮很久了，因爲道上的行人多了起來，巍巍峨嵋竟是才下得山來，已是平疇千里，阡陌縱橫，放眼處處農家炊烟四起。

他見前面來了一夥人，不但垂下臂來，而且放開手，行人路上，攜着個姑娘的手走路，被人看見，那成甚麼話？

（未完・二）

上文提要：杜一非與鳳千千找到文清章調查眞相，文清章告知案發當日人在離安陽六十里之外的丐幫與魯白板敘舊之後，又去莊穆夫家。杜、鳳二人找到丐幫，意外地魯白板却已被殺，凶手是杜一非，有留字爲証。杜一非向丐幫幫徒解說得諒解。杜、鳳又去莊家，見到莊大公子艮欽，硬說文清章未來過，兩人離開時，心中疑惑不解，途中却追來了莊妻劉夫人，對他二人說文清章確有來過，二人頓感此案內情複雜之極……



劍寒脂香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尋踪覓跡至廟宇　抽籤占卜得啓發

張建沉吟道：「還有一點，他是追踪馬蹄印的，你先至，可曾查過這兩天有大批人馬進城？」

凌展雲再度搖頭。「咱們在客棧留個口訊，然後出去調查。」當下兩人跑出大街去，沿途走東城門，在那附近查詢，竟無一人發現有大批人馬入城。

張建道：「可能鐵船幫的人半路又折去另一個方向了。」他邊說邊抬頭，目光無意中落在一對入城的男女身上，喜道：「杜一非和鳳千千到了！」

凌展雲亦看到了，兩人立即迎上去，鳳千千問道：「你倆可有收穫？白子華呢？他回家啦？」

「咱們正在找他，一言難盡，小弟先帶你們投店再慢慢研究。」張建在前引路，杜一非到後又開了兩個房，四個人便在其房內傾談。凌展雲先將情況告訴他，靜候杜一非之複述。

杜一非想了一下，先將遇到文清章的事說了一遍，然後再把馬快和魯長老被殺描述了一下。「小弟實在想不出，是誰嫁禍於我的。」

凌展雲道：「咱們在江湖上恩怨雖多，但此事發生在此時，小弟估計是鐵船幫幹的。」

鳳千千反問：「鐵船幫知道咱們的行踪麼？」

凌展雲微微一愕，登時答不上話來。張建却道：「文清章既然說他曾去找莊穆夫，兩位爲何不跑一趟？」杜一非和鳳千千登時爲難起來。

張建訝然問道：「兩位有難言之隱？」

鳳千千嘆了一口氣。「其實咱們早已去過了，只是答應過某人，不許說出其中之眞相，兩位請諒。」

杜一非見凌展雲和張建都有不快之色，只好道：「莊穆夫否認文清章曾經去過，但後來有人在半路截住咱們，說文清章在九月十七日曾經去過莊家莊。」

張建脫口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此人是否可靠？」

鳳千千快口道：「小妹認爲她的話，比莊穆夫可靠。」

凌展雲忍不住問道：「莊穆夫與咱們無怨無仇，爲何要騙你倆？」

鳳千千道：「他跟咱們雖然沒有瓜葛，但也許與文清章有心病，不想替他洗脫冤名。」

張建吸了一口氣，道：「假如那人的話可靠，則證明鐵千舟之子女不是文清章殺的。」

「不錯！」杜一非揚揚眉，「但咱們沒有證據證明那人說的話是否可靠。」

張建問道：「此人與莊穆夫是

何關係？跟文清章又是否有關係？」

鳳千千道：「此兩點目前還不能告訴你倆，尚請體諒。不過也許兩位還不知道莊穆夫是鐵千舟之大女婿莊艮欽之父親。」

凌展雲心頭一跳，閉目苦思。杜一非道：「目前這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須把白子華找來，小弟擔心他遇險！」

張建道：「那倒不至於，因爲他是鐵千舟喜歡的人，鐵船幫即使發現他在暗中追踪，也不敢對他怎樣。」

杜一非道：「遇險不一定是鐵船幫造成的，說不定五毒敎的人也希望得到他，以他來威脅鐵千舟。」

張建冷笑一聲。「鐵千舟那個人……哼，要拿他來威脅鐵千舟，白子華還沒有這個份量！」

凌展雲道：「咱們分開兩組，在城內城外找一找吧，不管如何，城門關閉之前，必須回來。」四人言畢立即行動。一個下午過去了，華燈初上時，又重回白馬客棧。

張建道：「不但找不到人，連暗記也不見一個。」

杜一非道：「這說明白子華根本還未到洛陽，說不定他在來洛陽城之半路上已遇險，或折去他方了。」

鳳千千道：「那明天咱們往東搜索吧！如今先塡飽肚子再說吧！」

四人吃了飯之後，又到各客棧查詢一遍，一點也沒有收穫。洛陽城對他們來說，絕不陌生，而且城區不大，很快便走遍全城，沒奈何只好回店休息。

次日一早，四人買了乾糧，便騎馬出城，往東急馳，四人分開四路搜索，每隔五里便碰頭一次，終於在三十里外，發現了白子華之暗記：指向南方。四人便聯袂南下，不久又發現第二個暗記，依然是南方。

第三個暗記距離第二個暗記只有半里，乃以劍尖刻在樹幹上的，既淺又潦草。杜一非迅速奔前十來丈，只見那裡青草及樹枝有折斷之現象，且地上一片凌亂，鳳千千道：「有人在此打鬥過，且人數不少，希望白子華沒有遇險。」

凌展雲道：「咱們再在附近搜查一下。」可是附近再找不到暗記，凌展雲嘆息道：「看來白子華已落在他們手中了。」

張建道：「你們不必擔心，我看白子華不是短命相之人，再說落在鐵船幫手中……」

杜一非截口道：「若落在鐵船幫手中，他必能脫身，昨天就早該到洛陽城了，是故咱們還是在附近再找一找吧！」當下分開四個方向，繼續搜索。

過了頓飯工夫，負責西方之凌展雲，忽然響起嘯聲，其他三人立即催馬馳去。但見凌展雲站在一座土包前，那裡有叢灌木，他指着地下，果見那裡又有一個暗記，那暗記是以樹枝畫成的，指向土包。

杜一非道：「凌兄在附近查過沒有？」

「灌木林中有一個山洞，十分隱蔽，小弟恐打草驚蛇，是以跑開發嘯，等候你們。」凌展雲道：「如今小弟便進去。」

杜一非將刀抽了出來，道：「小弟陪你進去。」回頭對鳳千千及張建道：「兩位且在外面把風。」

凌展雲一手提劍，一手舉着火摺子走在前面。山洞曲折狹窄，只容一人通過。走了一段，又發現山壁上有人以紅磚寫着一行字：張兄放心，小弟平安，請回原地等我。後面又留有白子華之暗記，字體很小，但頗工整，看來情況的確令人放心。

杜一非用嘉許之語氣道：「這小傢伙，還挺仔細，恐暴露你，因此寫張兄，武林中姓凌的到底不多。」

凌展雲噓了一口氣。「不管怎樣，只要他安全，咱們就放心了。」當下兩人繼續前進。俄頃，地道轉闊，兩人發現地上有灰燼，料擄白子華的人在此炊食過。再走一段，地道又狹窄起來，不久便見到光線，出了地道，是山包的背後。

極目望去，遠處有小村，附近都是岩石，兩人又發現不少馬糞。杜一非道：「凌兄，你回去通知他們，小弟再追一程，看看白子華是否還有暗記留下來。」

杜一非跑了七八里路，未見有暗記，但馬蹄印斷斷續續，不斷往西延伸，他恐凌展雲擔心，半途折回去，把情況告訴他們。

張建道：「咱們是繼續追踪呢，還是回洛陽城等候？」

杜一非沉吟道：「兵分兩路，兩位先回洛陽城，小弟與鳳姑娘再追一程看看，不管如何，最遲後天中午在洛陽碰面。」商量妥當之後，便分頭前進。

杜一非與鳳千千策馬追了二三十里路，天已向晚，而馬蹄印亦已不復見。那是個三岔口，每條路都有馬蹄印，有新有舊，兩人分不清要追踪的馬是跑那一條路，只好折回洛陽城。

進了城，到白馬客棧，凌展雲與張建剛好吃過早飯回店。四人又在房內商議，張建道：「下一步如何走，杜兄是否已有腹案？」

杜一非在房內邊踱步邊道：

「目前咱們先假設，兇手不是文清章，既然不是文清章必另有其人，此人很可能懂得『毒蝎掌』，或中掌之後，反應差不多的人。這是一條線索……」

他話未說畢，張建已截口道：「但據咱們所知，武林中好似沒有這種人。」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不可太早下結論，有一條線索幫助咱們瞭解，去找拜月會的『紫玫瑰』白小青！」

凌展雲頷首道：「不錯，說鐵元乾中的是『毒蝎掌』的人正是她。還有第二條線索？」

「第二條線索……」杜一非道：「就是去鐵船幫調查，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張建道：「鐵千舟那裡肯讓咱們去調查？」

「不肯也得肯！咱們必須想辦法混進去。」鳳千千道：「這件事便由小妹與一非去辦，去拜月會的事便交由兩位了。」

杜一非道：「不過兩位最好先在此再等一兩天才出發，出發前也最好能留下口訊給白子華。」

凌展雲問道：「那以後咱們之間如何聯絡？」

杜一非沉吟一下，反問：「安陽有甚麼比較妥當的客棧？」

凌展雲不假思索地道：「安陽西二街有一爿小客棧，就喚八閩客棧，老闆原籍閩南，上次小弟去安陽，也是住在那裡，掌櫃姓施，喚伯田，跟小弟很談得來，而且那裡又不顯眼，實在是個好地方！」

杜一非大喜。「那就好辦，兩位到安陽之後，便入住那裡吧，小弟自會與你倆聯絡，就算臨時有急事，離開安陽城，也會交代掌櫃。」

凌展雲道：「小弟在那裡使用化名林小雲。」

杜一非點點頭。「事不宜遲，咱們吃過午飯便先走。」

＊　＊　＊

杜一非和鳳千千曉行夜宿，第三天便至安陽城外，鳳千千忽然想起凌展雲和張建易容上路之事，乃道：「大哥，咱們也先易容再進城吧！」

杜一非笑道：「易容雖非我所長，但肯定比白子華高明。」當下兩人找了座樹林，入內易了容然後進城。

一進城，兩人俱覺得有異，蓋城內表面上沒有異樣，但却有許多漢子目光灼灼地注視着街頭上的行人。杜一非很快便發現有人暗中跟梢，乃低聲對鳳千千道：「咱們暫時不去八閩客棧。」

鳳千千會意。「那就隨便找一家乾淨的吧！」兩人找了家客棧投宿，使了化名：林萬龍和林千鳳。

掌櫃問道：「兩位是開一間房，還是兩間？」

杜一非喝道：「廢話，咱們是堂兄妹，豈有同居一室之理？」

掌櫃忙哈腰請罪。「請恕老漢再問一句，兩位來敝城是探親訪友，還是另有目的？」

鳳千千嗔道：「眞是豈有此理，你怕咱們沒有錢交租？」

掌櫃苦笑道：「請客官見諒，老漢實在有不得已之苦衷，請答覆以便老漢好交代。」

杜一非心頭一跳，問道：「向官府交代？這是貴地父母官的規定？」

掌櫃探頭往外面看了幾眼，低聲道：「若是官府的規定那還好辦，這是鐵船幫的規定，咱們寧可得罪官府，也不敢得罪姓鐵的。」

鳳千千再問：「非遵守不可麼？」

「他們每天傍晚都會派人來查詢。」

杜一非再問：「這是幾時規定的？」

「自從鐵千舟子女被害之後，便立了規矩。若是探親訪友的，還得把貴親友姓名地址登記下來。」

「眞是豈有此理！」杜一非道：「咱們兄妹要去巨鹿省親，路過貴境，因初次到埠，是以準備逗留一兩天，飽覽貴城古蹟。」

那掌櫃一一記下來，杜一非和鳳千千則隨小二進房。鳳千千俟小二走開，立即跑進來。「大哥，鐵船幫查得這般緊，恐怕不好調查。」

杜一非也擔心。「咱們這副打扮，能夠瞞得過掌櫃，但行家一看便知道咱們是經過易容，希望鐵船幫不來當面查詢。」一頓又道：「不過這却證明一件事……」

鳳千千截口道：「不錯，這的確奇怪，人已死了，才查甚麼，而且兇手也不會窩在城內等候他們來抓。」

「是以這裡面可能還有一個不爲人知的原因。」杜一非有點興奮。「說不定解開這個謎團，便能拿到殺害鐵千舟子女案件大門之鑰匙。」

鳳千千亦有點興奮。「咱們如何行動？是挑明登門造訪，還是暗中調查？」

「必須暗中調查，而且還得先證實一件事：鐵千舟回來了否！」杜一非拿出易容藥來，先替鳳千千修飾過，也爲自己仔細修補，然後再聯袂出店，吩咐店小二好好給馬匹上料。

他倆又假意問掌櫃，有關安陽古蹟名勝之方向。到了街上，只見行人疏落，但商店還是一間挨着一

間，說明原本是十分繁榮熱鬧的，只是近來有點改變。杜一非和鳳千千在街上胡亂走了一匝，便折向城隍廟。

那城隍廟規模極大，除了一位廟祝之外，還有一位道童，負責打掃的。此時只有兩三個信女在上香，杜一非向道童買了香燭，便與鳳千千跪下，只聽杜一非輕閉雙眼，嘴裡喃喃地禱告着。

鳳千千不知他葫蘆裡在賣甚麼藥，只能默默地看着。俄頃，杜一非又取來籤筒求籤，求了一枝籤，拿去給廟祝，廟祝給了籤詩，一看是上籤，乃問道：「施主問的是甚麼事？」

杜一非道：「先生可否借個地方細談？」說着放了一塊碎銀在桌上。廟祝大喜，將碎銀捲進袖中，領他倆進耳房內。

賓主分頭坐下，廟祝乃問道：「施主有事但說不妨，貧道必盡所能告知。」原來他是出家人，却不穿道袍。

「在下來此是想查一件事，不知能否成功？」

「當然可以，籤中不是有水落石出之句麼？你可眞問準了！咱們城隍爺是方圓百里最靈的。」

杜一非又問：「此事要多久方能查出眞相？」

廟祝沉吟道：「快則一個月內，慢則今年內，必能眞相大白。」

「但在下既無頭緒又無線索，如何查法，可否請道長指點迷津？」

「以籤論籤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明明已在絕路，却豁然開朗。」廟祝含笑道：「天機不是人人可知，施主不用急，時機一至，必然迎刃而解。不知施主可否將事情告訴貧道，再讓貧道斟酌一下？」

杜一非故意嘆了一口氣。「就怕說了出來，對彼此都無好處。」

廟祝笑道：「天下間豈有這等事？」

「就算道長知道，亦未必肯將所知相告，這也是弟子煩惱之處。」

「籤中毫無險象，施主不必擔心，但說不妨。」

「既然如此，弟子也就實說了。不瞞你，弟子是受人所託，來此調查殺死鐵幫主子女之兇手。」

廟祝一愣。「兇手不是那甚麼五毒教的教主麼？是他委託你調查眞相？原來兩位還是俠士，失敬失敬。這件事貧道可亦不知道。」

鳳千千在旁冷諷道：「咱早已說過，道長就算知道，亦不會告訴咱們。」廟祝臉上露出爲難之色。

杜一非揮揮手，不讓鳳千千說下去。「委託弟子調查的有兩個人，一是白子華，另一是剛才道長所說的五毒教教主，據咱們所知，九月十七日，文清章在太行山東麓，且有不少人證，他焉能分身到此殺人？」

廟祝問道：「白子華也知道此事，然後方委託施主？」

杜一非道：「他還不知道，不過依常理推測，兇手若是文清章，他既蒙面，又爲何要以毒掌殺人？既要殺人，爲何不乾脆取鐵元乾性命，却讓他拖至回鐵家才斷氣？此均違反常理！」

廟祝想了一下，道：「施主之言，極之有理，只是貧道不是武林中人，着實想不通其中原委。」

鳳千千忽然在旁插腔問道：「鐵家之人可曾來此上過香？」

廟祝道：「鐵幫主的幾房妻妾及女兒都是城隍爺之弟子，她們常來進香。」

「如此說來，道長跟她們亦頗熟的了？」

廟祝苦笑道：「熟不熟很難說，每年總得見十次八次面，尤其是其正室林氏，來得更密，每月初一十五均要親自上香。」

杜一非接問：「鐵千舟五房妻妾，誰懂得武功？」

廟祝再次苦笑。「貧道本身不通武藝，是以也看不出來，不過……」

鳳千千見他吞吞吐吐，便問：「不過甚麼？道長不是說過，要盡所能告知咱們麼？」

「貧道看不出她們是否能武，不過就面相來說，正室林氏雖然囉嗦，但心腸好，二妾城府深沉，三妾最小心眼，四妾最痴，五妾最嬌，眞是各有特點。」

「原來道長還精於相人之術。」

「可惜貧道只略懂皮毛！」廟祝忽然又說出一句奇怪的話來：「這件案子其中有個女人……是個關鍵的人物。」

鳳千千脫口道：「兇手是女人？」

「不一定，也許那女人能幫你們查出眞相，反正有個女人十分重要，籤中有此含意。」

「道長還能看出甚麼？」

道長搖搖頭，杜一非續問：「以前鐵船幫對來安陽城的外地人，是否亦很緊張，規定客棧把一切登記清楚？」

廟祝皺眉道：「未曾聽人說過，貧道亦不甚理解。」

「據道長所知，鐵千舟妻妾們是否和洽？」

廟祝笑道：「女施主們一般心眼小，且妻妾衆多，表面上沒有甚麼，實際彼此都有心病。」

「城內是否有人追求鐵清宇？」

「鐵船幫勢力强盛，鐵幫主在

武林中炙手可熱，想高攀的人可不少，但都不足造成冒險殺人之動機。」廟祝道：「兩位一臉正氣，貧道絕不會將此事洩漏出去，但請放心。」

「道長既然精於相人之術，是否看得出鐵千舟有禍？」

「貧道已年多未曾見過鐵幫主了，還有一點，城內無人敢正面與他作對，因此兇手必是外人。」

杜一非和鳳千千見問不出甚麼來，便告辭離開，杜一非見天色已晚，乃道：「咱們先到飯館吃飯再說。」

酒樓內高朋滿座，高談闊論者大不乏人，可是却無一人涉及此宗案子，兩人吃飽飯離開飯館，街上行人已不多。返回客棧，杜一非悄悄對鳳千千道：「先休息一會兒，三更後，咱們再出去。」

* * *

夜深人靜，街上更是一片死寂，黑漆漆的，只有三數盞掛在大戶人家的簷下的氣死風燈閃着亮光。鳳千千緊張地問道：「咱們去鐵船幫？」

「先到郊外鐵元乾中伏之處看看。」

兩人根據白子華及凌展雲之描述，越牆而出，找到一座小山，只見此處四周圍以木柵，黑暗中似乎有人在走動，兩人伏在石後，杜一非眉頭深皺，不吭一聲。鳳千千輕輕問道：「大哥，你想甚麼？」

「按理說，鐵元乾中伏之地，並不值得圈以木柵，更不值得派人把守，這其中有甚麼玄妙，咱們猜不出來！」

時間一久，兩人睛眼都能適應黑暗，逐漸能夠視物，鳳千千道：「大哥，你是否有發現，那塊大石後伏着人？說不定玄妙就在那裡。」

杜一非忽然發現遠處樹後，有黑影閃動，他心頭一動，悄悄向鳳千千打了個手勢，兩人乃弓着腰，繞了半圈，向那棵大樹跑去。

臨至大樹前，那人似乎發覺，轉身急奔逃跑，杜一非和鳳千千豈肯放過他？兩人咬牙苦追，五十丈之後，距離逐漸縮短。

忽然一陣夜風吹過，似乎把烏雲吹開，月光在雲霧中瀉了下來，景物盡現，鳳千千忽然輕呼一聲：「是個女的！」杜一非也看清楚了，前面那位黑衣人，身材纖細，的確是個女人。

那女忽然道：「咱們無寃無仇，你們何故追我？」

杜一非笑道：「在下還未看過你之廬山眞面目，怎知有否寃仇？」

那女的頭也不回，輕哼一聲。「河水不犯井水，你們是鐵船幫的人？」

杜一非心頭一動，脫口問道：「你與鐵船幫有仇？」

「你管不着！」那女人聲音十分尖細。「兩位再不識相，姑奶奶可不客氣了！」

鳳千千氣往上湧。「你有甚麼手段，便儘管施展吧，咱們若是怕你的，也不會追你！」杜一非和鳳千千年紀雖不大，但造詣遠勝同齡人，甚至超越許多前輩，是故雙方距離越拉越近。

說話間，已進入安陽城，那女人倏地往一條小巷鑽進去，待杜一非和鳳千千追至，已失去芳踪。鳳千千不甘心失敗，咬牙道：「咱們找一找，一定要將她挖出來！」

那巷子不短，住了不少戶人家，此時已是三更半夜，如何能找得到？除非他倆斗膽潛進去。鳳千千輕輕拉一拉杜一非的袖角。附近傳來一陣步履聲，兩人連忙匿在暗處偷窺。

只見五六個大漢荷槍佩刀，巡戈而至，不問而知必是鐵船幫的人，杜一非待他們走過，便揮手示意回客棧。兩人悄悄返回客棧，先到杜一非房內，鳳千千即問道：「大哥，你看那女人是甚麼來路？」

杜一非沉吟良久，道：「我也猜不透，不過應該是鐵船幫之仇家，諒無疑問。」

鳳千千忽然冒出一句話來。「那此婦人會否是殺死鐵千舟子女之兇手？」

「不大可能吧？一來你不知她是否練毒掌；二來她是女人。」

「你認爲兇手一定是個男人？」

杜一非心頭猛地一跳，又陷入沉思中，耳畔却聞鳳千千續道：「兇手說話聲音尖銳，剛才那女人又何嘗不是？據畢尚武及白子華之描述，兇手身材瘦削矮小，這可能是指男人而言，若是女人之身材便很適中了。」

杜一非問道：「你憑甚麼懷疑她？」

鳳千千嘆了一口氣。「其實小妹也說不出一個道理來，也許這是女人之敏感和靈感。」

「若兇手是女人，則文清章自然不是兇手了。」杜一非道：「但此事非同小可，鐵千舟又是不好相與的人，沒有證據，不能遽下結論。」

「當然，咱們還須進一步調查及證實。」鳳千千問道：「大哥，下一步咱們是否進入鐵船幫調查？」

杜一非不答她，却提出一個新問題來。「在此案子中，先後出現過三個神秘的女人，第一個是凌展雲在黃河上遇到之女人……」

鳳千千截口問道：「這女人神秘在何處？」

「她易容，突然騎上馬，證明北岸有人接應；在鐵船幫南征凱旋回歸時，突然出現，不無突兀之感！」杜一非吸了一口氣才續道：「第二位神秘女人是莊穆夫之夫人；第三位便是今夜咱們遇到的這位蒙面女子。」

鳳千千道：「這三個女人與本案有關？」

杜一非又沉吟了一陣，含笑道：「我也說不出個道理來，也許這是男人之靈感。嗯，夜深了，早點休息吧，下一步行動，待我想一想，明天再說！」

* * *

凌展雲在洛陽城等了兩天，又焦慮又心急，正想北上去找杜一非，白子華却在此時撞了進來。張建急不及待地問道：「白老弟，你到底去了何處？咱們都快急壞了！」

白子華衣衫骯髒，神情疲憊不堪，把身上之鈕扣解開，道：「先弄杯水喝喝，小弟又餓又渴，要不，就先去吃飯。」

張建邊倒水邊道：「如今吃午飯已太遲，吃晚飯又太早，你還是先把事情說清楚，咱們再去吃吧！」白子華一口氣把水喝光，又要了一杯。

凌展雲心中有點不忍。「你平安回來就好，歇一歇再說未遲。」

白子華吸了一口氣。「小弟去追馬蹄印，追了個多時辰，便見到前面有二十多騎人馬，他們停在路旁歇息，馬兒都在啃着青草，證明他們亦是趕得很急，小弟當時大着膽子上前，希望弄清楚他們的身份，不料，小弟一走近，他們便都上馬走了。

「有了上次之經驗，小弟不敢追得太近，是以亦歇了一陣才再上路。看看離洛陽城已不遠，他們之方向仍然不變，是故更加放心，後來見他們進入一座小樹林，恐情況有變，因此加速上前。」

凌展雲和張建心中都暗道：「那點子來了！」

「小弟急急忙忙衝進樹林，這才發現他們在林內圍在一起在商量甚麼事。小弟慢慢潛過去，誰知他們又起程了，是故只能匆匆留下標記，繼續跟踪。」

張建道：「你留下來之標記，咱們都看見了，第一個標記很清晰，第二個標記就很潦草，咱們就預料你遇到了危險。」

白子華繼續說下去。「後來他們到了一叢灌木前，也不知甚麼事，打起架來，小弟十分奇怪，走近一點，想探個究竟，不料讓他們發現了……後來小弟只好表露身份，他們倒也不敢爲難我……」

凌展雲問道：「後來你弄清楚，他們因何內鬨麼？」

「原來鐵幫主要他們兜一圈再南下，剷掉五毒敎之各地分舵，香主劉尙香和副香主周百山看法不同，引起爭執，一個認爲從最邊遠之分舵開始，向心臟地帶發展，另一個認爲跑到洛陽南下已足夠，這兩人本來已互相不服，又各得手下擁戴，是故便打起來。」

凌展雲吃了一驚。「如此說來，你的處境並不妙。他們不怕你把情況告知鐵千舟麼？」

「是的，當時小弟也怕他們會殺人滅口，不過小弟亦在說話中暗示過了，一是有朋友在後面，二是不想再見到鐵幫主，以免引起傷心的回憶。」

凌展雲豎起拇指讚他。「後來他們決定如何？」

白子華道：「晚上他們在山洞裡低聲商量；因此小弟才有機會在壁上留言，就不知你們是否發現？」

凌展雲點點頭。「我和杜一非都看見了。」

白子華吸了一口氣。「大概是周百山恐內鬨之事傳到鐵幫主耳中，因此屈服，依了劉尙香，決定再往西行，然後南下。後來他們要南下，小弟便稱要回家，是故先渡河到北岸，向東馳了好一程，然後重新乘舟重回南岸，最後趕來洛陽。」

張建問道：「他們可有說第一個目標，要攻打五毒敎那一個分舵？」

「小弟不敢問他們，以免引起他們生疑。」白子華道：「在路上，周百山也問小弟因何易容，暗中跟踪他們，小弟說因爲想親刃文清章，是故隨鐵船幫大軍南下，後來見他們揮軍回師，準備先回家稟告父母，因路上見他們向西行，生了疑才易容暗中跟踪，以爲他們已有了文清章之確實下落。」

凌展雲接問：「白老弟可知鐵千舟之去向？」

白子華訝然反問：「他不是率軍北上麼？對啦，你們又有何收穫？」

凌展雲搖搖頭，道：「咱們先去酒家吃飯，再慢慢聊吧！」

一頓飯吃畢，凌展雲和張建亦將經過告訴白子華，白子華道：「小弟沒有問劉尙香他們，有關鐵幫主之去向，不過他應該已回鐵船幫。凌大哥，下一步準備如何調查？」

張建道：「咱們已約了杜一非，在安陽城見面。」

「那小弟當然也得去安陽。」

「老弟若在安陽城出現，咱們之行踪便暴露了。」凌展雲道：「依我之見，你還是先回家靜候消息吧！」

白子華那裡肯依？但凌展雲任他舌粲蓮花，終不為其所動。白子華十分聰明，表面不動聲息，還露出失望和沮喪之色。

張建安慰他。「老弟幸勿誤會，咱們也是為你好，你插手此事，實無好處。」

白子華嘆了一口氣。「那好吧，小弟只好在家中靜候佳音了。」

次日一早，三人乘舟過河，隨即揮手而別，一個走西北，兩個走東北，但走了五六里路，白子華也撥轉馬首，向安陽城進發。他既知他們之去向，不怕找不到，是故好整以暇，跟在凌展雲及張建之後進洛陽城。

凌展雲和張建到八閒客棧投宿，不料竟然查不到杜一非和鳳千千，張建以目光徵詢凌展雲之意，凌展雲乃開了一間上房。那掌櫃立即堆下笑容道：「客官，雖然咱們已是老朋友了，但今番仍不得不問你幾件事……」

張建見他吞吞吐吐的，乃道：「你有事便快說吧！」

「兩位今番重回安陽城有何貴幹？」掌櫃見凌展雲臉有不豫之色，乃解釋道：「此乃鐵船幫之規定，所有租客均要填報仔細之資料，例如：姓名、年齡、身高、來安陽目的、擬停留之日期……」

他還未說畢，張建已怒道：「眞是豈有此理，咱們又不是賊！」

掌櫃苦笑道：「兩位是高來高往之俠士，自然不怕鐵……但咱們在他眼皮下討生活，可得罪不起，尚請體恤，老朽感激不盡。」凌展雲向張建打了個眼色，乃乖乖填上，在目的那一欄填的是等候朋友。

掌櫃見他倆合作，十分高興，立即令店小二帶他們進房，張建道：「先弄盆澡水來。」

張建待店小二離開，乃問道：「杜一非會否又在路上出了事，上次他曾被人嫁禍……」

凌展雲道：「不必胡思亂想，今夜他們若還不來，咱們便在城內各客棧找他們。」

不過當他倆吃完晚飯回店時，便見到有個漢子不斷向自己打眼色。凌展雲起初還十分詫異，後來發現眼神十分熟悉，心中才恍然，當下裝作不知，與張建回房。

過了一陣，窗外响起輕輕的敲打聲，凌展雲心頭一跳，悄悄打開窗子，外面站着一男一女，男的道：「凌兄快讓小弟及鳳姑娘進去。」

凌展雲讓開，杜一非和鳳千千便跳進房去，張建低聲問道：「為何這般神秘兮兮的？」

鳳千千道：「咱們暗中查過，你們在登記表上，填的是等候朋友，假如咱們當衆相認，鐵船幫必認為你已找到朋友，為何還不離開？」

凌展雲反問：「那兩位在表上填了甚麼原因？」

「咱們填遊歷。」鳳千千急不及待地問道：「找到白子華否？他沒發生甚麼意外吧？」

張建將情況扼要地說了一遍，反問：「兩位有何收穫？」

杜一非將黑夜遇到神秘女人的經過告訴他倆。「咱們想找機會混進鐵船幫，一則鐵船幫戒備森嚴；二則不明瞭裡面之情況，這兩天均在找尋機會，可惜至今未敢行動；凌兄去過，情況應該比較熟悉吧！」

凌展雲以指蘸水，在桌子上將鐵船幫總舵內之地形佈置解說了一次，着重介紹鐵清宇香閨左右之地形。鳳千千道：「按此情形看，兇手要潛進鐵清宇房內行兇，實在不容易，是以小妹懷疑有人接應。」

張建道：「咱倆也一直有此看法，但問題是鐵清宇在鐵船幫內，人緣極佳，照下人所述，幾可說沒有一個對她不好的。」

凌展雲補充道：「不過這很可能只是表面上的。鐵清宇人緣既好，若有人欲對她不利，平日自不會表露出來。」

杜一非道：「正因為不好調查，是故咱們才不想貿然潛進鐵船幫調查，因為倉猝之間，根本查不出甚麼來，何況兇手或協從犯，絕不會自己承認。」

鳳千千嘆了一口氣。「事情至此，好像進入了死胡同，轉不出去，便永遠找不到破案之線索。下一步該如何辦？」

杜一非抬頭問道：「凌兄可曾認識鐵船幫的人？」凌展雲搖搖頭。

張建接道：「既然咱們認定鐵船幫有內奸，還是由這方面下手吧！不管如何，先進去看看再說。」

凌展雲問道：「你們早到兩天，可知鐵千舟是否已回來？」

「未見過他公開露過面，亦無其消息，倒是見過郝睿出現過。」

張建道：「管他是否已回來，今夜咱們便潛進去看看。」當下四人換了夜行衣，分兩批悄悄溜出客棧，到對面街角會合，然後向鐵船幫總舵進發。

一路上蛇行鼠伏，避過不少巡邏隊之面目，眼看已至目的地附近，小巷內突然响起一個輕微之開門聲。聲音雖輕，但聽在四人耳中，卻如响雷，立即將背貼在牆上。

俄頃，杜一非探頭望向巷內，只見一道黑影向前奔去，他向凌展雲他們打了個手勢，乃與鳳千千躍上屋頂跟踪，從黑衣人背影看來，彷彿是個女人。

杜一非心頭一跳，低聲道：「小心跟踪！」低頭望向巷內，凌展雲和張建亦在跟踪。當下乃在屋頂上縱躍，不久即見那黑衣女人竄至鐵船幫總舵外面，恰有一隊巡邏隊巡戈而至，那女人不慌不忙，匿在黑暗之中。

杜一非等四人亦連忙匿起來，巡邏隊一離開，那女人便往左首竄去，杜一非冒險躍落地上追前，至大屋旁邊那條小巷一看，裡面空空如也，那裡有人影？

那小巷之右首是鐵船幫總舵，左面則是民房，十分低矮，那女人若非進入民宅，便是躍進鐵船幫總舵之圍墻。

忽然，背後傳來鳳千千的聲音：「大哥，怎麼不走了？」

「不知人去了何處？」

凌展雲道：「那女人十之八九是去鐵船幫，看她對此一帶情況如此熟悉，料已來過多次，咱們既然已來此，何不亦冒險進去瞧瞧？」

「好，正合吾意！」杜一非道：「待我先進去，若無危險，你們再行動未遲！」言畢不管三七二十一，振衣越牆而進。他行動小心，不發一點聲响。

前面是一排廂房，四周黑漆漆的，杜一非忙發暗號，招呼凌展雲等三人進去，凌展雲往內指一指，四人魚貫往內堂走去。

廂房之盡頭是個庭院，再過去便是鐵千丹一家所住之獨立小院，月洞門外，掛着幾盞氣死風燈，周圍十分光亮，除了門口有四位侍衛之外，尚有人在巡戈。四人一看此形勢，不敢造次，匿在屋後，靜候機會。

有一點教杜一非猜測不透的是，那黑衣女人若是潛進鐵船幫，為何毫無動靜？那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她根本沒進來；二是她熟悉這裡之一切，甚至就是鐵船幫的人！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她跟鐵千舟子女之死，是否有關係？

過了兩盞茶工夫，忽聞有人喝問道：「誰？口令？」杜一非四人吃了一驚，以為行藏暴露，連忙退後一步。鳳千千大着膽子探頭外望，只見侍衛們都往左首那邊跑去，但月洞門外那四名保衛，挺立如舊。

杜一非低聲道：「凌兄你熟悉裡面的情況，由你跟張兄潛進去，小弟與鳳姑娘引開他們！」

張建左右顧盼一下，道：「如此太危險了！」

「必須冒險一試！」杜一非向鳳千千打了個手勢，取出汗巾，蒙住口臉，兩人倏地衝了出去，直奔月洞門。

那四個侍衛當眞是靜如處子，動若脫兔，立即行動起來，但怎敵得杜一非有備而來？其中一個侍衛剛奔前，杜一非左拳一晃，右腿霍地蹴出，將其踢翻，其他侍衛立即呼叫起來！

鳳千千也非省油燈，賞了一個侍衛一索，隨即手足並用，幾個照面，打得那四個侍衛狼狽不堪。與此同時，其他侍衛，已經聞聲而至。

杜一非低聲道：「風緊，扯乎！」當下與鳳千千虛晃一招，撤腿便跑，凌展雲及張建，乘此混亂之際，由左首矮垣翻了進去！

杜一非和鳳千千行動甚快，未待其他方面之幫徒趕至，便衝至圍墻，鳳千千回身發了幾把飛刀，再與杜一非越墻逸去，鐵船幫之徒在後苦追，安陽城內，到處响起銅鑼聲。

鳳千千低聲道：「大哥，咱們若回客棧，很難再藏得住！」

杜一非當機立斷，道：「先混出城去再作計較！」

安陽城破舊，城墻有許多缺口，幸虧兩人早已走熟各個角落，因此很容易便離城而去。兩人馳了一陣，不見有追兵，方停下來喘息。

「咱們太魯莽了！」杜一非道：「想不到鐵船幫反應這麼快，凌展雲和張建恐怕有危險！」

鳳千千笑道：「大哥不必杞人憂天，咱們既然能逃得出來，凌展雲又何嘗不能？」

「我是怕他們返回客棧，那就自投羅網！」

鳳千千這才吃起驚來：「不錯！鐵船幫若搜查各客棧，必定發現咱們四個人不在，而且還有四匹馬，如今怎辦？」

杜一非考慮了一下，道：「咱們換了衣服，洗掉易容藥，再混進八閒客棧！」可是一時之間，去那裡取衣褲更換？兩人商議了一下，決定冒險再進安陽城。

＊　＊　＊

且說凌展雲和張建混進內堂之外，因為外面喧嘩震耳，宅內的人都被吵醒，兩人一時不敢妄動，匿在走廊樑上，靜候機會。

忽然房門輕响，一個漢子自內跑了出來，手上還提着一把刀，凌展雲冒險躍下去，閃進房內，因房內無人，連忙向張建打手勢。張建十分機靈，也閃了進去，兩人匿在床後樑上。

外面閃着燈光，不斷有人喝問：「發生甚麼事？」看樣子似乎所有的人都被吵醒了。

俄頃，郝睿的聲音亦自外傳來：「刺客已逃跑了，各就各位，侍衛們小心到各處再搜查一下，提防他們還有同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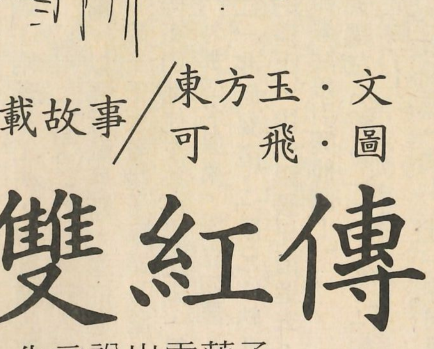
一個聲音聽來頗年輕的道：「郝叔叔，他們欲正面攻進月洞門，有點奇怪……」

（未完・六）

上文提要： 江青嵐因柳琪尚未痊癒，便離開石窟，下山找尋醫治方法，路上遇上燕山雙傑，正好追問解葯用法，雙傑因不敵，只好留下絕情針和謊說解葯用法，正想離去，冰魄夫人及時出現，揭穿他們傷了柳琪，還想她誤服毒葯，並將雙傑廢去一目，才讓他們離去。冰魄夫人從江青嵐手中的千年人參切了三片，回贈三顆雪蓮子給柳琪，指點江、柳去找離火眞人治毒傷，用純陽指才能散瘀通經……

雙紅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求醫闖進三昧谷　失言說出雪蓮子

江青嵐笑道：「多蒙尊駕指點，小生極爲感激，不過……」

中年漢子道：「不過甚麼？」

江青嵐見他如此無禮，心中更是氣憤，朗聲說道：「小生千里遠來，豈能因尊駕一言，立即下山之理？」

中年漢子聞言臉含怒色，冷哼道：「你也不打聽打聽，終南山豈是容人亂闖得的？你叫甚麼名字？手上是你何人？」

江青嵐越聽越覺得對方狂妄，也冷笑道：「小生姓江，她是我的……」

他底下的話還沒出口，驀聽身後有人高聲叫着：「大師兄，別放過那小子，柳師妹被他劫走了！」

聲音入耳，兩條人影如飛奔來。

中年漢子冷哼道：「小子，你膽子可眞不小，敢上秦嶺來撒野！」

話聲未落，右手疾伸，猛往江青嵐脈門扣來。

江青嵐心頭大急，此人出手快捷，敢情身手不弱，自己以一敵五，雖然不懼，但手上抱着柳琪，多少總嫌不便。他心念疾轉之際，對方出手如風，業已抓到。

江青嵐不慌不忙，猛吸一口眞氣，胸口忽然內陷，雙脚並沒移動，身形却硬生生往後拉開了尋尺距離。

中年漢子一抓落空，也禁不住爲之一凜。臉上掠過一絲驚詫，冷哼道：「想不到小子你居然還是內家高手！」

手字剛出，右手一收，立即駢指如戟，再次向江青嵐咽喉戳去。同時「嗆」「嗆」兩聲，站在中年漢子後面的兩人也長劍出鞘，一左一右，往江青嵐兩邊抄來。

這條山徑，本已極狹，這麼一來，已是三面包圍。何況後面追來的兩人也已迅速趕來，這不成了後有追兵，前無去路？但目前的江青嵐，豈同昔比？

中年漢子出手雖快，他動作可比他更快，就在吸氣後仰，避開對面一抓之後，緊接着吐氣開聲，低喝一聲：「讓開！」

足尖一點，一條身子疾若閃電，「颼」的往上拔起兩丈來高，凌空越過對面三人頭上，落到中年漢子身後三丈之處。連氣也沒換，一連幾個起落，往山徑上平掠出去。這一下，眞是電光石火，快到難以形容。中年漢子手指點到半途，只覺眼前一花，連看都沒看清楚，敵人業已失了蹤影，只覺頭頂上風聲颯然，疾掠而過。

他身爲秦嶺系第三代大弟子，機智武功遠出儕輩之上，江湖上早有秦嶺第三代高手之稱。

此時陡然發覺風聲，趕緊全身往下一挫，一個急旋，抬眼望去，敵人手抱柳師妹，已在二十丈開外的山徑上，急縱疾掠，如飛而去。不由暗暗叫了一聲「好險！」，要是對方在掠過自己頭頂之時，驟下殺手，自己不死也得受傷。

但他平素狂傲慣了，這時當着四位師弟面前，怎能丟人？猛的一聲暴喝，從肩上拔出長劍，雙足頓處，人已追了出去，身後四個師弟也立即跟着銜尾疾追。

江青嵐因不願開罪秦嶺門下，才使出絕頂輕功，一口氣往前奔出。他自然知道，身後五人決不甘休，是以一連的提吸眞氣，發足狂奔。他玄關已通，眞氣流轉，這一盡情施展，當眞是一掠十餘丈，足不點地，凌空虛步，快速得直如天馬行空，御風而飛。

眨眼工夫，已把身後五人丟落老遠。柳琪先前還是十分憂急，此時却又驚又喜。一個嬌軀緊貼着嵐哥哥，只覺耳邊風聲颯颯，衣袂飄飄。那些壁立千仞的危崖絕壑，蒼翠葱鬱的古樹茂林，一排排盡向身後飛掠，她簡直驚詫得說不出話來。

三個月以前，自己還和他動過手，那時似乎比自己高不了多少。這三個月，他武功怎會精進到如此程度？看來自己師父也不會強過他多少，她那裡知道三眼比丘沈師太早已敗在他手下了呢？只一陣工夫，已經越過七八重山頭，江青嵐雖然並未稍停，但躺在懷中的柳琪却已感覺到嵐哥哥有些氣喘了。

從他臉上流下來的汗珠也滴到她粉頰之上。這也難怪，他終究火候還淺，何況手上又抱着一個大人？

柳琪早已柔聲叫道：「嵐哥哥，我們再休息一會好麼？反正他們也追不上啦，就是追來了，再走也不遲呀！」

江青嵐微微一笑，立時停住脚步，一面騰出手來，抹了抹臉，道：「眞巧，會碰到這許多人！」

柳琪掠着鬢髮笑道：「這幾個人全是大師伯門下，和你動手的是大師兄羅淵，大師伯江湖上稱他『隻手翻天』，所以大師兄人家也送他一個外號，叫做『追雲手』，他是秦嶺第三代中的第一高手呢！」她說到這裡，嗤的笑道：「今天『追雲手』還追不上你，你比雲還快呢，那該是甚麼呀？」

江青嵐被她說得也笑了起來。

柳琪又道：「啊，我還沒有說完呢！你方才不是說湊巧碰上他們？其實大師伯就住在終南山東首的蒼鷹峪，本來是我們必經之路，後來我們走了小路，才不從那裡經過。」

江青嵐奇道：「秦嶺系不是在秦嶺山嗎？」

柳琪道：「師祖住在秦嶺山流雲嶺，我師父却在山下的解脫庵。」

江青嵐哦了一聲。

柳琪又道：「嵐哥哥，你眞還不知道，秦嶺山脈可大呢，終南山也包括在秦嶺脈裡面的呀！」

江青嵐抱着柳琪，當風而立，又哦了一聲，忽然說道：「琪妹，他們追來了！」

「在那裡呀？」

江青嵐用手一指。「還在左邊山腰裡。」

柳琪嫣然一笑。「還早呢，那我們走！」

羊腸小徑，逐漸往下，走下山坡，左邊是一道山澗，水聲淙淙，小徑蜿蜒着山脚而行。轉過一重山頭，眼前忽然出現一道二十來丈寬的谷口，兩側却是排天峭壁，十分陡險。

小徑就從谷口前面經過，迤邐往西。江青嵐却突然在谷口駐足，因爲他瞧到谷口左邊，豎立着一方一人多高的石碑，上面鐫着一尺見方的八個大字，龍飛鳳舞，筆力遒勁，那是：「秦嶺弟子，不准入谷。」

下款是：「天痴上人手題」。

江青嵐心中暗想，「天痴上人」果然在這裡立了一塊石碑，禁止門人入內，自己何不進去瞧瞧？

他好奇心一動，正欲往前走去，忽聽自己來路有人嚷着：「這小子膽敢進入師祖禁地，咱們快追！」

江青嵐目光斜掠着石碑，臉上微微一笑，大踏步往谷中走去。

兩邊石壁，寸草不生，壁立如削，身入其間，宛似走在夾弄之中，敢情好多年來沒人經過了，這一條路上草長過膝，狐鼠亂竄。因爲夾道略往右斜，是以在谷外極難望見谷中情景。

走了約莫一箭多路，身後五人也已相繼趕到谷口，說話的聲音遠遠傳來，只聽其中一人說道：「大師兄，這小子逃入谷內去了，這可怎麼辦？」

「他膽敢擅入師祖禁地，咱們就追進去！」

那是「追雲手」羅淵的聲音。

「啊！大師兄，師祖這碑上不是不准我們入谷嗎？」

羅淵又道：「我們是進去抓擅闖禁地之人，有何不可？一切由我擔待就是。」

於是由「追雲手」羅淵領頭，步履雜沓，往谷中奔來。他們此一舉動，倒大出江青嵐意料之外。

自己滿以爲谷口有「天痴上人」的手諭，這幾個人決不敢擅自進入

，才從容走去。此時他們竟然不顧一切的追來，不由心中一急，立即加快脚步，往谷中奔去。正走之間，忽見前面又出現了一塊石碑，而且這塊石碑却矗立在當路之上。江青嵐心中奇怪，暗想這石塊敢情也是「天痴上人」立的。

他如此費事，又是爲了甚麼？心念轉動之間，業已走近，這石碑上却只鐫着三個大字。江青嵐抬頭一瞧，不禁一陣狂喜。

「啊！三昧谷！三昧谷到了！」

柳琪因嵐哥哥下坡這一段路走得較爲緩慢，山風輕拂，似乎帶着點催眠作用，她星目微闔，大有睡意。此時經江青嵐大聲一嚷，也立即睜開眼來，喜道：「三昧谷當眞到了！嵐哥哥，你怎麼找到的呀？」

江青嵐沒有回答，他也沒時間回答，縱身就往石碑後面躍去。地形豁然開朗，呈現在眼前的，竟是一片如火如荼的紅霞，蒸雲烘日，一望無際。那可並不是燒天野火，那是數以萬計的高大榴樹，蔚然成林，密密麻麻的堵在當前。

整座山谷，宛如蒙着一層紅霧，那有入谷路徑？江青嵐微微一怔，暗想既然找到了「三昧谷」，「離火眞人」自在其中。心念一轉，便抱着柳琪，直向榴林中縱去。

一掠三丈，幾個起落之後，忽然驚訝得直瞪眼睛。因爲眨眼之間，那一株株的榴樹，忽然不見，擧頭四望。只見天空晦瞑，四外迷濛灰黯，視線模糊，好像在下着霏霏濃霧。他覺得十分迷惑，憑自己的眼力，居然瞧不清一丈以外的景色。適才分明太陽高懸，天氣晴朗，這工夫怎會……

難道這片榴林過於密集，把天光全遮住了？那也不對，自己自從蒙大師伯以本身眞氣，打通生死玄關以來，雖在黑夜，也可看清十丈以內之物。他脚下改變方向，又是幾個起落，但到處全是一樣，灰濛濛地無法辨認，口中不由「噫」了一聲。

只聽柳琪叫道：「嵐哥哥，這樹林有點邪門，我們還是退出去再說罷！」

江青嵐自然也感覺情形不對，立即往來時方向閃去。那知任他奮力急縱，半晌之後，仍然未會躍出榴林。眼前的奇異情景，使得他恍恍惚惚，如入夢境。

因爲只有在夢中，才會欲速不達，雙腿沉重得不由自主。他此刻便有這種現象，人似乎有點困倦的感覺，脚下也越來越慢。但自己還不知道，又過了片刻，他倦眼迷濛，跟蹌而行，幾乎忘記了自己身在何處。

驀地，身前不遠響起一陣叱咤之聲。江青嵐陡然一驚，立時警覺，先停步凝神，調了會息。倏地睜眼一瞧，果然自己仍在榴樹林內，懷中的柳琪却早已沉沉睡去。此時四週還是一片昏暗，就算敵人面對面而立，也不易瞧清，是以估計對方也一定看不見自己動靜。

只是方才那一陣叱咤之聲，不知發自何處，他這一靜下心來，同時也發覺一個秘密，就是只要你停身不動，就不會產生幻覺。

雖然仍不能衝出林去，顯然已不如先前的令人有恍惚之感。道理想通，立即縱身躍上附近一株榴樹之上，用心查探出路。

忽然左側三丈開外，有人叫道：「大師兄，你在那裡？」

「媽的，這鬼林子大有蹊蹺！」另一個人也在大聲嚷着。

江青嵐心中哦了一聲，他們也已追入林來了。

「嘿！師弟，咱們把這樹林砍翻了，看它還鬧鬼不！」

這正是「追雲手」羅淵的聲音，他咆哮如雷，敢情還是用內家眞氣逼出來，聲音極爲響亮，却在二十丈以外。果然，他這一大喝，立時把其餘的人提醒了。只聽有四五個地方登時響起「劈劈啪啪」的伐樹之聲。

「小輩，三昧谷豈是你們撒野的地方，還不住手，當眞不想活了？」一個蒼老聲音驀地由遠處飄來，聲音不響，但入耳之後，却有若焦雷暴發，震懾心神。

江青嵐心中大喜，這發言的大概就是「離火眞人」了！

「老鬼，你是甚麼人？有種的，就現出身來，讓小爺見識見識！」

此人話聲才落，只聽「追雲手」羅淵也大聲喝道：「老鬼，憑這點障眼法，就能困得住秦嶺門下？」

蒼老聲音又道：「小輩，憑你們也配？哈哈！秦嶺門下？你們這是沒瞧到天痴老兒的勒石？還是明知故犯？」

「追雲手」羅淵敞聲笑道：「老鬼，原來你是被師祖囚禁在這裡的，居然還冒大氣！」

「住口！」蒼老聲音突然厲聲叱道：「小輩，你們眞不知天高地厚，天痴老兒，對眞人還存三分禮讓，你們敢如此目無尊長？難道你們沒聽師長說過，二十年之前，眞人雲遊至此，深愛此谷幽靜，適合眞人清修，天痴老兒才親自勒石谷外，禁止門人入內。眞人要是不瞧在天痴老兒份上，你們焉有命在？不過今日你們擅闖禁地，毀我榴樹，眞人如果不管教管教你們，日後傳出江湖，人家眞還當我怕了天痴老兒。」

這幾句話還是從谷底傳出，但

話聲剛落，忽地一聲長笑破空飛來，當眞來勢如電，笑聲未歇，二十丈外響起一聲悶哼。

「老前輩，我們是追趕……」另一個人突然發出急叫。

「眞人不管你們是有意還是無意，薄予懲戒，在所難免！」蒼老聲音好像盤空低飛，沒等他們說完，五個人敢情全被制住。一陣極其輕微的破空聲音，劃過林梢。

江青嵐聽得心頭大凜，這「離火眞人」出手如電，當眞厲害，連忙屏住呼吸，伏身樹上，不敢稍動。

只聽「離火眞人」已在林外開口：「小輩，你們是何人門下，眞人面前，可不准撒謊！」

「晚輩家師姓閔，上長下綱，老前輩，這次晚輩師兄弟五人實是爲了……」

江青嵐聽出這是方才急叫的那一個，他敢情還想說出他們並不是故意闖入，而是爲了追趕自己，但他話才說到一半，「離火眞人」已不耐煩的道：「好，他們冒犯眞人，就綁在這裡，你回去叫閔長綱親自領回去就是！」

那人不敢多說，連連應「是」，就往谷外奔去。

江青嵐怎肯放過這一機會，趕緊飄落樹來，出聲叫道：「老前輩請留步，晚輩江……」

「哈哈！原來還有人隱匿林中？」

江青嵐「江」字剛剛出口，眼前紅影一閃，一個身穿火紅道袍的高大身軀業已站在自己面前，敢情他瞧到江青嵐雙手抱着一個姑娘，凜然而立，不由微微一怔，並沒出來，只是瞪着兩個銅鈴似的眼睛，隱泛異光，沉聲問道：「小輩，你又是何人門下？是否和他們一路？」

江青嵐這才看清「離火眞人」，頭如巴斗，身材高大，頷下一撮蒼鬚飄忽胸際，站在面前，猶如一座大寶塔，聞言連忙欠身答道：「晚輩江青嵐，崆峒門下，因妹子身負重傷，特來懇求老前輩施救。入谷之後，因不敢大聲驚動，才誤入林中，還望老前輩恕罪。」

「離火眞人」果然聽得臉色稍霽，問道：「空空老兒是你何人？」

江青嵐道：「正是晚輩師伯！」

「離火眞人」微微點頭，問道：「本眞人隱居三昧谷，當今江湖上，知者甚少，是誰命你前來找我？」

江青嵐聽得一呆，想起「冰魄夫人」囑咐之言，說「離火眞人」二十年前敗在她丈夫手下，才隱居終南，要自己千萬不可說出她夫婦來。自己雖然不知她丈夫是誰，但「冰魄夫人」可也不能提及。

他從沒說過謊話，這可窘得臉上一紅。忽然想到黑衣崑崙，曾因自己受傷，前來討過「純陽散」，但又不敢直說，因爲析城山的「坎離丹」他是暗施手脚偸的，萬一「純陽散」也是如此，自己說了出來，豈不更糟？

想到這裡，不由囁嚅的道：「晚輩實是由一位摯交好友指點，前來……」

「離火眞人」是甚麼人？瞧他言語支吾，心中生氣，突然揮手截斷他話頭，大聲說道：「你既無人介紹，本眞人純陽指又豈能隨便施展？」

他說到這裡，臉色一沉，又道：「方才秦嶺門下犯我禁地，所受懲戒，你總該聽到了罷？崆峒門下自然也不能例外，否則豈非讓天痴老兒說我不公？不過本眞人瞧在你求醫而來，只要你在本眞人手下走得出三招，本眞人就放你安然下山。」

江青嵐聽他口氣，求醫業已無望，不由心中大急，說道：「老前輩……」

「離火眞人」不耐的道：「本眞人一生言出如山，任你百般哀求，又有何用？來！小輩，隨我出去，只要接得住三招，放你下山，已是本眞人法外施仁。」

江青嵐見他果然脾氣奇拗，求醫已成絕望，不覺心中也微有怒意，膽氣一壯，敞聲笑道：「老前輩法外施仁之言，似有不公。」

「離火眞人」突然轉過身子，問道：「如何不公？你說！」

江青嵐劍眉一軒，俊目之中陡地射出兩道精光，昂然答道：「晚輩能在老前輩手下走出三招，便可安然下山，這是老前輩說的，對不對？」

「離火眞人」瞧到江青嵐兩道眼神，不由心中一動，暗想瞧不出這小子倒有點火候，但自己話已出口，自無反悔，這就沉聲反問道：「不錯，本眞人這話又有甚麼不公之處？」

江青嵐又道：「那麼老前輩沒有說出，三招之內，老前輩如果……」他說到這裡，忽然住口不說。

「離火眞人」自然聽得出江青嵐言外之意，銅鈴似的眼睛也精光暴射，點頭道：「好！問得好！三招之內，要是本眞人輸了？哈哈哈哈！」

他突然縱聲大笑，這笑聲簡直像晴空霹靂，一個接一個的焦雷，笑得山谷齊鳴，風雲變色。

「只要你能贏得了我，本眞人就是耗損眞氣，也要施展二十年來從未施過的『純陽指』爲女娃兒療傷！」

江青嵐心中暗笑，他被自己一

激，果然答應替琪妹療傷了，但接着又躭心起來，自己三招之內，是否眞能贏得了他？自己最近功力雖然大進，也無從和他抗衡，不過自己所以敢於如此說法，却是有一着殺招的。

那就是「劍神」崑崙老人傳自己的一招「乾坤一劍」，屢試屢驗，連名列六絕的「王屋散人」都被這一招震退，想來不致落敗。他心中想着，口上却道：「晚輩不敢！」

「離火眞人」爽朗的笑道：「小娃兒，就憑這份豪氣，就投本眞人所好，來來，你隨我到林外去！」

說着大踏步往林外走去。

江青嵐跟在他身後，只忽左忽右的走了八九步，就覺眼前一亮，驟覩天日，强烈的陽光，不是好好照耀着山林？

這正是自己初來的谷口，那塊豎着的石碑的後面，榴樹上還綁着反剪雙手的「追雲手」羅淵等四人，敢情全閉了穴道，並不掙扎。柳琪被林外陽光照到臉上，突然「啊」了一聲，睜開眼來，江青嵐連忙把她輕輕放下，一面說道：「琪妹，這位就是『離火眞人』老前輩。」

柳琪腰肢痠疼，只能點着頭，叫了一聲：「老前輩。」

「離火眞人」却好像沒有聽到，高大身軀早已走到空地之上，招手道：「小娃兒，亮出兵刃來，咱們別躭擱時間。」

柳琪這才知道「離火眞人」竟是要和嵐哥哥動手，她心中不由一驚，臉上露出憂懼之色，趕緊往嵐哥哥瞧去。

只見他神色自若，也緩緩的走入場中，躬身道：「老前輩不亮兵刃，晚輩不敢無禮。」

「離火眞人」哈哈一笑，手上拂塵一揮，道：「本眞人這不是兵刃嗎，小娃兒只管使劍就是。」

江青嵐應了聲：「晚輩遵命！」

「嗆郎郎」一聲龍吟，青光如電，七星劍業已出匣。

「離火眞人」點頭道：「好劍！小娃兒你先發招！」

江青嵐長劍一擧，劍尖朝天，左手捏了個劍訣，施出「一心朝天」，亮開崆峒門戶，凝神而立，暗暗運起「離合神功」，小心翼翼地盯着「離火眞人」，躬身答道：「請老前輩賜教！」

他們這一陣對答，被綁在榴樹上的「追雲手」羅淵等師兄弟四人，雖然穴道受制，但耳目仍然可以聽得到，瞧得見，這時眼看姓江的小子居然敢和「離火眞人」動手，八隻眼睛也緊盯着場中，瞬也不瞬。

「離火眞人」一身深厚功力，就當前武林來說，能和他對手過招的人實在不多。此刻已經看出這少年氣沉神穩，敢情已得崆峒眞傳，劍術造詣，絕非庸手，當下不再推讓。

一拂珊瑚爲柄、紅鬃爲鬚的拂塵，輕輕一揚，一式「擧火燒天」，一大蓬紅絲，當眞有若一團烈燄，熱炎炙人，往江青嵐當頭捲下。

江青嵐身軀微側，右臂一振，劍化「混沌初開」，驟然往上迎去，但見七八支寒光閃鑠的劍影同時漾起，劍炁暴漲，內力迸發。這第一招上，江青嵐是存心硬架，要試試自己內力，才擧劍上迎。

「離火眞人」滿以爲對方年事甚輕，至多以精奇劍招和小巧功夫和自己纏鬥，這一發現江青嵐居然擧劍硬架，不由臉色微微一變，拂塵依然疾拂而下。

劍炁和一團烈火相接，江青嵐陡覺對方一柄拂塵重逾萬鈞，壓力奇大，自己右臂立時顫動。

心頭大駭，不知不覺的劍尖一偏，往外帶出。要知他這下原是不勝壓力負荷的動作，但他在沒有發招之前，已暗暗運起「離合神功」。平日因不知如何運用，只把它當作一般內功而已，此時劍尖一帶，無巧不巧暗合離字接引之訣。

一股泰山壓頂般的壓力，經這輕輕一撥，宛若天河倒瀉，驟然被自己往旁裡引開。這不但使得江青嵐大出意外，「離火眞人」更是心頭猛凜。他方才分明已呈抵擋不住，不知如何一來，居然能把自己數十年功力的一擊悉數卸去。口中一聲狂笑：「好，小娃兒你身法果然與衆不同！」

拂塵斜落，趁着被江青嵐引開的一刹那，突然往下一沉，「擧火燒天」立化「野火燎原」，全力橫掃而出。

這一下變招迅速，簡直快如電光石火，間不容髮。江青嵐微一怔神，便覺狂飆掃地，熱浪洶湧，滾滾而來。敢情「離火眞人」連「乾天三昧神功」都施了出來，自己如果再要硬架，就得立判生死。

江青嵐心中沒有制勝把握，不敢硬接，趕緊雙脚一頓，劍與身合，一道匹練宛若經天長虹，凌空拔起四丈來高。

只覺雙脚下面，一陣狂流疾過，熱浪逼人，幾乎把自己身子帶走。「離火眞人」拂塵掃過，這股源源不竭的內家眞氣，波濤洶湧，直達百步，餘力不減。砰的一聲，撞上山谷左邊的石壁，碎石紛飛，火星四濺。柳琪驚得「啊」了一聲，粉臉失色。

江青嵐使了一招「通天劍法」中的絕學「長虹經天」，才堪堪避過「離火眞人」一擊。微吸眞氣，銀芒斜抖，半空中洒開層層銀鱗，漫天花雨，裹着一條人影，倏然墮地。

七星劍尖朝上，凝神而立，口

中說道：「老前輩，這是最後一招了！」

「不錯！」

「離火眞人」兩招落空，不禁也暗自點頭，這少年人果然不凡，心念疾轉，手中拂塵猛的向天一圈，但聽雷聲隱隱，勁風疾作，一招「雷火大壯」陡然拂出。

這可與先前兩招迥然不同，一團紅影脫手而出，三丈方圓全圈在風雷範圍之中，當眞雷助風威，風長火勢，雷聲隆隆，風勢颯颯，那裡還瞧得淸是光、是影、是拂、是人？只是一片擋不住、避不及的漫天雷火，熱炎炙人，向江青嵐當頭罩下。

場外的柳琪姑娘早已瞧得眼花撩亂，目怵心驚；但她有了先前的經驗，相信嵐哥哥就是擋不住，也足可自保。是以强捺着一顆狂跳的心，妙目圓睁，靜以觀變。

其實江青嵐智珠在握，前面兩招，自己能夠安然躲開，這第三招上，正是自己施展崑崙老人僅傳的那招絕學，普天之下無人能擋的「乾坤一劍」的時候。

他從「長虹經天」收招落地之時早已準備好了，劍尖朝天，凜然而立。此時一見紅雲壓頂，聲威之盛，就是連那日析城山天狼、天狐和「王屋散人」那場激戰，如此凌厲的招法也並不多見。

不由心頭猛凜，大驚失色，急忙長劍一振，劍尖接連劃出九個小圈。「乾坤一劍」，當日江青嵐初學乍練，還能一招就把名震江湖的秦嶺高手崤山「獨角獸」公孫無忌震退。

此時的江青嵐玄關已通，內功精深，比起從前，何止有天壤之別。這一出手，果然不同，只見他七星劍劍尖才一振動，九個小圈霎那之間立即化成漫天精芒，流光騰彩，迸發出萬道青霞，簡直使人無法睜眼。雙方兵刃還沒接實，一股森森劍氣已和一片紅雲在半空相遇，發出「波波」輕響。

「住手！」「離火眞人」來勢如電，去得更快，喝聲方出，他把一招「雷火大壯」硬生生的收回。紅雲倏斂，風雷盡收，他人已站在三丈開外，斜抱着一柄珊瑚拂塵，紅袍飄然，靜靜而立，一雙銅鈴般大眼，露出詫異之色，臉上神色，極爲難看。

江青嵐聞到喝聲，立即收招，抱劍躬身，朗聲問道：「不知老前輩有何吩咐？」

「離火眞人」手捋蒼鬚，勉强笑道：「小娃兒還不收劍？本眞人已經輸給了你！」

這可把江青嵐聽得大出意外，他何曾敗在自己手下？當下趕緊把七星劍納入鞘中，深深一躬道：「多蒙老前輩手下留情。」

「離火眞人」冷冷的道：「本眞人言出如山，你就抱着女娃兒隨我入谷吧！」

江青嵐聽他答應替柳琪療傷，心中大喜，忙道：「老前輩救治之德，晚輩沒齒不忘。」

「離火眞人」不耐的道：「本眞人是賭輸了，才給她療傷，用不着你道謝。」說着，回身就往榴林中走去。

江青嵐心想此人脾氣怪癖，當下不敢多言，抱起柳琪，緊跟在他身後，亦步亦趨的往林中走去。

這座榴林敢情是按九宮八卦而設，只見「離火眞人」的脚步左三右七，忽九忽一，轉彎抹角，繞林而行，每隔兩百九十二步，必然另蘊變化。江青嵐先還暗記步數，但走了一陣，越記越複雜，越來越糊塗，漸漸的把方向都弄迷糊了。

從谷口到谷底，其實並不甚遠，但因不時的轉彎繞樹，就顯得慢了許多，約莫走了一盞熱茶光景，才走出榴林。不，那是榴林中的一塊空地。一塊只有兩畝來大的空地，中間架了三間茅屋。

「離火眞人」頭也不回的往屋中走去，江青嵐緊隨身後，走入茅屋。只見那房中四壁蕭然，除了一張竹几之外，地上只放着一個蒲團。

「離火眞人」命江青嵐把柳琪放到蒲團上，盤膝坐定，然後在她臉上細細的審視，越看神色越是驚訝，喃喃自語道：「一縷青痕，橫浮臉頰，那是帶脈瘀積之象，但上焦氣機，怎會如此充沛？」

江青嵐心頭一凜，暗暗佩服，忙道：「老前輩，她中了『絕情針』，血脈凝積，後來起下斷針，服了兩片千年參王。」

「離火眞人」冷笑道：「千年參王，許多人把人參當成萬應靈藥，受了害都不知道。這女娃兒帶脈瘀積在前，又因服了千年參王，上焦氣機太過旺盛，不能運行，致其他經絡也逐漸脹滿，勢非打通她奇經八脈，不能奏功。」

他說到這裡，忽然好像想起甚麼來了，沉聲問道：「小娃兒，你方才那招可是崆峒劍法？」

江青嵐微微一怔，忙道：「老前輩法眼明察，晚輩那招劍法實『崑崙老人』老前輩所授。」

「離火眞人」臉上突露喜色，呵呵笑道：「原來你還是『崑崙老人』的弟子，這就難怪，哈哈，你爲何不早說？」

江青嵐正容道：「晚輩雖蒙『崑崙老人』親傳一招劍法，但晚輩系出崆峒，怎敢在老前輩面前撒謊？」

「離火眞人」又復大聲笑道：

一技之傳，終身師之，你就是說崑崙門下，也無不可。哦，小娃兒，你可認識『崑崙老人』門下的黑摩勒？幾個月前，他還來過三昧谷，討取『純陽散』，說他一個師弟，中了五陰手，命危旦夕。」

江青嵐心頭一喜，趕緊躬身道：「那個受傷之人，正是晚輩，多蒙老前輩慨賜靈藥。」

「離火眞人」點頭道：「唔，我這三昧谷路徑，也是他指點你來的？咳！小娃兒，你早說了，不就沒事了麼？女娃兒的性命，差點給你誤了。好，眞人這就動手替她醫治。」

說着從左邊屋中又取出一個蒲團，盤膝坐下，對江青嵐道：「小娃兒守着房門，雖然眞人這裡，無人闖得進來，但此擧關係女娃兒的性命，你可得好好護法。」

他囑咐完畢，又轉頭向柳琪道：「你須全身放鬆，不論炙熱難耐，或有何種痛楚，千萬不可運氣抵禦！」

柳琪點頭答應，「離火眞人」當即畢目凝神，運起「乾天三昧神功」。不多一會，只見他臉色逐漸轉紅，頂門上也冒起一縷青烟，裊裊上升。忽地縱身躍起，左手揑了一個雷印，右手其紅如火的食指，緩緩伸出，向柳琪頭頂「百會」穴上點去。

柳琪全身不由自主的微微一震，只覺一縷無比的炙熱氣流，從頂門直透而下。「離火眞人」施展「純陽指」，一點之後，立即縮回；第二指已點向她「百會」穴後一寸五分的「後頂」穴，接着「强間」、「腦戶」、「風府」、「瘂門」、「大椎」，一路點將下來。

片刻工夫，已將督脈三十六個大穴，逐一點到。江青嵐站在一旁，見他出指舒紓自如，收臂俐落飄逸，點這三十六大穴，竟然用了三十種不同手法。

每一式却又都是變化多端，各具妙用，自己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這才知道，武學一道，當眞如瀚海，人家數十年盛名，絕非倖致。督脈點完，「離火眞人」略一調息，又接着點她任脈二十五穴。

這次用的，却全是快速手法，但見手臂微揚，出指如風，一口氣已點完任脈各穴。這二十五指雖然快如閃電，可是着指之處，竟然沒有分毫偏差，待點到陰維脈十四穴，却只是擧指遙點，使的是隔空點穴。「離火眞人」身子站在一丈開外，一縷縷炙熱的指風帶着絲絲輕響，認穴奇準，陰維脈下來，是陽維三十二穴，他身形微動，倏忽之間，欺近身去，點了她頸中「風府」穴。

但一中即離，快速到了極點。

江青嵐越瞧越覺他這套「純陽指」的點穴手法，精妙絕倫。無論敵人遠近，均可意到指及，尤其與勁敵搏鬥之時，一接而退，若用上他此時的身法，更攻可克敵、退可自保。

當下就凝神觀看，一趨一退，都默記在心。「離火眞人」這一陣掄指如飛，一觸即退，最精妙的就是退時如魚逝兎脫，靈活無比。江青嵐人本聰明，自然過目不忘。

正當他心領神會之際，驀聽林外谷口有一個宏亮聲音說道：「秦嶺門下閔長綱求見眞人，劣徒無知，妄入禁地，冒犯淸修，閔某特來請罪。」

聲音凝聚不散，鏗鏘有物，足見他內功修爲，已臻上乘。

江青嵐悚然一驚，想起「離火眞人」囑咐之言，趕緊擋在門口。回頭一瞧，「離火眞人」却聽若罔聞，依然只顧一進一退，運指如飛的往柳琪身上點去。心知他此時正當運功緊要關頭，絲毫分心不得。過了一陣，敢情閔長綱不見回答，又開口道：「眞人既然不願賜見，閔某只好先將劣徒領回，犯禁之罪，自當按家法處治。」

此時「離火眞人」已點完「陰蹻」，正在點着「陽蹻」脈，自然又並未出聲。要知「隻手翻天」閔長綱，乃是「天痴上人」首徒，在秦嶺系中，聲望之隆，武功之高，僅次於「天痴上人」，平日狂妄自大，心胸極狹，又生性護短，此次因門下弟子闖入三昧谷，實是師尊「天痴上人」親手勒石的禁地，才親自前來，登門請罪。那知「離火眞人」恰好替柳琪療傷，並未回答，他誤以爲「離火眞人」瞧不起自己，懷恨在心。

放下「追雲手」等四人之後，重重的冷哼一聲，憤然而去。從此和「離火眞人」結下嫌隙，此是後話。

江青嵐淸晰聽到閔長綱冷哼之聲響過，林外便趨寂然，知道一行人業已去遠，才算放心。

回頭一瞧，「離火眞人」已開始點柳琪的衝脈了，心知只要最後帶脈一通，即可大功告成，正待凝神看去。忽聽谷口驀地飄來一陣裂帛似的狂笑，震得山谷隆隆，迴響不絕。

笑聲甫歇，一個蒼老聲音在林外喝道：「耿師弟，老夫找了你二十年，原來你却托庇在『天痴老兒』卵翼之下，此時老夫既然尋來，你還不出來迎接？」

江青嵐又是一驚，這人是誰？好大的口氣，敢情來人並非秦嶺門下。「唔，找了二十年，原來托庇在『天痴老兒』卵翼之下？」這分明是指「離火眞人」！

他心中想着，只聽蒼老聲音又道：「嘿嘿！耿師弟你還不出來，區區榴火乙木陣能躲得住嗎？」

聽口氣來者不善，還是尋仇來的！再看「離火眞人」，衝脈業已點完，此時正在趺坐運功，頂門上縷縷青烟，凝而不散，愈來愈盛，下來就要點帶脈了。

要知奇經八脈，其他七脈都是上下交流，只有帶脈却是環身一周，繞腰而過，狀如束帶，共有八個大穴。柳琪血瘀氣結，所負傷勢，即以此脈最爲嚴重，是以「離火眞人」更須全力施爲。他這次背向柳琪，倒退而行，反手一指，點到她「章門」穴上。出手極爲緩慢，脚步凝重，地上也淸晰地印着一個個脚印。足見此老全身功力業已悉數施出，對林外的狂笑、厲喝根本充耳不聞。

再看柳琪，她額上大汗淋漓，全身衣服已被汗水濕透。顰眉咬唇，好像在竭力忍受着身上的痛楚。就在江青嵐這一回頭之際，驀地一陣隱挾風雷的破空之聲，帶着桀桀狂笑，由榴林之上劃空飛來。好像臨近頭頂，風力之强，宛若大鵬下搏，獵獵有聲！

他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趕緊運集全身功力，雙掌當胸，凜然而立。他知道此時正當療傷最緊要的關頭，決不能讓任何人闖入茅舍，否則琪妹固然有生命危險，「離火眞人」也得走火入魔，非死即傷。

他當門而立，目不斜視的等了一會，只覺那破空之聲並未向門前這片空地飛落，不知怎的已在左邊樹林上掠去。

好快，一瞬工夫，飛出老遠。江青嵐輕輕地吁了口氣，心中一塊大石堪堪落下。忽聽一陣急驟風聲，又從左邊飛來，心神不由又是一陣緊張。還好！那人已掠頂而過，閃電般往右方飛去。心中更是納罕，難道他從自己頭頂飛過，竟沒瞧到這所茅屋？他略一沉思，劃空厲笑，獵獵風聲，又已回頭。只見一條高大黑影，鬚髮如戟的在樹頂上飛掠搜索。

儘管身臨切近，有時明明面對着茅舍，依然漠視無覩，當面錯過。風聲迴旋，厲笑盤空，好像憤怒已極。但只是在樹林上縱橫飛馳，滿谷疾掠，聲撼山谷，迴響不絕。

江青嵐雖然還是嚴密戒備，但緊張的心情已逐漸減少。他知道這座榴林，按着九宮奇門而設，玄奧無比，先前自己入林的情形，即可證明。以此人身手而論，這座區區榴林那能擋得住他。但他畢竟不敢輕易入林，方從榴樹之上，用絕頂輕功「浮光掠影」凌空虛渡的身法橫掠而來。滿以爲這樣定可找到「離火眞人」潛修之所，那知仍屬徒勞。

江青嵐想到這裡，心頭大放，暗想方才「離火眞人」說過：「眞人這裡，無人闖得進來。」果然不假。

回頭一瞧，「離火眞人」早已盤膝坐在蒲團上面，臉色微現蒼白。柳琪却已跌倒地上，一動不動。

江青嵐驀吃一驚，立即搶過去扶起，只見她雙頰如火，燒得通紅，緊闔着雙眼，顯然臉頰上一縷青痕早已消失，呼息也甚是沉穩，不由放心了大半。

突然，那個蒼老聲音又在林外響起。「耿師弟，你再不出聲，莫怪老夫把這座榴林毀了！」

「離火眞人」臉現微怒，驀地睜開眼來，沉聲向外說道：「是大師兄嗎？今晚三更，小弟當在南山絕頂相候。」

「好！」那人果然是「離火眞人」的師兄，他應了聲「好」，就倏然飛去。

江青嵐瞧着柳琪臉上紅色絲毫未退，一摸她額頭，觸手燒燙。這樣過了差不多頓飯工夫，額上汗珠滲出，臉上紅色才漸漸減退。

再過了一會，柳琪「嚶」的一聲低呼，睜開雙眼，嚷道：「啊，好熱，嵐哥哥，我全身一點力氣都沒有了，連手指頭也懶得動呢！」

「離火眞人」閉着眼睛，笑道：「女娃兒，你的傷早好了，奇經八脈已通，千年參王的力道也已抵達全身，此時再運一會功，抵得你平日苦練十年。」

江青嵐忽然想起「冰魄夫人」臨走時送給她的雪蓮子，說傷好之後，再行服用，不由望着柳琪道：「琪妹，你傷好了，該服藥了呢！」

柳琪可不懂他的意思，霎着眼道：「我傷好了，還要吃甚麼藥呀？」

江青嵐道：「咦，琪妹，你怎地忘了，那位老前輩送給你的三顆藥，說等傷好之後再服。」

柳琪哦道：「嵐哥哥，你是說雪蓮子……」

她「雪蓮子」出口，驀地警覺，要待縮住，已經不及。

果然，「離火眞人」雙目乍睜，兩道精光射在柳琪臉上，猝然問道：「女娃兒，你說甚麼？雪蓮子，從那裡得來的雪蓮子？」

江青嵐暗暗叫糟，「冰魄夫人」囑咐自己，千萬不可說出她夫妻的名氏，如今柳琪却露了口風。就在沉吟之際，「離火眞人」又急急的問道：「小娃兒，你們是在何處遇上了冷白衣？」

江青嵐根本不知道冷白衣是誰，聞言搖頭道：「老前輩說的冷白衣是誰？」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吳小雲雖然奪得神珠魔戒，面對南巴、北趙，不容易脫身，再看神珠，知道是贗品，東張想脫身，挑起混戰，以假的騙人，於是來一招「順水推舟」，將至寶丟入荷池內，由龍王當見證人和保管，吳小雲放步離去，南巴、北趙爭鬥不止，宋小飛回到七巧居，廢帝敲窗求救助，被錦衣衛追得亡命奔逃，宋小飛不能見死不救，替他療傷，外面錦衣衛、北趙已重重包圍，二人躲進洞穴避過……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神秘客搜寶殺人　匿棺內事敗脫逃

宋小飛愕然一楞，焦急不已的道：「甚麼？要十天半個月？本俠生性好動，東奔西跑慣了，又有事在身，恐怕無法在此窩這麼久。這樣吧，由在下出面，設法把你那兩位和尚大臣找來陪伴閣下好了。」

應文和尚不以爲然：「別說他二人行方不明，就算能順利找到，二僧的聰明才智，功力修爲也遠不及宋大俠，不見得能使朕安度難關。」

「南巴人多勢衆，胳膊粗，總可以吧？」

「不可以。」

「爲甚麼？」

「爲了寡人的安危，南巴、北趙必然會嚴重衝突，爲大局着想，須保全實力，此時此刻不宜作無謂的犧牲。」

豆腐大俠苦笑道：「尊駕到底作何打算？」

朱允炆一本正經的道：「還是與宋大俠在一起比較安全。」

宋小飛心裡叫苦，嘴裡爲難。「本俠說過，有事在身，很快就會離開合肥，無法長時間陪伴閣下。」

「你要到那裡去？」

「北上。」

「好極了，寡人亦有意北上，咱們正好結伴同行。」

「尊駕北上作甚？」

「想跑一趟蓬萊堡。」

「找東張？」

「正是此意。」

豆腐大俠失笑道：「笑話，東張就在合肥，何必捨近求遠，繞這麼大的圈子。」

建文帝則另有他自己的想法：「張人龍神珠在握，絕不會逗留合肥，離此後勢必火速返轉，欲找張堡主，去蓬萊堡遠比在此易得多。」

「聽你的口氣，對神珠魔戒似乎還不死心？」

「驅逐燕賊，復我帝位，此珠關係重大。」

「東張乃武林第一大派，閣下匹馬單槍一個人去，憑甚麼跟張堡主爭長論短？」

朱允炆信心十足的道：「智者鬥智，愚者鬥力，可以買，可以借，可以交換，可以合作，不一定非要千軍萬馬去爭、去搶不可。」

宋小飛想了想，道：「姑不論此事的成敗如何，眼前的難題就不易克服。」

「有何難題？」

「尊駕傷重在身，行動不便。」

「所以才需要宋大俠大力相助。」

「問題是大軍封鎖合肥，要捉拿你這位欽命要犯，出城談何容易。」

應文和尚的回答妙極了。「江湖上盛傳豆腐大俠智慧如海，滿腹韜略，聰明透頂，計謀百出，應該不會束手無策吧？」

高明，這是激將法，一頂大帽子扣下來，就把宋小飛給扣死了。

如果無法可想，無計可施，自己豈不變成了蠢貨、笨蛋？

如果自認爲不是蠢貨，不是笨蛋，就必須扛下這一副千斤重擔來。

豆腐大俠當然不是蠢貨，亦非笨蛋，略一尋思便籌得一計，道：「方法倒是有一個，不過，尊駕可能又要受一點委屈。」

朱允炆不疾不徐的道：「且先說出來聽聽。」

宋小飛聞言立將自己的計謀說了出來。

建文帝聽後臉色陰晴不定，琢磨半晌後始道：「宋大俠名不虛傳，果然是一條妙計，安全第一，受一點委屈算不了甚麼。」

豆腐大俠道：「只是這事周折頗多，需要一段時間預作準備，花費也不小。」

朱允炆好大方，取出五張百兩銀票來，交給宋小飛，道：「夠不夠？」

「夠了，夠了，百兩已足，用不了這麼多。」

「有多的就留着慢慢用吧，朕無以爲報，藉此聊表寸心，只要宋朋友願與寡人同患難，日後朕必與你共榮華。」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先把眼前的事情辦好最重要，爲了閣下的安全，咱家此刻不宜公開露面，還必須找一個人來代勞才行。」

＊　＊　＊

不錯，豆腐此刻是不宜公開露面。

一露面就會被錦衣衛盯上，進而追緝跛腳皇帝朱允炆。

憑宋小飛的身手，當然不會被錦衣衛嚇着。

然而，建文帝傷勢不輕，卻不能不爲他的安危着想。

是以，這事由第三者出面方爲上上之策。

在合肥，宋小飛只有兩個朋友。

一個是百花公主吳小雲。

一個是情報販子包大膽。

吳小雲芳踪杳杳，根本無從找起，浪子包天是唯一可以幫得上忙的人，當下毫不遲疑，找來一名店小二，往滿春園尋人。

包打聽的速度好快，一頓飯的工夫不到，便急匆匆的來到七巧居，在後院門口與宋小飛相遇，一張口便大呼小叫道：「喂！豆腐，你安的是甚麼心，簡直是棒打鴛鴦，包某正在溫柔鄉中左擁右抱，硬是被你從熱被窩中給揪出來，如無十萬火急的急事，或者驚天動地的大事，而且還可以弄點油水的話，我可不答應，起碼要賠我三個花不楞登的黃花大閨女，睡上三夜。」

這事夠急，夠大。

同時也有油水可撈，宋小飛一出手就給了他二百兩銀子，當包大膽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始末後，眼睛瞪大了，神色改變了，緊張兮兮的道：「豆腐，你說廢帝朱允炆在柴房裡？」

豆腐大俠沒否認。「是啊。」

「可知這個跛腳皇帝是朝廷嚴令緝拿的欽命要犯？」

「此乃盡人皆知之事。」

「有一件事宋兄可能還不知道。」

「何事？」

包大膽瞄一眼柴房，神情怪異，聲音低沉。「今天一早，合肥城裡貼滿了佈告，皇上懸下十萬兩銀子的重賞捉拿應文和尚，不論死活。」

宋小飛大吃一驚，語急聲沉。「浪子，這話可當眞？」

浪子包天斬釘截鐵的道：「包某親目所見，絕對假不了。」

豆腐大俠臉色驟變，籠上一層令人捉摸不定的肅殺之氣，道：「十萬兩銀子可不是一個小數字，足可使人富甲一方，一輩子也吃不完，喝不了，包天，你不會幹這種喪心病狂的混帳事吧！」

包大膽正經八百的道：「放心，包某雖窮，但是從來不賺昧心錢，更不會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消息也不准出賣。」

「那當然，風聲一旦外洩，和尚皇帝就死定了。」

「本俠要你幫忙的事，包朋友意下如何？」

「買一條牛，帶一輛車，外加一個特製的豆腐模子，以及幾板豆腐，幾件破衣服，等等！」

「就是這些東西，你看要多少錢？」

「五十兩足夠了，還多一百五……」

「多的是賞金，也是封口錢。」

包打聽很上路，也很懂得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的道理，肅容滿面的道：「豆腐，請大放寬心，兄弟自有分寸，不該說的絕不會隨便亂說，不該做的也絕不會隨便亂做，否則，我包大膽可能早就被人給撕了。」

宋小飛道：「你知道後果嚴重就好，快說這些東西多久便可準備齊全？」

「三天如何？」

「不行，太久了。」

「宋朋友的意思是……」

「越快越好，最好是明天一早

就把牛車趕到七巧居後面來。」

「好吧，開夜車，包某盡力而為就是。」

一天一夜的時間的確太短，必須快馬加鞭才行，包大膽話一出口，收起銀票，就要準備離去。

「等一等，本俠還有事請教。」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外面的情形怎麼樣？」

「豆腐，你是指那一方面？」

「東張三俠可曾再度現身？」

「媽的，這三隻老狐狸，好似幽靈一般，拋出一枚假魔戒，天曉得騙住了多少天下英雄，害死了多少武林人物，從此之後便如石沉大海，行蹤如謎，音訊全無，徹頭徹尾的消失了。」

豆腐大俠皺眉道：「南巴、北趙是否仍在荷花池畔打水戰，狗咬狗？」

浪子包天道：「南巴、北趙是老江湖，一發現神珠是假，便分頭追東張三俠去了，那還顧得拚死拚活狗咬狗。」

「錦衣衛又在幹甚麼？」

「集中全力追捕跛腳皇帝。」

「浪子，依你看，張人龍會不會已經逃出合肥？」

「很難，很難。」

「本俠的計劃又有幾分成功的希望？」

「此乃高招，少說也有七成以上的機會。」

「但願如此，你去吧，明天一早見。」

「明兒見。」

* * *

包大膽辦事的效率堪稱是第一流的，第二天天還沒有亮，便萬事齊備，將一輛牛車趕至七巧居後院小花園的牆外。

還有不少附件，幾十板熱騰騰的豆腐，一套破破爛爛的舊衣服，一頂斗笠，四大桶尚未成形的豆腐漿，以及一個外表看似豆腐板子，實則是一隻長方形的好像棺材的木匣子。

朱允炆行動不便，宋小飛把他背到牆外，鄭重其事的道：「和尚萬歲爺，有一句醜話本俠願說在前頭，這事成功的機會大概只有六七成，現在反悔還來得及。」

早在二十年前，朱允炆便丟掉了帝位，豆腐大俠實在不曉得該如何來稱呼他，好在對和尚萬歲爺這個不倫不類的稱呼朱允炆亦未介意，想了想，道：「眼前別無選擇，風險在所難免，只要宋大俠未存異心，就算稍有差池，朕亦無怨無悔。」

浪子包天插言道：「儘管放一百二十個心，豆腐若有異心，早就把你賣了，閣下項上的人頭值十萬兩銀子，這是你那位叔父皇帝頒下來的賞格。」

建文帝聽在耳中，恨得他牙關緊咬，兇芒四射，復辟之心更加堅定，道：「一切悉照原定計劃行事，寡人但能重登帝位，一定不會忘記兩位今日所建的大功。」

許多野心勃勃的人，大概都喜歡開支票，藉以籠絡人心，至於能否兌現？會不會跳票？是否空頭？事先却並未深思熟慮。

對這張支票，豆腐大俠根本沒有放在心上，道：「事不宜遲，閣下既然不反對，就請即刻就位，自行閉氣並將血脈封住吧。」

朱允炆很聽話，馬上躺進那個狀似棺材的木匣內，自行將自己的氣息、血脈全部封閉，變成一個與殭屍一般無二的活死人。

在浪子包天的協助下，將四大桶豆腐全部倒了進去，把朱允炆的身體徹底淹沒。

過沒多久，豆腐漿便凝結成塊，滿匣都是白白嫩嫩的豆腐，再也看不見跛腳皇帝朱允炆的身影了。

再將眞正的豆腐一板一板的蓋上去，宋小飛以最快的速度，穿上那件破衣服，戴上那頂爛斗笠，在地上摸了一把土，往臉上一抹，對包大膽道：「浪子，你看像不像一個賣豆腐的？」

浪子包天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下，讚不絕口的道：「像，像極了，不論是誰都會認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賣豆腐的小哥。」

豆腐大俠對自己的扮相也很滿意，道：「這種事咱家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幹，挺新鮮，也挺有趣的。」

「但也很危險，一旦被人識破，就有性命之憂。」

「只要能混出城去，危險就會降至最低。」

「豆腐，你打算把他送到那裡去？」

「離開合肥後，只要南巴或應賢、應能二僧前來接應，本俠便算大功告成。」

「萬一遇不上他們怎辦？」

「我們已經談妥，蚌埠是最後終點站。」

「蚌埠不近啊，又是老牛破車，可能要四五天，姓朱的不渴死也會餓死。」

「這倒不會，練武之人自閉血脈後，十天半個月不吃不喝照樣可以存活。」

「豆腐，可需要包某相伴？」

「沒有這個必要，你去賣消息吧。」

「賣甚麼消息？」

「把朱允炆的去向賣給巴德、葉希賢他們。」

「好，好主意，既可以幫你豆腐的忙，又可以弄幾個銀子花

花。」

「浪子，本俠走了，你可以再回滿春園去睡一覺。」

「不送，珍重！」

* * *

東方發白。

太陽還沒有露臉。

宋小飛已把牛車趕至東門。

這就是豆腐聰明的地方，按道理他應該出北門，但是他們心裡明白，錦衣衛不是傻蛋，朱允炆若是欲潛往北京，必會由此通過，必然會設下重兵。

南門同樣不安全，廢帝如若南返，此乃必經之地，一樣關卡嚴密，寸步難行。

只有東西二門或許會稍微鬆懈一些。

豆腐的判斷不錯，東門的戒備是比較鬆懈。

這是以南門、北門的標準而言，若與平常時候比較，仍然嚴密許多。

四名錦衣衛。

十一名捕快。

二十名兵丁。

由喬勇統一指揮，對過往行人盤查甚嚴。

眞想不到，太陽尚未出山，東門內便車如流水馬如龍的長長的排了一大羣人，準備接受盤查，出城去辦事。

有走卒，有販夫，多數是打算出城去做買賣的生意人，另有一隊出喪的行列顯得很惹眼。

兩班樂隊，吹得震天價響。

五男七女，哭得死去活來。

黑漆棺材油光發亮，而且特別大，特別重，由三十二名大漢抬着發出一連串吱吱呀呀的聲音。

送殯的行列很長，人數衆多，顯而易見，死者家世顯赫，似非等閑人物。

宋小飛直呼倒楣，只好耐着性子慢慢等。

檢查的速度還不算慢，只要音容笑貌，舉止言行與東張三俠或朱允炆搭不上邊兒，就可以順利出城。

很快就輪到了喪家，一名捕快喃喃自語道：「王員外是一個大善人，才五十出頭便不幸早逝，老天爺也未免太不公平了。」

另一名瘦小的捕快跟王家更熟，道：「怎麼這麼早就起靈，想必墳地一定很遠吧？」

王家的一位管事走上前來，道：「是啊，遠得很，在三十里外，是一處風水絕佳的龍穴，必須趕在午時之前下葬才行，否則風水就會破掉。」

拿出一小袋碎銀子來，交給那名捕快，管事的又道：「一點點小意思，是我家公子孝敬各位大爺的，請高抬貴手，行個方便。」

瘦小捕快見錢眼開，朝孝子孝女掃了一眼，擺一擺手，道：「都是老朋友，何必這樣客氣，好了，你們可以走了。」

管事道了一聲謝，樂隊先行，孝子孝女在後，再下來便是棺材，依次魚貫出城。

喬勇突然跑過來責備道：「怎麼這樣隨隨便便的就放他們出城去了？」

瘦小捕快很自信的說：「都是熟人，不會有問題的。」

喬勇大為不快，怒溢雙眉道：「吹鼓手、抬棺人、喪家、送殯者，你們都一一看過？」

「看過了，欽命要犯與東張三俠並未混雜在內。」

「棺材呢？」

「棺材也要看？」

「當然！」

「王員外已死多日，可能早已腐爛發臭，這……」

「這是命令！」

「是！」

「誰敢保証死人棺材裡不會有活人？」

「是！是！」

瘦小捕快被喬勇的話嚇着了，心裡直冒寒氣，急忙衝出城外去，喝令喪家停下來。

此刻，出殯的隊伍已全部出城，本來已經輪到豆腐大俠宋小飛的牛車，却因為要檢查死人的棺材，遭了無妄之災，被卡在那裡動彈不得。

棺木停在城門外十丈許處，被喬勇率衆圍住，準備開棺。

喪家的長子王家俊早已哭紅了眼，上前哀求道：「先父英年早逝，已是王家的大不幸，請列位大爺高抬貴手，千萬別開棺曝屍。」

喬勇臉色陰沉沉的道：「本座奉命在捉拿欽命要犯，並非有意對王員外不敬，這一點你要明白。」

王家俊辯道：「裝在棺內乃先父遺體，怎會有欽命要犯，我們王家可是清清白白的善良百姓，絕不會幹作奸犯科的事。」

喬勇振振有詞的道：「就算你們王家是清白的，也不等於棺材裡一定沒問題。」

「大人此話怎講？」

「本座懷疑，說不定會有活人鑽進死人的棺材裡，企圖蒙混出城。」

「不會吧，這事太不可思議了。」

「越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越有發生的可能，事實如何，開棺一看便知。」

一扭頭，喬勇馬上下令道：「開棺！」

捕快、兵丁、錦衣衛一起動手

，喪家想攔也攔不住，何消片刻工夫，便將棺蓋掀開。

棺中有人。

是個死人。

然而，一名兵丁却大驚失色的喊叫道：「這個死人好奇怪，一個人怎麼會有四隻腳。」

不錯，死者的確有四隻腳。

而且，還有兩顆腦袋。

換言之，死人的下面另外還有一個人。

但不知是死人？還是活人？

事情透着蹊蹺，大家都看傻了眼，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王員外下面的那個人猛地翻身而起，彈縱出棺外去。

大家有目共睹，是蓬萊堡主張人龍。

張人鳳、張人豪僞裝成抬棺者，睹狀馬上跟乃兄會合在一起。

望着王家俊，張人龍拱手說了一句。「抱歉！」立與張人鳳、張人豪飛身離去。

喬勇如夢初醒，領着所有的兵丁、捕快、錦衣衛發足猛追。

碰巧，北趙諸俠正巡行至東門，見此情狀，既振奮，又焦急，趙玉璞一聲令下，傾全力追下去。

這一來，東門頓成不設防的地帶，宋小飛不管三七二十一，趕着牛車大大方方的駛出城外。

* * *

原以爲很快就會有人前來接應，卸下包袱。

孰料，曉行夜宿，已經過了三日，駛出去一百多里，宋小飛仍然擺不脫老牛破車，甩不掉跛腳皇帝朱允炆。

應賢，應能二僧沒到。

南巴諸俠一個也沒來。

是浪子的消息沒賣出去？

還是發生了其他的意外？

豆腐心裡好不惱火，朱允炆莫名其妙的找上門來，自己又莫名其妙的扛下這一副千斤重擔，放着威風凜凜，神氣活現的大俠不幹，扮起了畏畏縮縮，窩窩囊囊的牛郎，賣起了豆腐。

想想大俠的身份多自由，多愜意，如果不是被這輛老牛破車，尤其是早已下台的建文帝伴住，早就盯着東張、北趙追去看熱鬧了。

倘若時來運轉，將神珠魔戒弄到手亦未可知。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埋怨歸埋怨，宋小飛是個言而有信的人，在未將重傷的朱允炆交出去之前，牛車還得繼續趕，豆腐還得繼續賣。

* * *

豆腐大俠擺不脫老牛破車。

東張三俠出城不久，却把北趙等人給甩掉了。

但是，好景不常，第二天復又被人盯上了。

盯梢的人還不少，共有四撥。

一撥是個單幫客，乃百花公主吳小雲是也。

另一撥共有二人，是黑道上名頭十分響亮的雙煞：白煞白毛，與黑煞黑炭。

第三撥也是兩個人，一老一少，老的已年逾花甲，是個駝子，小的只有十二歲，一身紅衣，頭頂上留着一撮朝天辮，老少二人的行動十分神秘，身份不明。

第四撥更神秘，大概只有獨自一人，從未公然現身，但盯得最緊，有如幽靈鬼魅，東張三俠不論是打尖住店，拉屎撒尿，總感覺此人就在左右，使哥兒三個在心理上受到極大的壓力。

時間愈久，三俠一致認爲，這種壓力的感受也愈深，足以給他們帶來生命威脅的人可能就是這個神龍現首不現尾的神秘人。

於是，在第三天，爲了減輕壓力，分散神秘人的注意力，東張三俠天還沒有亮，便摸黑離開投宿的旅店，分道而去。

三個人走三條路。

衣服却是一個顏色，一個款式。

這一來，極易混淆，令人分不清誰是張人龍？誰是張人鳳？誰是張人豪？

是一條妙計，除非瞎貓碰上死耗子，不然，張人龍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機會可以擺脫糾纏。

神秘人來得夠快，也夠神秘，東張三俠的背影尚未完全消失，便神不知鬼不覺的出現在三岔路口。

黎明之前最黑暗，這時能見度很低，神秘人只是一個朦朦朧朧的黑影而已。

耳目莫辨。

男女不分。

但却似乎很精明，自有定見，三條道路走中間，略一沉吟便在往北的小徑上消失不見了。

比妖魔還奇。

比鬼怪還玄。

這並不是說神秘人乃妖魔鬼怪，而是身法詭異，速度太快，飄飄忽忽的令人捉摸不住確切的去向。

走在中間小徑上的是張人豪，已經感覺到被人盯上了，可是，回頭左瞧右看，却又似有似無，心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天亮之前且先趕一段路再作計較。」

立將速度放快，天亮之時已奔出十餘里，來至一處地形甚爲複雜的丘陵地帶。

選了一個較高的土丘停下來，揚聲道：「是那位朋友，請站出來言講當面，躲躲藏藏的便有失英雄本色。」

並非自找麻煩，也沒有逞英雄的意思，張人豪這樣做是有目的的。

一者想看看來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再者欲以空間換取時間，將神秘人拖住，好讓掌門大哥從容遠去，早返蓬萊。

怎奈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張人豪算是白說了，並無人現身答話。

却聽到一陣極端怪異的笑聲。

是很怪異，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彷佛是狠嘷梟鳴，鬼哭神嚎，說多難聽就有多難聽，說多刺耳就有多刺耳。

根本不知來自何方？

亦不知出自何人之口？

聞其聲，未見其人，益使詭異的氣氛更詭異，緊張的情緒更緊張。

那像是人的聲音。

是魔音！

魔鬼之音！

發聲者自己正是這樣形容。

「魔鬼之音，威力無邊，追魂攝魄，曠古絕今！」

是以內家內力發出。

是一種武功，一種玄而又玄，深奧絕倫的武功，具有無與倫比的震撼力。

比錐子還要尖銳，比刀子還要鋒利，使人耳欲聾，頭欲裂，心欲炸，骨欲碎，人欲死！

魔鬼之音，果然威力無邊，聲音雖然不大，却足以制人死命，不過才一刹那的工夫，張人豪便被震碎腦膜，震斷心脈，宛若一灘爛泥巴似的軟搭搭的癱死在地上。

魔音倏止。

魔影乍現。

也不知是從那裡來的，彷佛從天而降，其快如風。

一襲黑袍，將整個身軀從頭到腳全部罩起來，僅僅露出來兩隻陰森森的比寒星更寒，比冷電更冷的眼珠子。

神秘人志在魔戒神珠，俯身一陣搜索。

搜遍全身，張人豪的身上却只有一些碎銀子，此外別無長物。

可把神秘人給惹火了，狠狠的踢了張人豪的屍體好幾腳，這才怒衝衝的飄飄然離去。

* * *

沒遇上南巴、二僧。

宋小飛仍舊守着老牛破車。

這日上午，被北趙與錦衣衛追了上來。

人數可不少，趙玉璞、趙玉瑾、趙玉青、趙玉郎、黃鐵虎、江洋、喬勇、侯建等等，該來的差不多都來了，在四週黑壓壓的站了一大片。

黃鐵虎望着喬勇道：「從合肥東門溜走的就是這一輛牛車？」

喬勇仔細打量一下，道：「錯不了，就是這一輛。」

與趙玉璞相視會心一笑，黃鐵虎行至豆腐大俠面前盤詰道：「你從那裡來？」

宋小飛故意打馬虎眼道：「那邊。」

「那邊是那兒？」

「南邊嘛。」

「合肥？」

「嗯，差不多啦。」

擎天堡主趙玉璞一字一句的道：「幹甚麼的？」

豆腐大俠痛痛快快的說：「賣豆腐的。」

「賣豆腐會賣這麼遠？」

「不遠，不遠。」

趙玉郎皺着鼻子嗅一嗅，粗聲大氣的道：「媽的，簡直是鬼扯，豆腐都臭了，只有白痴傻瓜蛋才買。」

沒錯，早在兩天前，車上的豆腐便有異味發出，宋小飛隨機應變的道：「本來就是臭豆腐。」

七堡主趙玉郎疑雲滿面的道：「到那裡去賣？」

「蚌埠。」

「這麼大老遠的划得來嗎？」

「可以賣貴一點。」

「放屁，大家都喜歡便宜貨，誰要貴的？」

「合肥的臭豆腐，蚌埠的百姓最愛吃，貴一點照樣搶着要。」

趙玉璞沉聲道：「可以打開看看嗎？」

豆腐大俠神情自若的道：「可以，當然可以！」

趙玉郎動作飛快，出手如電，叭！叭！叭！一口氣弄翻了十幾板豆腐。

沒有錯，上上下下全部都是豆腐。

只是，顏色變黃了，味道變臭了，比臭豆腐還要臭。

江洋掩着鼻子鬼叫道：「亂來，簡直是騙人，這種臭東西狗都不吃。」

宋小飛强辯道：「這是外行話，臭豆腐嘛，不臭怎麼行，越臭越香，越臭越好吃！」

黃鐵虎給趙玉璞使了一個眼色，道：「趙堡主，咱們今天不但要吃豆腐，換換口味再吃吃人肉怎麼樣？」

擎天堡主趙玉璞會意，目露兇芒道：「好啊，人肉風味絕佳，價值連城，一條命值十萬兩銀子。」

「請！」

「請！」

請字出口，刀亦出手，宋小飛根本來不及反應，冷不防刷！刷！兩聲，兩把尖刀直從豆腐板上插到底。

（未完・六）

上文提要：滿天星遭阿柳毒簪傷後，毒發昏迷在床，正遇古風和尚來到，代他解毒療傷。滿天星歷此一劫後悔不已。決心跟隨古風和尚去太湖，投靠龍幫。到了龍幫，白氏兄弟見滿大俠來了喜出望外，如貴賓迎接了他，使滿天星感到眼前才眞正嘗到做人的樂趣，白鳳見到滿天星更喜不自禁。方中天接到新任務，要與張天艮同去龍幫殺白氏兄弟。當張天艮聽說連他酒友古風也要殺，他呆住了……

慾海五壯士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方中天出師不利　被砍一刀致重傷

方中天來過這裡，他刺殺白長江的時候與江大姐在一起，這地方還是江大姐找來的。

此刻，方中天找了個背風地方，他望着那煙波浩渺的太湖在發呆。天就快要黑了。

* * *

天黑了，酒館中不少人回家去了，也有些回到船上去，厲家集的這條小街，立刻便沉寂下來了。

酒館內人已少多了，這時候矮桌邊的張天艮把個伙計叫過來了。

張天艮弄了一塊碎銀子往那伙計的手掌中一塞，他笑呵呵的道：「為我辦一件事去。」

那伙計眼一亮，笑道：「除了叫我投湖之外，你有什麼事我照辦。」

張天艮笑道：「我怎麼會叫你投湖，大冷的天。」

他喝了一杯酒，又道：「我叫你去找一個人。」

伙計道：「誰？」

張天艮道：「一個和尚。」

伙計哈哈笑道：「你找和尚呀，天都這麼黑了，你叫我去寒山寺呀？」

張天艮道：「寒山寺在二十多里外，我怎會叫你跑那麼遠？我找的和尚不是寒山寺的。」

伙計道：「那兒的和尚？」

張天艮道：「紹興城外紫竹山觀音寺的和尚。」

伙計重重的把張天艮那塊碎銀子往桌上砸着，他搖頭指着張天艮，笑道：「你八成喝醉了，我是飛毛腿呀，紹興離此二百里還要過那杭州灣，你再多的銀子我也不幹。」

張天艮哈哈笑道：「誰叫你去紹興呀，我不會叫你跑那麼遠的。」

伙計不耐的道：「老爺子，我們也別打哈哈了，你快喝完走路吧，咱們這兒快打烊了。」

張天艮道：「你不替我叫來我要見的和尚，今夜我就在你這兒喝到大天亮。」

伙計哈哈笑了。

「老爺子，你要在我們這兒泡呀？」

「我不走了。」

就在這時候，門外又進來一個年青人，年輕人一進門，立刻要了一壺酒，他就站着喝，想是喝完就要走了。

伙計已似發火了。

「老爺子，你找什麼和尚？」

「一個愛喝酒的和尚，他來到太湖了。」

此言一出，帳桌邊的年輕人一怔……

伙計道：「老爺子，太湖這麼大，和尚那裡找？」

張天艮道：「聽人說他上洞庭山去，洞庭山就在附近，你只去問一問就成了。」

伙計還未開口，那個年輕人過來了。

年輕人也把酒喝完了，他走到張天艮面前，伸手撥開那伙計，道：「老爺子，你找的和尚叫什麼名？」

「古風，古風和尚！」

「你和古風和尚有什麼關係？」

「我們的關係可以合穿一條褲子。」

「你……貴姓大名？」

「老酒鬼張天艮。」

年輕人笑笑，道：「請跟我走，我帶你去見他？」

張天艮道：「你是誰？」

一邊的伙計搭上腔，道：「老爺子，他叫白沖，正是洞庭山上的人，跟他去不會錯。」

張天艮看看年輕人，他笑呵呵的道：「你叫白沖？」

「不錯！」

「你認識古風和尚？」

「當然！」

「他在洞庭山？」

「是呀！」

「快去把他找來，他忘了我們之間的約了。」

白沖楞楞的道：「什麼約？」

張天艮道：「比喝酒呀，快去把他叫來，就說我在此地等着他。」

白沖一笑，道：「不用在此比酒，山上就有。」

張天艮道：「有多少？」

白沖道：「剛不久才命人背了三十斤酒回去。」

張天艮嗤之以鼻的道：「才三十斤呀！」

白沖道：「那要多少？」

張天艮道：「三百斤差不多。」

他此言一出，酒館裡的人都搖頭，張天艮却對白沖厲吼道：「快去呀！你還站在這裏幹什麼？」

白沖頓了一下，道：「也好，我這就去問一問，看和尚是不是有你這麼一號老朋友。」

張天艮道：「一定有，快去！」

白沖很快的走出門外了，張天艮却愉快的對那伙計，道：「快快把酒送上來。」

伙計笑笑，道：「就來！」

伙計立刻取來斤裝的四罐老酒放在張天艮的小桌上，張天艮指着酒沉聲道：「這是什麼？」

「你要的酒呀！」

「就這麼一點？」

「你老要多少？」

「先把二十斤裝的酒罈搬來四罈子。」

伙計笑道：「你……有銀子嗎？」

張天艮立刻自懷中摸出一張銀票，重重的放在桌上，道：「小伙計，你認識字嗎？」

伙計道：「數目字當然認得。」

張天艮道：「還眞難為你了，你唸唸這是多少？」

伙計取過銀票，他果然唸出來：「一百……兩……」

張天艮道：「夠嗎？」

伙計急忙笑道：「可以喝上二百斤！」

張天艮道：「這還是我懷中最小的一張，你小子快快去搬酒來吧。」

伙計忙點頭，道：「是是，立刻搬酒來。」

在厲家集這地方有人能自懷中摸出十兩銀子已經叫人瞪眼了，張天艮露出一百兩銀票之外，還拍着口袋說這些是他最小的，只這麼的口氣就把人嚇一跳。

帳櫃先生就是老闆，他不擺老闆架子了，彎腰搓手小心的侍候有銀子的大爺吧！

* * *

這時候，張天艮的桌子也換了，有銀子的大爺怎麼可以窩在一角坐小桌子！

酒館人少了，移往中央的那張唯一四方大桌上，而且小菜加多了，仔細數一數盡是下酒好菜，計有紅嘟嘟的醬牛肉、牛舌牛肚、猪心猪頭肉、滷雞脚鴨翅膀、醃盤腸辣脆腸，冷拌的也有好幾樣，粉皮拌黃瓜、水煮落花生、豆乾豆皮菜疙瘩頭、葱白大蒜還有芥茉一小碟，四方桌上擺的多，香噴噴的全上來了。

這家老闆會賺銀子，他恨不得一會兒多來幾個客人，銀子賺得更多了。

* * *

門被推開了，推門的是白沖，跟在白沖身後面的正是那古風和尚。

白沖手指方桌上，他對古風和尚，道：「和尚舅，你看，就是那個人。」

古風和尚大笑起來了。

「哈……好個老酒鬼，擺如此豪華大宴等我呀，哈……」

白沖道：「你眞認識他？」

古風和尚道：「你穿開襠褲的時候我們就是朋友了。」

白沖道：「和尚舅，你要我陪你嗎？」

古風和尚揮揮手，道：「你回去吧，不喝酒留下來沒意思。」

白沖自然也不過去了，他拉開門便又往回走。

那古風和尚走到張天艮對面，拉開椅子坐下了。

老闆心中有疙瘩，怎麼只來一個呀。

* * *

老酒鬼張天艮撫髯哈哈笑，道：「聽說你和尚來到太湖，我不甘寂寞的找來了。」

古風和尚道：「找來比酒？」

張天艮道：「我們二人除了比酒之外，還會有什慈善事業可幹？」

古風和尚一笑，道：「這桌上的小菜太多了吧？」

張天艮道：「我請客，用不到你的香火錢。」

他對一邊的伙計，道：「大碗來！」

老闆一聽對伙計吼：「豬呀！如此四大缸酒怎麼好用小杯子，換大碗！」

伙計不怠慢，兩隻海碗拿上桌，他在二人面前分別放了一隻，端起一缸酒便拍開泥封。

張天艮道：「去吧，我二人喝酒不用人侍候。」

於是，他自己提起二十斤重的一罈酒，巧妙的往大碗中傾倒着，妙的是一點也未酒出來。

那大海碗還眞大，少說也有斤半重的酒。

古風和尚拿起大碗，道：「乾！」

「乾！」張天艮「呱嘟呱嘟」喝完酒，這一回輪由古風和尚斟酒了。和張天艮斟的一樣，也是一滴不外溢。

兩個人你一碗我一碗，一口氣二十斤酒全喝完，却見兩人一齊往二門走。

張天艮對伙計道：「茅坑在那兒？」

伙計把二人帶到茅坑，笑道：「二位，就在這兒方便吧！」

古風和尚與張天艮二人不多言，拉開褲子就是一陣痛快的鬆散。

二人各拉了一陣子，少說也有七八斤。

挽好了褲子就回來，二人笑得好愉快，於是又是二十斤重的酒罈敲開了。

大冷的天仔細看，這二人滿身汗，那桌上的滷味却是沒怎麼吃。

會喝酒的人是不計較小菜的。

* * *

二更天快到了，洞庭山邊近湖水處，石堆後站起一個人，這個人站在那兒好像在察看什麼。

這個人絕對不是方中天，方中天早就摸上龍幫總堂後面去了。

這個人會是誰？

那麼方中天今在何處？

* * *

就在洞庭山後的大宅子裡，方中天早就躍在後院墻邊的那棵光禿禿的楊樹上了。

楊樹的葉子被寒霜剝光了，但一堆翠竹能傲寒，還是把方中天的身子遮得嚴密。

方中天坐在樹椏上，白家的後大院全部落進他的眼底下，便正中央的二樓也可以看得見。

* * *

二樓上有人影，二樓下面正屋內至少有七八個人，這些人吃過晚飯沒走開，圍着一個火盆在聊天。

他們聊什麼，方中天聽不見，但方中天却可以看到這些人中間，就有白氏兄弟二人在。

白氏兄弟身邊也各有一個年輕女人陪着，想是白龍與白蛟二人的老婆。

這些人陪着一位老太太，這些人的身上都帶孝，因爲前廳還停放着白長江的靈柩，百日忌一過就要入土了。

外面很冷，樹上躲的方中天當然冷得哆嗦，他心中在想着，怎麼還不快離開，這要等多久？

他抬頭看天色，寒星在夜空中宛如洗過般一樣亮，這才放晴不過兩天吧，有些地方仍然白茫茫一片。

方中天便在這時候想着得手之後如何的選擇一條路遁走方便。

上一回由江大姐帶路，江大姐有小船，那時候方便多了，而今，同來的是老酒鬼。

有人把老酒鬼說的那個酒肉和尚自堂屋中叫出來的時候，方中天一眼便認出那正是紹與紫竹山觀音寺的那個和尚，這禿驢果然也來了。

方中天看着古風和尚出去，他便笑了。

方中天此刻不笑了，他有些犯急躁，因爲三更天一到，張天艮就走了，張天艮一走，那和尚就會回來，到了那時候，他自認下手就有麻煩，何況這裡還不知有沒有龍幫的大將在。

方中天有些難以忍受了，都二更天了。

突然間，正屋內傳出一聲淡淡的笑，三個大漢自屋內走出來了，三人後面跟着的是白家兄弟二人。

這光景一看便知是送客，因爲女眷們走到門口便留住不出來了。

後院很大，三人往二門走，院中石道兩旁盡是黃白大菊花，一片花海十分壯觀。

只聽得前面三人中一人伸手攔阻，道：「二位少主請留步，外面太冷了。」

那白龍道：「叔，再送送嘛！」

那人正是白孝天，他重重的道：「多注意老夫人的身子，我們暗中在注意了，這事你二人放心，咱們都不是瞎眼的人。」

說完，三人相繼出了院門往前面去了。

那白蛟抬頭看二樓，他笑對白龍，道：「哥，他們眞的是一對，你看樓上。」

白龍哈哈一笑，道：「咱們大妹子的眼光高，果然叫她等到了夢想中的王子了，哈哈……」

兄弟二人這是一陣的高興，正舉步往屋中回去間，突然半空中勁風衣袂聲傳來，兄弟二人只一怔間，立刻互推一把分開來。

這一陣子兄弟二人成了驚弓之鳥，同時也提高了警覺之心，此刻……

此刻兄弟二人往一片菊花叢中閃去，如一片冷焰激流在二人之間發出「咻」聲連着響。

白龍已在暗中吃一驚，他在閃避間大聲吼叫：「是你，你又來了。」

方中天低聲道：「你二人已多活幾日了，死在家門總比死在外地好多了。」

白龍吃驚的道：「誰指使你對我兄弟出刀？」

方中天撲擊落空，他先往白龍殺去，一面冷冷的道：「去猜吧！」

「咻咻咻」聲電閃般的在白龍身前响起，而白蛟就無法出手援助。

白龍無法還手，便只得把「醉九仙步法」施展出來，方中天一聲冷哼，他揮刀疾切。

「噢！」

白龍挨了一刀，他厲叫，而白蛟却暴吼：「我與你拚了！」

他雙手握拳便往上撲去。

那是上去挨刀的，方中天心中一喜，只不過事情突然而變，因爲……

二樓上有人大吼一聲，斜着身子頭下足上的撲下來了，這人還未到，三枚星子鏢已出手，生生把方中天那抹脖子的一刀打得閃躲不迭。

白蛟撲了個空，却也挾住身上正流血的白龍。

「哥，你傷在那裡？」

「後肩上，快！」

便在這時候，二樓落下來的人一手持尖刀一手握了一把星子鏢。

這人當然是滿天星，他在二樓正與白鳳說話，忽聽得院中有人呼叫，推窗一看吃一驚，立刻飛撲下來了。

滿天星的出現，令方中天如見厲鬼。

「你……你沒死？」

「我死過一次，但又活了。」

方中天吃驚的道：「你叛幫了，滿天星！」

滿天星道：「一個死過一次的人，還在乎什麼？」

忽聞樓窗前白鳳厲聲道：「滿天星，別叫他逃掉，抓住他！」

白鳳又大叫道：「來人吶，抓刺客！」

方中天對滿天星一聲冷笑，道：「你會出手攔我嗎？」

滿天星一怔間，方中天拔身而躍，半空中他七個觔斗連着翻，剎時間躍出十多丈外，身法之快，令人咋舌。

滿天星沒有追趕，他怔怔的站在院子裡，等到從前面奔來十多人，二樓的白鳳也仗劍追到，方中天早已不見踪影了。

白鳳走到滿天星身邊，道：「跑了？」

滿天星道：「他太快了，想要追上談何容易！」

他說的本就不錯，而白鳳却問道：「滿大哥，這人是誰？他好像認識你？」

滿天星道：「一個江湖上最可怕的殺手！」

白鳳道：「殺手？」

滿天星道：「不錯！」

白鳳道：「也是這個人在紹與追殺我的兄長？」

白蛟道：「正是！」

白鳳道：「他怎麼知道你已死了？」

滿天星道：「他以爲我已死了。」

白鳳道：「怎麼說？」

滿天星不能扯出快活幫之事，更不能說出他也是快活幫的殺手，他只能盡量淡化。

他十分平常的道：「我在紹與阻礙了他的任務，他以爲必有人殺我，所以他以爲我已死了。」

白鳳道：「他……也許會再來的……」

滿天星道：「白姑娘，這就是我對妳說的，我若來此，會帶給你們不幸的。」

白鳳道：「已經如此了，咱們不在乎！」

她先上前，伸手拉住滿天星，又道：「叫他們來吧，怕他什麼呀！」

再看白龍，已在堂屋裡圍了許多人爲他塗藥哩！

* * *

方中天一路奔向太湖岸，他才剛剛走到一堆石頭邊，斜刺裡一聲低叱：「吃我一刀！」

「嘶」聲响起，方中天做夢也沒想到黑暗中這裡會藏着一個人。

這人出刀眞辛辣，光景就想一刀要了他的命，冷芒中途還會閃，往他的脅下切。

方中天沒有像猴一般叫，却似猴兒一邊跳，那「嘶」聲便是刀切中方中天連褲帶肉發出來的。

方中天反應之佳，也令偷襲他的人吃驚。

方中天的左胯上中刀，那是他見冷芒沾身而彈躍中被切中的一刀，那一刀本來切上他的脅下面的，

如果切中，方中天便完了。

暴旋身，方中天帶血迎上，他的刀比那人的快多了。

他的刀芒只一現間，便聞得那人一聲厲叫：「噢！」

方中天的那一刀也是要對方死的，他出刀之快，果然「無影殺手」。

只見那人一手用力的按在胸口上了，拔腿往山坡上狂奔又叫：「來人吶，來人吶，刺客在這兒吶！」

半山上也有人回應，「拿刺客呀，火把點上，別叫那可惡的王八蛋逃掉。」

方中天中刀了，他是不會戀戰的，他當然也不會去追殺那個偷襲他的人。

方中天只辨認了一下方向，便沒命的跑了。

這時候他心中頓覺不是滋味，滿天星竟然還活着，這眞令他大出意料之事。

他相信幫主汪玉人也會吃驚，滿天星是怎麼活的？

* * *

胸口斷了兩根肋骨，那人幾乎被方中天開膛，他按緊了傷處奔到山道上，正遇上七八個大漢在大護法左光明的率領着追下山坡來。

左光明黑暗中立刻認出來挨刀的人不是別人，乃副幫主石敬山是也。

石敬山早就在暗中躲藏着，他前兩天就在暗中注意了，因爲他急於要白氏兄弟死。

只不過當他發現這次刺殺又失敗，他忍不住暗中對方中天偷襲，他却忽略了方中天不是一般殺手。

此刻，石敬山痛苦的指着山坡下，道：「快追，那可惡的東西往東邊逃了，我殺了他一刀，他也……」

左光明驚道：「副幫主，你重傷了！」

石敬山道：「眞可惜，我沒有把那傢伙留住。」

左光明命一大漢扶着石敬山快回去醫治，他便率人匆匆的追下去了。

* * *

白沖跑得眞快，刹時間撞開厲家集酒館的門，喘着大氣直衝到正在拚酒的古風和尚與張天艮二人桌前。

白沖急急的道：「和尚舅不好了！」

古風雙手托着大酒碗還有半碗未喝完：「你……小沖子嗎……，何……何……事驚慌？」

白沖道：「刺客摸進後山了，大少幫主受了傷，正殺得緊吶。」

「砰！」半碗酒摔在桌子上，古風和尚衝着張天艮一瞪眼，欲吼又止，轉頭便往外衝去。

白沖跟在後面道：「和尚舅，快去呀，去得早了救咱們的人，去得晚了要死人。」

古風和尚拔腿狂奔，一口氣衝上了後山大宅裡。

他的口中吼叫：「刺客呢？」

只不過當他衝進正屋裡，他楞住了，因爲屋子裡有兩個受傷的人，一個是白龍，另一個却是石敬山。

古風和尚上前看，他又發現石敬山傷得比白龍的嚴重多了。

石敬山胸前幾乎被開膛，他的兩根肋骨露出來了。

龍幫總舵有位傷科大夫，正在爲二人治傷吶。

白老太太見古風和尚奔回來，有些抱怨的道：「兄弟，你是不是又去喝酒了？你呀，本性難移呀！」

白鳳道：「舅，哥說還是紹興刺殺他們的那刺客。」

古風半天不開口，他轉頭往外走，却發現大護法左光明走進來了。

白鳳急問，道：「左叔叔，追上沒有？」

左光明道：「跑了！」

石敬山痛苦的開口了：「他……被我殺了一刀，他……不會跑遠的。」

左光明上前，道：「副座，我已把人馬派出去分途攔截，便湖面上的動靜也注意到了。」

* * *

古風和尚漫步低頭在院子裡踱步，白鳳一直跟在他的身邊不開口。

白蛟陷入沉思中，半晌，他自言自語的道：「這怎麼可能？不可能呀！」

白鳳道：「舅，我也糊塗了！」

古風和尚站定，他低聲的道：「唯一的可能，是他與這人不是一條綫上的人。」

白鳳點了點頭，道：「我想也是，否則又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怪事？」

他二人談論的當然是石敬山與方中天二人，而石敬山的出刀，立刻把古風和尚搞糊塗了。

古風和尚道：「難道咱們寃枉他了？」

白鳳道：「可是白沖見他常去上海的！」

古風和尚立刻精神又來了！

他抬頭看看天邊，對白鳳道：「我去上海。」

白鳳道：「這時候？」

古風和尚道：「去，叫白沖備快船。」

白鳳匆匆找來白沖，白沖一聽和尚舅要去上海，立刻笑笑道：

「船就在湖裡，人去就開船。」

古風和尚對白鳳道：「眞多虧有個滿施主在，鳳丫頭，妳多多給他關懷，因爲……」

白鳳道：「因爲什麼？」

古風和尚道：「因爲我突然覺得滿施主可能認識那個刺客，否則……」

白鳳怔住了，她怎麼沒有注意這些。

白氏兄弟都沒有注意到，而古風和尚也只是從兩次滿天星與方中天之間的遭遇上研判出來的。

古風和尚還眞的猜對了。

* * *

白沖領路，古風和尚緊追上，他不斷在後面催，道：「快！快！要快！」

白沖跑起來了。

古風和尚想通了一件事，那就是張天艮。

張天艮這老酒鬼，他爲什麼這大寒天裡獨自跑來厲家集找他比酒？

事情會有那麼巧？偏就在夜裡來了那個刺客？

古風和尚左思右想不對勁，說不定這刺客與老酒鬼是一夥的人！

古風和尚又猜對了，所以他必需盡快去証實，至於如何証實，那得隨機應變了。

首先，他必須快快的去上海，他明白，老酒鬼住在先施賭坊的後面院子裡。

古風和尚與白沖二人跳上一艘快船，那正是太湖龍幫黃龍堂的差船，這種船岸邊停靠隨時待命出發，而且十分輕快便捷。

白沖叫起船上四個大漢，立刻吩咐去上海。

快船啓動了，而古風和尚却趺坐在船艙中，好一陣子的煩惱。

* * *

這一回爲了快捷，白沖命快船走捷徑，快船由吳淞江轉入黃浦江，第二天還未到午時，船便靠岸了。

於是，剛睡不過兩個時辰，古風和尚被白沖叫醒了。

「和尚舅，到了！」

古風和尚坐起來，陽光有些刺目。

「什麼時辰？」

「快午時了！」

「我去，你們在這兒等着我回來。」

白沖道：「和尚舅，我陪你去。」

古風和尚道：「不行，別叫人知道我們是一路的。」

他把話說完，一串唸珠整理端正，大步上岸走了。

走得眞夠快，沒多久便不見了。

* * *

這時候又有不少賭客開始往先施賭坊中來了，大伙發現和尚也進賭坊，同上一回古風來時一樣，不少人哈哈笑着開起玩笑了。

「和尚，你別拿着善心人的香油錢來賭呀，菩薩會罰你睡到半夜尿床的。」

古風和尚哈哈地回報以笑。

另一人乾脆拉住古風，道：「你身上有多少銀子呀？」

古風仍然笑笑，他仍然往先施賭坊內走，拉他的人就覺得好像是被這和尚拖着走一樣。

他吃一驚，鬆手了，因爲這人想着這個和尚是能人。

* * *

古風和尚一直到了賭坊後院的月洞門，他笑了，因爲他看到那個胖嘟嘟的錢通正在撥弄着院子裡的菊花。

當然，錢通也看見古風和尚了。

「啊哈，大和尚的佛駕到了，歡迎，歡迎！」

古風和尚却嘿嘿的笑了。

錢通迎上古風和尚，笑道：「如果大和尚找張大俠，你來的不是時候了。」

一笑，古風和尚道：「我知道老酒鬼出差，公幹去了，沒關係，我也知道他就快回來了。」

錢通聽得一瞪眼，道：「出差，出什麼差？」

古風和尚哈的一笑，道：「錢老闆，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你們幹什麼事，我清楚！」

錢通道：「我們幹什麼事？開賭坊呀！」

古風和尚冷笑道：「那是大家都看到的，還有看不到的事我知道！」

錢通忍不住的問道：「你知道什麼？」

古風和尚冷厲的道：「你眞要我就在賭坊門口大聲的吼出來嗎？」

錢通道：「你喝醉了！」

古風和尚道：「醉？這世上太多的人需要醉，錢老闆，你就需醉！」

古風和尚推了一把錢通，又道：「我在老酒鬼的房裡等他回來。」

錢通攔他攔不住，目瞪口呆的看着古風和尚走入張天艮住的那間廂房中。

這地方古風是來過的，而古風也曾與張天艮在這兒喝過幾杯。

* * *

古風和尚已經走進門了，但他忽然回過身，雙目怒視着身後的錢通，道：「姓錢的，你如果心虛，老酒鬼回來的時候你就提醒他，他的房中有個和尚。」

錢通笑了。

錢通見古風和尚發了火，他忽然間領會貫通一件事，那就是成功了。

什麼成功了？

當然是方中天與張天艮二人去刺殺白氏兄弟二人得手了，這件事才會令古風和尚發火。

古風和尚發火，錢通就高興，他笑呵呵的道：「大和尚，你今天不似出家人吶。」

古風和尚道：「怎麼說？」

錢通道：「出家人無嗔念，你這模樣像要吃人。」

古風和尚冷冷道：「惹火了佛爺超渡你！」

錢通一拍大巴掌，道：「行，我不惹你，大和尚，你看清楚，我今天就在後院修我的大菊花，絕不走出後院一步，張大俠回來我頂多打聲招呼。」

他心中可樂透了，因爲他已確信方中天與張天艮二人已完成任務了。

他哈哈笑着走近一片菊花邊上，他那剪刀使的「卡察、卡察」响，就怕廂房裡的古風和尚聽不到。

古風和尚坐在椅子上，他眞的隔門注意着外面，外面的錢大老闆……

* * * *

從午間直到快黃昏，賭場前面傳來鬧哄哄的呼叫吆喝雜聲，仍不見張天艮回來。

古風和尚眞的有些不耐煩了，他開始在門口站。

錢通只一看到古風和尚走出來，他就回以笑。

他如今笑起來好看多了，兩隻眼睛瞇一線，但看在古風和尚眼裡實在不是味道。

現在，古風和尚又走出來了，却發現月洞門那面走進一個漢子。

「錢爺，開飯了！」

錢通抬頭，立刻就叱道：「我怎麼養了一羣猪呀，你也不看看我這裡還有客人？」

他轉頭問古風和尚，道：「大和尚，我今天陪你吃酒！」

古風和尚冷淡的道：「隨便！」

錢通撫掌對那漢子，道：「弄上四樣大菜，酒嘛，熱的再弄十斤送過來，快去，別站在那兒幹什麼，還不快去？蠢材！」

那人一聽，轉頭就走，一番好意惹來幾句罵，心中應該惱火的，但這人反而笑。

這年頭下人就生就的挨罵料子，下人也要有修養，挨罵要笑，挨打不叫，慣了，便也習慣成了自然。

* * *

眞快，那人匆忙的把一應吃的全送上來了，他還對古風和尚笑，道：「大和尚，你有福了。」

古風和尚道：「什麼福？」

那人笑道：「和尚吃肉也喝酒，如果再討一房老婆，你比個凡人還痛快，你不是有福了？」

古風和尚微微笑，他並不發火。

他怎麼會向這樣的下人發火？

但錢通火大了，他一拍桌子叱道：「你叫大和尚討老婆呀，把你妹子嫁給他，狗操的，多話！」

那人轉頭便走，他走到門外吃吃笑，這人挨罵的修養還眞高人一等。

* * *

錢通親爲古風和尚斟酒，在過去，他除了替汪玉人斟酒，偶爾也爲張天艮斟上一杯之外，餘下的就是別人爲他斟酒，如今他侍候古風和尚了。

古風和尚仔細的看桌上，啊，四樣全是肉，而且都是肥的。

紅燒猪蹄子紅嘟嘟，醬肘子烏紅色，一碗扣肉每一塊五寸長三寸寬挾在筷子上直哆嗦，另外便是一盤紅燒肉。

這是坑人的，盡是老肥肉，只不過古風和尚照樣吃，他也着錢通吃，而且錢通比他吃的更多。

於是，那古風和尚心中明白了，這不是專爲他送上來的，這些全是錢通喜歡的東西。

錢通是個矮胖子，那年頭人們還不明白胖子的壽命比瘦子的命短，錢通以爲人胖是福，吃得也多了，錢通還吃得直抹油嘴打哈哈。

古風和尚心中想，只要有酒喝就好了，菜，誰稀罕這些老肥肉。

他看錢通幾乎連盤子也拉到面前，立刻托起大酒壺，仰面就是三斤半灌下肚。

這二人各取所愛的正吃着，那廂門突然之間自外面被人推開來了。

推門的人不是別人，滿頭汗水的張天艮回來了。

錢通一見站起身，道：「大和尚，我不陪你了，我去前面了。」

他走，還把那盤醬肘子肉也端走了。

古風和尚一瞪眼，他發現張天艮在發呆。

他伸手取過酒壺，大吼一聲：「可惡！」

「呼」的一聲，酒壺直往進門來的張天艮砸過去了。

老酒鬼張天艮吃驚的側身出手，他把酒壺撥在地，也洒了一地酒。

「喂，你也會醉呀？」

張天艮叫着閃身到門外，而古風和尚却狂吼：「拿命來吧，你這小人！」

古風和尚這是冒險出手，爲什

麼如此說？

古風和尚早就想好了，如果刺客與老酒鬼一夥的，那麼老酒鬼看到自己發火的樣子，必會裝傻，但他總會掩不住內心的喜悅，古風和尚自信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老酒鬼發誓否認，事情就有進一步的查証，因爲老酒鬼必定不會在那麼冷的天跑去太湖厲家集找他喝酒，老酒鬼怎麼知道他仍在洞庭山？

* * *

古風和尚酒壺出手，他的身子平飛而出直往老酒鬼張天艮撲過去。

一串唸珠掀起一股子「絲絲」銳風直往張天艮就打，張天艮邊閃邊吼叫：「住手！住手！你忘了咱們幾十年的交情了？」

古風和尚邊打邊還帶罵：「去你娘的交情，你是個不仁不義的老王八，今天揍了你，從此絕交！」

酒袋對唸珠，這二人就在後院幹起來，可也把錢通的大片菊花踩得亂七八糟，錢通的雙手也掩住臉了。

「我的花呀！」

那張天艮大叫：「和尚，師出有名呀，你師出何名？」

古風怪叱道：「你翻穿皮襖裝老羊不是，打完了自要你招供！」

呼呼銳風起處，雙方又各拚了十幾招，又聽得張天艮道：「招的什麼供啊？」

古風和尚厲吼：「你使的好計謀呀！」

張天艮急問：「我使什麼計謀？」

古風和尚道：「調虎離山之計。」

張天艮立刻跳出圈外，他的臉上帶着七分悲傷。

他當然有悲哀的理由，因爲他也曾與白龍白虎二人在紹興府的王大口酒家地窖內住過幾日，張天艮不是毫無感情的，今見古風似發瘋，他一咬牙，對錢通道：「我走了，回紹興去了。」

錢通道：「張大俠，被人誤會是一件極痛苦的事，回紹興散散心也好呀！」

張天艮重重的看了錢通一眼，立刻轉頭就走。

古風先是一頓，他要看看張天艮的反應，他似乎看出來了。

古風和尚已自錢通臉上得意，也看出了什麼，見張天艮欲走，立刻啣尾就追。

老酒鬼張天艮當然要走，他不能被古風和尚逼，他怎可以說出與方中天聯手之事？

老酒鬼張天艮也後悔，他以爲方中天得手了，那麼他回先施賭坊交差之後就返回紹興，再把酒來澆愁，因爲他的心中還眞想着白家兩兄弟，豈料古風和尚却早他一步的在先施賭坊中等他了。

張天艮眞後悔，如果不回來，直接的回紹興府，也就不會被古風等上了。

張天艮背負着酒袋往前奔，古風和尚在後面追，這二人一路上追到上海郊外的一片林子邊，張天艮不走了。

張天艮站住，他猛回頭，古風和尚追到了。

古風和尚也楞住了，因爲古風和尚發現張天艮的臉上正自流淚，這可是少有的怪事。

老酒鬼張天艮他會哭？笑話，誰見過一個遊戲江湖的怪俠會哭的？

張天艮不但哭，而且見古風追到，他還老淚縱橫的哭出聲音來了。

酒袋往地上摔落，張天艮戟指追來的古風和尚，道：「酒肉和尚，別逼人太甚，你以爲我心裡好過嗎？告訴你我比你更痛苦！」

古風和尚心中一緊，因爲他就要聽到他所想知道的事情了。

冷冷的，古風和尚道：「你還有艮知嗎？」

張天艮道：「我不妨對你直言，不錯，我確實和那人擔負着一項任務。」

「殺我的兩個外甥？」

「不錯！」

他只稍一頓間立刻又道：「我無可奈何呀，老友，我明知下不了手，我心中也一直喜歡他們兩人吶，我……本來與小方一齊出刀的，但我不忍，我叫小方出手，我才把你約去酒館的，酒肉和尚，此生最大的憾事就只這麼一件，令我死在酒缸中也難闔上眼！」

他又落淚了。

這可以証明一件事，那就是他還不知道白龍與白虎二人還活着。

他甚至也不知道滿天星已在太湖龍幫了。

古風和尚沉聲道：「姓張的，你可以告訴我，你口中的小方在什麼地方？我要殺了他！」

張天艮急忙搖手，道：「不，不，你殺不了他，小方的刀法很殘酷，你找他只有挨刀。」

古風和尚道：「姓張的，你們這算什麼組合？」

張天艮道：「快活幫！」

古風和尚道：「好名字，我和尚却沒聽過江湖上還有這麼個組合。」

張天艮抹着酸楚的鼻子，道：「一個秘密組合，人不多，可也一個蘿卜一個坑，爲別人製造快活，也更爲自己快活。」

古風和尚冷笑，道：「好嘛，

我古風和尚的最好朋友，他却是一個毫無人性的殺手，我瞎了眼交上你這個冷酷的兇手！」

張天艮立刻抗聲，道：「我們也有所爲有所不爲，和尚，你以爲我已無藥可救了？」

古風和尚道：「我就是這樣想的。」

張天艮道：「和尚，我這就去死給你看，你以爲我貪念這個骯髒的江湖？你以爲我眞的快活？老實說我比個最窮的人還不如，窮人也有個破家吧，我的家呢？」

古風和尚也傷懷的嘆口氣道：「那麼我只最後問你一件事情。」

張天艮道：「你問吧！」

古風和尚道：「是何人請你們出刀？三光門？或是太湖龍幫中出了陰險的人？」

張天艮却搖頭，道：「不知道！」

古風和尚忿怒的道：「好哇，連這個小忙也不幫嗎？」

他咬着牙，又道：「這是一隻看不見的黑手，此人不除，龍幫就無寧日。」

張天艮道：「和尚，你怎知咱們這一行的規矩，咱們只奉命出刀，至於何人出價，那也只有幫主知道。」

古風和尚道：「你們這個叫人快活的幫主是什麼樣的大人物，他竟然令我的酒肉朋友肯爲他出刀。」

苦苦一嘆，張天艮道：「她……是個十分聰明的女人，而她的武功也出奇的高。」

「女人？」

「而且十分漂亮的女人！」

「莫非你被她迷惑了吧？」

「我這做相？你乾脆罵我吧！」

古風和尚道：「那麼，如果我找上這女人，她也必然不會說出那人了？」

「那是當然，因爲快活幫還要快活下去的。」

古風和尚道：「我仍然想見見這女人！」

張天艮道：「那麼你我都別想活了！」

古風這時走近張天艮，他嘆口氣，道：「老友，我怎麼也不忍失去你這位好友，雖然你騙了我，但你無奈，你也是被人牽着鼻子走路的可憐人，我想通了便也不再恨你了，只不過……」

張天艮聳動肩頭了，他變得似個老孩子似的可憐。

看看古風不似在轉彎抹角罵人，便問道：「古風，你還想說什麼？」

古風和尚道：「我希望我的老友是一名武士，而不是一個爲人操刀的殺手。」

他拍拍張天艮的肩頭，又道：「殺手就是兇手，而武士却是英雄，也是俠士，開賭坊的胖子不是一直稱你爲張大俠嗎？」

張天艮嘆道：「慚愧！」

古風道：「如果你能脫離你說的快活幫就好了。」

張天艮道：「和尚，我……」

古風道：「你有顧慮？遠走高飛呀！」

張天艮道：「天下美酒盡多，我只愛王大口的正字紹興酒，這毛病幫主最淸楚。」

古風和尚道：「所以她可以牽住你的鼻子走。」

張天艮道：「她……就是手段高明，我們……」

他本想說出他們五個人各有不同愛好，慾望各有千秋，但他沒有說出口。

古風道：「老酒鬼，我再問你一次，你眞的不知道那個出銀子買殺手的人是誰？」

「不知道！」

古風有些失望的道：「算了，我白來了，只不過老酒鬼，這些天我還在太湖，什麼時候你想通了，覺得自己應該爲自己活得更自在，你找我，我哥倆聚在一起好生的對着薰薰！」

張天艮道：「和尚，我忘不了你的話，我更佩服你的大肚量，如果是我的外甥遭不幸，我會拚命。」

古風淡淡一笑，他拍拍張天艮回頭就走。

他走得不自在，因爲他仍然不知道何人指示殺人的。

* * *

古風和尚走遠了，張天艮的心中有疙瘩，於是他又折回先施賭坊去了。

他也有一件事情不知道，那就是白氏兄弟並未被方中天刺殺，倒是方中天，莫名其妙的被石敬山偷襲一刀，當然這件事張天艮更不會知道。

張天艮還以爲方中天任務成功，又回到他的那間小屋抱他的阿紅吶。

* * *

方中天一路奔下洞庭山，他盡走荒徑小道，這一帶小河多，方中天繞道走，也不知走了多少里，忽然遠處傳鐘聲，方中天手按傷處仔細認方向，喲，那不是寒山寺嗎？

寒山寺晨鐘已响，五更天了，方中天不去寒山寺，他知道寒山寺的僧人與太湖龍幫有交情。

他繞過寒山寺又奔跑，這一陣狂奔之後，他還眞的精疲力盡了。

方中天咬牙苦撐又過了一個多時辰，他忽然怔住了，只見遠處紅影閃晃，一個女子正往他的那間小

屋走着。

那不是阿紅嗎？對，一定是阿紅。

方中天緊走幾步追上去，他低呼：「阿紅？」

前面的女子一回頭，啊，敢情還眞的是阿紅。

當然，阿紅也看到方中天了，她喜孜孜的奔向方中天，口中歡叫張雙臂，火辣辣的抱住方中天。

「哎唷！」

「怎麼啦？」

「我……遭人偷襲中了刀……」

阿紅吃一驚，忙問：「傷在那兒？」

方中天身子往右橫，左邊胯處送上來，阿紅吃驚的道：「血！」

方中天道：「差半寸被開膛。」

阿紅急忙扶住方中天，道：「快，到屋裡去，我爲你把傷治一治。」

方中天眞累了，他依靠着阿紅回到他的小屋裡。

阿紅來的正是時候，也許是錢通把消息送回快活幫，汪玉人才會派阿紅來侍候方中天的。

阿紅先把方中天扶在床上，她燒了熱水爲方中天先把傷處洗乾淨，替他塗了一大把刀傷藥，再把吃的也熱上，火盆升火放床邊。

方中天舒了一口氣，他閉上眼睛，阿紅便輕輕的爲方中天推拿着，直到方中天發出微微鼾聲來。

阿紅爲方中天把屋內加以整理，在小灶上做了幾樣可口小菜，等方中天醒來以後再吃，她就像個小媳婦侍候丈夫似的把事情弄得井井有條，方中天眞的娶到阿紅當妻子，他便幸福了。

方中天早就知道，他如果不能完成任務，阿紅是不會來的，所以當方中天遇上小玉的時候，他反而與小玉在一起的時間多，如果他不是受了傷，他就去上海接小玉了。

* * *

方中天睡了五個時辰，他從來沒睡這麼久過，但他可以五個時辰坐在西山坡上看太陽。

阿紅把方中天扶起來，她親自餵方中天吃東西。

方中天很聽話，他一口一口的吃，而且吃得很多。

阿紅還笑他，像個餓死鬼，但方中天却哈哈笑了。

他的傷並非在要害地方，塗了藥睡一覺便好了一半。

當阿紅與他對飲了三杯酒之後，他的面色變了。

阿紅一看便笑了。

「你……又想不老實了？」

方中天的雙目漸佈紅絲，阿紅當然明白，他們在一起也不是三五天了，而是三五年之久了。

方中天咬咬唇，道：「男女二人關上門再說老實，那就虛僞了，這世上只有太陽不虛僞。」

阿紅笑笑道：「太陽總是熱烘烘的。」

方中天伸臂斜抱，阿紅「啊」了一聲便倒下去了。

她叫着，張口便咬，除了方中天受傷的地方不咬之外，便方中天的肚皮她也咬。

咬！方中天才覺得過癮，也許有人會說方中天賤骨頭，賤毛病，其實大蒜拌地瓜，有人喜歡，干卿底事。

方中天與阿紅二人當然不似過去那般的狂烈，那麼的野性，只不過姿式不同味道更新鮮了。

別以爲方中天流了血受點傷不濟事，他的勁道却仍然猛，這就叫「年輕人睡冷炕全憑火力旺」，方中天今年三十啦。

當二人這場男女戰爭剛結束，阿紅咬咬方中天的耳朵，細聲細氣的道：「你殺了白家兄弟二人之後……」

她尚未問完，方中天已搖頭，道：「阿紅，我慚愧！」

「慚愧？」

「是的，我對不起幫主！」

「你沒有殺死白家兄弟二人？」

「我……唉……我沒有……」

「你一定手軟了，是嗎？」

方中天就要說出因爲滿天星的關係，他尚未出口，却見阿紅的臉上一片肅煞之氣。

阿紅自方中天的身上滾到一側，看上去她是帶着失望的樣子，而右手却在滾動中自她的頭上取下一件尖尖的東西，那是一支女人用的金簪。

女人的簪子不只是束紮頭髮與裝飾之用，也用來殺人，江湖上死於女人簪下的人還眞不少……

滿天星就差一點沒命。

方中天正欲側身安慰阿紅，並說出滿天星尚未死之事，忽覺下面一涼……

方中天立刻驚訝的雙掌力推身子側轉，他要閃開上身要命的地方。

出刀的人最敏感他身上的幾處要害，方中天就深知這個道理。

然而他忘了一件事，簪上餵有毒。

方中天也以爲他的反應夠快了，只差的是他左手未在被子下面抓住阿紅的右腕……他抓空了……

「啊！」

方中天一聲呼嗥間，裹着被子滾落床下面，差一點未跌在火盆上。

床上，光赤溜溜全身像白玉般的阿紅，她只看看手中的簪子一下，便把簪上的血用枕巾拭去，然後……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魚得水被捕，伺機逃脫，正想將李闖刺殺，突來「魔鈎」解危，思其次去救太子，遇李雙喜救不成，救永、定二王又遇瘦小怪衣人白雨亭阻截，另一蒙面女子李悔也從旁協助，都未成功，再思其次奪取陳圓圓，都是由李悔引路，可惜李自成撤退北京，都不會讓任何人劫走陳圓圓。而且還在大內放一把火，留在大內的還有白雨亭，可能尋寶，魚得水、李悔等都留下，據說是尋武功秘笈……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黃金鑄造關公　留作復國軍需

魚得水道：「最不易冒充的還是小湯的鬍子，要馬上剃一下，記住！太監走路蹣跚無力，講話的嗓音也較細。」

小熊道：「裝扮太監久了，大概可以到『相公』堂子裡去混混了。」

五人大笑，然後湯堯剃了鬍子，其餘的人都未超過十九歲，不必要剃，而且都換上了太監裝。

＊　＊　＊

第一天，他們混過去了。

第二天就被一位老太監看破，但五人立刻溜了。

吳三桂一進北京城，就派出大量人手找尋圓圓。

到了大內也逼問太監及宮女，都說已被李闖帶走了。

吳三桂祭過亡父，親自帶兵追出三十里。

可惜李闖已經走遠了，只好快快而回，他發誓不殺李闖，永不罷休。他還要再追下去，可惜清軍下令叫他回來，因爲清軍一進北京，就要誥封。

吳三桂的功勞太大，不能不守在大內等候誥封。

這天晚上，五人集聚一屋。

這個屋子是皇眷們遊樂之所，如今皇眷死的死，逃的逃，那還有人在此遊樂，所以他們佔此空屋。

近午夜時，五人當然還不能睡，魚得水、李悔和湯堯三人都外出刺探，熊、郭二人身手差，只好守在屋中。

吳三桂身邊的高手也不少，根本無法近身。

魚得水所看到的是吳的意氣風發，賣國求榮得展大志的狂態，當然，也有失去愛妾的悲忿。

這道理很簡單，愛妾未死，就在李自成懷抱之中。

不過吳三桂不計較這些，也不希望她殉節。

他以爲圓圓不死，只不過是希望見他一面而已。

湯堯去窺伺吳的部下，他們所談的大都是明後天清廷的封賞，誰有份誰沒有份的問題。

李悔各處看看，仍不忘那個太監。

她希望能找到那個太監。

他們三人都以爲，暫時三人不會被發現。

此刻小郭在內間睡了，小熊却不敢睡。

他倚在二門處瞑想。

他想起作妾而被殘害至死的姐姐，也想到不放過蓄妾的一些男人，當然還沒有忘記田卿府中的小妾玫瑰。

玫瑰的熱情使他响往而心醉。

可以看出，玫瑰在田卿半老之人長久的不能得償心願之下，偶然

遇上一個生龍活虎小伙子的興奮情況。

想着，想着，不由身體上有了變化。

就在這時，門口好像有個人向他招手。

他還以爲是小郭呢，因爲深夜無燈看不清。

他走過去一看，竟是一個俊美的姑娘。

也許是藏了幾天，頭未梳，衣未換，身上很髒。

只不過她的模樣兒一點也不骯髒。

「妳……妳是……」

「我……我是明宮內的『采女』……」

「采女」就是皇上最低下的小老婆，在「才人」及「寶林」之下，儘管最低，她的身份也位比縣長。

小熊可不知道什麼叫「采女」。

他只知道這個「采女」很可愛，也很可憐。

「采女」道：「這位哥哥，有沒有吃的？」

「有有，到裡面來。」他拿出饅頭給她吃。

美好的女人一旦餓了，吃相也不大好看。

吃了饅頭之後，「采女」道：「哥哥，你不是太監？」

「對對，我不是，妳怎麼知道？」

「我看你的臉就知道，還有……還有……」

「還有什麼？」

「不要說了，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什麼？」

「你看你……」她指指他的下面褲襠。

這才知道，剛才想到田卿的小妾玫瑰那份熱情，不禁勃然而起還沒有消下去，居然被她看到。

小熊道：「對不起！『采女』！」

「我的名字不叫『采女』，『采女』只是我的職稱。」

「妳的名字叫什麼？」

「我叫劉小鳳，哥哥，你一定是混進來的，你能不能帶我出去？吳三桂的兵和賊兵也差不多，我們的姊妹和宮女，有很多被姦淫過多次。」

小熊道：「我帶妳出去，妳怎麼謝我？」

「你眞能帶我出去麼？」

「當然能，我能在此當太監鬼混，就能帶妳出去。」

「那不同，藏在這兒容易，一旦走動，你這假太監立刻就會被人認出來了。」

小熊道：「我不是那麼好制服的人……」說完了湧身而起，上了樑頭，這屋子比宮殿自然矮了許多，但由地面到樑上也有一丈七八，小鳳不由咋舌道：「哥哥，你會飛？」

「這不是飛，而是武功。」

「你可以帶我出去？」

「當然。」

「如果你能，我就把身子交給你。」

「妳要嫁給我？」

「不必，你是會武的人，整年天南地北，帶我一個不會武功的女人也不方便，只要能出去，我可以嫁人。」

「可是妳把童貞交給了我……」

「我已被皇上弄過一次了。」

魚得水道：「那就不要緊了，我也不必在心裡有負擔。」

「是啊！反正我已經不是黃花大閨女了。」

「你不討厭我？」

「不討厭！我們有時也會响往男女間的事。」

於是小熊把她抱了起來，來到另一內間就作起雲雨巫山的襄王來了。兩個都年輕，辦起事來很火爆。

由於床上沒有被褥，床板就發出很大的聲音。

小郭被驚醒，吃了一驚。

他爬起來傾聽，不知是什麼聲音。

他緩緩走到另一房間門外，由於是宮內任何房子都比民間的大得多，房子一大，自裡而發出的聲音就有很大的迴音。

「格支……格支……」小郭探頭一看，不禁一楞。

最初看不出是小熊，心想，是魚大哥和李悔和好了在此玩上了？可是一想魚得水不可能是這種人。

仔細一看，這才看出是小熊，於是他躡手躡脚地走到床邊欣賞。

兩人正在欲仙欲死的檔口，也未看到他。

直到高潮已過，「采女」醉眼惺忪地睜開眼，才發出一聲低呼，道：「有人……有人……」

小熊回頭一看，罵道：「小郭，你他媽渾球！」

小郭道：「我在睡覺，被你們弄的聲音驚醒，沒有罵你們都已經夠好了，你還罵我？」

「你爲什麼偷看？」

「小熊，我從未看到過別人做這種事。」

「看到了又怎樣？」

「我覺得看別人做也很有意思。」

「媽的！你滾出去！」

小郭道：「小熊，我就會告訴魚大哥和老湯。」

「你敢！」

「爺們什麼事不敢做？」

「小郭，你好意思嗎？」

小郭道：「說好聽的還差不多

，魚得水知道了，雖不能把你怎麼樣，卻會對你倒了胃口。」

小熊道：「只要你不說，他怎會知道。」

外間却有人道：「還有一個人知道怎麼辦？」

一聽就是李悔的口音。

小熊面色一變，兩人同時撲出，本想放倒李悔，那知二人加起來還是不成，小郭被放倒，小熊被踢三脚。

就在這時，湯堯也回來了，道：「怎麼回事？」

小熊以目示意，要李悔放他一馬。

李悔道：「事情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宮女要小熊帶她出去，小郭說不成，小熊說可以，二人爭執就出手。」

湯堯是何等人物，看床上的情況，以及站在一邊的「采女」的衣衫還沒有弄好，冷冷地道：「是不是爲了一盤三鮮包子而翻了臉？」

李悔道：「不……不是，是一個人吃了一個饅頭，另一個沒有吃到，而且還干擾了他的睡眠才打起來的。」

湯堯道：「是哪一個吃的？」

小熊道：「是我，湯大哥，是她願意送給我吃的，她說她是個『采女』，藏了三天，我給了她點食物，她說只要我能送她出去，她可以和我……」作賊心虛自動說出。

湯堯道：「你要收留她？」

「她說不要我收留，反正她和皇上已有過……又不是處子了，這一次是禮物，送給我作臨別紀念。」

李悔和小郭都笑了起來，湯堯道：「你眞有出息！」

湯堯到另一房中去了，小熊道：「李悔，妳不夠意思！」

李悔道：「放屁，剛才我爲你圓謊說你把一個饅頭送她吃了，另一個沒吃到是指小郭，且他睡覺被你吵醒，才打了起來，沒想到你反而自己承認了，眞蠢！」

小郭道：「對對，李悔這次非但沒有揭你們的底子，還爲你們遮羞，想不到你這小子樂昏了頭，自己穿了幫！」

小熊道：「算！算了！只要魚大哥不知道就好。」

李悔道：「我去對湯堯說一下，叫他不要說。」

小熊抱拳道：「多謝李小姐！」

「湯大哥，小熊的事不要告訴魚得水。」

湯堯道：「我不會說的。」

「看樣子是那『采女』自願的。」

湯堯道：「李悔，妳有什麼打算？」

「我不懂你的話！」

「妳對妳爹有何打算？」

「我不能親手殺他，但任何人殺他我都不管。」

「妳喜歡魚得水？」

「不想談他。」

「妳口中不談他，心中却想他。」

「湯大哥，我配不上他。」

「妳的條件都夠，甚至還有多餘，只有一點，使他對妳低估了！」

「我知道，我以前的行爲使人不敢領教。」

「是的，今後妳只要表現良好……」

「不稀罕，他迷上了白芝那個濫女人。」

「最好妳不要在老魚面前說白芝的壞話。」

「湯大哥以爲我是在編排白芝，造她的謠言？」

「即使是眞的，也等他自己去揭開。」

「我是怕他吃虧上當，再說，他把一個爛貨當寶，我眞爲他抱屈，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我知道，但總要忍耐才成。」

這工夫魚得水也回來了，道：「吳三桂眞是一代情種，他一直不忘陳圓圓，現在就躺在陳圓圓所住的宮內她睡過的床上。」

湯堯道：「這一點確是令人佩服，但爲一女人出賣自己的國家，眞不是東西，他的部下居然肯爲他賣命。」

「他有甚麼計劃？」

「衞士太多，裡外三層，很難接近，似乎他非把陳圓圓找回不可，清廷的誥封一過，他就去追殺李闖。」

「這也是一舉兩得之事，淸廷需他平賊建功，他也可以趁此機搶回愛妾，豈不是公私兩便？」

湯堯道：「只可惜陳圓圓身上已沾上了賊臭。」

就在這時，門外蹣跚走進一個老太監。

看來已有七十以上，可能還在病中。

魚、湯兩人站起相迎，道：「公公是……」

「我就是照料那隻八哥的人……」

魚、湯兩人大爲高興，想不到這老太監會自動出現。

要是不自動現身，那能自七八百名太監中找到他。

魚得水立刻讓座，小熊送上茶水。

原來這老人就是發現他們不是眞太監的人。

湯堯道：「公公可能知道我們找八哥及您的用意了吧？」

「是的。」

「公公一直沒有告訴別人？」

「沒有。」老太監道：「我叫何榮，十五歲淨身入宮，四十以後才爲宮內飼鳥，幹些輕鬆差事……」

魚得水道：「公公是否知道八哥知道一些秘密？」

「知道的不多。」

「至少知道是哪一類的秘密吧？」

「是不是武功方面或練炁方面的？」

魚得水點點頭道：「大概是吧！公公問過八哥沒有？」

「沒有。」

湯堯道：「這麼大的秘密，公公爲何不問？」

「老奴身爲閹人，知道也不能練，況且這秘密也是皇家的秘密，不問最好，以免惹來麻煩。」

魚得水道：「公公可否告知這秘密的來源？」

何榮道：「請把燈熄了吧！幾位在此是十分危險的。」

魚得水輕輕揮手，十步外的蠟燭一搖而滅。

「難怪，難怪！」何榮道：「原來各位都是身懷絕技的俠士，老奴的部下說過，各位救過不少的人。」

湯堯道：「舉手之勞，小事一段。」

何榮道：「先帝懷宗，有一最寵信的衞士，也是大內供奉，姓凌，只知皇上都稱他爲凌老，他要皇上學武，皇上以公務國事太忙而敬謝，他說了些有關『松竹梅菊』的武林大事……」

魚、湯兩人大爲振奮，道：「正是如此，這八哥共四隻，不知是那一隻？」

「就是最老的，羽毛顯得黯的一隻。」

「這八哥又知道甚麼？」

「他聽到最最重要的話，各位可以照這重要的話去找那位凌老。因爲皇上和凌老談這秘密時，只有這八哥在一邊，由於凌老和皇上談了多次，所以八哥能記住重要的話。」

湯堯道：「想此事至少也有十年八年了吧？就算八哥眞能聽人言，又博聞强記，只怕也早就忘記了！」

何榮道：「這一隻八哥，十分通靈，有時皇上要記住一件事，恐怕忘記，就叫八哥記住，八哥就能及時提醒皇上。」

衆人向那隻老八哥望去，像是昏昏欲睡的樣子。

看這隻鳥，可眞不像老太監何榮說的那麼通靈。

小湯在籠邊對小郭低聲道：「這是一隻呆鳥。」

那知老八哥睜開眼道：「你是呆鳥，你是呆鳥。」

兩小大爲吃驚，也十分意外。眞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鳥和人一樣，不可以貌取之。

魚、湯兩人聽了更相信何榮的話，魚得水道：「何公公，如何才能使牠說出那一段武功的秘密來。」

何榮低聲道：「此鳥最愛吃菜種子的。」

湯堯道：「就是蔬菜的種子？」

何榮道：「是的，如大白菜、紅根菠菜及茄子等的種子，差不多的菜種子都成，但絕對不能給牠辣椒種子吃。」

「當然，當然。」

「有一次茄種子中有三五顆辣椒種子，這八哥吃後，半年不講話了，後來才知道是吃了辣椒種子。」

魚得水道：「一餵牠菜種子，牠就能說出秘密？」

何榮道：「當然也不會那麼快的，至少也要餵牠十天，而且要和牠建立感情，多誇獎牠，別說牠笨。」

湯堯道：「還這麼麻煩！」

「牠畢竟是一隻鳥，不是一個人。要這麼想就通了！」何榮泫然道：「先帝死得凄慘，想各位大俠有目共睹，如果南方幾位王子還有可爲，也請各位俠士全力鼎助！」

魚得水道：「這是當然。」

何榮道：「老奴雖然身體多病，加之這次闖賊破城，心身打擊太重，本想一死殉帝，但有餘事未了。」

湯堯道：「不知在下等能否爲公公代勞？」

何榮道：「我看各位是俠義中人，才敢啟口，其實這兩天我還發現另外兩人在各處搜查。」

魚得水道：「是不是一高一矮，都蒙了面？」

「對對！就是他們，老奴相信他們也都是在找老奴及八哥，所以老奴更加謹愼。直到發現了各位，且部下報告各位救了我的部下及宮女多人，尤其這位姑娘，老奴才決定自動現身。」

魚得水道：「那是兩個壞人，武功太高，我們找這秘密武功，就是對付他們的，公公說還有未了之事……」

何榮道：「奴才知道，宮中有一秘密地窟，藏有金磚三十萬兩，如我不說，可能永不爲人所知，如今南方王子要復國，史大人必然急需等用，敢請各位大俠，把這批黃金親交在史大人手中……」

魚得水道：「這件事很危險，但我們一定全力而爲，如期送到史大人手中，事不宜遲，就請公公告知地窟地點。」

何榮說了，魚、湯等商量運出

之法。

目前宮內仍然很亂，要運出黃金，必須換上吳軍的服裝，還要有放行令旗才行。

作無本生意，偷偷摸摸是小郭的拿手本領，不一會偷來五套吳軍服裝，還有兩套是頭目裝。

魚得水道：「公公心願已了，何不跟我們一起出宮到南方投奔史可法史大人，繼續為大明效力？」

何公公慨然道：「老奴太老了，這兒還有數百部下須我照料，大俠的好意心領，老奴也知道大俠的心意，怕老奴不放心把大批黃金交給各位，要我同行，其實，如果老奴不信任各位，老奴隨行又如何。」

魚得水道：「公公多心了，我們前此曾籌謀過兩筆資金，親交史大人，那時他開府揚州，坐鎮指揮。」

何榮道：「那就一切拜託了！老奴告退。」然後又說了那秘密地窟地點，說已封閉，要打開才行。

五人帶着兩隻鳥籠，各放入一隻。

這是因為防有人覬覦，他們不知那一隻是真的。

找到了秘密地窟，原來是在南薰殿後側一屋中。

此殿是專門供奉開國帝王及各代賢后，名將畫像之處。由此殿往西，就是西華山，也是紫禁城的西城門。

三十萬兩約合兩萬斤。五人搬起來，絕非一夜可以搬完的。小熊道：「我們既然冒充吳三桂的官兵，且有令旗，可以指揮他們的人協助搬運。」

魚得水道：「這辦法可行，但要我們搬了一半或快一半之後再用此法，成了固然好，失敗也夠本了！」

他們打開了固封的地窟口，進入一看，果然整整齊齊堆了兩堆金磚，每塊八百兩，約五十斤。

每個人每次扛三至五塊，一夜搬不完。

他們先搬回一次，把八哥鳥也放在住處，留李梅一人看守，李悔本來不願，但魚、湯兩人都以為她留下最好。

三人剛走，來了一人，李悔心頭一驚。

這人雖然蒙了面，但李悔立刻認出是「南天一朵雲」南宮遠。

「丫頭，我要帶走鳥籠。」

李悔道：「前輩連起碼的尊嚴也不顧了？」

「這話怎麼說？」

「你也是『松竹梅菊』四大高人之一了，為何貪心不足？」

南宮遠道：「丫頭，我貪心不足，魚得水也是『松竹梅菊』四絕之一，他為甚麼也參與，他不貪嗎？」

「魚得水是怕此技落入壞人手中，為禍武林！」

「別自鳴清高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李悔很懊惱，自己不願留下，他們非叫她留下不可。

她有自知之明，擋不住南宮遠三十招。

南宮遠道：「是那一隻？」

「我不告訴你。」

「我兩隻都帶走！」

李悔道：「光帶走八哥鳥也不成。」

「我也知道要餵牠菜種子才會說話！」

李悔道：「南宮遠，這只是一種傳說，未必真實，你又何必呢？」

南宮遠道：「我要這秘密，並非以為自己的身手不夠高，要獨霸武林，而是不願再多出現一個和我們伯仲的高人。」

「那只是說說好聽而已。」

「丫頭，妳該知道，妳不是老夫的敵手！」

「對，但仍要試試看。」

南宮遠空手逼上，三招內就把李悔逼退了兩步。

李悔責任重大，全力搏殺，十來招就已不支。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一瀉而入，攻向南宮遠。

南宮遠知道這矮瘦蒙面人的厲害，立刻放棄李悔，全力應付這後來的蒙面人。兩人打得十分激烈。

李悔趁機提起兩隻鳥籠穿窗而出。

這兩人雖然在搏殺，却是眼觀四路、耳聞八方。

他們立刻停手去追李悔。

李悔再快也快不過兩人，才到後院中央，已被追上。

左右一邊一個夾擊，那是敵手？兩隻鳥籠已被兩人奪去。

但是，兩人似乎不知那一隻是真的。

李悔道：「知道哪一隻是你們想要的嗎？」

兩人看看自己的籠中鳥，再看看對方的。

由於兩人未聽清何榮對魚、湯兩人交代的事，所以不知二鳥那一隻才是那隻靈鳥，觀望不已。

其中一隻沒精打采，昏昏欲睡，羽毛凌亂。

另一隻很活潑，在籠中跳來跳去。

一般人都以為活潑的才聰明，一定是這活潑的一隻了。

這兩個蒙面人當然不這麼想，却也不敢斷定。

其實那隻老鳥已通靈，聽說先

帝自縊於煤山，這隻鳥和崇禎帝有了情感，就了無生趣。

世上萬物皆有情，就是這道理。

李悔知道，如果他們弄不清，必然要擒住她。

她現在必須逃走，不能被他們擒住。

李悔道：「告訴你們，活潑那隻才是真的。」

活潑那隻，正是南宮遠搶到的一隻。

瘦矮的可能也以為活潑的是真的，立刻出了手。

兩人一手提鳥籠，一手搏殺，更需要技巧和真功夫。

南宮遠雖然略勝，但也不是五七十招就能分出勝負的。

李悔再次向左牆上掠出。

她絕對不能落入兩人之手，反正兩人都不敢弄死兩隻鳥。

就在她掠出牆外時，發現這兒是一家民房的後花園。

居然有兩隻八哥在樹上跳躍。

晚上那來的八哥？而且又是兩隻？這不是怪事？

李悔心頭一動，這兩人絕不會放過她，這兩隻八哥却大有用處。

於是她拾起兩塊小石，雙手擲出。

兩手擲出，皆中兩隻八哥。

兩隻八哥被擊中，她過去拾了起來。

這時兩條人影已同時到了她的左右，一把搶過她擊中的兩隻八哥。

李悔心道，搶吧！越多你們就越弄不清了。

她用巧勁，只擊傷了這兩隻八哥的翅膀，其他却無大礙。

南宮遠道：「丫頭，怎麼又多出來兩隻？」

李悔道：「這兩隻連籠子都沒有，會是真的嗎？」

瘦矮的蒙面人道：「剛才這兩隻妳是放在何處的？」

李悔道：「放在袖中及衣袋中呀！」

「這麼說，這兩隻之中才有一隻是真的。」

「不不，我只是喜歡八哥，這兩隻更活潑些，我打算帶走飼養玩賞。真的一定要裝在籠中，飛了怎麼辦？」

話是不錯，但兩人狐疑不定。

其實這兩隻八哥是何榮放的，他的任務已了，拜過先帝在天之靈，放了一些鳥，包括其他如鸚鵡、畫眉及百靈鳥等等，然後懸樑自盡了。

南宮遠道：「不管真假，那兩隻也拿來放入籠中。」

李悔道：「那兩隻之中才有一隻是真的呀！」

李悔說完又逃，兩人正要追，「蓬」地一聲，她的褲帶斷了。

雖然看不到最緊要之處，這景象也使他們心頭一蕩。只要是男人，即使老了，還是會被吸引住了。

一個人心神不屬，武功再高也會大受影響。

就在這時，魚、湯兩人其快逾風，居然搶過蒙面人手中的鳥籠，因為他們剛剛又搬回一趟。

他們放下金磚，却不見了李悔，隱隱聽到了附近有李悔的口音在說話。

兩人一搶到手就疾退兩丈以外。

這兩人不免臉紅，並非他們技不如魚、湯兩人，而是心不在焉，色迷心竅，兩人大怒，要向魚、湯兩人撲去。

李悔的反應快，心眼多，忽然高舉雙手道：「魚大哥，湯大哥，真的在這兒，你們丟了那兩個籠，咱們先拚一下，不行再逃。」

魚、湯兩人會意，這叫着欲擒故縱。

他們真想不通，李悔手中怎麼又有兩隻八哥？

這女人真是花梢百出，點子極多。

魚、湯兩人一交眼色，立刻丟了鳥籠。

他們兩人的反應不慢，同時各自攻向兩蒙面人。

熊、郭兩人知道上也沒有用，小熊道：「小郭，咱們要不要用『七里香』，這是迷香中力量強大的一種。」

小郭道：「七里香？這場面用得上嗎？」

「用『半日醉』只怕力量太輕，醉不倒這兩頭老狐狸。」

兩個蒙面人也怕「七里香」和「半日醉」，兩小也是點子大王，知道魚、湯兩人丟下鳥籠的動機無非是想以假亂真。

他們只是不知道李悔手中怎會又有兩隻八哥。

兩人退到上風頭的牆頭上，小熊自衣袋掏出一個十分精緻的小盒，道：「我看還是先用『半日醉』吧！」

這一手還真唬人。

這錦盒是他在田卿府的小妾玫瑰屋中拿的，只是個宮粉盒。在下風頭的兩蒙面人已隱隱嗅到了香味。

他們兩人都未見過這等貴重的宮粉盒，自會信以為真。

他們看看魚、湯兩人，却好像無事一般。

這自然會想到，魚、湯兩人已事先服了解藥。

這工夫小熊要揚那粉盒，二蒙面人不能冒此大險，幾乎同時撲上

上風頭的李悔，其快逾風。

那籠中之鳥是假貨，故意裝在籠中，成貴重的假象，眞的却放在袖中及袋中。

因此，二人撲向李悔，一捏她的手，兩隻八哥又到了二蒙面人手。

就在此同時，魚、湯二人提籠越牆而去。

這一次二蒙面人未看到。

他們搶到了八哥，都要看看有沒有被她握死。

就在這一看之時，李悔倒縱而起。

小熊也擲出了揭開蓋子的宮粉盒，擲出之後，二人也越墻而出，利那間五個人一個也不見了。

二蒙面人怕栽在兩小手中，立刻閉氣向上風頭撲去。但墻外也飛進一個錦盒，這個略小些。

二蒙面人以爲這一個必是「七里香」了，只好向左右一閃。

待二人越牆而出，忽見這家後院樹上掛了兩個鳥籠，每個籠中都有一隻八哥，二人以爲又上了當。

本以爲這籠中才是眞的，後來以爲八成手中的才是，但籠中的如是假的，魚、湯二人爲何要搶走？

可是，如籠中的是眞的，他們爲何又留了下來？

二人取下籠子一看，發現其中一隻不是原先的一隻，那一隻昏昏欲睡，羽毛也沒光澤，好像生病似的一隻不見了。

兩人同時哼了一聲，立即再追。

這麼一來，眞是一個也追不上了。

不一會，他們二人又回到魚、湯等人的住處。

他們本無意金磚，這麼一來，只好搬金磚了。

兩個人能搬多少，二人都拿了一塊。

很重的金磚放在身上十分不便，又都丟下。

白雨亭道：「南宮遠，這件事咱們合作還有希望。」

南宮遠道：「如何合作？」

「把鳥弄回來，抓住他們五人之一，但熊、郭二小不成。」

「好，但要說明白，不准徇私。」

白雨亭道：「徇私兩蒙其害，再說，一旦事成，我們二人分享『菊』之武功，仍可無敵於天下。」

「就是這樣，咱們就此分手抓人及鳥，我住在前門外……」

「我住在西單牌樓……」

二人立刻分手去找。

其實五人就在他們二人談話的不遠處。

他們逃走後，本不在一處，他們追出時，衆人已返回屋中，但知二人必來，就藏在廂房的地窖中。

在北方幾乎每家都有地窖。

那是收藏蘿蔔及甘薯用的，北方冬天奇寒，這些食物若不入窖，就會凍壞而不能食用。

白雨亭和南宮遠以爲他們絕不敢回來，所以也未搜。

五人出來之後一商量，由李悔帶他們來到另一空屋中，而且趁天未亮又回去搬了一次金磚。

餘下的不多，決定放棄了。

等到二人找到天亮，再同時回到魚、湯原住的屋子來一看，黃金全不見了，這才知上了大當。

他們猜出，他們五人曾在此屋中藏匿過。

＊　＊　＊

魚、湯等人睡了大半天，小郭嚷着肚子餓了。

小熊道：「你娘生你的那天一定沒吃飯！」

湯堯道：「外出買東西千萬要小心，不必走遠。」

魚得水道：「小熊你去買食物，多買些燒大餅、包子之類的東西，這兩天要遷就些。」

小熊走後，叫小郭去燒些水泡茶。

魚得水道：「如何把這些金磚弄出城外？」

湯堯道：「李姑娘也許能想個辦法！」

李悔道：「現在進出城盤查極嚴，這麼多的黃金，想一下子運出，太冒險了，欲速則不達呀！」

魚得水道：「這也是實話。」

湯堯道：「要把這些黃金藏一段時間也要有個十分可靠而隱秘之處，是不是？那兩個老傢伙遲早會找到我們的。」

魚得水點點頭。

兩人一時之間都想不出主意，魚得水道：「既然在此處已無事可作，就該去追踪李闖，俟機救人。」

李悔道：「我倒有個頗帶偏鋒的想法。」

魚得水道：「妳本來就有點偏鋒。」

李悔道：「那我就不想說了！」

湯堯道：「有時被情勢所逼，走偏鋒也在所不惜。李姑娘，妳就把這偏鋒奇計說出來聽聽。」

「我認識一個冶金匠，我們這住處附近有一座關聖小廟，香火並不盛，也無人管，正好可以利用！」

魚得水道：「莫非要把黃金鑄成神像？」

「對，鑄成一尊關公，一尊周倉，另外還有關平。」

「好主意！把它髹漆，用煙燻黑些就成了。」

魚得水道：「主意是很偏，但這三尊神像用不了這麼多的黃金。」

李悔道：「我們剩下的賣給銀樓。」

魚、湯二人也無法駁她，這眞是沒有辦法中的好辦法。

沒有人會懷疑一座香火不盛的小廟中的神像是純金的。

當然，他們還可以把神龕也做成金的。

「有一點也許更重要，」魚得水道：「這冶金匠如果不大可靠，我們走後他把神像偷偷運走，或向清軍告密的話……」

李悔道：「他是闖王手下的冶金師父，作孽不少，鑄好之後可以殺之滅口，如二位能確定他不會出賣我們，不殺也成。」

魚得水道：「利用完殺了滅口，未免太狠了些。」

湯堯道：「若此人殺孽太多，殺之未嘗不可。」

李悔道：「闖王身邊的人，無一不是殺三次頭有餘的人，不過此人已改邪歸正，會不會賊性難改？」

魚得水道：「他有沒有親人？」

「剛討了個老婆，還有個一歲大的兒子。」

「這麼說他不是此番李闖攻進北京才來此定居的？」

「不是，如是此次來此，他不會有個一歲多的兒子，也不會離開李闖在此開銀樓。」李悔道：「改邪歸正的人，當然也有經不住物慾誘惑而重蹈覆轍的，不過有了妻子及兒子的人，那情況就不同了。」

湯堯道：「何況我們也會給他相當的利潤。」

魚得水點點頭。

他們吃了飯，就和李悔等去找冶金匠，熊、郭二人留守。

此人開的一家寶山銀樓也不遠，舖頭不太大。

這人正好就在櫃枱內，乍見李悔，似吃一驚。

李悔道：「鍾師父，你不認識我了？」

「認……認識，當然認識……」

「看你的樣子有點緊張！」

「李姑娘，我雖脫隊，却非反叛，而是以爲自己老大不小了，不能總在外幹那個，所以就在北京落了戶。」

李悔道：「好哇！李闖身邊的一干人如果都像鍾師父一樣，能突然醒悟，老百姓不是都有福了！」

「大小姐眞有這意思？」

「鍾師父放心！我要是和李闖一樣，怎會不和他在一起，其實我只是礙於父女關係不便親手殺他而已。」

「大小姐，我也以爲過去罪孽深重，才決定改過向善的。」

「鍾師父這麼作，算是走對了！」

「不知大小姐找奴才有甚麼事？」

「別這麼稱呼，咱們都是有罪而待贖的人。今天來此，是求鍾師父作點對大明有益的事……」

「請大小姐吩咐，能做到一定盡力。」

李悔道：「請鍾師父鑄幾尊神像。」

「鑄金像？大小姐，我是銀樓，可不鑄鋼鐵包金這類東西，就是自賣也好，代客加工也好，一定是用純金或純銀的。」

「當然是純金的。」

「多大的神像？」

「在附近有一座香火不盛的關帝廟，你見過沒有？」

「有……有，我們夫婦每月至少去拜兩次。」

「你見過神龕中的關老爺、周倉及關平的神像？」

「當然見過。」

「就請你鑄造這三尊神像如何？」

鍾師父一楞，又笑笑道：「大小姐，您在開玩笑！」

「鍾師父，吳三桂恨李闖及他的部下入骨，咱們此刻還有心情開玩笑嗎？你怎麼會以爲我在開玩笑呢？」

鍾師父道：「大小姐以爲我這銀樓一共能有多少黃金？」

李悔笑笑道：「放心，我是請你代爲加工的。」

「這……」鍾師父一驚道：「這要多少黃金？」

「你說要多少？」

「至少也要兩萬兩以上，我是說鑄造相同大小之神像。」

「當然要相同大小，姿態一致，新舊也要一樣，事實上，就是要以眞金取代泥胎的而又使人看不出來。」

鍾師父吶吶道：「莫非是闖王留下叫大小姐保管的？」

「他的血腥錢我一文也不用。這是我們在大內一位公公私下告訴我們秘窖中的黃金，我們在吳軍未到之前弄出來的。」這麼說鍾師父會相信些。

「噢！原來如此。」

「但清軍入京，進出盤查甚嚴。無法立刻運，只好先藏一段時間，然後過一段時間，待關帝爺的生日那天，僱人抬着神像，吹吹打打，焚香頂禮，運出城外。」

「這辦法太好了！」鍾師父道：「就是軍人，也不願阻撓武聖的神駕進行，再說，誰會以爲黑不里黝的神像會是純金的。」

「運出之後交史可法史大人，也算爲大明盡點力！」(未完‧九)